

加拿大文学丛书(二)

〔加拿大〕

玛格丽特·艾特伍德 著

蒋立珠 丁兴华 译

可食的女人

新平知覺

PDG

责任编辑:王晓晨

封面设计:金 欧

(京)新登字172号

加拿大文学丛书

· 第二辑书目 ·

石头天使

玛格丽特·劳伦斯著

可食的女人

玛格丽特·艾特伍德著

冰河之滨

——加拿大短篇小说精选

周之南 刘丽达 张学昌等译

心灵的轨迹

——加拿大文学论文集

陶洁 翁德修 傅利等著

ISBN 7-5059-20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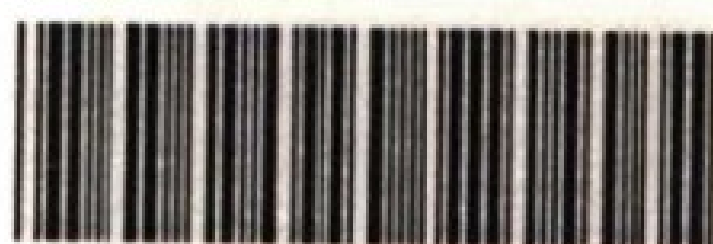
I·1410

定价: 7.80元



5711.4
16
2

072450



女子学院 0095755

加拿大文学丛书(二)

可食的女人

[加拿大] 玛格丽特·艾特伍德 著

蒋立珠 丁兴华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可食的女人

〔加拿大〕玛格丽特·艾特伍德 著

蒋立珠 丁兴华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125印张 2插页 230千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2029-4/I·1410 定价:7.80元

前 言

《可食的女人》这部小说本身就可以称之为——一盘珍罕的“佳肴”——它是加拿大小说出版史上第一部首次出版（1969年）四年以后最值得再版发行的小说。自1965年小说出现，再经1967年的细小改动以来的近十年里，小说《可食的女人》一直是人们值得认真阅读而咀嚼的一部好书。在早于妇女解放运动前期的日子里，小说不仅仅向人们提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美妇女是否具有社会地位的这一直接问题。它的更广阔的含义，通过女主人公之一的安斯丽（一位被雇佣为电动牙刷修理检测的女大学毕业生）在本书的第一章结尾向人们提了出来，“这年头你只有学士学位你能干什么呢？”细心的读者很快就可以意识到小说《可食的女人》中的主题并不单纯是安斯丽或其他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寻找到什么工作并以此为生的问题。小说真正的寓意在于——不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不论你是获得学位还是没有学位——你怎样才能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个可塑的、过分拥挤的现代世界里维护你的心智健全和正常人性。

无论从小说的主题还是从小说的结构上来看，《可食的女人》这部小说写的是“选择”。当小说表明广阔寓意的同时，玛格丽特·艾特伍德为女主角玛丽安·麦卡尔平安排了一些具体选择。事实上，小说确实给知识女性提供了生活在

这个现实世界的生存指南。虽然这个现实世界的具体城市并没有冠以称谓，但人们从书中描写季节的太冷太热都可以意识到这城市是多伦多。艾特伍德女士替麦卡尔平小姐安排了现实生活确有存在的许多可能，这每一种可能都被书中的某个人提了出来，都是这个特定的普通女性将要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麦卡尔平似乎应当效仿安斯丽，一位“富于心计的超级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安斯丽人生的基本观点是十分明白的。与玛丽安的什么事都把握不住不同，安斯丽起码知道两点：实现自己的愿望，每个女性都需要有一个孩子，尽管从自我权利和独立性上来说，女性并不一定需要丈夫。虽说后来安斯丽背叛了她自己的初衷，而玛丽安对此没有丝毫准备，但从直觉上看，她始终对安斯丽的“计划”生活方式持怀疑态度。

第二个供玛丽安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克莱拉”式的。克莱拉是玛丽安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她对自己也相当惊讶——她竟然处在无休止的和肮脏尿布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变成了“生物学”的牺牲品。克莱拉是摘下并交出禁果的“夏娃”，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果核”。书中第四章指写的去克莱拉家中吃饭的湿热天气，丝毫没有刺激起来玛丽安对这种道路的选择。第三种的选择方式就是克莱拉所说的三位“办公室贞女”——长年染着金色头发的艾米、露西和米莉。她们总是等待安全的有趣的事情发生。这也不是玛丽安想要遵循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是应该极力避免否则就会导致过分挑剔和令人沮丧的患有自癜病的前景。（当“可怜的老菲舍尔”在第二十章阐述《爱丽丝漫游记》为一本“性别特征危机”的书时，认真的读者就会发现给艾丽丝的三种选择和玛格丽

特·艾特伍德给玛丽安的是极其相似。)

可这三种“低能”的选择并不能局限象玛丽安·麦卡尔平这类普通但有吸引力的女性。还有一个选择是彼得，他是位年轻有为的律师，他的生活方式和爱好有从“花花公子”那儿借来的痕迹。正如安斯丽（小说中最能措词的人物）观察到的，彼得是个“外表包装极好”的男人，并且也是个“普通但似乎完美”的人。从他的奢侈的爱好（枪支、照相机和船只模型）和他那小孩子般的在他人花园里留下车辙印的自傲中来看，他不是个值得作为选择的人。实际上，除彼得之外，她还有一个选择，或许她开始时不愿意接受。那个人就是邓肯，一个让人倒胃口的研究生，他身上没有那种传统的解救和保护受苦受难处女的那种品格。从他自身来说，邓肯和彼得一样都是专顾自己的家伙，他身上有着更不让人喜欢的东西，神经质、冷漠无情、嗜烟、依赖他人、衣装不洁。作为一种严肃的选择，邓肯是否可以取代彼得？玛格丽特·艾特伍德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可她向我们暗示，邓肯的“自我至上”总比彼得的那一套要好，至少他不索取。小说中还有许多线索使读者想到玛丽安身上“不可食”的那部分特征是否能够理解（并且也共享）邓肯的——那种由洗衣房里的鲜艳袜子所引起的怪诞。更有这种可能，至少读者的怪念头会使他们认为小说的这样安排是为了让玛丽安和邓肯在难以捉摸的程度上共有某种特征。“嗨，穿着那睡衣你倒真象我，”这是小说里邓肯对玛丽安说的一句话，是小说要求的“玛丽安穿着邓肯睡衣”的情节变化。

《可食的女人》中最有意思的是情节不断重现玛丽安所要面临的一系列选择。在总共三十一章的二十六章里，玛丽

安都是在“面对”这些选择而不是最终作出决定。在第二十七章，玛丽安的所有选择都集聚在彼得公寓的鸡尾酒会上。这最后的选择终于来临，她必须作出选择。在小说的最高潮（也是最具象征性），玛丽安选择了逃跑，她不仅要逃离彼得，也同时要逃离安斯丽、克莱拉、办公室贞女和那些肥皂推销员的妻子们。她作出逃向邓肯的决定并不会给她带来传统上的幸福结局。正如一开始所显示的，这是一个潜在的更有意思的新问题。

尽管《可食的女人》描写的是关于某个特定妇女的认真选择的严肃小说（最后，玛丽安将处在通不过自己的最基本“新陈代谢的考试”危险之中），但是陈述故事的情调本身并不严肃，至少从表面来看是这样。小说的基调，从本质上说，是不带掺夹着外部感情色彩的叙述；小说也绝不是俏皮话和陪衬语言的聚集大全，而是充满了许多细微描述的喜剧情形，这种喜剧的滑稽场面包括粗鲁的笑闹（玛丽安和邓肯在特里弗的房间里摔扔木板）和辛辣的讽刺（描述学英语的研究生有如“拚命地编着鲁斯金的晚宴请帖和戏院广告，或是试图从他们不知从哪儿搞到的骗人的文学糟粕当中发现一丝最后的重大意义”）。《可食的女人》的基调与作者1972年发表的《假象》^①（*Surfacing*）的基调恰好相反。这部小说也告诉了我们关于一个女孩子如何逃避要“吞噬”她的那些“朋友”们的故事，但它却有着更加沉重、更加苦恼、更加绝望的笔调。不可思议的是，与《假象》相比，第一部小说相对“轻松”的基调没有使《可食的女人》“轻松”起

① 也被译为《浮现》。

来。读者所能感到的是，在小说的喜剧滑稽表面下，流淌着另外一种感情——愤怒。

玛丽安的身上有着外表唯唯诺诺但内心里隐藏着愤恨的性格特点；玛格丽特·艾特伍德也部分地把她自己的才华隐藏在智慧的外衣之下。即使在喜剧效果最高的——粗鲁的笑闹——时候，小说仍然渗透着紧张惊恐的因素，当然也包括那些小场面、扔东西的情形和大场面。让我们举出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当塞默尔调查公司的妇人们进行全城范围的蕃茄汁调查被困在暴雪之后疲累地返回之时，她们全身都是蕃茄汁，好似被击溃残留的当地暴民。在莱恩参加彼得的鸡尾酒会上用啤酒大浇安斯丽头部的那一段“洗礼”场面上，惊恐和谰语结合最为紧密和完美。两个相对更大的场面来说——两次玛丽安逃离彼得——喜剧的滑稽则让位于惊恐。在她第一次逃跑的时候（沿着广场公园饭店外的街道），玛丽安“一瞬间就意识到这不再是一场游戏”。她隐约地感到彼得会从路灯下向她潜行追来。这种追猎和被猎的影象在第二次逃遁时变得愈发强烈，玛丽安认为逃离彼得的举动是一个女性所能表现的最大英勇。追猎者的武器，虽然仅仅是一架照相机，可它正张开镜头向她瞄准，紧接着看到的是闪光灯的一闪。如此看来，找到这些喜剧场景的惊恐现象并不是很困难的：但男人们不是牺牲者。

人们都希望小说家同时也是位诗人，小说《可食的女人》从头至尾都表达了这样一个中心比喻，即吃的比喻。在玛格丽特·艾特伍德的笔下，这种比喻是小说能够做到的最好比喻：它随着故事一起发展并且保持着同步，丝毫没有对小说产生任何破坏作用。读者会很自然地在小说中发现许多

不同类别的虚构食物；作者需要做的仅是运用一些写作技巧便可有效地把“吃”的这种中心比喻贯穿整个故事。当然，通过“吃”的喻象，作者由此表达出女主人公玛丽安的矛盾情形。当“可食的”（逆来顺受的）玛丽安发现自己被吞食时，她也同时发现自己不再能吃其它的东西，她潜意识地把对吃客的同情转向为被吃的东西。即使她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命运就是让人们来吃的，她的这种同情之心仍然存在。在小说的最后，她警告她亲手做成的“女人状”的糕点，“你看起来太味美了。非常诱人。这就是你的下场；这就是为什么你用来作食物的原因。”

这一比喻的另外一面是小说中大多数的“大事”都发生在吃饭的时间。小说的开头始于吃早餐，可结束时又以邓肯来到玛丽安的公寓喝茶而告终；我们可以假定，这种做法定然是要表示出更深的同情之心。在这两餐之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它的晚宴、午饭、喝咖啡休息、聚会喝茶和办公室集会等等（除此之外，玛丽安和安斯丽的工作也与食物有关或者与咀嚼有关），玛丽安始终能从比喻的角度看到这个世界与吃紧密相联。当她蜷缩在莱恩纳德·斯兰恩克的床下时，她注意到“地板上积攒起一团团好似发霉面包的灰尘。”在第十章的开头，她意识到“我的大脑空空有如被挖去瓢的香瓜，只给我留下外皮一样的脑壳来思考问题。”

在这篇小说中，最主要的线索是玛丽安·麦卡尔平一开始怎样失去自己而后来又如何重新找回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人称的变化是随着故事的进程而改变。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玛丽安仍然属于她自己，此时的叙述人称是第一人称。第一章（第一部分）是这样开始的，“我星期五起床时

还好；也许大脑比平时有点胀。”可就在这第一部分里，玛丽安的自我开始消失。从第十三章直到第三十章，称谓变成了第三人称。第十三章的起始是这样的，“玛丽安正无精打采地坐在桌旁，”并且第二部分里发生的事不比第一部分“好”。在最后一部分，玛丽安又变成了她自己，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女士使用了两种人称，但最后人称又回到了第一人称，这也就是所谓的胜利结尾吧。

阿兰·道威

温哥华城大学

编 者 的 话

继哈尔滨工业大学加拿大文学研究中心推出的《加拿大文学系列丛书》第一辑面世之后，旨在进一步向中国读者介绍加拿大文学，促进中加两国文化交流的《加拿大文学系列丛书》第二辑又与读者见面了。本丛书收入了在加拿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并具有国际声誉的力作《石头天使》和《可食的女人》，同时选择了一些颇具影响的加拿大短篇小说和匠心独运的加拿大文学论文编辑成集，相信它们对我国读者深入了解加拿大，认识加拿大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荣幸地得到了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国内外部分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哈尔滨

· 内容简介 ·

这是一部值得读者阅读和咀嚼的小说。故事通过刚大学毕业的女主人公安斯丽对事业和男友的选择，展示了加拿大职业妇女在高度发展的现代世界里如何维护心智健全和正常人性。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第一章	2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9
第四章	26
第五章	36
第六章	44
第七章	58
第八章	67
第九章	78
第十章	91
第十一章	100
第十二章	113

第二部分

第十三章	118
第十四章	132
第十五章	144
第十六章	154

第十七章 168

第十八章 176

第十九章 188

第二十章 202

第二十一章 215

第二十二章 229

第二十三章 242

第二十四章 249

第二十五章 259

第二十六章 271

第二十七章 281

第二十八章 299

第二十九章 310

第三十章 324

第三部分

第三十一章 336

译后记 342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我感到星期五起床时还好；也许大脑比平时有点胀。走进厨房去吃早饭，安斯丽早已在那儿，满脸忧郁：她说她昨晚参加了一个十分扫兴的聚会。她诅咒说那儿只有口腔专业的学生，这真让她沮丧，只好一个劲地喝酒来寻找安慰。

“你可想象不出来多没劲，”她说，“颇不情愿地和他们谈论二十多个关于人们嘴里的话题。最能使他们获得一致反响的是我说过我患过牙炎。他们确实都显得很兴奋。旁边的多数男人都盯着你牙齿的周围看，决不撒谎，上帝作证。”

安斯丽昨晚喝多了，我心情好了起来——这使我变得如此惬意——所以我给她倒了一杯西红柿汁，又很快地兑了一点碱性矿泉水，一面听她说，一面为她的抱怨不时发出啧啧的同情声。

“好象我对牙齿知道的还不够多似的，”她说。安斯丽是位专门为一家电动牙刷公司作牙刷检验的测试员：一份临时的工作。她现在想谋求的是一份在艺术馆的工作，虽说这不会挣很多钱的：她想见艺术家。去年她告诉我她想见演员，实际上她也曾见到过一些。“这是一种绝对的职业病：我期望他们都在大衣兜里揣着可以折叠的小镜子，每次进厕所时都把它伸到嘴里去检查他们还没有堵塞的牙洞。”安斯丽用手挠了挠她那金色的，或许应该称之为褐色的长发。“你

能想象吻他们这样人的感觉吗？他总是提前说‘把嘴张开’。他们可真是一厢情愿。”

“那肯定是太惨了，”我说，又给她添了一些。“你就不能换个话题？”

安斯丽挑了挑她那并不存在的眉毛，早上起来后她还没来得及把它涂抹黑。“当然不能，”她回答说，“我试图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并且我也没有泄露出我的工作：那些职业男人们一旦知道你一个女性竟了解他们的工作，他们就会感到愤怒。你知道，就像彼得一样。”

安斯丽总是爱开彼得的玩笑，特别是她心绪不顺的时候。我表现得毫不介意，没有反应。“上班前你吃什么？”我说，“胃里最好有些东西。”

“噢，天哪！”安斯丽说，“我忍受不了，又得面对一整天的电动牙刷和机器嘴巴。自从上个月那个女人把掉了毛的牙刷退回来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安心过一天。我们发现她已经使过了。”

我对安斯丽的事太上心了，且得意地认为我在精神上比她健康多了，以致于我都没有意识到上班的时间快要到了，倒是安斯丽提醒了我。电动牙刷公司可不在乎你早一会晚一会，而我们公司是要准时的。我赶紧喝下一杯牛奶和一碗麦片粥，鸡蛋是来不及吃了。我知道这些东西会使我早在吃午饭之前就感到饿的。我赶紧塞进一片面包，安斯丽有些讨厌地默默看着我，我抓起我的小手提包，让安斯丽在我后面把门关上。

我俩住在一所大房子的顶层，很早以前这儿是上流贵族居住的街区，可我认为我们住的是仆人们住的地方。我们的

房间与正门隔有两层楼梯。上层的楼梯很滑很窄，而下层的楼梯却铺上了宽大的地毯，尽管两旁的扶手早已松动。公司要求我们穿高跟鞋，每次我都得顺着一侧把着扶手下楼。那天早上，我安全地走过上层的楼梯阶，一旁的墙上挂着一排早期使用的铜制长柄炭炉，到达二楼时我差点撞到停放在那儿的带有许多尖头的纺车，然后我又沿着一侧迅速地走下去，穿过那玻璃后面的一面破旧旗帜和一排守卫着下层楼梯的椭圆型框架里面的先人画像。看到楼下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放心了。一下到底层我就直奔大门，摇摇晃晃地设法不碰到一边的橡胶植物和另一边的大厅桌子，上面放有一个圆铜盘，还衬着淡褐色的小布块。右面的丝绒帘后面，传来小女孩苦修她钢琴晨曲的琴声。我想没人注意我。

刚走到门口，我就发现那门绕着门轴向里开来，我被挡住了。是楼下女房东。她戴着一副十分干净的花园工作手套，手里还握着一把铁铲。天知道她在花园里埋下什么东西。

“早上好，麦卡尔平小姐。”她向我问候道。

“早上好。”我点点头，冲她笑笑。我总记不住她的名字，安斯丽也记不得；我想她应该属于人们所说的那种硬心肠女人。我张望着她身后的大街，可她并没有让开路的意思。

“昨晚我出去了，”她说。“参加一个晚会。”她总是间接地问某件事情。我双脚不停地轮换着，又朝她笑笑，希望她能意识到我很着急。“孩子说什么东西着了？”

“噢，那不是着火，”我说。那孩子听到提及她便借故停止练琴，站在门厅旁望着我。她只有十五岁，很胖，正在

一所特殊的私人女孩子学校读书，穿着一身绿裙子，与之相配的是一双过膝的长袜。我知道她很正常，可她肥胖身躯的头上戴有发带，看起来傻乎乎的。

楼下那女人脱下一只手套，用手触了触发髻。“噢，”她显得很和蔼地说，“孩子说有许多烟。”

“没有什么事，”我回答说，并没有笑意。“只是烧猪排。”

“噢，我知道了。”她又说道，“好吧，我希望你能转告迪尤斯小姐，请她再也不要弄得这么大的烟了。我担心这会吓着孩子的。”她把责任都算在了安斯丽的身上，言语好象从龙的鼻孔喷出来一样。可这女人从来都没在大厅截住安斯丽和她谈这件事，只是和我说一下而已。我想她认为安斯丽不值得尊敬，或许我值得。这是因为我们的装扮不同：安斯丽说我选择的是那些可以把人伪装或保护起来的颜色的服装，而我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好。她倒是选择那些时髦的服装。

很显然我错过了公共汽车：跑过草坪时，我望见公共汽车驶过小桥消失在污染的空气尘埃中。当我站在树下——街道两旁有许多很高大的树——等车时，安斯丽走出那房子向我这边走来。她可真是个善变的艺术家；我可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改变自己的模样。她看上去很健美——许是化妆的作用，可你看不出来——她把金红色的头发盘在头上，上班时她总是如此。其它时候她则让它们散落下来。她穿着一身橘红色的长裙，我感到腰部裹得很紧。天气变得又热又湿；我本能地感觉到身旁的空气象塑料袋一样包围着我。或许我也该穿上无袖的长裙。

“她在大厅截住我了，”我对她说，“是烟的事。”

“这老巫婆，”安斯丽说。“为什么她不只管自己的事？”安斯丽可不象我来自小城市，她看不惯管闲事的人；并且她也不怕闲事。她做事不考虑后果。

“她还不算太老，”我说着，望着那挂着窗帘的窗户；当然她是不会听到的。“另外，不是她发现的烟，是她小孩告诉她的。她去聚会了。”

“许是女性基督忍受会，”安斯丽说，“或是国际热心娱乐会。我敢保证她没有去聚会；她躲在那可恶的帘子后面，使我们产生错觉，这样我们就不戒备地做任何事了。她就知道放纵自己。”

“安斯丽，”我说，“你是不是患幻想狂病了？”安斯丽确信那楼下女人会趁我们不在时爬上楼来东察西看，也许吃惊地发现了什么，她也可能好事地猜测着我们信件的内容，但她不敢私自把它们拆开。事实上，她经常在来访者按我俩的门铃前就把前门打开。她认为倍加小心是她的权力：当我们第一次考虑租这房子时她就把这种意思向我们清楚地表达出来——那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破坏孩子的天真无邪，两个女性要比两个男性更加可靠。

“我会使你们满意的，”她说道，一边叹气一边摇头。她向我们暗示她丈夫并没有留下他应留下的那么多钱，他的画像就挂在钢琴上方的墙上。“当然你们得清楚你们的房间没有直接通向外面的门。”她一直都在强调房子的不方便而没提及它的好处。我说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安斯丽什么都没说。我们谈好了由我来交涉，她只要在那儿坐着露出一脸无知的神情就可以了，她想做什么就能把它做好——她有一

张粉红色平淡的孩子般的脸，鼻子高高隆起，一对瞪得乒乓球大的圆眼睛。在这种场合下，我得让她戴上手套。

楼下那女人又摇了摇头。“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她接着说，“我会把房子卖掉，可我得让孩子在好的街区里长大。”

我说我很理解，可她又说这街区已经非同过去：一些大房子的维持费用很高，它们的房主不得不把它们出卖给新来的移民（她的嘴角撇了撇），他们把这些房子都改建成一个个小房间。“可我们街区还没发生这事，”她说。“我告诉孩子哪条街她可以去哪条街她不能去。”我说这样做很明智。在我们签租约之前，这女人好象很容易相处。房租很低，又离汽车站很近。在这座城市，我们找到了一个便宜的好地方。

“此外，”我接着对安斯丽说，“她们有理由对烟表示担心。要是真着火呢？她又没提别的事情？”

“什么别的事？我们没做任何别的什么事。”

“嗯……，”我支吾着。我想楼下那女人已经注意到我们往楼上搬那些瓶装的东西，虽然我试图装出是拿着日用食品的样子。她真的从来都有限制我们做任何事——这是她制定法律中最严酷的条文——却使我确实感到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

“在静静的夜晚，”汽车进站时她对我说，“我听见她在木墙上挖洞。”

在汽车上我们没有说什么；我不喜欢在车上交谈，我宁可看车上的广告。再说，除楼下那女人之外，我俩也没什么更多的共同语言。仅仅在我们搬进来之前我才认识她：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同我一样在寻找一个搭宿同伴，这类事

是很流行的。我真该用计算机来选同伴；总的来说，计算机还是很灵的。我们互相迁就各自的习惯，几乎没有其他女人常有的那种淡紫色的敌视。我们的房间从未十分干净过，但凭借无言的契约，我们不会让它太脏的：如果我洗早餐的碟子，安斯丽就会洗午饭的盘碗；如果我扫客厅的地板，她就会擦厨房的桌子。这是均等的协议，一旦谁破坏了规矩，那整个关系就无法维持了。当然我们都有自己的卧室，各管各的。安斯丽的地上总是有危险的脏衣服，上面散落着烟灰缸，象脚踏石一样；虽然我认为这会引起火灾，但我始终没和她谈起此事。正是有了这种双方的自制——我认为这确是双方的，因为我做的事当中肯定有她不喜欢的——我们保持着一种理智的无摩擦的平衡。

我们到了地铁站口，我买了一包花生。我已经开始感到饿了。我递给安斯丽一些，她没有要。于是在进城上班的路上我把花生都吃光了。

我们在往南去的倒数第二站下了车，一起走过一个街区，我们的工作大楼同属一个地区。

“顺便问一句，”在我要转向我公司大楼那条街时，安斯丽对我说，“你有三块钱吗？我们没酒喝了。”我在钱包里摸出钱递给她，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公平：我们虽然分付房租，可实际我们在钱上并非如此。十岁时，为参加一所联合教会主日学校的作文比赛，我写了一篇关于自我克制的短文，通过撞车事故的图片和被损伤的肝脏，还有其它的图表向人们表明饮酒对人的循环系统的影响：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再喝第二口酒；因为我总是想到用铅笔勾勒出的警告标志，并且把酒和不冷不热的圣餐葡萄汁联系在一起。这使

我和彼得在一起时我总处于劣势，他希望我试着多喝点能陪他。

当我急急忙忙赶到办公大楼时，我感到有点嫉妒安斯丽。我的薪水比她高，工作也较有趣，而她的工作更加“临时”：她有下一步怎样做的打算。她在崭新宽敞明亮的装有空调的办公大楼里工作，而我工作的地方是座窗子很小的黑乎乎脏兮兮的砖楼。而且，她的工作也很特别。参加晚会时，人们总是惊讶地得知她是公司的不合格电动牙刷的检验员。她总这样回答他们：“现在仅有一张学士文凭你还能干什么？”可我现在的工作也许是我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我还认为我比安斯丽更能胜任她的工作。从我们在公寓的相处来看，我比她的动手能力更强。

到办公室时我已经晚了四十五分钟。没人说什么，但她们都注意到了。

第二章

办公室里很潮，让人难受。穿过其他女职员写字台的空道，我来到我工作的角落，一坐在打字机旁我的腿就紧贴在椅子的人造革面上。“空调机”，我注意到，又失灵了，就是天棚上面的那个吊扇，转起来就象一碗汤里搅动的小勺，其实，转不转没什么太大区别。可看到电扇的叶片没有转，很显然这对女人们的士气有不良影响：因为很可能使她们产生什么都没做的感觉，掀起了她们的惰性，甚至使她们不想干了。她们趴在写字台上，蟾蜍似地懒洋洋，眨着困乏的眼睛，大嘴一张一合地打着哈欠。星期五是办公室里最不景气的一天。

我无精打采地刚一敲了敲那令人沮丧的键盘，威瑟斯太太，我们公司的营养学家，从后门走了进来，站在那儿四处张望。她经常梳着贝蒂·格兰勃^①式的发型，脚下穿着浅口无带皮鞋，无袖的衣裙上却垫着肩托。“哎，玛丽安，”她对我喊道，“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另外一个人来尝试我才配制的稻米布丁^②，今天这儿的女士们好象都不很饿。”

她转舵似地转过身子飞快地走回厨房。营养学家们对食

① 美国著名女影星1916—1973，因战时美军营房中都贴她的照片，故有“挂在墙上的女郎”之称。

② 西餐中的一种甜点心。

物了解的太多了。我把粘在椅子上的身体移开，好象是一个从队列中选挑出来的志愿兵；我提醒着自己我的胃还可以容得下另外的食物。

在她那清洁的厨房里，威瑟斯太太一边从罐头里把稻米做成的布丁均匀地倒进三个小碗，一边向我解释她遇到的麻烦。“玛丽安，你是作食品调查的，或许你能帮助我们。我们应该一次尝三种风味不同的布丁，还是分别一次一次地尝。或者我们一次尝两种，就是说，先尝香草味和橘子味的，然后再尝香草味和糖果味的。当然我们要对它们作出尽可能公正的评价，并且还和其它的东西有关——例如蔬菜的颜色如何，还有桌布的颜色。”

我尝了尝香草味的布丁。

“你认为它颜色如何？”她问我，着急地比划着铅笔，“是自然色，还是有点人工的颜色，或是完全的人工颜色？”

“你想到要加点葡萄干？”我反问道，随即又转向糖果布丁。我不想提出带有否定的意见。

“加葡萄干太冒险，许多人不喜欢。”

我放下糖果布丁，又尝了尝橘子味的。“布丁出售时是热的吗？”我问道。“还是和冰淇淋一起卖？”

“噢，这主要是为节省时间的商场而调制的，”她说。“人们希望买凉的布丁。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自己加冰淇淋。我是说，我们不反对这样做，虽说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简直没有必要。布丁里面已经加维生素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纯正的味觉尝试。”

“那最好下次再试，”我说。

“要是我们能在下午两三点钟试就最好了。可我们想知

道一个家庭对此的反应……”她若有所思地用铅笔敲着身旁不锈钢洗涤槽的边缘。

“好吧，”我说，“我得回去了。”他们决定要做什么可不是我份内的事。

有时候我真不知什么是我的工作份内的事，当我向汽车修理工询问活塞和垫片使用情况以及拿着麻花小盐饼递给满脸疑惑的站在角落的老妇人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我知道塞默尔调查公司为何雇我——我是用来修改各种调查表的，把心理学家们写的复杂而又过分微妙的语言变成人们能懂的简单句，无论他们对调查表提出问题还是回答调查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视觉效果对你影响有多大？”并不总是有效的。毕业后找到这份工作，我曾庆幸自己的某种运气——比其它的工作要好——但四个月以后，工作的许多限制及不利因素可以模糊地感觉出来。

曾多次我想到我会被提升的，可一想到公司的组成结构，我就很难乐观起来。公司象一个冰淇淋三明治，共有三层：上层、下层和我们女人所在的中层，恰好如甜美可食的那部分冰淇淋。我们的上层是公司的管理执行人员和那些心理学家——那是男人的世界，他们都是男人——他们做与客户有关的安排事宜；我曾经去过他们的办公室，铺着地毯，有贵重高级的办公设备，墙上挂着七人小组画家们的丝幕复制作品。我们的下层是机器的天地——油印机、国际商业公司生产的用于计算、分类和列表的机器；那儿我也去过，工厂一样的噪音，操作人员好象争吵着，工作劳累，手上沾满油墨。我们正好夹在当中：我们打交道的因素是人，那些被调查的人。市场调查有如某种家庭手工业，象一个手织袜子

的公司，工人们都是业余时间工作的家庭主妇，拿计件工资。她们挣不到多少钱，可她们愿意走出家门。回答调查问题的人根本拿不到钱，我弄不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也许是调查时他们象科学家们一样被告知他们的建议会帮助提高改进他们家中正在使用的产品。或许他们就想和别人谈话。我想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他们被吹捧之后才换来的。

我们的部门主要是和这些家庭妇女打交道，除了那个勤杂工以外全都是女性。我们女性在一间通常被涂成绿色的大房间里工作，一边的尽头是用毛玻璃封闭隔开的小间，那是我们部门的领导，博格太太的办公室，而另一边有几张桌子，坐着老大妈一样的女人们，她们在交回来的调查表上用彩色铅笔作着各种记号，把调查人的手迹破译出来，桌子上还有小剪刀、胶水、一堆堆的纸张，宛如超龄而未入学的幼儿园课堂。余下的我们这些人便坐在中间横七竖八的写字台旁。我们有一间舒适的午餐小屋，用擦亮的印花布帘隔着，是专门为带纸盒饭的人预备的，里面有个咖啡和茶的自动售货机，大部分女人都有自己的茶壶；还有一间粉红色的盥洗室，镜子上方贴有注意事项，提醒人们不要把毛发和茶叶根倒进水池里。

我，我能在这个调查公司有什么发展？我不会成为上层楼上男人们中的一员；也不会成为下层楼下的机器工人，或是那些给调查表作记号的女人，那是降职。我也许肯定会成为博格太太或她的助手，就是这个目标也得需要很长时间，我也弄不懂我是否真正喜欢这个职位。

我刚完成擦洗用的钢丝绒的调查报告，是个急活，会计室的格罗特太太走了进来。她是来找博格太太的，可她离开

时却站在了我的桌旁。她是个矮胖女人，有着冰箱里金属隔板一样颜色的头发。

“喂，麦卡尔平小姐，”她向我招呼道，“你已经工作了四个月，也就是说你可以加入救济会了。”

“救济会？”我刚进公司时听说过这个组织，可早就把它忘了。“是不是太快了？我的意思——难道你不认为我太年轻？”

“噢，最好还是早参加，你说呢？”格罗特太太说。她的眼睛在无边的眼镜后面闪动着：她一定很高兴地找到了又一个能扣除我部分工资的机会。

“我不大想加入这救济会，”我回答说。“谢谢你。”

“是的，这是自愿的，确实是的，”她的语调有些干干巴巴。

“自愿的？你是说我可以不入？”

“是的，可没人入会，谁也不会从中得到好处，不是吗？我已经带来了必要的文件；你只要在这儿签个字就可以了。”

我写下了我的名字，可当格罗特太太离去后，我突然变得非常压抑：这件事引起了比它本身造成的麻烦要大得多的麻烦。这感觉决不是来自于屈服我不感兴趣的规章制度和没必要加入的组织：在学校对此我已习以为常。相反，一种迷信的恐惧，即我签字的那个事实，已经把我自己签附在那个具有魔力的文件上了，我将来的一切也被签在了上面，我不能不想它。另一个我在等待着，一个命中注定的我，一个为塞默尔调查公司工作了多年的我，等待着得到公司给她的赏金。救济金。我看到暗淡的房间里没有插座的空调。或许我

戴着助听器，象我那个从未结婚的婶子。我只能自言自语，孩子们向我投掷雪球。我告诫自己不要太傻了，世界早晚都会发生大变化；我劝自己明天就离开，愿意的话可另找一份工作，可这仍无济于事。我总想到我的签名附在了文件上，文件又放进了柜子，柜子又被放进储藏室中锁了起来。

十点半钟的喝咖啡休息时间终于到了。我真应该继续工作来弥补我早晨的迟到，但我太需要分散一下精力来调整我自己。

我一般只和同部门的三个女性去喝咖啡，她们的年龄和我差不多。若是安斯丽对其他检验员感到厌烦时，她也常从她的办公室走出来加入我们当中。她不大喜欢我这三个同伴，她一概称她们为办公室贞女。其实她们并不完全一样，只是头发都染成了金黄色。艾米，打字员，发型乱蓬蓬且头发被染烫成一根根；露西，搞什么公关的小姐，白白静静，戴有别致漂亮的头饰；米莉，博格太太的澳大利亚籍助手，有着太阳晒出来的古铜色皮肤——并且，她们都多次在咖啡渣和吃剩下的丹麦甜饼面前承认，她们是处女——米莉纯粹是位少女的典范（“我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最好还是晚些结婚才好，不是吗？会少些麻烦的。”），露西却害有社会病（“人们会说什么？”），这病已深深地印在她脑海里，好似所有的房间都通有外面的电线，人们在电线的另一端调整他们的耳机；艾米，患有办公室恐惧症，她感到办公室会使她发病的，也许她真的患有这种病。她们三个都热衷旅行：米莉在英格兰居住过一段时间，露西去过两次纽约，艾米正准备去佛罗里达。直到她们去过许多地方之后，她们才能结婚安定下来。

“你们听说这次对魁北克的通便药调查被取消了？”当我们坐在了街对面很近的破旧餐馆里我们常坐的位子上，米莉说道。“那也真是个累活，——在人们的房间里作药品调查，并且还有三十二页的问题需要回答，”米莉总爱把消息第一个透露出来。

“哎，这可真不错，”艾米哼着鼻子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才能让人们答出三十二页问题。”她开始抠着大拇指上的指甲油外皮。艾米看起来总是要遗留点什么东西。衣服边上的破线头，脱落的红色唇皮，还有飘落在肩上和背部的头屑；无论到哪里，她都留下一堆杂物。

我瞧见安斯丽走了进来，便向她摆手打招呼。她挤进了我们的座间，对大家说声，“你们好，”然后把垂落的一缕头发掖进发髻，一屁股坐了下来。三位办公室贞女回了招呼，但没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他们从前作过这种调查，”米莉说。她在公司里比我们几个工作的时间都长。“是可行的。他们认为只要你看上三页，你就会有吃这种药的瘾，如果意识到这点的话，他们应立即去做。”

“做过什么？”安斯丽问。

“如果那女招待不擦桌子，你打什么赌？”露西说，她的声音很大，那小姐肯定会听到。露西总是和这个女招待发生摩擦，那女招待戴着一副伍尔沃斯^①耳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很显然她不属于办公室贞女这类人。

“魁北克的通便药调查，”我小声地对安斯丽说。

① 一种商店里出售的质地并不太好的首饰牌子。

女招待走了过来，马马虎虎地擦了擦桌子，问我们要什么。露西要了份丹麦甜烤饼——她强调不要放葡萄干。“上次她给我上的有葡萄干，”她对我们说，“我告诉她我吃不了葡萄干。我从来都忍受不了，呸。”

“为什么只在魁北克？”安斯丽问道，她的鼻口冒出丝丝白烟。“难道有什么心理方面的原因吗？”安斯丽在大学主修的是心理学。

“天哪，我可不知道，”米莉回答道，“我想那儿的人更多地患有便秘吧。他们不是吃好多的土豆吗？”

“土豆会使你那么地便秘？”艾米问道，身体向前倾了倾。她把挡在前额的头发向后理了理，头发上的屑皮飘落到空中。

“不仅仅是土豆，”安斯丽急忙地说。“肯定和他们共同的罪感情结有关。或许是语言的曲解；他们一定是非常受压抑。”

三位办公室贞女都厌烦地看了看她。我猜她们又会认为她是在夸耀。“今天可太热了，”米莉说。“办公室简直是火炉。”

“你们办公室有什么新鲜事？”我问安斯丽，试图打破这紧张的尴尬。

安斯丽把烟蒂扔到地上。“噢，我们那儿发生点儿有意思的事，”她回答说。“有个女人要用电动牙刷造成短路来杀死她丈夫，一个男工得要在法庭上作证；证明在正常条件下电动牙刷不会短路。他要我去给他当助手，可这小子太让人烦了。我敢说他在床上是个不中用的家伙。”

肯定这又是安斯丽编造的，她的眼睛瞪的又大又圆。三

一位贞女小姐露出不安的神色。安斯丽经常随意地间接提到她知道的好多男人，这使三位小姐感到十分不舒服。

好在我们的饼及时地端了上来。“那可恶的家伙又给我上带葡萄干的饼了，”露西叫道，用纤细漂亮的闪光长指甲把葡萄干挑了出来，把它们整齐地排列在盘子旁边。

当我们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时，我向米莉抱怨起救济会的事。“我可不认为那是自愿的，”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付钱给救济会，让格罗特太太这样的老太婆退休后受益。”

“噢！是的。刚开始我也困扰了好久，”米莉回答着，对此不感兴趣。“你会习惯的。天哪！我希望他们把‘空调’修好了。”

第三章

一吃完午饭，我就开始给调查东西海岸的速食布丁酱的信封贴邮票。已经晚了，因为楼下的工人把调查表印迟了。正在这时，博格太太从她的小隔间走了出来。

“玛丽安，”她轻轻地带有征询的口气问道，“真对不起，负责凯姆卢普地区的道奇夫人休假了。她怀孕了。”博格太太微微地皱了皱眉：在她看来，怀孕是对公司的不忠诚。

“太糟了，”我回答她。墙上的巨大的地区地图上面，红色图钉象麻疹一样在我桌前的上方闪现，好象增减调查人的活也成了我份内工作的一部分。我趴到桌子上，找到凯姆卢普的位置，摘下图钉，把带有道奇字样的小纸旗钉在了上面。

“你去的时候，”博格太太说，“能替埃利斯夫人做一下巴林德河地区的调查？我想这是临时的，她总是工作得很好，可她写条子说那儿的一个女人从房间里冲出来拿着切肉刀向她追去，她在台阶上绊倒了，摔坏了腿。喂，还有一件事——新来的考索尔夫人负责夏洛特敦。我希望她比她前任做得更好；夏洛特敦地区的调查历来都很难作。”

当我从桌子上爬下来时，她愉快地冲我笑了笑，使我有些警觉。博格太太的态度总是友好和蔼，几乎是一种讨好，这使她能处理好和我们这些人的协调关系，只要她想达到目

的，她就表露出极大的友善。“玛丽安，”她又说，“我们有点小麻烦。我们下周要作一个啤酒销售的调查——你知道的，就是那个电话广告的调查——楼上的人已经决定让我们这个周末先作一番预先调查。他们着急要调查结果。是的，我们倒是可以请迪尔彻夫人作，她是个可信赖的调查员，但现在正是周末，我们不想麻烦她。你要进城，不是吗？”

“必须在周末做吗？”我问道，有些毫无意义。

“是的，我们一定得在星期二之前得到结果。你只问七八个男人即可。”

早上的迟到使我感到欠她点什么，所以我说道，“我明天就去做。”

“当然，你又得加班了。”博格太太说着走了回去，她的话让我搞不清里面是否有讽刺的味道。她的话总是很平淡，很难猜出真正的意味。

贴完邮票后，我马上到米莉那儿取来啤酒调查表，然后仔细瞧瞧是否有什么疑问。开始的选择问题十分标准。下面的问题是用来调查人们对电话广告的反应，这是一种新啤酒的厂商为打开市场而进行广告大战的一部分。调查者要请被调查人拨通既定号码电话听录好的广告声音，然后再向他提问一些问题，是否喜欢这个广告，是否认为这种广告会影响他的购买习惯等等。

我拨了电话号码。因为调查下星期才正式开始，他们可能忘记了录进电话，我才不自找麻烦。

电话响了之后，会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伴随着似乎是电吉它的背景音乐，唱道：

驼鹿牌酒，驼鹿牌啤酒，
出产自松林和云杉的大地，
乒乒乓乓，多泡沫，喝了令你长豪气……

然后出现一个声音，男低音般低沉，在背景音乐的衬托下，
颇有吸引力：

任何真正的男人，在真正男人的假日里——狩猎、
钓鱼、还是最一般的消遣——都需要有益健康的、沁人
心脾的、具有男子汉风味的啤酒。饮尝第一大口，您就
知道这才是真正啤酒的感受。喝上一大杯令人振奋的正
宗驼鹿牌啤酒，把自然大地的味道融进你的生活。

又是歌唱的声音：

乒乒乓乓，多泡沫，
喝了令你长豪气，

驼鹿牌啤酒，驼鹿牌啤酒，驼鹿牌啤酒!!! 音响声达到
高潮后，录音完毕。这是令人感到愉快的编排。

我记起了那些提供的视觉广告，即常出现在杂志和大街
商业区的两旁：广告画上有一对鹿角，下面是交叉的猎枪和
钓鱼杆。歌唱的听觉广告是此类广告的一个突破；我不认为
这是完全的独创，可我喜欢那句“最一般的消遣”的语言精
妙。即使是一个相当普通的斜着膀子大腹便便的饮酒者，也
会感到画面上一个赤脚骑在鹿背或用网捕鳟鱼的奇特视觉效
果。

看到最后一页时，电话铃响了。是彼得。从他的声音里

我可以猜出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听我说，玛丽安，今晚我不做饭了。”

“是吗？”我说，等待着他的进一步解释。我有点失望，一整天都在想着和他吃晚饭来使我高兴起来。再说我确实又感到饿了。一天我只吃了些小食品，指望着晚餐时能多吃点有营养的食物。这就意味着我又得吃安斯丽和我在紧急情况才吃的快餐。“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你能理解。特里格尔”——他的声音有些哽咽——“特里格尔就要结婚了。”

“噢，”我说。我想说“那太糟了，”可听起来还不够安慰。对一件小事的同情不足以抵上一个大灾难。“你要我去吗？”我问他，象是要帮助他。

“不，”他回答说，“那只会更糟。我明天去看你，好吗？”

他撂下电话，我想到了这件事的后果。很明显，他明晚需要体贴的安慰。特里格尔是彼得最好的朋友之一；实际上，除彼得以外，他们是他们这一小帮人当中最后一个没有结婚的人。这就象传染病一样。不久前我见到他，他告诉我另外两个家伙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四个月之后突然结婚。他和特里格尔发现他们作为单身汉在夏日饮酒越发感到孤独，特别是与从前伙伴没有携带妻子共同饮酒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从他并不清楚的言语中，我感到他们晚上的聚会是找不回来过去欢乐的人工合成替代品。他和特里格尔象一对溺水者，互相抓着对方，向对方保证自己的不懈努力以求生存。现在，特里格尔已经沉下水了，对面镜子中呈现的是空像。虽说还有其他的法律学生，可他们的大多数已结了

婚。况且，他们是彼得研究生时的伙伴，不是大学本科的朋友。

我替彼得感到遗憾，我知道我得小心。假如他对另外那两个家伙的婚姻早有警觉的话，喝下两三杯酒后，他就会把我也视为引诱特里格尔的另一个女人。真不知那个女人是如何成功的：他或许认为我知道一些计谋。最好的办法是使他分心。

正当我沉思的时候，露西走到我桌旁。“你能替我给这位女士回封信？”她请求道。“我头疼得快裂开了，想不起说什么。”她把纤细的手放到前额上，另一只手递给我一张附带有铅笔字的硬纸。上面写着：

亲爱的先生，麦片很不错，可我在葡萄干里发现了这个东西。敬启，罗莫娜·鲍德温（太太）。

一只压扁的苍蝇被透明胶布粘在信纸的下方。

“这是葡萄干的调查结果，”露西轻轻地说。她有点开我同情的玩笑。

“噢，好吧，”我说；“有她的地址？”
我起了回信的草稿：

亲爱的鲍德温太太；对这个麦片里的东西我们感到非常抱歉，可小错误是会发生的。亲爱的鲍德温太太；真是对不起，给您带来不便；我们向您保证，麦片的营养是没有问题的。亲爱的鲍德温太太；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提醒，我们总是愿意知道

我们所犯的错误。

最主要的，我意识到，我避免提到苍蝇的学名。

电话又响了；这是令我意外的声音。

“克莱拉！”我惊叫着，想起好久没和她联系了。“你好吗？”

“喂，还不错，谢谢，”克莱拉回答说。“我想你能来吃晚饭吗？我想见你们在外面工作的人。”

“当然愿意了，”我说，我的愿意半真半假：这可比快餐强多了。“几点钟？”

“哎，你知道，”克莱拉说。“几点都可以。我们家可不必准时。”她的口气略有讽刺。

现在我得迅速考虑我被邀请的含义：作为邀请吃饭的客人和好朋友，我得听克莱拉讲述她的苦恼，对此我并不感兴趣。“你认为我可以和安斯丽一起去吗？”我问她。“如果她没事的话。”我想安斯丽也应该享受一顿美餐——她休息时只喝了点咖啡——此外，我想要她同去是为了减轻我的一点压力。她和安斯丽一起能够谈一谈孩子心理方面的问题。

“当然，为什么不可以？”克莱拉回答说。“人越多，越快乐，这是我们的座右铭。”

快下班的时候，我和安斯丽通了电话，委婉地问她晚饭是否有什么安排，听她说怎样拒绝两个人的邀请——一个是那个让她去法庭作证的男工，另外一个是一昨晚聚会的口腔专业学生。对那个学生，她态度十分无礼：她将不再同他出去约会。她告诉我那学生说晚会上有许多艺术家。

“所以说你没有任何安排，”我说，故意强调取消约会的事

实。

“是的，没有，”安斯丽说，“除非有什么紧急事情。”

“这样的话，想不想和我一道去克莱拉家去吃晚饭？”

我预料着她的拒绝，可她却满口答应。我说在地铁门口见面。

五点钟，我从桌旁站起来，直奔盥洗室。去克莱拉家之前，我得单独呆上几分钟化化妆。艾米、露西和米莉也在那儿，她们正梳着头，用化妆品往脸上擦抹着。她们的六只眼睛在镜子中闪现。

“今晚有约会，玛丽安？”露西问我，显得十分随便。她的分机和我的占用一条线，很自然她也知道彼得。

“是的，”我说，没有兴趣进一步解释。她们探听的好奇心使我感到紧张。

第四章

在热浪和尘埃的金黄色暮雾中，我沿着傍晚时分的人行道走向地铁站口。好象是在水下移动似的。远处，我看见安斯丽站在一个公共电话亭旁，全身泛着光。走到她面前时，她转过身来，我们一起加入从办公大楼涌出来的人流，沿着楼梯台阶走进地下通道。我们急急忙忙地抢占到了座位，一边一个。我透过拥挤的人群空隙，张望着对面的广告。下车后，我们穿过两旁有蜡笔画的通道，感到空气不那么粘湿了。

克莱拉的房子还得往北走几个街区。我俩默默地走着；我有意想提起救济会的事，可想了想又没说。安斯丽不会理解我的烦恼：她意识不到我为什么不辞掉这工作而另找一份，因为这不是最终能解决的办法。随即我又想说彼得和他遇到的麻烦；如果我告诉她，她只会认为这很可笑。最后，我问她是否感觉很好。

“不要太关心我，玛丽安，”她说，“你好象把我当作了小孩子。”

我的好意受到伤害，没有回答。

我俩沿着略有坡度的路向上走着。从湖区开始，这城市几经向上的平缓起伏，无论从哪里看，地面都显得很平坦。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吹来的凉爽空气。这里十分安静；我认为

克莱拉很幸运，特别是她现在的状况，能生活在这远离城市中心又热又闹的地方。可她认为这却是一种流放或隔绝：他们从前住在我们大学的附近，对空间的需要使他们搬到城市的北部；他们住的地方还不能称为拥有豪华住宅和旅行车的真正郊区。街道很古老，不如我们街区的吸引人：房子大多是两层，又窄又长，有木板的门廊和小小的后花园。

“天哪，可真热，”安斯丽一边说着一边同我一起拐向克莱拉家的小道。脚踏板块状的草地已经好久没修剪了，台阶上躺着一个没有头的娃娃，婴儿车里有一个孩子玩的玩具熊，里面的东西都被扯了出来。我敲了敲门，不一会儿，乔出现在纱门后面，头发乱蓬蓬，象是很忙，急忙系着衬衣的纽扣。

“你好，乔，”我喊道，“我们来了。克莱拉好吗？”

“你们好，快请进，”他说道，让开身子让我们进去。“克莱拉在后面。”

我们穿过房屋，这是最一般的格局——最前面是客厅，然后是中间隔有能关上门的饭厅，再里面是厨房——过道上有许多杂物。通到后院的台阶两旁有许多瓶子，各式各样，啤酒瓶，奶粉瓶，葡萄酒瓶和威士忌酒瓶，还有喂婴儿的奶瓶子。我们看到克莱拉坐在草地上一把有金属支架的柳条椅子上。她把双腿放到另外一把椅子上面，出世不久的婴儿放在了她的大腿上下的部位。克莱拉的身体变得十分细瘦，她怀孕时十分显怀，七个月身孕的她象一条吞下大西瓜的蟒蛇。她的头在暮霭中泛着淡淡的微光，相比之下更显得渺小柔弱。

“喂，你们好，”她疲倦地向走下台阶的我们招呼着。“你

好，安斯丽，再见到你可真高兴。鬼天气，真热。”

我俩都对此有同感，然后就坐在她身旁的草地上，两旁没多余的椅子。安斯丽和我都脱下了鞋子；克莱拉赤着双脚。我们感到很难谈些什么：每个人的话题都必然地集中在婴儿身上，小家伙哭哭啼啼的，好长一段时间就听到她的声音。

克莱拉打电话的时候，她好象要把我视为一种保护，可现在我感到我没什么可做的，并且她也没有希望我做什么。我只是一个证人，或是说一个记事簿，我的物质存在只减轻了一点厌倦而已。

婴儿停止了哭泣，咯咯地笑了起来。安斯丽揪了揪草地上的草。

“玛丽安，”克莱拉打破僵局，“你能抱一会埃莱恩吗？她不愿意下地，可我的胳膊都快要掉了。”

“让我抱她吧，”安斯丽出人意料地说道。

克莱拉把婴儿从身上举起来递给安斯丽，一边说道，“快去，你这粘人精。我有时感到她全身都是吸管，象章鱼一样。”她倚坐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有如生长的奇特植物，球状的躯干长出四个细白须根和一朵浅色小黄花。一只蝉在附近的树上鸣叫，它的震颤声象一束热辣的阳光金针穿透过我的耳朵。

安斯丽笨拙地抱起婴儿，神情奇怪地瞪着那张小脸。我看到这两张脸是那么地相似。婴儿也象安斯丽一样瞪着又大又圆的眼睛看着她，粉红的小嘴有少许口水流出。

克莱拉抬起头，睁开眼睛。“你们想喝点什么？”她问道，想起她是女主人。

“噢，不要什么，我们很好，”我急忙回答，真怕看见她挣扎着从椅子上起来的样子。“我能给你拿点什么？”我想做点实事，这样感觉会好些。

“乔马上会出来的，”她说，好象是解释。“好吧，告诉我，有什么新奇事？”

“没什么，”我说。我坐在那里试图想出能使她快活的事。可不管你说什么，无论是办公室还是我去过的地方，或是我公寓的摆设，都会使克莱拉想到她自身的惰性、空间的狭小，时间的紧张，和琐碎事情引起她患嗜幽症的那些日子。

“你还和那个男子约会吗？长得很漂亮的。叫什么名字。我记得他来找过你。”

“你是说彼得？”

“是的，她还和彼得约会，”安斯丽说，有点不大赞同的口气。“他总是控制她。”她双脚交叉地坐着，把婴儿放在了膝盖上，点燃了一支烟。

“还挺有希望的，”克莱拉闷闷地说道。“哎，你知道谁回来了？莱恩·斯莱恩克。前几天他打电话来了。”

“噢，是吗？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没有给我打电话，我感到有些恼怒。

“大概一周以前，他这么说的。他又说他想给你打电话，可他把你的电话号码忘记了。”

“他可以先查一下问询处，”我面无表情地说。“可我还是想见见他。他看起来怎样？他要呆上多久？”

“他是谁？”安斯丽问道。

“噢，一个你不感兴趣的人，”我急忙答道。我想不出比

他俩更糟糕的一对人了。“他只不过是我們大学时期的一个老朋友。”

“他去英国搞什么电视去了，”克莱拉说。“我真不清楚他到底做什么。许是个俏活，可他总是和女人有麻烦，是个引诱年轻女孩的家伙。他说任何人超过十七岁都太老了。”

“噢，是这样的一个人，”安斯丽说。“他们都是些该死的。”她在草地上捻灭了烟头。

“你想想，我能猜到 he 为什么又回来了，”克莱拉说，好象谈到什么愉快的话题。“肯定又和谁有麻烦了；和使他去英格兰的那事一样。”

“是吗，”我说，对此不大感兴趣。

突然安斯丽喊叫起来，把婴儿又放到了草地上。“把我的裙子尿湿了，”她有些生气地说道。

“是吗，你知道，他们常干这种事，”克莱拉说。婴儿开始大哭起来，我小心地把她抱给克莱拉。我本来是想来帮点什么忙的，可我只能这样点到为止。

克莱拉摇晃着婴儿。“好了，你这讨厌的小灭火栓，”她轻轻地说。“你尿湿了妈妈的朋友，不是吗？会洗净的，安斯丽。可我们不能指望你在这大热天穿着橡胶衣服，不是吗？你这小臭喷泉。千万不要相信他们告诉你的母爱天性，”她严肃地对我们说。“一个人若是在他真正成人之前是不会喜爱自己的孩子的。”

乔出现在后院的门廊旁，一个围裙的东西掖在裤子的腰带上。“吃饭前谁要喝啤酒？”

安斯丽和我们都急切地表示同意，可克莱拉说，“亲爱的，我要喝点苦艾酒。这些日子我喝不了别的，会令我该死的胃

难受的。乔，你能把埃莱恩抱进去换换吗？”

乔走下台阶抱起了小埃莱恩。“喂，”他说，“你没有看到亚瑟，是吧？”

“噢，天哪！那小家伙哪里去了？”克莱拉问道，望着乔走了进去；好象她的问话是一个修辞语句。“我想他可能去学怎样开后门去了。这个找麻烦的小家伙。亚瑟！到妈妈这儿来，亲爱的亚瑟，”她低声地喊道。

窄小花园尽头晒衣绳上的衣服几乎快坠到了草地上，两只脏手扒开衣服，克莱拉的大孩子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和他的妹妹一样几乎全裸着身体，屁股上吊着一个尿布兜。他犹豫着，疑惑地看着我们。

“快过来，亲爱的，让妈妈看看你怎么了？”克莱拉向她儿子喊着。“别碰那干净的床单，”她接着喊道，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

亚瑟踩踏着小草向我们走来，每一步都把脚抬得很高，草地肯定会发怒的。他的尿布兜松了，可仍然吊挂在大圆肚子的下面，显露出突凸的肚脐眼。他的小脸上皱着严肃的双眉。

乔拿着一只盘子走了过来。“我把她放进洗衣筐里了，”他说。“她在玩衣服夹子呢。”

亚瑟也走了过来，站在他妈妈的椅子旁边，仍是双眉紧锁，克莱拉对他说，“为什么你这副小模样，象小魔鬼似的？”她弯下腰去看看亚瑟屁股后面的尿布兜。“我早就应该想到，”她叹了口气说，“他这么安静。我的丈夫，你的儿子拉屎了。不知道拉在哪儿了，尿布兜里没有。”

乔给我们拿来了酒，然后跪下来坚定但友善地问亚瑟，

“告诉爸爸你拉在哪儿。”小亚瑟抬头望着他父亲，不知是哭还是笑。最后，他自负地大步走到花园的边上，在一束锈红色的菊花面前蹲下来，全神贯注地盯着一小块草地。

“真是好孩子，”乔说道，走进了房子。

“他真是个大自然的孩子，喜欢在花园里拉屎，”克莱拉对我们说。“他认为自己是生殖神。如果不把它清除干净的话，这小花园就成了肥料地了。我不知道下雪后他怎么办。”她又闭上了双眼。“我们教他去厕所，可书上说还早一点，我们只好给他系上这个塑料尿兜儿。他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时他用脑袋顶着，我想他是把它当作头盔了。”

我们坐在那儿，喝着啤酒，看着乔穿过小花园，手里拿着一张折叠的报纸。“喝完这酒，我要吃药了，”克莱拉说。

当乔做完最后一道菜，我们一起走进房子坐在饭厅里大圆桌子旁开始吃晚餐。婴儿已经喂饱了，放进前面门廊的婴儿车里，亚瑟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全身扭曲着，痉挛似地躲避着克莱拉送到他嘴边的一口口饭菜。我们吃的是干肉丸子和莴苣作配料的面条。还有我能叫得出名字的水果甜点心。

“这是新出售的罐头稻米布丁；非常省时间，”克莱拉似乎解释着说。“和冰淇淋一起吃还不错，亚瑟很喜欢。”

“是吗，”我说，“他们又要卖橘子味和水果味的布丁。”

“是吗？”克莱拉熟练地挡住流出来的布丁，又把它送回亚瑟的嘴里。

安斯丽拿出一支烟，叼在嘴上等着乔为她点燃。“告诉我，”她对他说，“你知道她们的朋友——伦纳德·斯莱恩克？她们对他很神秘。”

在整个吃饭期间，乔总是站起来坐下去，撤掉盘子，照

看厨房里的事。他看起来很忙乱。“噢，是的，我记得他，”他说，“他确是克莱拉的朋友。”他咽下布丁，又问克莱拉要什么，可她没听见。亚瑟把碗打翻在地。

“你认为他如何？”安斯丽又继续问，好象要吸出他的智慧。

乔望着墙壁，考虑着。他不想给出否定的答案，我知道，他不大喜欢莱恩。“他不怎么道德，”他最后说。他是哲学专业的讲师。

“喂，这样说不公平，”我插话道。莱恩从来没对我不道德。

乔向我皱了皱眉。他并不十分了解安斯丽，总认为没结婚的女人是轻易的牺牲者而需要保护。他曾几次以“长辈”的口吻给我一些建议，因此他强调地说。“他不是那种容易合得来的人，”口气确实有些强硬。安斯丽笑出了声，吐出串串烟圈。

“这倒提醒了我，”我说，“你最好给我他的电话号码。”

吃完饭后，我们坐在零乱的客厅里休息，而乔在收拾着餐桌。我想要帮忙，可乔说他一个人就行，他宁愿让我和克莱拉多说会儿话。克莱拉坐在巢窝似的有散乱报纸的沙发里，两眼紧闭；再一次我感到无话可说。我坐在那儿看着屋顶的天花板，上面是贴着精美涡卷形的美丽图案，也许是从前用来衬托吊灯的，我想起了高中时克莱拉的样子：一个细长的女学生，总是被排除在体育身体训练之外。她坐在场地边上看着我们其他女孩子穿着短的紧身运动服，好象颇为不雅，一点都引不起她的兴趣。在班级里全是象炸土豆片状肥胖的女学生中，她被认作是清澈的涂有香水的广告宣传女郎的

化身。在大学期间，她略有些健壮，可长出来的金色头发使她看起来比从前更有中世纪的风韵：我曾把她联想成棉织画上坐在开遍玫瑰花花园里的妇人。当然，她的思想并不如此，可我总是受到人们外貌的影响。

在大学二年级期末的五月份，她和乔·贝茨结为夫妇。起初，我认为这是理想的婚姻。那时的乔是研究生，几乎比她大七岁，高高的个头，有着蓬厚的头发，总是对克莱拉表现出屈尊和保护的态度。他们婚姻前的彼此崇拜带有愚蠢色彩的理想化；人们想象着乔在泥浆上铺上大衣或者跪在地上吻着克莱拉的橡胶雨靴。没有计划控制的婴儿顺其自然地来到世上：克莱拉对她第一个孩子的来临惊讶地感到不可相信，而第二个孩子几乎使她讨厌；现在，第三个也要来临，她已完全毫不反抗地屈从于可怕的宿命。孩子对她来说，就好象包附在船底或石头上的水蛭类甲壳动物。

我看着她，浑身有一种不安的同情之心；我能做什么？或许我某一天应该来替她收拾一下房屋。克莱拉确实缺乏实际能力，她不能安排好这现实的生活，如钱或按时上课。我们一起住的时候，她经常陷入无望的混乱之中，找不到相配的鞋子或干净的衣服，我总得把她从她身旁的一堆脏旧衣物中解脱出来。她的无秩序不同于安斯丽的主动故意混乱，安斯丽发起脾气来能在五分钟内把房间弄得混乱不堪；克莱拉是被动的。她只是无助地站在那里看着脏乱衣服越来越多，从来也不想到制止和逃避。她的孩子也如同衣服；她的身体好象不受她控制，任其自行发展而无自己的意向。我瞧着她孕妇服上的鲜花图案；那些花瓣和卷须和她的呼吸一起跳动，好似活生生的。

我们得早些回去，亚瑟在床上大哭不止，他刚才在客厅的门旁出了彼得说的“意外”事故。

“那不是意外，”克莱拉说，睁开了她的双眼。“他喜欢在门后撒尿。我想他愿意这么做。他长大后保守秘密的，成为秘密警察或外交官什么的。这个有计谋的小家伙。”

乔把我们送到门口，胳膊上夹着一大堆脏衣服。“你们得很快再来看我们，”他说，“克莱拉没有什么可交谈的朋友。”

第五章

我们在夜色来临前的昏黄中走向地铁，听着蟋蟀的尖叫和电视机发出的噪音（透过敞开的窗子我们能看见蓝色荧光的闪现），且也闻到了热辣的焦油味。我的皮肤感到不透气，好象包着一层湿乎乎的面团。我担心安斯丽没有吃好：她的沉默似有此意。

“饭菜还不错，”我开口说，想表示对克莱拉的诚意，我认识克莱拉要早得多；“乔变成了一个不赖的厨师。”

“他怎么能忍受得了？”安斯丽的言辞比平常有些激烈。“她就在那儿躺坐着，她男人做所有的事！她使自己被看作是一个东西。”

“噢，她有七个月的身孕，”我说。“况且她身体一直都不好。”

“身体不好！”安斯丽有点愤慨。“她在养着自己；是她丈夫身体要不好了。我才认识他不到四个月，可他就变老了。她在榨取他所有的能量。”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我对安斯丽有些生气：她没有看到克莱拉的处境。

“我说，她应该做点事；象征性的也好。她没读完学位，不是吗？现在不是最好的时间来继续学业吗？好多怀孕的妇女拿到了学位。”

我想起可怜的克莱拉生完第一个孩子下的决心：她把那段休息视作暂时的。生了第二个孩子，她哭道：“我不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我总是十分小心。”她不愿意吃药——她认为那会改变她的性情——可逐渐地她变得不那么固执了。她读过一本法语小说（被翻译成英语）和一本在秘鲁古迹探险的书，并且谈到了上夜校的事。后来她开始用愤恨的字眼来咒骂“仅仅是一个家庭妇女。”“可是，安斯丽，”我对她说，“你不是常说学位不能真正代表任何东西。”

“当然学位自身不能，”安斯丽说，“可它能代表某些方面。她应当活得有生机些才是。”

回到我们自己的公寓时，我想起了莱恩，马上给他打电话还不算晚。他在，几句客套话后，我说我想见见他。

“太好了，”他说，“什么时候？哪儿？找个凉爽的地方。我记不起夏天这地方如此鬼热。”

“那你最好不要回来，”我说，暗示我已知道他回来的大概原因，并且希望他能继续说下去。

“没什么麻烦，”他口气很得意。“给她们一寸，她们就要进尺。”他学会了一点英国口音。“我说，克莱拉告诉我你有个新的合住者。”

“她不是你所喜欢的人，”我说。安斯丽已经进入客厅，坐在沙发上背对着我。

“哎，你是说太老了，和你一样，是不是？”说我老是他的玩笑。

我笑了笑。“明晚怎么样，”我回答说。我突然想到对彼得来说莱恩是个非常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人。“八点半在花园广场饭店。我要带个朋友见你。”

“啊哈，好吧，”莱恩说，“克莱拉和我提起过。你们不是很认真，是吧！”

“噢，不是，当然不是，”我向他保证。

我挂上电话，安斯丽对我说，“你刚才 是和莱恩·斯莱恩克讲话吗？”我说是的。

“他长得什么样？”她随便地问。

我不能拒绝回答。“噢，很一般。我想你不会认为他很有吸引力。长着一头金色的卷发，戴着角质边的眼镜。为什么你问这个？”

“我只是好奇。”她站起来向厨房走去。“你喝点什么酒？”她问我。

“不，谢谢你，”我说，“能给我拿一杯水吗？”我走进客厅，坐在有微风吹进的窗户旁边。

她进来时，一手拿着为自己准备的冰块威士忌，一手递给我一杯水。随即她坐在了地毯上。“玛丽安，”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严肃，我感到有些焦虑。“什么事？”

“我要有孩子了，”她轻轻地说。

我赶忙吞下一口水。我想不到她竟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不相信。”

她大笑了起来。“噢，我不是说我已经怀孕了。我说我将会怀孕。”

我放心了，但迷惑不解。“你是说你要结婚？”我问她，想到了特里格尔的婚姻。我试图猜出她对他们当中哪位感兴趣，可没猜出来；从前她可是个绝对的婚姻反对者。

“我一猜你就会问这句话，”她露出得意的神气说道。

“不，我不准备结婚。正是婚姻给孩子们带来了坏处，他们有太多的父母。你不会说克莱拉和乔维持的家对孩子来说是美满的。想一想他们的母亲形象和父亲形象，是多么地混淆紊乱；他们已经被某种情结所迷惑。这主要是由父亲引起的。”

“可乔是好样的！”我大声说。“他为她做几乎所有的事！没有他克莱拉怎么行？”

“明白地说，”安斯丽说，“她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如果她行的话，他们对孩子的培养就会变得更加协调。现在毁掉这些家庭的人正是这些丈夫。你没有注意到她已经断乳了吗？”

“可他有了牙齿，”我反驳道。“孩子有了牙，大多数母亲就断奶了。”

“谎话，”安斯丽有些严厉地说，“我敢肯定是乔让她这么做的。在南美，母亲哺乳的时间要长的多，北美的男人们不愿意看到母亲和孩子建立起最基本的自然关系，这使他们自己感到无用。所以乔就可以用奶瓶子喂孩子。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愿，任何女人都会用自己的双乳任意长地哺乳自己的孩子：我定会这样做的。”

对我来说，这种谈话好象偏离了目的：我们在谈论关于某个实际问题的理论。我试着用身临其境来回敬她：“安斯丽，你还不完全懂小孩的事情。你甚至不怎么喜欢他们，你说过他们都太脏太闹人。”

“不喜欢别人的孩子，”她说，“不等于不喜欢自己的孩子。”

我无可否认这一点。我非常困惑：我甚至不能对她提出

的观点证明我的态度。最不幸的是她会这么做。她会以极大的功效来获得她想做事情的成功，在我看来，有些事情——这就是一例——是非常不明理的。我想用迂回的办法劝服她。

“好吧，”我说。“假如你会这么做的。可你为什么要有小孩，安斯丽？这对你会有什么好处呢？”

她对我作出一个厌恶的表情。“每个女人都应至少有一个孩子。”她的声音听起来和收音机里播出的每个女人都应有一个吹风机的调子一样。“这比性更重要。会使你表达出最深沉的女性美。”安斯丽喜欢看那些社会学家们写的原始文化方面的简装书：她的地毯上散落着几本这类书籍。上大学时他们强迫你上这方面的课。

“可为什么偏偏现在要小孩？”我问道，脑海里搜寻着反驳的观点。“为什么要到美术馆找个工作？见那些艺术家？”我这样地比较有如胡萝卜比驴子。

安斯丽睁大眼睛看着我。“有小孩和在美术馆找工作有什么关系？你总是爱用‘也’/‘或者’思考问题。这件事本身就是完整的。至于为什么现在要孩子，我，我已经考虑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没感到你需要一种目的感？你难道不愿年轻时有小孩？你可从中得到快乐。除此之外，如果你在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有小孩，事实证明孩子们会很健康。”

“你准备自己养活孩子，”我说。我环视着我们的客厅，盘算着需要多少时间、精力和费用才能收拾完毕和搬走这些家俱。这些家俱大部分都是我弄来的：又大又圆的咖啡桌是家里的一个亲戚给我的，我俩共同使用的可折叠桌面的桃木桌子也是别人赠送的，松软的泡沫安乐椅和沙发是我在救世

军^① 会儿那买的，重新包了皮面。那张大的 Theda Bara 图画和一些明亮的纸花是安斯丽的；那些烟灰缸和充气的带有几何图案的塑料垫子也是她的。彼得说我们的客厅缺少统一性。因为只是临时的安排，我从没想到这一点，可现在这合意的安定正遭受到威胁。桌子似乎更牢牢地固定在地面；那张圆的咖啡桌倒是很容易地穿过狭窄的楼梯被弄到下面去，Theda Bara 图画可以卷折起来，或许会对墙壁造成一点小损伤，塑料垫子可以放气后再放进小箱子里拿走。我不知道楼下房东太太会不会认为她的怀孕是违反租约而对她采取法律手段。

安斯丽变得闷闷不乐。“当然，我自己养活。经过一番苦难而又不养活他，那又为何呢？”

“这么说你一定要孩子了，”我说道，咽下最后一口水，“果真你决定自己生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孩子独自抚养他。”

“噢，可真难解释清楚。为什么用那个讨厌的鄙俗的词？生育是合法的，不是吗？你是个守旧的人，玛丽安，这正是这个社会的通病。”

“是的，我是个保守的人，”我回答说，自尊又一次地受到伤害：我认为我比大多数人都开明。“可既然社会就是这样，你就不会多为自己考虑考虑？孩子难道不会受到伤害？你怎样养他，怎样对待人们的歧视偏见等等？”

“社会怎能会进步，”安斯丽带有十字军的神圣的口气说道，“如果他们当中没有领路人？我只是说出了真话。我知

① 救世军，1865年由威廉姆·布思创立于英国，是一个宗教性的慈善组织，仿军队编制，在穷人中间活动。

道我会到处遇到麻烦，可一些人会能忍受的，我想在这儿他们也会。我是说，即使我偶然怀孕了，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或其它什么事。”

我们默默地坐了有几分钟。主要的观点似乎都摆了出来。“好吧，”我最后说，“我想你都考虑过了。可谁是他的父亲？我知道这是个简单的必要的小问题，你需要他们当中的一位，你知道，即使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否则你不会达到目的。”

“噢，”她很认真地对我说，“事实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应当有良好的基因，而且要相当漂亮；如果我能使他理解和我合作又不小题大作与我结婚就好了。”

她的话让我想起不甚喜欢的一个农场工人谈到的牲畜饲养。“有目标吗？那个学牙科的学生怎么样？”

“噢，上帝，不，”她说，“他的下巴太斜了。”

“那个电动牙刷谋杀的证人？”

她皱了皱眉。“我不认为他长得漂亮。当然我希望选中个艺术家，可从遗传上说又太冒险；他们这年头都服麻醉毒品而损伤了染色体。我想我去年就该选中弗雷迪，他不会介意的，可他有些太胖，有一脸令人讨厌的短须。我不想要一个胖胖的孩子。”

“也不想要胖胖的短须男人，”我说，想要给她一点安慰。

安斯丽有些恼怒地看着我。“你真能讥讽人，”她说。“可是人们若是多多考虑遗传给孩子们带来的良好性情的话，他们就不该盲目地选择。我们知道人类的素质变得越来越低下，这都是人们没有考虑到他们把不良基因也遗传给下一代

而造成的恶果，从医学角度来看，他们不应该象过去一样被选择来传宗接代。”

我的大脑昏昏沉沉。我知道安斯丽的观点是不对的，可听起来却好象有道理。我最好去睡觉，免得她影响了我的正确判断。

在卧室里，我坐在床上头靠着墙壁，思考着。一开始，我集中精力想要找出说服她的证据，可不久我就放弃了这想法。她的观点已经形成，虽说我希望这观点是她能克服掉的幻想，可这与我又有何干？我只是重新适应新的环境而已。也许我该另找一搭宿者；可离开安斯丽对吗？我不想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躺在床上，感到一片混乱。

第 六 章

闹钟把我从梦中惊醒，梦中的我向下望去，看见我的脚有如融化的果冻正在分解，正要把鞋子穿上，却发现手指尖变得透明一样。我赶紧走到镜子前，看看脸色如何，正在这时，梦醒了。我通常都记不住梦的。

安斯丽也起来了，我独自煮了鸡蛋，喝点柿子汁和咖啡。然后我穿上适合于进行调查的看起来很正式的裙子，有袖的衬衣和平跟的普通旅游鞋。我打算早点儿开始，可不能太早。或许男人们在休息日正睡懒觉，还没起来。我拿出城市地图开始仔细观瞧，大脑里勾勒出选好的调查区域路线。我又吃了点面包，喝下第二杯咖啡，开始了我的几种可能路线的调查。

我只需要调查七八个人，让他们回答出每周平均喝的啤酒量是多少，假如他们非常愿意的话。找到这些男人比平常困难的多，因为这只是长长周末的开始。从经验上我知道男人们不象女人更愿意玩这种一问一答的游戏。我们公寓附近街区的人是不能调查的：他们会告诉我楼下房东太太的，说我问过邻居们每周喝多少酒。此外，我认为这儿的人爱喝威士忌，而不是啤酒；况且这里到处都有戒酒主义的寡妇。西边那些用小屋分隔的房子的街区也是去不得的：我曾经在那儿调查过炸土豆的风味，发现那儿的女人们非常不友好。她

们猜我许是政府机构派来的便衣，来调查多于她们申报的房客，以此来提高她们的税收。我也考虑过到校园附近的兄弟会^①会所去调查，可调查要求的是超过一定年龄的人。

我上了公共汽车，在地铁站下了车，掏出硬卡交通车票，在上面打上了时间记号，然后穿过街道。沿着下坡道，我走进了地铁站对面的平坦无树的公园。角落上有个棒球场，可没人打棒球。公园其它部分的草地已经变黄；是人们踩出来的。天气和昨天一样，无风但让人感到压抑。天空无云却不晴朗；空气沉重地悬在空中，象看不见的蒸汽，远处景物的颜色和轮廓模模糊糊。

公园的尽头有一条沥青铺成的上坡小道，我在上面慢步行走。坡道一直通向居住区，这里街道两旁的破旧房屋紧密相连，鞋盒子模样的二层小楼有着木制的屋檐和窗棂。有些屋檐和窗棂才刚刚粉刷，更显出来经风吹雨打的屋顶板的破旧。这个地区一直是沿着坡下发展，已有十几年了，可最近几年又有往坡上扩建的趋势。从郊区移来的人们买下这些房子，又彻底把它们改造一番，油漆了耀眼的白色，增修了大石板路，种植了坚固的常青树，门旁竖立着过去马车上使用的灯。重新改造的房屋与老旧的房子相比显得十分醒目，好象它们战胜了时间和恶劣天气造成的损伤和破旧。我决定不调查这些房屋的主人。他们不是我要寻找的对象：他们属于喝马丁尼酒的人们。

望着一排紧闭的大门而你正准备要走上去敲门询问的时候，你难免会产生一种害怕的感觉。我扯直了衣服，端了端

^① 也叫大学生联谊会。

肩膀，希望让人感到很正式和友好的样子，直到快走近下一个街区我才下定了决心。在街区的尽头，我找到了一个看起来比较新的房屋。这就是我的目标：里边似乎很凉爽，也许主人能提供我在其它地方得不到的东西。

我按下了调查第一家的门铃。有人在前窗户半透明白色窗帘后向外很快地瞥了一眼；随即门被一位看起来很尖刻、系着有兜的印花围裙的妇女打开。她的脸上没有化妆的痕迹，连口红也没擦，穿着一双带有系带的后跟很厚实的黑鞋，让我想到“矫正”这个词，肯定是在商场地下室买的便宜货。

“你好，我是塞默尔调查公司的，”我对她说，装出一副笑脸。“我们正在做些小调查，不知你丈夫能否回答几个问题？”

“你们是卖东西？”她问，眼睛盯着我手中的纸和铅笔。

“噢，不！我们和卖东西没什么关系。我们只是一个市场调查公司，我们仅仅问一些问题。这有助于产品的生产，”我理由并不充分地补充道。我并没有找到我想找的调查对象。

“什么问题？”她问，嘴角略有怀疑地向我撇了撇。

“噢，是关于啤酒的问题，”我声音尖亮地回答，试图尽可能把啤酒这个词说得很柔和。

她脸色微变。好象要拒绝，我猜。可她犹豫着，随即让开道，用一种使我想到冷燕麦的声音说道，“进来吧。”

我站在顶上铺盖着干净泥瓦的过道上，呼吸着刚油漆过家俱和漂白粉的气味，那妇人消失在屋内的门里，把她自己关了进去。里面传来两个人低声细语的对话；门又开了，一个灰白头发紧锁眉头的男人走了出来。后面跟着那女人。这

男人穿着一件黑色上衣，虽说这天却热得要命。

“年轻小姐，”他对我说，“我并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很好的女孩子，只不过是单纯才使你做这种活计。能劳驾你把这些小册子带给你的老板。天知道他们的心还能不能被打动？酒的泛滥和酗酒是邪恶的，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我接过他递来的小册子，却感到仍然要忠于塞默尔公司，对他说道，“您知道的，我们公司和卖啤酒没有任何关系。”

“一样的，”他生硬地说，“这全是一样的，‘与我相悖的都是反对我的，上帝说的。’不要试图美化这些使人性堕落和制造灾难的交易者。”他马上就要离去，又感到有什么补充似地，“你可以亲自读一下，年轻小姐。当然，你不是个酗酒者，可谁也不能抵制住诱惑。邪恶的种子会在道边生长，也会在石头硬地发芽。”

我轻声地说声“谢谢，”那男人笑了笑，咧开了他的嘴巴。一直在倾听他说教的那个妇人也趁机满足地笑笑，走上前来为我推开了门，我走出去，努力地抑制住要和他们握手的愿望，就象从教堂里走出来一样。

这的确是个糟糕的开端。我一边走向下一所房子，一边看着这些小册子。“戒酒”，一个小册子封皮上写道。另外一篇的题目更是激进，“喝酒会成为魔鬼。”他肯定是个牧师，我想，但不是英国教，也不见得是美国教。一种说不清的教派。

这所房子里没有人，紧挨着的那所房屋的门被一个满脸巧克力颜色的男孩打开，他告诉我他的父亲还在睡觉。走到

再下一所房子时，我马上意识到这就是我终于想找的调查人家。正门没有关，门铃响过之后走出来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很结实，略有些胖。他打开纱门时，我看到他只穿着袜子，没穿鞋；穿着短袖衫和一条由旧裤改成的短裤。他的脸色砖红。

我向他解释我来的目的，递给他标有每周平均饮啤酒量的硬纸。饮酒量用数字标记，从1到10。公司这样制表的目的是考虑到男人们不愿意用多余的字表达他们的饮酒量。这个男人选择了9，上数第二个数字。几乎没人选择10：每个人都认为或许有人比他更能喝。

事至如此，那男人对我说，“到客厅里坐吧。天气这么热，你一定走累了。我妻子恰好买东西去了，”他毫不相关地补充着。

我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他关掉了电视机。在他的椅子旁边，我注意到有一个与驼鹿牌啤酒竞争的某种牌子的啤酒瓶子，半空着。他坐在我的对面，微笑着，用手绢擦着前额，开始用一种专家做出某种裁决的口气来回答我调查的第一部分问题。他听完电话广告后，若有所思地用手搔着胸前的毛，带有某种热情地说什么广告商们当真给人们提供了平日的祈祷。问完问题之后，我记下了他的名字和地址，以免公司又重复调查，我站起来准备表示感谢，可他也站起身来，流露出一不怀好意的目光向我奔过来。“像你这样的漂亮小姐就是来问男人们喝多少啤酒的吗？”象有些感伤地说。“你应当呆在家里需要一个强壮的男人来照顾你。”

我把两本“戒酒”的小册子塞给他伸过来的脏手，随即逃了出去。

我接着又顺利地进行了四户比较详细的调查，发现调查表应设“不需要电话……结束调查”和“不需要广播”的内容，男人们对广告产生的听觉效果感到满意，只是不喜欢“乒乓”这个词，似乎“太弱”，或是说，如一个男人指出的“太水果味”。第五个被调查的男人是个细长的秃头，总是羞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嘴里迸出的言语好似用扳钳往外拔牙。每次问他新问题，他总是脸红，喉结上下颤动，扭曲着紧张痛苦的脸。听完电话后，他竟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我问他，“你认为这广告怎样？十分喜欢；一般；还是不喜欢？”最后他努力地强迫自己低声地挤出，“是的。”

我还剩下两户要调查。我决定绕过这些房子到方块状的公寓去看看。还是按老规矩办，先按门铃，然后迷惑不解的人们打开里边的门。

公寓里面凉爽的空气使人感到舒服。我踏过铺着被踩得很薄的地毯的几层台阶敲了敲第一家的门，门上标着六号。我感到很奇怪，按说这个位置的门牌应该是一号。

刚一敲门时里面没有反应。我继续使劲地敲着，等待着，正要离开去敲另外一家的门时，里面的门无声地打开了，一位我猜是十五岁左右的年轻男性正望着我。

他用一只手揉着眼睛，似乎才起床。他干黄瘦弱；没有穿衬衣，肋骨突凸的象中世纪的黄色雕塑。包裹着的皮肤几乎没什么颜色，一点都不白，正如用旧的色调绣黄的亚麻布。他赤着双脚；下身只穿着一条黄色的卡其布短裤。双眼几乎被额前的几缕直直的黑色长发完全遮盖，看起来十分忧郁，好象是故意装出来的表情。

我们互相望着。很显然他并不想开口说话，而我也好象

不会。我手中拿着的调查表变得与此毫无关联，甚至对我们是一种威胁。终于，我努力地说道，感到十分勉强，“喂，你父亲在家吗？”

他仍是望着我，表情没有一点儿变化。

“不在。他死了，”他回答说。

“噢，对不起。”我站在那儿，身体有些前倾；与外面的酷热相比，这里反而使我感到不适。时间变成了慢镜头，彼此感到无话可说；可我既不能离去也不能移动。他仍然是站在门旁。

好象过了几个小时，我突然感到他实际上并不如他看起来那样年轻。他的眼睛周围有着黝黑的痕迹，眼角的旁边还有些细微淡淡的小皱纹。

“我二十六岁，”他忧郁地答道。

我明显地感到了不小的惊讶，他的回答触发了我内心的加速器，我急忙告诉他我是塞默尔公司的调查人员，和卖东西无关，只是为了提高产品服务，想知道几个关于一周平均喝多少啤酒的简单问题，虽然我这样说着，可心里却认为他只喝水而不喝酒，每天就吃人们送来的面包碎屑，把自己整天关闭在小屋里。他好象模模糊糊地有些兴趣，正如一个人（假设是）对一条死狗感兴趣一样，所以我把带有每周平均饮酒量的纸递给他，叫他选择数字。他看了一分钟，把纸翻过来，并没有字，闭上眼睛，说道，“6”。

他大概每周要喝七瓶或八瓶啤酒，我告诉他这已超过调查的平均值。“那么，进来吧，”他说。我跨过门槛时，警觉到一丝危险感，他在我身后木然地把门关上。

我们走进中等大小的客厅，四四方方，一侧通向开着门

的厨房，另一侧有走廊通向卧室。小窗户的木板条活动百叶窗紧闭，使得房间显得象黄昏降临般的暗淡。四周墙壁虽说涂成白色，可我感觉仍是半明半暗，墙上没有任何装饰品。地板上铺的是波斯地毯，上面有华丽的茶色图案，绿色和紫色的卷形状花瓣和花朵，我猜，比我楼下那房东客厅里的祖辈留下来的地毯强多了。一侧的墙壁旁竖立着一整面书架，那是人们自己用木板和砖做成的。其它的家俱便是三个宽大老式填塞得鼓鼓的安乐椅，一把椅子的颜色是红色的，一把是很旧的绿色织棉布面，剩下的那把是紫色的，每把椅子上面都有一架床头灯。屋子里能够看见的空间，到处都散乱着纸张、笔记本、翻开的倒放的书，有些书里夹着笔和用作记号的小纸条。

“你单独住在这儿？”我问。

他一双郁闷的眼睛紧盯着我。“这得决定于你指的什么是，”他反问着，“‘单独’。”

“噢，是这样，”我礼貌地说。我走进房间，左摇右晃地跳过那些地毯上散乱的东西，试图保持我轻盈的姿态。我直奔那紫色的椅子，那上面没有老鼠窝般的纸张。

“你不能坐那张椅子，”他在我身后说，有着一点警告的意味，“那是特雷弗的椅子。他不喜欢你坐他的位置。”

“是吗。那红色的可以吗？”

“噢，”他说，“那是菲什的，他或许不介意；起码我不认为他会介意的。可椅子上有许多纸，你会把它们弄乱的。”我并不认为坐上去就会弄乱那些纸，可我没有说出来。我正琢磨特雷弗和菲什是不是这家伙杜撰出来的两个想象中的玩物，并且他是否也隐瞒了他的真实年龄。他这时的脸看上去

和十岁儿童的脸一样。他站在那里严肃地望着我，双肩耸起，肘部相互托着胳膊交叉在胸前。

“这么说你的椅子是绿色的了。”

“是的，”他回答着，“可我还没坐上几个星期。我把上面的东西归整的很好。”

我想走近看看到底什么东西归整的如此之好，可想起我来这儿的目的是调查。

“那我们坐在哪儿？”

“地毯上，”他说，“或者是厨房，或者是卧室。”

“喂，最好不去卧室，”我急忙说道。我按原路退回，瞧见了厨房里的一个角落。一股奇异的味道扑鼻而来——那儿放着垃圾袋，其它地方是大锅和壶盆，有些是干净的，有些是脏的。“我想厨房里没地方，”我说。我蹲下来想把地毯上面的纸张归拢归拢，就象一个人在池塘里捞泡沫一样。

“我认为你最好别动，”他说。“有些东西不是我的。你会弄乱的。我们去卧室。”他低头弯腰地穿过房厅过道。当然，我跟了过去。

卧室象一个长方形的大盒子，墙壁也是白色，可与客厅一样暗：百叶窗关着。几乎没有什么家俱，只是烫衣板上有个熨斗，墙角落里有一副棋子散放的国际象棋，地板上有一架打字机，硬纸盒里放有脏衣服，我一走进来他就把它踢进了柜橱，还有一张床。他拿来一条灰色军用毯子盖在了床上的杂物上，然后爬上去盘腿大坐在角落里，后背紧靠着两侧的墙壁。他打开床头灯，从屁股兜里掏出一根烟卷把它点燃，手持着烟卷坐在床上，双手呈杯状，好象唐僧圆寂的样子。

“请吧，”他对我说。

我坐在床的边沿——没有椅子——开始和他谈调查表的事。每问完他一个问题，他就把身体倚靠墙壁一次，闭上眼睛，再回答；随即他又睁开双眼，在我问下一个问题时，显而易见地集中眼神注视着我。

当我问他电话广告时，他走进厨房拨通了电话。对我来说他在厨房里呆了好久好久。我走过去看看，见他正把听筒贴近耳朵认真地听着，嘴角啾嚅着好似发出微笑。

“你听一次就可以了，”我有些提醒地说。

他欣然地放下电话。“我可以在你走后再多打几次吗？”他有些羞怯却又讨好地象小孩子要求非分饼干的口吻问道。

“当然了，”我说，“可最好是下一周，可以吗？”我不想让他占用其它被调查者的线路。

我们回到卧室，又各自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现在我要向你重复一下广告里的词句，你最好告诉我听完后你对每一句的感想，”我对他说。这是一种随意的调查，目的在于得到对某些关键词句的反应。“首先，你认为这句‘具有男子汉风味’怎样？”

他把头向后仰了仰，闭上眼睛。“不错，”他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让人想到帆布健身鞋。有点地下室健身房和运动皮带的感觉。”

调查者总是应该把得到回答的每一句都详细地记录下来，我也得这么做。我想象着这调查表又将成为一堆调查结果的一部分，会改变一下那些手持铅笔的女人们的——威姆斯太太，也许，或者是冈德里奇太太的单调。她会大声地向其他女人宣读，而她们都会说这调查怪诞稀奇；这话题至

少会持续三天，成为人们休息时喝咖啡的笑料。

“这句‘饮尝第一大口’？”

“并不怎样。噢，请等一下。这是一只鸟^①，白色，从天上掉下来。正射中心脏，那是大冬天；羽毛脱落，向下坠落……这正是词汇游戏，”他说着，把眼睛重新睁开。“我喜欢词汇游戏。这比有图的游戏要好的多。”

我回答他说，“我想它们的规则是相同的。‘有益健康、沁人心脾’这句如何？”

他想了想，有几分钟。“太倒胃口了，”他说。“或许不，这样说还不准确。”他的额头皱了起来。“是这样。这是一个蚕食同类动物的故事。”他第一次露出不安的神色。“我知道的，在十日谈和格利姆的故事里都有；丈夫杀死妻子的情人，或是相反，然后把心剁碎制成焖肉或馅饼，用银盘子盛着叫他（她）吃。尽管这并没有解释好‘健康’这个词，不是吗？莎士比亚，”他有一点激动地说，“莎士比亚戏剧中也有。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一戏中就有，虽说人们还争辩那是不是莎士比亚写的，或许……”

“谢谢你。”我急忙地记着。这时候我敢肯定他的神经有些冲动，我要冷静不能显露出怯意。我没有感到害怕——他看起来不象凶暴的那类人——可这些问题确实使他紧张。他可能正要步入精神崩溃的边缘，某一句问话会使他发作。这类人是那些，安斯丽曾告诉我，能够记住某些历史事件的人；一点小事，如某几个词就会让他们烦恼。

“噢，‘乒乒乓乓多泡沫，喝了令你长豪气’？”

① 英语中Swallow“吞下”的另外一个意思是“燕子”。

他长考了一会儿。“不适合我的口味，”他说，“一点都不和谐。第一印象好似谁长着玻璃脑袋被人用棍子敲的感觉：与发出音乐的玻璃杯一样。喝了长豪气简直就没效应。我是这么认为的，”他略有些悲哀地说，“那句话对你们不适用。”

“你回答的很好，”我说，一面想着国际机器公司的机器对这些信息输入后会出现什么反应。“喂，最后一个问题：‘大地自然的味道’。”

“噢，”他说，他的语调变得有些热情，“这句话很简单；我一听就感觉到了。这是关于狗和马的早期故事电影。‘野性的牙齿’^①很显然是条狗，一半是狼，一半是爱斯基摩犬，曾经三次救过它主人的性命，一次是从火中，一次是从洪水里，一次是从坏人手中，这年头狗是白人的猎犬而不是印第安人的，但最后它得被22毫米猎枪杀死，哭泣着死去。被埋掉，也许在雪里。然后是全景的大树和湖面。落日。消失。”

“太好了，”我说，一边疯狂潦草地记下这一切。听着我笔下的沙沙声，我们彼此默不出声。“我不想再问你了，可你得告诉我，这五句话连起来形容啤酒会是怎样——非常好，一般，还是很糟？”

“我不想告诉你，”他说，已完全失去兴趣。“我从来不喝啤酒，只喝威士忌。这些话不适用于威士忌。”

“可是，”我大声喊道，非常震怒，“你在纸上选择数字六。这意味着你每周喝七至十瓶啤酒。”

① 英语中味道“tang”的另一意思是牙齿，大地“wilderness”发音近于野性“wildness”。

“你让我选个数字的，”他镇静地说，“况且六是我喜欢的吉利数字。我甚至改换了我公寓的门牌号；这屋子应是一号，你知道的。此外，我很没劲；我想和人谈谈。”

“这么说我不能相信你说的一切，”我说，口气有些严厉。我突然忘记他的话不是真的。

“噢，你很喜欢，”他说，又露出他的假笑。“你应该知道，你从其他人那儿听来的毫无意思。你得承认我的回答使你一天的工作有了振奋之感。”

一股愤怒袭来。我曾为他的精神崩溃的痛苦而感到惋惜，可现在这一切都是我自己下意识的幻想。要么我立即站起来马上离去露出我的不快，要么我承认他是对的。我向他皱着眉头，不知做什么才好；正在这时，我听到前门打开，传来人们说话的声音。

他突然把身体向前倾斜，紧张地听着，随即又靠在了墙壁上。“是特雷弗和菲什。我的公寓合住者，”他说，“另外两个讨厌的家伙。特雷弗是个女性化的人：发现我没穿上衣和一个实实在在的女孩子在一起他会被激怒的。”

厨房里传来硬纸食品袋放下的呼呼声。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天哪，外面可真热。”

“我想我得走了，”我对他说。如果另外两个和他一样的话，我可就招架不住了。我收拾起调查表站起身来，那个声音又说“嘿，邓肯，来杯啤酒？”一个脸上长满胡须的家伙把头探进过道。

我脱口而出，“你喝啤酒！”

“是的，我喝。对不起。我不想结束谈话，就这么回事。后来的谈话有些无聊，可我想要把想说的说出来。菲什，”他

冲着长胡须的喊道，“这有个金发美人。”我不置可否地笑笑。我不是。

另外一个脑袋从第一个家伙的脑后探了出来：他有一张小白脸，颜色很淡的头发向后梳着，天蓝色的眼睛，轮廓分明的鼻子。看见我时，他的下巴好似掉了下来。

是该离去了。“谢谢你，”我冷冷地但善意地对床上那位说。“你帮了不小的忙。”

当我走向过道时，他真的笑了，在那两个露出惊讶神色的家伙为我让道时，他说，“喂，为什么你从事这种不高贵的职业？我想只有肥胖的脏兮兮的家庭妇女才做这种事。”

“噢，”我鼓起我所有的尊严说道，并不是要故意解释我的工作很好——也许，非常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们都得吃饭。另外，仅有一个学士学位的人现在能干什么呢？”

走出公寓，我看了看调查表。记录下来的字在阳光照耀下几乎看不清；我能看到的只是一整页灰色混乱的笔道道。

第 七 章

严格地说，我还差一个半的调查，可我已经收集到足够的东西来写出报告和对调查表提出改动的建议。此外，我要尽快回去洗个澡，换换衣服再去彼得的住处，调查花费的时间比我想的要长。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把调查表扔在了床上。然后我看看安斯丽在不在，她出去了。我拿起我的手巾、浴皂、牙刷和牙膏，穿上睡袍走下楼去。我们的房间没有洗澡间，所以房租才低一些。也许当初盖房子时就没考虑到这一点，或许认为仆人们不需要浴室；还好，我们可以用二层的洗澡间，但有时却有些小麻烦。安斯丽经常忘掉戒指等小饰物，楼下那房东太太便认为这是对她的圣地的侵犯。她在浴室里放上防臭剂和清洁剂，还有刷子和海绵，这对安斯丽毫无影响，可我一点都不喜欢。有时，安斯丽一洗完我就下楼去洗，然后把浴盆擦得干干净净。

我只想洗一小会儿，可我刚冲掉下午沾染上的灰尘和汽油味，楼下房东太太就在门外弄出沙沙的声音和清嗓子的咳嗽声。这是她要进来的暗示；她从来都不问话敲门。我赶忙回到楼上，穿好衣服，喝了杯茶，准备去彼得那里。楼梯旁银版相片上面的房东祖先睁着快要消失的双眼看着我走下楼去，他们僵硬衣领上方的嘴巴干裂着。

通常我们都出去吃晚饭，如果我们没约定好，我就去他那里，顺便在路上的食杂店买些食物——在古老居住区到处都可以找到的破旧小店。当然，有时他也会开着他的大众牌小汽车来接我，可他并不喜欢这样；我也不愿意让楼下那女房东看到许多食物去瞎猜。我不知道今晚我们是否要出去吃饭——彼得也没提——所以我在小店门口停了下来，以防万一不出去吃饭。由于昨晚的“庆祝”，他肯定还有些微醉，不会来一顿正式的晚餐。

坐车去彼得的公寓大楼会给我带来更多的麻烦。他住在我们街区的南面，大学的东面，那儿属于一块破烂不堪的地区，近乎于贫民窟，几年内要被重新建成的大楼所取代。有些楼房已经完工了，可彼得住的大楼还没有。彼得是唯一住在那里的人；他只是临时住那儿，楼房完工之前他们只向他索取三分之一的房租。他是通过一个亲戚才有约这样住的。彼得现在是位实习律师，还没有足够的钱——比如他就负担不起公寓的正常租金——可他服务的公司不大，他会象气球一样发展的。

一夏天，无论什么时候去，我都得穿过通向大厅进口的一排巨大的混凝土玉石板墩，绕过铺在里面地板上发霉了的防水布，有时还得跳过要抹死的小沟和那些梯子以及一堆堆从楼梯台阶伸出来的管子；电梯还没有运行。好多次我都被不认识彼得的人挡住不让进，说楼上根本就没人住。然后我们就争辩是否有一个叫做沃兰德先生的人在楼里居住，有一次我不得不把他们带到七层楼找到彼得才算完事。我知道星期六没人会工作到傍晚五点钟；他们早就开始放他们的周末长假了。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态度都很懒散，这倒很适合

彼得现状。曾经有一段时间的罢工或怠工，工程停了下来。彼得希望这类事情继续下去：完工愈晚，他就会愈多地享受到一段时间的低租金。

从框架上来看，大楼已经完工，只是还没验收。他们关闭了窗子，上面用白色肥皂的东西涂得象象形图案以防人们进入。玻璃门几周前才按装好，彼得为我配制了一套钥匙，不仅是方便而是很有必要，因为让人“呼进”的系统还没有装上。楼内，光灿灿的表面——铺设的地板，粉刷的墙壁，崭新的镜子，附属的装饰——日后会给人以突出大楼的华贵和其内部坚硬的外壳，但现在还呈现不出如此模样。你可以见到拙劣的灰色地面，没有抹平的墙壁，大多数插头伸出似神经错乱的电线。我小心地爬着楼梯，躲避着肮脏的扶手，突然想起我将在这充满锯木屑和水泥灰尘的新楼里过周末。跨过楼层时，我看到将来公寓的过道张着大口注视着我，两旁的门还没按上。这真得爬一阵子；爬到彼得住的楼层时我已是气喘不止。要是电梯启动可就太好了。

彼得的房间，当然，已经差不多都收拾完毕，他从来都住在铺好地板和有电的公寓，无论房租有多低。他的亲戚把他的房间作为其他承租人应该效仿的模式，经常领着租户来看房间，来之前总是用电话通知彼得。这对彼得倒没什么不便；他经常外出，并不介意人们来看他的房间。

我打开了门，走了进去，把买来的食物放进厨房的冰箱。从花花的流水声中我断定彼得正在洗澡：他喜欢洗澡。我走进客厅向窗外看去。从公寓大楼里仍能看清楚湖区和城市的景致。你只能看到脏乱的小街道和狭窄的后花园，却看不清那里的人们在做什么。彼得的卧室没有摆设许多家俱。

只有一个丹麦式样的流行沙发和一把相配的椅子，还有一台音响，再没别的什么东西。他说他宁愿等着买好的而不想用他不喜欢的便宜货填满房间。我想他是对的，但多些家俱就好了：在这空旷的大房间里，两件家俱显得十分渺小，并且相隔也很远。

无论等谁我都焦虑不安，我来回来去地踱着步子。我走到卧室里的窗前向外看着，仍是一样的风景。彼得告诉我卧室已几乎归整完毕，不论出于什么情调，卧室看起来有些空。他在地板上铺上一张很大的羊皮，床是简单的木制床，样式很不错，虽然是二手货，可质量倒不赖，床上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有一张朴素的普通桌子黑颜色，一把也是二手货的办公室里常见的那种皮制转椅；他说他坐在上面十分舒服。桌上有盏台灯，一个记事本，许多各式各样的铅笔和钢笔，他的毕业照片镶在竖立的小镜框里。墙上有个小书架——底层放着他的法律书籍，他收藏的简装侦探小说放在顶层，杂七杂八的书和杂志放在中间的格子里。书架一旁钉着一块有挂勾的木板，上面悬挂着彼得收集到的武器：两支步枪，一支手枪，还有几个怪模怪样的刀。他告诉我这些刀枪的名称，可我记不住。我从未见彼得用过它们，当然在城市里他也不会有许多机会的。很显然他过去常和他的朋友们去狩猎。他的照相机也挂在那儿，镜头上覆盖着皮套。衣柜的外部有一面可照全身的镜子，里面全是他的衣服。

彼得一定感到我来回来去的走动。他在浴室里喊道，“玛丽安？是你吗？”

“是我，”我回答着，“你好。”

“你好。你调杯酒。给我也来一杯——杜松子酒，好吗？”

我马上就出来。”

我知道酒在哪里。他在酒柜里储存了一下子酒，他从来都不会忘记冻上冰块的。我走进厨房，小心地调着酒，放进他喜欢的柠檬片。我这次调酒的时间比平时花的要长：因为我得量酒。

我听到淋浴声停止了，又听到他的脚步声，当我转过身去，彼得已经站在通向厨房的过道上，浑身湿淋淋的，只披了一块别致的海军兰的浴巾。

“喂，”我说。“你的酒放在橱柜上了。”

他默默地向我走来，夺过我的杯子，喝下三分之一，把杯子放在了我身后的桌上。然后他伸出双手搂住了我。

“你把我都弄湿了，”我轻声地说。我把我刚握着冰冷酒杯的手放在了他的后腰上，他并没有对骤冷作出任何反应。他洗浴后的肌肤很温暖，富有弹性。

他吻着我的耳朵。“到浴室里来吧，”他说。

我注视着彼得的防水帘布，银白的塑料底色上面印有一些脖颈弯曲的粉色天鹅，它们三个一组地在卷起的睡莲叶子旁游嬉；这不是彼得的情调，他肯定是匆忙之中才买的，只是为了挡住流水溅到地板上，他没时间去图案，并且这帘布也是虚饰而已。我正在想他为什么要我们一起进入浴缸。我可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宁愿呆在床上，浴缸太小，况且也不很舒服，又硬又有隆起的楞，但我没有说什么：因为特里格尔的婚姻我必须对他表示同情。可一旦我穿上浴鞋时，格楞楞的感觉便消失了。

我认为彼得的情绪会是很低落的，可他并不象过去的

他，他一点都没有这感觉。我几乎感觉不到浴缸的存在。我回想起上一次糟糕婚姻对他的影响。他得知第一位朋友结婚的消息后，我们一起坐在了羊皮上；可第二次，我们驱车四小时坐在田野上的一块粗糙的毛毯上，后来我一想起农场工人和牛就不快活。我想现在的举动也是同样形式的另外一种表达手段，不论这是什么形式。也许这是一种自发地维护青春活力的尝试，是由于他的朋友的婚姻激起的好似对罐头里冷冻的咸肉和储藏室的陈货一样对无生命力命运的抗争。在这种情形下，他的分心活动使我感到他是愿意这样做的，也许他读过这类故事，可我从未找到出处。对于野地，我想，是出于男人杂志上的一个野外狩猎故事；我记得当时他穿的是一件格子布夹克衫。那羊皮，我想是来自男人看的教科书，即那些躲藏在小阁楼里才看的书。可怎样解释浴缸呢？或许他读过这类称之为“逃避文学”的神秘谋杀故事，可为什么一定要让人溺死在浴缸里？一个女人。那会给人们一个绝好的机会看到这样的封面：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身上漂浮着一层水珠，也许还有一块浴皂，或许一个橡胶按摩器，或许鲜淋淋地被人验尸，头发散落在水中，阴冷的浴缸包围着她的尸体，纯洁得象冰一样只是因为她已死去，她未闭的眼睛盯着那些读者。浴缸即是坟墓。我飞快地想到了这样一幕：假如我俩都睡了过去，碰巧水龙头又开着，水很温热而我们又没意识到，流水慢慢地溢升把我俩溺死？这定会使带领公寓租户来此观看的那位亲戚大吃一惊：地面上到处都是水，两具裸体的尸体最后地拥抱在一起。“自杀，”他们都会这么说。“为了爱情而献身。”在夏日的夜晚，我们的魂灵会在布伦特维公寓大楼的厅内游荡，在单身房间，在双人房

间，在豪华房间，都会找到只披着浴巾的魂灵……

我转过头来，看倦了那些天鹅，望着银白色转动着的水龙头喷嘴。我能感到彼得的头发散出的味道，一种浴皂的味。他身上总是有这种味，并不是他洗过澡后才有。那是使我想到了牙医椅子和药水的味道，可这种味在他身上十分吸引人。他身上从来都不放那种气味令人作呕的面霜和替代香水的其它男用香液。

我可以看到他搂在我身上的胳膊和一缕缕的头发。胳膊和浴室一样：干净、洁白、崭新，他的皮肤比一般男人的平滑。我看不见他的脸，他的脸正倚在我肩上，可我还是想看看他的脸。他，正如克莱拉说的，“很漂亮”；这也许是他一开始就吸引我的原因。人们注意他，并不是他有一张坚定和奇特的面孔，而是他的脸普通的接近于完美，象香烟广告上出现的青春整洁的脸。有时候我想在他身上找到一个疣或痣，或一小片粗糙皮肤，有一种停顿一下而不是一滑到底的感觉。

我俩是在我毕业后的一个花园聚会上结识的；他是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们一起在遮荫处吃冰淇淋。他显得十分正式地问我将来干什么。我说了一个职业，可听起来却没有象我大脑中想象的那么模糊，他后来告诉我，正是我的独立性和常识感让他喜欢：他把我视为不会试图统治他生活的那种女孩。他刚刚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被他称之为“另外一类”。可以这么假设，如果我俩在一起的话，那倒是很适合我。我们在一起谈论了一些外表的东西，表明彼此感觉都不错。当然我得适应他的情绪，男人们都如此，可他的情绪变化十分明显，不大难于适应。整个夏天，他的脾气都非常好，因为我

们只在周末见面，彼此之间的虚饰还没有被磨掉。

可第一次去过他公寓之后，这第一次几乎成为最后一次。他坚持要我听音响、喝白兰地，以此来表明他的温和风雅，于是我很容易地就走进了他的卧室。我们把剩下少许的酒杯放到桌子上，可彼得竟象杂技演员似地打翻了杯子，落地粉碎。

“喂，别管它，”我对他说，也许不大得体；可他却打开了灯，找到扫帚和垃圾桶，扫起了小碎玻璃片，象鸽子啄食一样小心准确地把大块玻璃片放进垃圾桶里。情调全被破坏了。不久我们就道了晚安，都有些不耐烦，所以我整个星期都没有他的消息。当然，现在的情况比那时要好多了。

彼得伸了伸胳膊，又打了个哈欠，把我的胳膊压在了瓷砖上。我扭动着轻轻地把手抽了出来，“感觉如何？”他随意地问，他的嘴巴压在了我的肩膀上。他总是这样问我。

“很不错，”我小声地说，为什么他感觉不到？这些日子我真应该回答他“没劲”，看他有何话说；可我早就知道他不会相信的。我身体向上伸了伸，抚摸着他的湿头发，搔着他的后颈；他喜欢不过分地这类举动。

也许他想把浴室视为自我个性的表现。我在脑海里寻找着合适的解释。苦修？一个穿兽毛衫或坐在钉子上受罚的现代人？禁欲？可事实上彼得从来都没有这种倾向；他喜欢享受，况且他的肉欲也从未被禁止：他是个肉欲享乐者。也许是想到了一个鲁莽的小伙子穿着你的衣服跳进了游泳池，或是在晚会上他把衣服套在了你的脑袋上。可这种假象并不适合彼得。我真庆幸他朋友中再也没有光棍汉了：下一次他也许要把我俩都塞进衣橱里，或者在厨房的水池里作着什么怪

姿态。

或许——想法凝固了——他那样做是为了表现出我的个性。一个新奇的可能在我脑中闪现：他确实认为我是类似于浴缸的附属品。他认为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彼得用手在我背后抚摸着我的头发。“我猜你要是穿上和服保准很美，”他轻声细语地对我说。他轻轻地咬了我肩膀一口，我意识到这是极大快乐的信号：他不常咬的。

我也咬了咬他的肩膀作为回报，然后我意识到淋浴杠还处在向上的位置上。于是我迈出我的右脚——我有一双灵快的腿——打开了冷水龙头。

第八章

八点半，我们要去见莱恩。彼得的心绪，不管过去怎样，已经变成一种对此我解释不清的感觉，所以在驱车的路途中，我并没有试图和他谈些什么。彼得的双眼紧盯着路面，每次转弯都拐得很快，不知嘟嘟囔囔地压低声音朝对面和两旁的驾车者说些什么。他没有系安全带。

当我告诉他我晚上安排去见莱恩时，刚开始他显得很不高兴，虽然我说了句，“我肯定你会喜欢他的。”

“他是谁？”他疑惑地问我。要不是彼得的话，我定会怀疑他的妒嫉。但他不是爱嫉妒的人。

“他是一个老朋友，”我说，“大学时候的，他刚从英格兰回来，我想他是电视制片人或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知道莱恩没有那样好的职位。可彼得对人的工作特有印象。因为我把与莱恩的见面用来分散他的心绪，我真希望会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噢，”彼得说，“是位搞艺术的人，许是个怪人。”

我们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冻豆和熏肉，只需从塑料袋中拿出来一煮就可以了。彼得早就决定不出去吃晚饭。

“噢，不，”我说，想为莱恩说些好话，“正相反。”

彼得把他的盘子推向一边。“为什么你不曾炒些菜？”他性急地说道。

我被伤害了：我认为这不公平。我喜欢烹饪，可我故意不在他公寓里做菜是因为我怕他感到惊忧。另外，他过去是很好吃熏肉的，非常有营养。我正要作出过激的反应，可又忍住了。不管怎么说彼得现在正受煎熬。于是我问他，“婚礼怎么样？”

彼得咕哝着，向后靠了靠椅背，点燃了一支烟，不可思议地注视着那边远处的墙壁。他站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他想在厨房里走走，可空间太小，他只好又坐下。

“上帝，”他说，“可怜的特里格尔。他太糟糕了。他怎会让自己受那样的罪？”他继续说着他那无甚关联的独白，好象他言语中的特里格尔是最后一位摩希根族印第安人，高贵而悠闲，象最后灭绝的恐龙，死于天命和自身的不济，似终于灭亡的古代巨鸟，太愚笨而生存不下去。他又开始攻击新娘，说她是狠心肠的掠夺者。把可怜的特里格尔吸进到家庭的洞穴（这令我想到了吸尘器），最后他以预示自己悲惨独自生活的未来结束自己的独白。他的“独自”意味着不再有其他单身男人。

我咽下最后一口冻豆。我听过两次这样的独白，反正都差不多，我知道我没什么可说。如果我同意他所说的，那就会加重他的压力，但如果我反对他，那他就会认为我也和那新娘同出一辙。我刚刚变得有些高兴起来，至少是不生气，况且我得给他安慰。“好了，都已经既成事实，”我说，“也许这事最终会成为好事。再说，他俩的年龄不算相差很大。他不是二十六岁？”

“我二十六岁，”彼得心情忧郁地说。

既然如此我也无话可说，想到今晚他早些时候道出独白

倒是一件好事。我站起来递给他一点冰淇淋，他端起了令人同情的姿势，用手搂着我的腰，阴郁地拥抱了我一下。

“上帝啊，玛丽安，”他说，“如果连你都不理解我，我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大多数女人不会理解的，可你是善解人意的。”

我靠着他，抚摸着他的头发，他在吃着冰淇淋。

我们把车停靠在广场公园饭店后身常停车的便道上。一下车我就用手挽着他的胳膊，他心不在焉地冲我笑了笑。我也对他一笑——我真高兴，他不再有开车时那副自我磨牙的心绪——他把另外一只手放在了我的手上面。我想把我的手再放到他的手上，可这样的话，他就会把手从下面抽出来然后再放到我的手上面，就象玩不尽的游戏一样。所以我只好欢喜地抓住他的胳膊。

我们来到花园广场饭店的门口时，彼得为我推开了那道厚厚的玻璃门。和往常一样，他总是礼让女士；他也总是替我打开车门。有时候我倒是希望他立正站在那儿。

等电梯的时候，我打量着我俩在电梯旁竖立的大镜中的影像。他穿着一套色调十分柔和的西服，绿色有些发紫，这种夏装的式样更加突出了他的修长肌体。他身上的其它配戴也很和谐。

“不知道莱恩是不是来了，”我望着镜中的我对他说道，我想我和他相配真是合适的一对。

电梯下来了，彼得说声“请到顶层”，冲着那戴白手套的小姐，我俩手挽手地向上升去。公园广场饭店实际上是个大旅店，最上层有个酒吧，是彼得最喜欢喝酒的安静地方，这也是我为什么安排莱恩到这儿见面。被带到这么高的地方，

你有一种顶天的感觉，这在城市里是不常有的。酒吧里很亮，不象其它的酒吧那样昏暗，十分干净。在这里喝酒不会感到被烦扰，你能听见你自己说话的声音：没有乐队和歌手。坐椅也很舒服，让人想起十八世纪室内的格调，招待员们都熟知彼得。安斯丽说她也曾到这儿喝过酒，正好赶上一个人吓唬人们要从外面的墙上跳下去自杀，或许又是她编出来的一个故事。

我们走了进去；人不多，我立即就发现了莱恩，他正坐在一张黑色的桌子旁边。我们走了过去，我把彼得介绍给他；他们相互握手，彼得显得很生硬，可莱恩却很随和。招待侍者马上走近桌旁，彼得要了几杯杜松子酒。

“玛丽安，见到你真高兴，”莱恩对我说，他倚靠着桌边探过身子吻了吻我的脸颊；新的习俗，我想，肯定是在英格兰学会的，他以前可从不这样。他变得有些发胖。

“英格兰怎么样？”我问道。我想要他说点什么来使彼得高兴起来，他看起来情绪还很低落。

“噢，我想；人很多。每次转身你都会撞到从这里去的人。就好象你没有去过那儿似的，到处都是多如牛毛的旅游者。真的，我不大喜欢，”他一面说一面转向了彼得，“所以我回来了；虽说我在那儿找到了好工作，并且还有其它好事。可你一直得小心那些追逐你的女人，她们总是要和你结婚。你不得不见她们，可见了面之后你马上就得跑掉。你要主动而不能让她们缠上你，然后才能脱身。”他微笑着，露出洁白光亮的牙齿。

彼得有些高兴。“玛丽安告诉我说你搞电视，”他说。

“是的，”莱恩回答着，看着他自己的不合比例的大手上

的方形指甲；“可我现在还没干什么，我马上就要在这儿开干的。他们需要我这样有经验的人。新闻报道。我想搞出一个关于这个地区的不错的纪录片，或是说非常好的纪录片，可你得经过好多烦琐的公文程序。”

彼得变得放松起来，每个人都对新闻感兴趣，他许是在想，莱恩并不怪。

我感到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急忙回头去看。我从未见过的一个女人站在我身后。我正要开口问她有什么事情，只听彼得叫道，“喂。是安斯丽。你没说安斯丽也要来。”我仔细地瞧瞧：确是安斯丽。

“你好，玛丽安，”她轻声低语地对我说，“你没说这是个酒吧。我希望他们不会向我索要出生证的。”

莱恩和彼得都站了起来。我把安斯丽介绍给莱恩，出乎我的意料，她坐在了第四张椅子上。彼得的脸上露出不解的表情。他见过安斯丽可并不喜欢她，怀疑她持有他认为是“无实质内容而软弱过激”的观点，因为安斯丽取悦彼得关于妇女解放的一番见解。从政治观点上看，彼得是保守的。另外一个使彼得不高兴的原因是安斯丽称他的某个观点是“传统的”，所以彼得便回敬说她的一个观点是“不文明”。此刻，我猜，彼得能感到安斯丽的来意不善，可他不准备先同她争辩，他要弄清楚再说。他需要有充分的理由。

侍者又走了过去，莱恩问安斯丽喝点什么。她犹豫着，小声地说，“噢，我能来，只来一杯姜汁酒？”

莱恩对着她笑了笑。“我知道你找个新的合宿者，玛丽安，”他说，“可你没说她这样年轻！”

“我得时常照顾她，”我有些不快地说道，“是老家亲属

让我这么做的。”我对安斯丽有些生气。她使我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地位。我既不能打破这谎言，说她上过大学，事实上她还比我大几个月，也不能保持沉默，加入这谎言，使之最后成为一个骗局。我知道她为什么而来：莱恩是位极好的候选人，她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观察他，因为她感到有困难劝说我把她介绍给莱恩。

侍者把姜汁酒拿给了安斯丽。很奇怪，侍者没有问她是否到了喝酒的年龄。可又一想，任何侍者都会认为象她这么年轻如此装扮的妞决不敢走进酒吧去喝什么姜汁酒，除非她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肯定要怀疑那些过分装扮的女孩，可安斯丽并不过分。她不知从哪儿掏出来我从未见过的一件夏季棉织裙，白色的衣裙上有粉红浅蓝的条纹格格，脖颈周围还有些起皱。她的头发用一个粉红色的弓形夹子卡在脑后，一只手上还戴着别致的叮咣乱响的手镯。她的化妆很不容易看出来，眼影被描得很仔细，使她的眼睛看上去是原来的两倍，又大、又圆、又蓝，她牺牲了自己的椭圆的长指甲，把它们剪成并不十分圆滑的学校女孩子们常有的那种指甲。我能看出来她是下了决心才故意这么做的。

莱恩和她谈着什么，问她一些问题，想让她说出真情。安斯丽啜着姜汁酒，略有害羞地回答莱恩的问题。很显然她不敢说的太多，因为她视旁边的彼得为一种危险。当莱恩问她作什么工作时，她倒是说了实话。“我在一家电动牙刷公司工作，”安斯丽回答着，脸上露出热切真实的粉红色表情。我都快恶心死了。

“对不起，”我说，“我要去外面吸点新鲜空气。”实际上我要决定我应该做什么——要是让莱恩受欺骗我可真不道德

——可安斯丽已感觉到了这一点，她在我站起时给我一个警告的暗示。

来到外面，我用胳膊倚靠着墙头，几乎碰到了我的锁骨，向外望着城市夜景。对面来的一束汽车光线直照过来，然后绕过公园那一小块黑色区域；与横过来的汽车灯光相遇，随即又各自消失在远方。我应该做什么？那关我什么事？我知道如果我干涉就会破坏了缄默的不成文规定，而安斯丽定会在彼得身上对我进行报复。她很擅长做这类事情。

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我看到了一缕闪电。要下暴雨。“太好了，”我大声地说道，“这定会凉爽的。”如果我不有意地采取什么行动，那我就应自我控制而不要说漏了嘴。我在台阶上走了几个来回，直到下定决心才又走了进去，真是奇怪，我竟然蹑手蹑脚地溜了回去。

侍者肯定又来过了：我的位置上重新放了一杯杜松子酒。彼得正和莱恩交谈得热烈，好象没有意识到我的返回。安斯丽默默地坐着，眼睛低垂着，摇晃着酒杯里的冰块。我审视着她的模样，象圣诞节期间商店里出售的大笨娃娃，有着可刷洗的橡胶皮肤、玻璃大眼睛和闪光的假发。整个一位粉红又白嫩。

我注意听着彼得的声音；好象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他在给莱恩讲着一个故事，好象是关于打猎的。我知道彼得过去经常去狩猎，总是和他原来的朋友一起去，可他从来没告诉我这个故事。他说他们有一次几乎什么都没打到，只是打死一些乌鸦、土拨鼠和其它的害鸟。

“我瞄准一只母兔子放了枪。只一枪就击中了心脏。另外的兔子都跑掉了。我把它捡起来，特里格尔对我说，‘你会

开膛的，把肚子划开，再使劲一摇，肠子肚子就流出来了。’所以我抽出刀子，一把好刀，德国钢打制的，把兔子的肚子剖开，抓住后腿，用力一掰，象鞭子抽打似的一声，你知道，然后，就是肠子、肚子，一股脑地流了下来。这些脏东西一下子就堆在我的面前，一片血腥，兔子下水挂在了树枝上，树林都红了一片……”

他停下来笑了起来。莱恩露出了他的牙。彼得的音调改变了；这是我识别不出来的高音。禁酒的意念闪现在我的脑海：我不能视酒精对彼得的麻醉而不顾，我警告着自己。

“天哪，可真有趣。幸运的是特里格尔和我都带着老式照相机，把这一片混乱都拍了下来。我一开始就想问你，干你们这行一定对照相机有很多了解……”他们把话题转到了日本镜头上面。

彼得的声​​音变得又快又高——吐出的字简直就听不清楚，我的思维倒退着，看到了森林里的一幕。那好象是一间黑暗屋里的幻灯片，各种颜色闪着光芒，绿色、棕色、天空的蓝色和红色。彼得穿着格子布衬衣背对着我，肩上挂着他的步枪。一帮朋友，我从来没见过，围绕着我，他们的脸在不知名的树木中间透过来的阳光照耀下清晰可见，溅满鲜血，嘴角露出狞笑。我没有看到兔子。

我向前倾了倾，手臂压在了黑色的桌面上。我想要彼得转过来和我说点什么，我要听他平时的声音，可他没反应；我注意到他们三个人的影子在平滑的黑桌面下移来移去，好象在水池中一样，他们只有嘴巴可没有眼睛，安斯丽倒是有眼睛，她的眼光停留在她的酒杯上。不一会儿，我注意到一滴湿东西落在了我手旁。我用手指点着水珠在桌上捻来捻

去，我突然惊恐地发现那东西竟是我的泪珠。我一定是哭了！好似我吃了蝌蚪一样，我的内心里正往外窜着惊恐的颤栗。我真要控制不住自己而发作起来，可我忍住了。

我离开了我的座位，尽量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小心地避开两旁的桌子穿过酒吧走进了洗手间。先看看是不是有别人——不能让旁人发现——我把自已关进厚绒布粉色的小间里哭了有好几分钟。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何我会哭；我从来都没这样过，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大谬误。“振作起来，”我低声说。“不要太傻了。”卫生纸和我一样也在那里蹲伏着，无望无助，白色柔软，被动地等着灭亡。我撕下一块卫生纸擦了擦鼻子。

我听到有人进来的脚步声。从挡门的下部空隙中向外看去。那是安斯丽的鞋子。

“玛丽安！”她叫道。“你怎么样？”

“很好，”我回答她。擦了擦眼睛走了出来。

“喂，”我说，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目标选定了？”

“等着瞧，”她冷冷地说。“首先我得多了解他。当然你没说什么吧。”

“我想没有，”我说，“可这不符合伦理道德。这象是用胶水捕鸟，或是用光线捕鱼，反正都差不多。”

“我并不想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她解释道。“不会伤害他的。”她取下粉红色的头卡，梳理着头发。

“你怎么了？我看你在桌旁要哭了。”

“没什么，”我说，“你知道我喝不了多少酒。也许是天气太湿。”此刻我已经完全控制住了自己。

我们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彼得仍然飞快地和莱恩谈论着

自拍的各种方法：通过镜中的反射，用自拍器，先按下快门，再跑回你的位置作好姿势，带有旋扭的关闭装置延长了时间，随着闪光灯一闪就大功告成。莱恩介绍了几种正确对焦成像的方法，在我坐下几分钟后，他快速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好象对我十分失望似的。然后他又继续地谈话。

他什么意思？我打量着他又看了看彼得。一句话说到一半时，彼得冲我笑了笑，虽无恶意但很遥远，突然我意识到了什么。他把我当作了舞台上的道具；似存在的哑巴，一个二维的框架。他并没有完全忽视我，我曾感到（是对我愚蠢离去的最好解释？）——他也依赖着我！莱恩那种眼神地看着我，或许他认为我故意不愿出风头，也许这样会暗示出我们的关系要比我说的更认真，莱恩从来都不希望谁结婚，特别是他喜欢的人。可他毕竟不了解我此时的情形，他理解错了。

突然那惊恐又回到了我身上。我抓住桌子的边缘。这个有环圈窗帘、无言地毯和玻璃吊灯的四四方正的雅致酒吧里，肯定隐藏着什么东西；空气里也充满了柔和的威胁。“坚持住，”我对自己说。“不要动。”我望着门窗，计算着距离。我非得离开这里不可。

灯光一明一暗地闪着，一个侍者叫道，“到点了，先生们。”我们把椅子向后面推去。

我们乘电梯走下了楼。刚一出电梯，莱恩便说道，“天色还早，为什么不到我那儿再喝点？你可以看看我的电动转换装置，”彼得回答说，“太好了。十分愿意。”

我们走出玻璃大门。我抓着彼得的胳膊，走在前面。安斯丽故意地走得慢些，这样莱恩就得礼貌地陪伴着她一块

走。

街上的空气十分凉爽；缕缕微风习习吹来。我挣脱掉彼得的手臂，开始向前飞奔而去。

第九章

我沿着人行道向前跑着。一分钟后，我奇怪地发现我在奔跑，不知是如何开始的，但我没有停下脚步。

他们三个十分震惊，一时间不知做什么。随即彼得叫着，“玛丽安！你要到哪里去？”

我感到了他声音里的愤怒：这是不可原谅的罪过，因为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我没有回答，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彼得和莱恩已经开始追赶我。突然，他们又停了下来，只听彼得喊道，“我去开车来把她截住，你沿着街道继续追，”他转身向另一方向跑去。这更加激怒了我——我真希望彼得来追我。谁知道竟然是莱恩在我身后笨拙地跑着。我转过头来，正好避开了和一位从商店里蹒跚出来的老妇人相撞，然后我再回头观瞧。安斯丽犹豫了一下，不知该跟着谁，可最后她还是朝彼得跑的方向追了过去。我瞧见她粉白色的身影摇晃着拐过街角。

我已是气喘嘘嘘，但我开始跑的早。我还可以慢下来。经过的每个路灯杆都成了我的里程碑：这似乎是一种成就，一种能把他们甩在我身后的事业。因为酒吧才关门，街上还有一些行人。我一面跑，一面朝他们大笑，挥舞着手臂嘲弄着他们的惊讶。我浑身上下充满着迅疾的快感；正如相互追尾的游戏。“嗨！玛丽安！站住！”莱恩在我后面断断续续地

叫着。

彼得的汽车拐进我前方的街口，驶上了主行道。我肯定他想绕过街区。好吧，我想，他得穿过另一条小巷，他不会赶上我的，

汽车从大街的远方向我冲来；可汽车前面有其它车辆，汽车划着快疾的U字形向前驶来。汽车几乎和我并行，慢了下来。透过后窗玻璃，我看到安斯丽那张脸似月亮一样毫无表情地望着我。

立刻我就感到这不再是一场游戏。这笨乎乎坦克一样的汽车是一种危险。正是由于它才使彼得没有用双腿追赶我而进入了这硬甲壳里面；虽说那是理智的行动。汽车马上就要停下，车门将要打开……往哪儿跑呢？

这时，我已穿过许多商店和饭店，跑到街后身的一片房子很大很旧但十分规整的地段，大多数房子，我知道，已无人居住，都改成了牙医诊所和裁缝店铺。一家的大铁门没关。我冲了进去，跑到了碎石铺成的小道上。

这是一家私人的聚会场所，前门用篷帆布遮着，窗口的灯光很亮。我犹豫着，突然听到莱恩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前门马上就要打开了。

我不能让他在这儿抓住我，这是私人地盘。我跳过小道旁边的低矮的篱笆墙，径直掠过草地然后躲进阴影当中。我瞧见莱恩在小道上快步地走着，和那些散会出来的人们几乎撞到了一起，那是穿着晚礼服的中年妇女们，马上我感到一丝难受。他是我的朋友。尽管他没有站在我的立场上，可也不应该付出这样的代价。

在房子旁的阴暗中，我停下来考虑着我的处境。我后面

是莱恩；一边是房子，另两面是比黑暗更实在的东西挡住了我的去路。那是一面砖墙，与前面的铁门连在一起。好象砖墙环绕着房子。我可以爬过去。

我在一堆尖尖的刺莓丛中穿过。墙大概有一肩之高。我脱下鞋子扔了过去，然后向上爬去，踏着树枝和突出不平的砖沿作为脚的支撑点。什么东西划了一下。鲜血从我的耳朵上流了下来。

我闭上了双眼，在墙头上跪了一会儿，昏昏地晃动了两下，背朝下地掉了下去。

我感到让人抓住了，放到了地上，全身被摇晃着。是彼得，他肯定盯住了我，然后在人行道旁等着，知道我会跳墙。“你到底怎么了？”他问，声音很严厉。他的脸在路灯的反射下显得又愤怒又惊惧。“你还好吗？”

我把身体倚靠在他身上，双手触摸着他的脖子。被捉住后的放松和听到他真实实在的声音使我不由自主地笑了。

“我很好，”我回答他，“当然，我很好。我不知道我怎么回事。”

“把鞋子穿上，”彼得说，把鞋递给了我。他很恼怒，却没有发作。

莱恩也爬过墙，呸地砸在了地上。他气喘不止。“找到她了？太好了。在警察来之前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汽车就在附近。彼得为我打开了前门，我跨了进去；莱恩钻进后面和安斯丽坐在了一起。他只说了一句：“我不认为你是歇斯底里。”安斯丽则什么都没说。汽车驶离了路边，绕过街角，莱恩指引着道路。我想马上回到公寓，可我那晚上不愿再给彼得添麻烦。我坐直了身子，把双手放在膝上。

我们在莱恩的公寓住所旁停下车，黑暗中只能辨别出这是一幢快要倾斜倒塌的大楼，外面的防火通道已经毁坏。没有电梯，楼梯的黑木扶手嘎嘎作响。我们俩俩相称地走上楼去。

公寓不大，只有一个房间，一边通向浴室，另一边通向厨房。房间里并不规整，地板上躺着皮箱、书和散乱的衣服：莱恩还没完全收拾好房间。床铺紧靠着门左边，好象两个沙发并在了一起，我脱下鞋子，坐到了床上，我的肌肉一直在紧绷着，疲劳之后开始疼痛起来。

莱恩给我们仨人倒了白兰地，在厨房里给安斯丽找到可口可乐，又放了一张唱片。然后，他和彼得开始摆弄照相机，把不同的镜头拧上去，透过镜头看看这儿再看看那儿，再交换各种不同的焦距数据。我感到自己失败了。心中充满了忏悔却没什么可以来表示。如果我只和彼得在一起，那将会是另外一种心情，我想：他会原谅我。

安斯丽丝毫帮不了我的忙。我想她采取小孩子的可以看而不可以听的态度，一种最安全的办法。她坐在一把圆的柳条椅子上，椅子和克莱拉后院中的差不多，只是多一个鸡蛋黄颜色的棉绒布垫。我从前见过这种椅垫。它们很有弹性，如果你扭动的厉害，它们就会从椅子边缘滑出来，好象把你关起来似的。安斯丽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在膝上握着可口可乐杯子，注视着杯中棕色表面上自己的倒影。她既不兴奋也不厌倦，她惰性的忍受有如池塘中空心叶子中注满半下水的猪龙草一样，等待着昆虫的自投罗网，淹死它们然后再消化掉。

我靠着墙壁，喝着白兰地，说话声和音乐似潮水一样拍

击着我。我想我内心的压力使床往前移动了一点；就这样，什么都没想，我把头扭过来向下望去。我在床和墙壁间发现了吸引我的黑洞洞的凉爽空间。

下面肯定是很安静的，我想；况且也不太湿，我把酒杯放在床边的电话桌上，很快地环顾一下四周。他们都在忙于各自的事：没人注意我。

一分钟后，我斜嵌在床和墙壁中间，没人瞧见但并不舒服。可不能再这么做了，我想；我不得不下去了。下面好象个“帐篷”。我决意不想再爬回床上去，于是我悄悄地使床离开了墙壁，我的身体有如一幅杠杆，撬开了床边，把自己如信封一样地塞进了信筒。恰好能塞下去：床很低，我只好在地板上躺着。我一点一点地把床移回原来的位置。

下面很挤。地板上积攒起一团团好似发霉面包的灰尘（我愤愤地想，莱恩可真是个猪！竟不打扫他的床下，可又一想：他才来几天，那灰尘在他住进来以前好久就形成了）。在这半黑暗中，桔黄色灯光从包围我的床边沿四周透了进来。我感到十分凉爽，孤独但很惬意。断断续续的音乐和不时传来的笑声，还有嗡嗡的声音绕裹着床垫向我袭来。尽管床下很窄，又有灰尘，可我还是感到很高兴，毕竟我没有坐在那嚣闹的灯光之中。虽说我只比他们低三四英寸，可我仍然把他们视为“上面”。我在地下，我给自己挖了一条隐蔽的洞穴。我感到十分自鸣得意。

一个男人的声音，我猜是彼得，大声地说道，“嗨，玛丽安哪里去了？”另外一个人说，“许是在厕所。”我对自己笑了笑。只有我知道我在哪里，这真令人高兴。

我呆的地方，反而变得愈来愈让我感到难以忍受。我脖

子的肌肉开始疼痛；我想要伸伸四肢；我要打喷嚏。我开始希望他们着急，认为我已失踪，准备四处寻找。我想不出一开始我要把自己塞进莱恩床下面的诸多好处。这真愚蠢：我出去时将满身灰尘。

既然做了，就不再后悔。从床下爬出来可能会失去尊严，拖着灰尘，有如从地面洞穴中爬出来的蛄蜢虫。我得承认我做错了事。我呆在床上，直至把我拖出去为止。

我对彼得的愤怒使我蜷缩在床下，而他们在上面外部的空间中谈什么曝光时间指数，这使我想起来刚过去的四个月。一夏天，我们都一直按着特定的某个方向前进，虽说还不能称之为必然的运动；我们认为我们各自都是静止不动的。安斯丽就曾经警告说彼得会控制我；她不理解为什么我不象她所说的那样“另寻”。她也许行，可我不能享受统治别人的感情，即使是一次也是不符合规范道德的。可现在我被扔进了真空。彼得和我都避免谈我们的将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不重要；我们并没有离不开地纠缠在一起。虽然从现在看，我脑中的想法告诉我我们已经缠在一块；事实上是对我在厕所哭泣和逃跑作出解释。我在逃避现实。此刻，正在此刻，我得面对现实。我得决定我要做什么。

有人重重地坐到了床上，把我挤压在了地板上。我撕裂地尖叫一声。

“上帝啊！”那人惊叫道，跳了起来。“有人在床下。”

我听见他们小声地商量着什么，随即彼得并不必要地大声喊道，“玛丽安，你在床下？”

“是的，”我毫无感情地回答。我决定对此事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喂，你最好出来，”他小心地说。“我们应该回去了。”

他们象对待一个把自己锁进柜橱而又想方设法把他骗出来的愚笨孩子那样对待我。我感到很好笑，并且很愤慨。我想说，“我不想出去，”可又一想那可能是彼得的最后一招，突然莱恩十分老练地说道，“喂，让她一晚上都在床下呆着吧，我可不在乎。这就是对待她们这些人的办法。如果她不被吃掉，也得被吓得透心凉。”所以我立即说道，“我出不去，我被卡住了。”

我试着爬出去：我确实被卡住了。

上面，他们又商量了一番。“我们把床抬起来，”彼得叫道，“然后你就出来，可以吗？”我听见他们各自给对方下着命令。这真是一个大型工程的技术表演。他们的皮鞋声叮当乱响之后，他们找到了各自的位置。只听彼得大喊一声“起”，床被抬了起来，我象小龙虾头顶上的石头被掀翻一样，背朝前地退了出来。

彼得把我扶起来。我全身上下都是小毛和一团团灰尘。他俩开始给我拍打灰尘，一面哈哈大笑。

“你在床下干什么？”彼得问我。我感到他俩只拍打掉大团的灰尘，拍得又慢又费劲，他们肯定在我呆在床下时喝了好多白兰地。

“下面很安静，”我冷冷地说。

“你应该早些告诉我你被卡住了！”他以一种度量颇大的口气说道。“那我就可以早些把你弄出来，你这样子可真逗。”他显得既自负又快意。

“噢，”我说，“我不想打断你。”我此时意识到了我内心的感情：愤怒。

我声音中的一股热辣的愤怒戳破了他自负的外表。他向后退了一步；他的眼睛似乎冷冷地度量着我。他抓住我的胳膊，好象横穿马路似地，转过身对莱恩说。“我确实认为我们该回去了，”他说。“很愉快。希望我们不久又会见面的。我想让你看看我的三脚架。”走出房间时，安斯丽摆脱掉椅子上的厚垫子，站了起来。

我挣脱掉彼得抓住我的手。我僵硬地对他说，“我不和你走，我要走回去，”冲出了门外。

“你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彼得说；可他还是追上了我，撇下了安斯丽。当我急急忙忙走在楼梯台阶时，我听见莱恩说，“安斯丽，为什么我们不再喝点什么？我会安全地把你送回去；让这两个情人去管他们自己的事吧，”但安斯丽似有警觉地说，“噢，我不想……”

一到室外，我感觉好多了。我刚才发怒了；因为什么，又变成怎样，我不知道。虽说我不十分清楚为什么我会这样，可我还是做了。某些决定已经作出，某些事情已经发生。这次公然的对抗和我那令人困窘的表现使我俩确实很难再和好如初；现在我离彼得而去，却没有对他表示任何报怨。脑海里曾闪现过，荒谬地，我们从来都是友好相处：直到这一天我们从未吵过架。也没有什么好吵的。

我向后面望去：已看不见彼得。我沿着空寂的大街向前走着，经过一幢幢旧的公寓大楼向最近的主街走去，还能赶上公共汽车。这时候（几点钟？）需要等多久才能来车。我的想法使我感到不安：大风变得又冷又硬，闪电似乎一分钟一分钟地逼近。远处，暴风雨已经下来了。我身上只穿一件很薄的夏裙。我也不知是否有足够的钱坐出租车，停下来数数，

不够。

我向北大概走了十分钟，刚走过那些关闭了的发出冷光的商店，我就看见彼得的车停在我前面一百码左右的道边。他从车里走出来，站在没有行人的路边，等着我。我静静地向前走着，既没有放慢脚步，也没有改变方向。因为没什么理由使我跑掉。我不再和他缠在一起。

当我走到快与他并排时，他在前面挡住了我。“您能允许我，”他十分礼貌却有些生硬地说，“驾车送你回去？我不想让你淋上一点雨。”他说话的同时，几滴提前到来的雨水已经降落下来。

我有些犹豫。为何他这么做？也许仍然是出于与从前同样的礼貌原因使他打开了车门——几乎完全是自动自觉地——这样我就可以同样地以礼相待全无危险地接纳他的好意；可如果我真的进了车，又会发生什么？我审视着他：他显然喝的不少，可还能有几分清醒地控制自己。他的双眸有些放光，这是诚挚的眼光，但他仍然僵直地站得笔挺。

“噢，”我有些不决，“我宁愿走走，可还是要谢谢你。”

“喂，上来吧，玛丽安，不要小孩子气，”他率直地说，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顺从地使自己跨进了汽车，被塞到前座。我是，我想，我是很勉强的；可我一点都不愿意被淋湿。

他也钻进了汽车，把车门呸地关上，然后发动了引擎。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做那蠢事的原因了吧，”他生气地说。

我们刚一拐过角落，雨就下来了，雨点和一股股疾风一起摔到挡风玻璃上。

我们随即都会遭到，正如我的一个姑婆所说的，倾盆大

雨。

“我没有叫你送我回去，”我避开那话题。我相信我没有失去理智，可我意识到，对一个旁观者来说，这确是理智全无。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谈下去只会进入死胡同。我坐直了身子，我透过窗玻璃望着前方，只看清一点或是什么都看不清。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要破坏这愉快的晚上，”他说，没有理会我的话。远处传来劈裂的雷声。

“我想并没有什么扫你的兴，”我说，“你不是自我享受的很好。”

“噢，就算是。我们没有使你愉快。我们的谈话使你厌烦，我们没有足够地注意到你。好吧，下次我们在一起时会极力使你快乐的。”

这对我太不公平了。不管怎么说，莱恩是我的朋友。“莱恩是我的朋友，你知道，”我说。我的声音变得有些颤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和他谈些什么，他刚从英格兰回来。”我知道，即使我这么说，可莱恩仍然属于话题之外。

“安斯丽表现得就很好，你为何不能？你的毛病是，”他粗鲁地说，“你在抛弃你的女性主义。”

他对安斯丽的赞赏深深地刺痛了我。“哼，你歪曲了我的女性主义，”我叫道。“女性主义与此无关。你真是愚蠢得太无知了！”无故的坏脾气是彼得不能忍受和原谅的，我深知这一点。这好象会使他成为防臭剂广告针对的那一类人。

他很快地看了我一眼，眼睛眯得象是在瞄准。随后他咬了咬牙，狠命地踩了踩油门。这时候，雨下得十分湍急：前方的路，能看见的，只是一面固体水屏。我身体往前倾斜，那

是往下坡路行驶，突然的加速使汽车急剧地向前冲去，转了两个大弯，车尾扫进了一家斜坡草地的边缘，汽车似把人骨头摇碎般地停了下来。我听到了什么东西发出了折断的声音。“你疯了！”我向他喊道。当我从车座的前方凹处跳起来时，我意识到我没有死。“你想把我们都弄死啊！”我肯定是把“我”当作了复数概念。

彼得把车玻璃放下来，头探了出去。突然他大笑起来。

“我替他们把边上的草剪齐了，”他说。他踩了踩油门。车轮只前进一点点，溅起草地上的泥土，留下（后来看到）两行深深的辙印，一阵车档的磨擦之后，我们开出了草地，回到了街上。

由于惊吓、寒冷和愤怒，我浑身颤抖。“是你把我弄进车里的，”我打颤地说道，“然后你又出于罪感来威胁我，后来竟然想要杀死我！”

彼得仍是笑着。他的脑袋淋湿了，虽然他十分暂短地把头暴露在雨水里，头发垂落在前额，雨水滴落在他的脸上。

“他们早晨起来后就会发现花园有所改变，”他嘎嘎地说。他似乎认为故意地大大损坏他人的大量东西是很有趣的事。

“你确实认为大大地损坏别人财物是很有趣吗？”我有些讽刺地说道。

“噢，可别这样煞风景，”他高兴地回答。他的兴奋和肌肉所表现的夸耀显得十分明显。这更加使我愤怒，好象他汽车后轮沾上的东西便是他的所有。

“彼得，为什么你不严肃些？你就象个长大的少年男孩。”

他故意不理睬我。

汽车突然停下。“到地方了，”他说。

我握着门把手，想要，我想，甩给他一句回答不了的问题，然后再冲进房屋；可他却把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最好等雨小一点。”

他旋转了关闭引擎的钥匙，窗上的刮雨器停了下来。我们静静地坐着，听着外面的暴风雨。暴风雨好似正好在我们头上；闪电不断地闪现，每次闪电都呈刺破东西的锯齿形状，然后又紧跟一声近乎撕裂的劈雷，好象整个森林的大树已经劈裂倒下。在这偶尔被闪电划破天空的黑夜中，我们听见雨水呼呼地击打着汽车；雨水从关闭的玻璃窗缝隙间迸溅进来。

“多亏没让你自己走回去，”彼得对我说，那口气好象一个男人作了一个十分正确的重大决定。我只好默许。

在闪电的光隙中，我扭头看见彼得正注视着我，他的脸部出现奇怪的阴影，象一只动物的眼睛在汽车灯束中反射着。他的眼光很热切，依稀可见地闪烁着。他靠近我说，“你头上有些绒毛。别动。”他双手在我头上乱抓一气：很笨拙但十分仔细地把脏东西一点点地摘下来。

我突然感到十分细腻的情感，我也把头靠向他，闭上了双眼。他的身上很冷很湿，他的呼吸中散发着白兰地酒味。

“睁开眼睛，”他说。我睁开双眼：发现我们的头仍然紧靠在一起，我感觉我突然地看到许多眼睛。

“你有八只眼睛，”我轻声地说。我们都笑了，他把我拉过去亲吻着我。我也立即搂住了他的脖子。

我们就这样在暴风雨的夜晚呆了好一段时间。当我感到很累而不在发抖时，我清醒了。“我不知我今晚做了什么，”

我低声地说。他抚摸着我的头发，原谅、理解、一点大度的施恩。

“玛丽安。”我感到他的脖子哽动了一下。我不知是他的还是我的身体颤抖着；他用臂膀紧紧地拥住我。“你认为我们……你认为我们这样好不好，结婚？”

我猛地将自己挣脱出来。

巨大的蓝色闪电划过夜空，非常近，把汽车里面也照亮了。在那短暂的闪光中，我们互相注视着，我看见我的双眼在他的眼睛里闪现，很小，呈椭圆状。

第 十 章

我星期日上午醒来时——已是快下午了——一开始，我的大脑空有如被挖去瓢的香瓜，只给我留下外皮一样的脑壳来思索问题。我环顾房间的四周，有一种不曾在此居住的感觉。我的衣服散乱地扔在地上，零乱折皱地吊挂在椅子背上，象被炸烂的女稻草人的碎片一样，我的嘴似乎被棉花球塞住。我爬起来，快步走进了厨房。

一尘不染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从敞开的窗口透了进来。安斯丽早已起床。她身体前倾，仔细注视着摊放在她眼前的什么东西，她的双腿盘在椅子上，头发披散在肩上。从背后看，她好象是坐在岩石上的美人鱼：穿着一件近乎绿色的旧的无缝边的睡袍。她旁边的桌子上堆放着如鸟啄剩下的早餐——一块海星状的香蕉皮，一些碎蛋壳，棕色的烤面包渣，这一堆，那一堆，象漂浮在水中的碎木片。

我走过去打开冰箱，取出西红柿汁。“你好，”我冲着安斯丽的后背说道。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吃鸡蛋。

她转过身来。“起来了，”她说。

“你顺利地回来了？”我问。“那真是场大暴雨。”我倒了一大杯西红柿汁，饥渴地喝了下去。

“当然，”她说。“我让他为我叫了辆出租车。我刚一回来暴风雨就开始了，我抽了一支烟，喝了两杯威士忌就睡

了；天哪，我非常累。我一直静坐着，瞧着你发泄愤怒，你走之后，我不知怎样才走脱。象躲避乌贼的大爪子一样地逃去，但我的躲避方式是默默无言和作出惊恐的姿态。你知道，这是我必须做的。”

我瞧了瞧炉盘上的铁锅，还温热。“这是你煮完了鸡蛋的水吧？”我打着了炉盘。

“是的，你怎么样？我非常担心，我想你真是醉了，或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要说你确是个大疯子。”

“我们订婚了，”我说，有点不大情愿。我知道她肯定会不赞同。我把鸡蛋扔进了水里，却听到一丝破裂的声音。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太冷了。

安斯丽挑了挑那快出嫁女人才有的眉毛；她并没有感到吃惊。“是这样，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在美国结婚，你离婚时可就容易得多。我说，你还不大了解他，不是吗？”她更兴奋地说，“彼得将会挣好多钱，你有了孩子可以单独过，尽管你不想离婚的话。可我还是不想让你和他马上结婚。我不认为你意识到你正在做什么。”

“下意识地，”我回答她，“我感到要和彼得结婚。”她沉默了。好象在祈祷神。

我看了看我的鸡蛋，白色凝固的样子，正如外出觅食伸出触角的牡蛎。许是熟了，我想，把它捞了出来。我拧开了咖啡壶的开关，在桌子上为我自己清理了一小块地方。现在我能看见安斯丽在忙些什么。她把挂历从厨房的墙壁上拿下来——上面有一个穿着旧式的裙子、拎着一筐樱桃怀抱着一只小狗的小女孩画像——每年我老家从事售后服务的三表弟

都送给我一本挂历——在上面作着自己才知道意思的铅笔记号。

“你要干吗？”我问她。我用鸡蛋敲了敲盘子的边缘，把大拇指也戳进了鸡蛋。干脆把鸡蛋放到盘子里，把它捣碎。

“我正计划我的未来，”她一本正经地说。

“真的，安斯丽，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采取如此残酷的手段，”我对她说，望着那一排排黑色数字。

“可我得为我的孩子找个爸爸！”她的口气听起来好象我正从世界上所有的寡妇和孤儿嘴里抢夺面包，好象此刻的她是受害者的具体化身。

“好吧，就算你要这么做，可为什么选莱恩？我是说这事和他搅在一起会很麻烦，无论如何，他是我的朋友，他最近并不很顺利；我不想看到他难受。还有其他人选吗？”

“还没有；或者说，没人能象他有这样好的条件，”她很有理由地说，“我要孩子在春天出生。我喜欢春天降临的小孩；刚一入夏也可以。就是说他可以在室外花园里庆祝生日，而不必非得在室内，吵吵闹闹……”

“你了解他的祖辈吗？”我有些酸不溜溜地问道，吞下最后一口鸡蛋。

“噢，是的，”她十分热情地回答，“在决定下次约会之前，谈了这事。他父亲进过大学。起码他家的血缘中不会有低能儿出现，况且他也没什么变态反应。我想查查他是否患有Rh阴性血病，许是我说得有些尖刻，是不是？他是搞电视的，那他身上肯定会有些艺术细胞。对于他的祖父母，我知道得很少，可你对遗传方面不能太挑剔，否则你就将会永远等待。遗传有时也是欺骗人的，”她继续说，“有些聪明人的

后代反而倒一点都不聪明。”

她在日历上作了一个决定性的记号，然后皱起眉头紧紧地盯着。她把它视为重大战役前的划有等高线的地图。

“安斯丽，你现在要做的是应该计划一下你的卧室蓝图，”我说，“噢，不，是轮廓图。或是从天空上拍出来的图，你在上面划上箭头，标出带点的线条，在某处划上×符号。”

“请别添乱了，”她说。她低声地数着数字。

“什么时候开始？明天？”

“等一下，”她回答我，又继续数着。“不。马上不行的。起码得一个月以后。你知道，第一次就得成功，第二次也行。”

“第一次？”

“是的，”她说，“我都计算好了。这可能会有点小麻烦，你知道，这全得取决于他的心理情绪。我能感到他是那种我表现的太急切他就会恐惧的人。我会给他充分的自由。因为只要他与我的关系过于亲密，那我马上就能感到，而他也害怕保持这种关系，于是我们不再互相见面，也不再把这事看得过于严肃，我们俩人都不曾感到受约束而承担义务。因此他会离去。即使是必要的时候，我也不会打电话去麻烦他，他可能就会指责我试图要占用他的时间或要求他什么和其它的事。但只要他还没有解除和我的‘契约’，”她说，“那我就随时可以要求他些什么，无论是什么时候。”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地方也是个问题，”她说。这一切好象太偶然了。一刹那的情欲。假戏真唱，倒也快乐等等。她笑了一声。“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例如在汽车旅馆和他见面，不好。所以在他

的公寓或这里。”

“这儿？”

“假如有必要，”她坚定地说，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无话可说：一想到莱恩纳德·斯兰恩克在我居住公寓的天花板底下被勾引，还得瞒住楼下那女房东，再加上她设计的家系后代，这些都烦扰着我：这几乎是亵渎。

安斯丽走进她的卧室，低声很快地哼着什么，手里拿着日历。我坐在那儿想着莱恩。我再一次感到良心的不安，难道他的命运就这样被冠以花圈而竟然没有听到一句警告。当然，他曾某种程度地问过，我想，可安斯丽似乎不愿再多说她选定的这个令人怀疑的无把握的人选，因为匿名，有损名誉。假如莱恩是个符合女人标准的男人，我也不必为此忧虑。事实上他是个，我一边喝咖啡一边想，十分复杂的很难与之协调的男人。他是个本性好色追逐女人的家伙，我是这么认为的；他并不象乔所说的那样，没有道德观。以他扭曲的观点来看，他是个颠倒的道德主义者。他喜欢这样的说教，任何东西都出自于性和金钱，可有人在真正的生活中实践这理论时，他的反应却是暴跳如雷地一通大骂。他的愤世嫉俗和理想主义的混杂与他喜爱“堕落”的，他自己就这么说过，天真不成熟的女孩子们是紧密相联的，他不喜欢更加成熟的女性。他认为那些纯洁得不到手的女人深深地吸引他身上的理想主义；可一旦他得到了，愤世嫉俗的感觉又视她们堕落而抛弃她们。“她竟然也和其他的女人一样，”他会这样不屑地说。真正的女人他是不可猎及的，象他朋友的妻子，他就很忠实地对待他们。他认为她们是不实际的对象，因为他从未被他的愤世嫉俗来驱使自己对她们采取非分行为：她

们并非不可侵犯，许是她们对他来说是太老了。克莱拉，他就视为大笨蛋。有时，对他喜欢的人，他表现得十分奇特的温柔，几乎是一种伤感的体现，当然这只是其中的几个人；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女人们称为不喜欢老妇人的家伙，男人们也把他视为厌世的人，或许这两点他身上兼而有之。

然而，我想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才使得安斯丽如此用心地利用他，因为她定会不可挽回地伤害他，甚至更严重，我希望莱恩身上寄托有意志坚强的、角质般坚硬的保护神，喝完剩下的咖啡，我去穿衣服。随后我给克莱拉打了电话，告诉她我的订婚消息；可她的反应并不是很兴奋。

她的声音听起来还是愉快的，但她的回答却有些暧昧。“噢，天哪，”她说，“乔会很高兴的，他最近常说你应该安定下来。”我有些恼怒：不管怎么说，我还没到三十五岁，穷途末路。她的意思好似我迈出了谨慎的一步。可我又一想，你不能指望那些身处此事之外的人对你十分理解。然后我们谈了谈她的消化道的毛病。

正当我刷洗盘子的时候，我听到有人上楼的脚步声。那是楼下房东太太采取的另外一种“开门”的策略：她让人们悄悄地爬上楼来而不让我们发觉，经常都在人们分心的星期日下午，期望我们被撞见而陷入尴尬的境地，我们刚洗完的头发才扎起来，或是一小股一小绺地散乱着，或是我们懒散地穿着睡袍。

“喂，”一个声音叫道，已经爬上一半的楼梯。那是彼得的声音。他已经获准任意来看我的权利。

“哎，你好，”我回答着，试图使我的声音听起来与平时一样，且有些欢迎的感觉。“我在洗盘子，”我加了这一句

无关紧要的话，瞧见他已爬完楼梯把头探了进来。我把剩下的碗碟留在洗涤槽里，用身上的围裙擦干了双手。

他走进厨房。“哎，”他说，“我起来时还有醉感，昨晚肯定醉了。我想是大大地醉了。早晨起来时我的嘴里散发着网球鞋的味道。”他的话一半是自傲，一半是自责。

我俩相互小心地望着。如果现在是双方撤退离去的时候，那就应该是此时；这一切都将归罪于体内有机化学物质的作用。我俩都没有后撤。终于彼得朝我笑了笑，高兴的笑但有紧张感。

我有些焦虑地对他说，“那太糟了。你确实喝了不少。喝杯咖啡？”

“好吧，”他说，走过来拧了一下我的脸颊，随后便散架子似地坐在了厨房里的一张椅子上。“喂，对不起，我没来得及事先给你来电话——我想见你。”

“没关系，”我说。他看起来确实醉了。他的穿戴很随便。这是一种刻意的随便；他故意没刮脸，他的袜子颜色和运动衫上的图案颜色很相配。我打开了咖啡壶的开关。

“但愿如此！”他说，口气有如安斯丽可强调的又不相同。他的声音听起来好象他刚买了一辆金光闪闪的新汽车。我回给他一个温柔明显的微笑；即是说，我用微笑来表达我的温柔，可我的嘴很僵硬、很表面、也很昂贵。

我倒了两杯咖啡，找出奶片，坐在了另外一张椅子上。他把双手放在了我的手上。

“你知道，”他说，“我没有想到——昨晚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一点都没料到。”我点了点头：我也没想到。

“我想我不会再那样做了。”

我也不会。

“我认为你对特里格尔的看法是对的。也许我想到了这点，可没料到竟会发生。一个男人到了一定时候是要安定下来的，我已经二十六岁了。”

我望着这个全新的彼得：他在这厨房里脱胎换骨，从一个毛毛躁躁的单身汉变成了动乱时期的安全依靠，给人以安全和稳定。好象在塞默尔调查公司的柜子里，一只无形的手正在擦掉我的签名。

“现在一切事情都已解决，我十分高兴。一个人不能总是不定性地跑来跑去。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对我的工作也有好处，客户希望知道你有了妻子；一个人若是到了一定年龄还不结婚的话就会令人怀疑，他们会认为你很怪或别的什么。”他停了下来，又接着说，“对你来说，玛丽安，我可以一直指靠你。大多数女人都是不定性的，而你真是个如此有理智的人。也许你不知道这一点，这是我选择妻子的第一要素。”

我可没有感到我很理智。我羞怯地垂下眼睛。盯着桌上我没有擦干净的面包屑。我不知说什么才好——“你也非常理智”听起来并不恰如其分。

“我也很高兴，”我说。“让我们到客厅去喝咖啡。”

他跟随我走进了客厅；我们把咖啡放在圆桌上，坐到了沙发上。

“我喜欢这个房间，”他说，上下打量着。“很有家的气氛。”她把手放在我的肩头，我们坐在极乐的安静之中。我们很别扭地坐着。我们不再有假设，不再有从前那种关系所制约的前景。直到我们建立了新的关系，有了新的假设，我

们才知道做什么或说什么。

彼得低声地笑了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我问他。

“噢，没什么。我开车出来时，发现车轮上有三颗小草；于是我就驾车去看了看那片草地。我们在上面轧辗成一条整齐的小沟。”他还是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

“你这个大傻瓜，”我戏谑地说。我的直觉使我感到有一种特别的不安。于是他这家伙，可以说，属于我了。我把头依伏在他的肩上。

“想什么时候结婚？”他问我，口气有些生硬。

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这样地回答他，当他问我有关严肃的问题时，我总是含糊不清轻率地作出回答，“圣灯节^①怎么样？”但我这次却低低地用一种十分不清楚让人难以辨别的声音，说道：“我要你决定。我愿把重大事情的决定权让你。”我对我自己的言语感到震惊。我从来没有这样间接地和他谈过话。奇怪的是我竟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① 圣灯节，二月二日，为纪念圣母玛利亚之圣洁的节日。

第十一章

彼得不久就离去了。他说他要回去睡觉，并建议我也睡一会儿。可是我一点睡意也没有。我心中有股紧张的活力，拒绝在这房间的不安气氛中释出。今天下午有一种令人悲哀的寂寞，我把它与我童年时星期日的下午联系起来：一种无事可做的感觉。

我刷完了碗，把刀叉勺子都放进厨房碗柜的格子里，我知道它们不会在里面呆得很久了，然后我在客厅里第七次翻开了杂志，我的注意力分散了，只注意到那些含有新意的题目，诸如“选择：是或不？”，“你恋爱了——是真的爱情？二十个问题的测验”和“蜜月的紧张”，同时，我还摆弄着正在烧烤东西的烤炉。电话铃一响，我就急忙奔了过去：错号。我想我应该和安斯丽谈谈，她仍然在她的卧室里；可这并不能对我有什么帮助。我要做一点能够做完的事，可我找不到。最后我下决心到洗衣店去打发晚上的时光。

我们不用，当然不用楼下女房东的洗衣设施。假如她有说的话。她定然不会允许，象在后花园晾晒衣服这样简单的事她都怕碰坏花园里保持很好的草地。或许她和她的孩子都不曾把衣服穿脏；或许他们的衣服都是用塑料制成的。我俩从未去过她的洗衣间，也没听她提起过。在她的规矩中，可能洗衣服是属于每个人都知道，而没有人愿意谈论的事情。

所以当小山一样的脏衣服堆变得不堪忍受，而放有可换衣服的柜子变成空空如也时，我们就得去洗衣店了。有时，经常地，我单独去：我不能象安斯丽坚持那么长的时间。星期天晚上是比任何其它日子都好的洗衣服时间。年老的绅士们不常合伙在他们的玫瑰花上撒杀虫剂，老妇人们也不戴着花色帽子和白色手套驱车或坐车去其他妇人家喝茶聊天。最近的洗衣店只有地铁一站地那么远，星期六可不是好时候，汽车上尽是些购买东西的人们，还有戴帽子、戴白手套的妇人，虽说她们的穿戴并不十分整洁；星期六晚上还有许多看电影的年轻人。我喜欢星期天晚上去，乘汽车的人很少。我不愿意被人盯看，一眼就可以把我的洗衣包识别出来。

那天晚上，我盼望着外出。我急切地想离开公寓。我热了热冷冻食品，吃了一点，然后就去收拾该洗的衣服——工作裤、短袖圆领衫、一双我临时买的却从没穿过过的花格面的跑步休闲鞋——又看了看钱包里的二角伍分的硬币。我正往包里塞着衣服，安斯丽走了进来。她差不多一整天都把自己关在卧室，筹划她那只有上帝才知道的黑色具有魔力的诡计：一个避免泄露的密谋，肯定无疑，或是做一个蜡制的莱恩纳德，然后用帽针在它身上的某些穴位戳来戳去。此刻，她的特定直觉使她十分警惕。

“喂，去洗衣服？”她漫不经心地问。

“不，”我回答，“我把彼得剥成了肉块。我用洗衣包把他包藏起来，再把它埋在山谷里。”

她肯定注意到我的言辞中有些恶意的幽默。她没有笑。

“你看，你去那儿能替我也洗几件吗？几件必须要换洗的。”

“好吧，”我显得很顺从地说道。“拿来吧。”这是很正常

的。这就是她从来不单独去洗衣服的原因之一。

她离去了，几分钟后返了回来，手里拿着一大堆各式各样的颜色的女内衣。

“安斯丽。只是一些必须要洗的。”

“它们都是要洗的，”她不快地说；我有些犹豫，她把手中的衣服一分为二。

“太谢谢你了，这真是救命的大事，”她说。“等会儿见。”

我拖着袋子下了楼梯，又拎起来，背在肩上，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感到穿过门时，楼下那女房东太太正溜了出来，一双眼睛从挂在通向正厅的绒帘布后面正偷偷地瞧着我。她心里，我知道，对我背着的脏东西深恶痛绝。我们都是，我曾默默地对她说，不干净的。

我一踏上汽车，就感到十分放松，我把洗衣包放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希望人们从远处看认定这是个小孩，以免引起那些反对在主的日^①还干活的人们的愤慨。我记得不久以前的一个星期天，一位全身裹着黑缎子衣服、戴着紫色帽子的女人就曾在我要下车时要训诫我。她感到烦扰不仅是我违反了第四戒律，而且也是因为我去洗衣服时所穿着的那种邪恶的衣服；上帝，她暗示道，不会原谅我穿的那双普通花格呢面的跑步休闲鞋。我张望着汽车窗子上的广告，一幅彩色的图片上面印着一个漂亮的年轻女郎，系有一条上面有三个女人大腿跳跃的腰带。我得承认，这真不合我的胃口，反而有被这广告所激怒的感觉。这类广告是很普通的。在驶过前

① 指星期天。

几个街区时，我脑海里想着有多少人会对此广告作出反应而去买这东西，是否人们作过调查。女性的姿态，我想，应当是吸引男人，不是女人，男人们不常买腰带。或许苗条的女人是自我形象的表现，或许购买者会想到漂亮的外表打扮会给她们带来青春和温柔。路过后面的街区时，我记起我在什么地方看过这样一句格言，打扮漂亮的女人不曾没有腰带。我考虑了一会儿那“不曾”的可能。随后我便想到吸引中年妇女的广告画面：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也许我见过。你必须对这类东西特别敏感，我反思着；在你没有感到之前它们已经悄悄地爬进了你的脑袋。

洗衣店就在地铁站出口往前走不远的街边。当我站在这大机器面前时，我发现我没带洗衣粉。

“哎，天哪！”我大声叫道。

我旁边正往洗衣机里塞衣服的那个人转过身来。

他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我。“你可以用我的，”他对我说，递过来一只小盒子。

“谢谢。我想他们这儿有自动售货机，你想他们应该想到这一点。”突然，我认出了他：是我昨天调查的那个年青人。我站在那里握着盒子。他怎么知道我忘记带洗衣粉？我并没有大声地喊出来没带洗衣粉。

他更加仔细地瞧了瞧我。“噢，”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一开始我没认出来你。没穿那件官服，你看起来有些‘暴露’。”他又弯下腰去塞他的衣服。

“暴露”。是好意还是恶意？我立即检查了一番，衣服没开线，拉锁也都拉紧了；然后我才急急忙忙地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深颜色的放进一个桶里，浅颜色的放进另一桶。我

不想让他在我之前塞完衣服，以免他又要观察我，可他刚一塞完衣服便从塞口处瞧见了洗衣桶里的安斯丽的几件镶有花边的内衣。

“这些是你的吗？”他饶有兴趣地问。

“不是，”我说，脸红了。

“我想也不是。它们不适合你穿。”

这是赞赏还是侮辱？从他平淡的声调来看，这仅是一番评论而已；用“评论”来评判真是足够地精确，我不无讽刺地想。

我把两扇大厚玻璃门关紧，把硬币塞进投币口，停下来等待那一切都正常熟悉的旋转声音，然后我走到为顾客设置的一排椅子旁坐了下来。我得一直等到衣服洗完，我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个地段的星期天没什么地方可去，去看场电影，又没带足够的钱。我怎么就没想起带上一本简装书来读读。我离开公寓时想什么呢？我不常忘事的。

他坐在我身旁的椅子上。“唯一能在洗衣店里发现的是，”他说，“你总能在洗衣桶里发现其他人的阴毛。我对此毫不介意。我不再乎细菌或是其它什么东西。只是十分不雅。你来块巧克力？”

我扭头看看是否有人听到，这儿只有我俩。“不，谢谢，”我回答说。

“我也不喜欢巧克力，可我正试着戒烟。”他剥开巧克力的外层包纸，开始慢慢地嚼了起来。我们一起望着那一排泛着白光的洗衣机，特别集中注视那三个玻璃观察口，象舷窗，或水族宫，那里面我们的衣服转来转去，不同形状和颜色的衣服刚一出现，马上又搅在了一一起，消失了，然后再重

新与洗衣粉水搅和着重新出现。他吃完了巧克力，舔了舔他的手指，把银色的包装纸展平，然后又整齐地对折在一起放进自己的衣袋，随手掏出一根烟。

“我很喜欢望着这些脏衣服，”他说；“我这么做和其他人喜欢看电视是一样的，这会使你感到安慰，因为你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不必担心。除非你改变一下程序；假如我厌倦了，我总会把绿色的袜子或其它鲜艳的东西放进去。”他自言自语地独白着，前倾的身子坐在那里看起来有些驼背。他胳膊支顶着膝盖，把头缩进黑色圆领衫的脖子里，象乌龟的头一样。“我常来这里；有时我得走出那间公寓。如果有些衣服要烫还好，我喜欢把东西整平，去掉皱纹。这使我的手有些活儿要做，一旦没什么可烫的，那么我就得到这儿来。再弄些衣服回去烫烫。”

他甚至没有看着我。他更象与他自己交谈。我往前倾了倾，这样就能看到他的脸。在洗衣房里淡淡的霓虹灯下，好象既没有色调也没有阴影，他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神怪。“我得走出，那间公寓。夏天，这里象一个酷热的黑色火锅，在这大热天里你绝对不会想用熨斗。又没有足够的空调，炎热使空间颤抖，那两个家伙离我太近；即使我关上自己的门，我也能感到他们在做什么。菲什把自己藏在椅子上。几乎一动不动，甚至写东西也如此，然后他把写完的东西撕碎，说它太糟了，一连几天他都坐在椅子上瞪着双眼盯着地毯上的碎纸；有一次他跪在地毯上试图用不干胶把碎片粘起来，当然他粘不起来，他发了一通脾气，说我俩要借用他的思想抢先发表文章，偷了他的碎纸片。至于特雷弗，假如他不去上暑期学校或不做十二道菜把房间烤得火热，我一般只吃罐头

马哈鱼，他总是练习写他那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书法，什么花体字和卷形字，没完没了地鼓弄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他有对琐碎事情良好的记忆。我想这很有趣，可这不是目的，起码不是我的，我猜也不是他的。问题是，他们一遍一遍地重复，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好似什么都没完成。当然，我也强不了哪儿去，我和他们一样，也天天地粘在那份可恶的学期论文上面。有一次我去了动物园，瞧着笼子里关着的愤怒的狒狒不停地走着‘8’字形，在同一路线绕个没完。我还能记得住狒狒在笼子里面用脚踩出来的稀希的金属般的声音。他们说所有的动物一关起来就都有这类毛病，这是一种精神变态，即使你让它们自由，它们仍会象从前那样走着同样的轨迹。你读来读去，即使读完二十遍，你还是毫无所获，然后你开始想一年出版多少书籍，每月，每周，太多了。文字，”他说，紧盯着我，又奇怪地移去目光，好象他正看着我皮肤里几英寸的内部，“开始失去它们原来的意义。”

洗衣机开始进入涮洗的程序，衣服被搅得愈来愈快；随即又注入更多的水，再次搅动、涮洗。他又点燃了一支烟。

“那么，我猜你们都是学生，”我说。

“当然，”他有些悲哀地回答，“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我们都是研究生。英语专业。我们仨都是。我想这城里的所有人全是；我们都是近亲繁殖，我们看不到另外的人。真太奇怪了，那天你闯进来竟然发现你不是。”

“我总认为上学是很有意思的。”事实上我并不这么认为，只是试图作出某种反应，可我意识到我已经闭上了大学时代女孩子那滔滔不绝的话题。

“有意思，”他窃窃一笑。“我也曾这样以为过。当你还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大学生，你会有这种感觉。他们都这么说，继续你的学业，他们会给你些钱；于是你就继续读了下去，你知道，现在我想找到真正的意义。可你找不到，绝对找不到，事情变得愈来愈挑剔，也愈来愈平常，所有这一切都毁在逗号和句号的骚乱之中，可一会儿，又都变了；你陷了进去不能自拔，你不知道你一开始怎样被搅进去的。如果在美国，我就会为自己开脱，我不想打草稿，然而，即使如此，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解释。除此之外，每件事都得做，做完了，还得一网打尽，然后你还得在水桶下面的沉渣里翻滚，一个上了九年的研究生，真可怜，在草稿上涂改着新的文章，或是得拚命地编着鲁斯金的晚宴请帖和戏院广告，或是试图从他们不知从哪儿搞到的骗人的文学糟粕当中发现一丝最后的重大意义。可怜的老菲什在写他的论文，他要写D·H·劳伦斯作品里面的内部象征，可他们都说这方面早已被研究过。所以他现在找到了一个不可能被证实的想法，愈研究愈无关联。”他停了下来。

“喂，什么方面的，”我问，把他从沉默中拉了回来。

“我不大清楚。他从不谈这些，除非他喝醉了，可没人能听懂他到底说的是什么。那就是他为什么总是把他写下的东西撕成碎片——他读后连自己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那你写的是什么内容？”我真想象不出来。

“我还没写到那种程度呢。我不知道何时才达到这种程度或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尽量不去想。我想我得写一篇前年就应该写完的延期的学期论文。我一天写一句。即使是好日子，是的。”洗衣机吱吱嘎嘎地进入了干洗状态。他望着

洗衣机，满脸忧郁。

“那么你的学期论文是关于什么的？”我有些被吸引；从他的脸色变化就能看出他要说什么。无论如何，我不想让他停止说话。

“你不会想知道的，”他说。“拉菲尔前期的裸体。我还想写点和比尔德斯莱^①有关的东西。”

“啊。”我们都沉默不语地意识到这想法的不现实。“也许，”我有些迟疑地说，“你选错了职业。如果你做别的事你会感到高兴的。”

他又窃笑一声，然后又咳嗽起来。“我真得戒烟了，”他说。“我还能干什么？你已经走了这么远，不可能再去做其它的事。你大脑中已经有这样的概念。你太有能力了，太专业了，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没一个其它行业的人会雇佣我。我甚至做不好一个挖沟的人，我可能把排水系统毁掉，会用铁镐把埋在地下的东西挖出来——水管开关、下水道开关……不，不。我一生都得成为一个故纸堆中的奴隶。”

我无话可答。我望着他，想象着他在另一个地方，比如塞默尔调查公司工作的情景；还是和楼上的那些聪明人在一起；可并不如意，他肯定完全不适合。

“你的家不在城里吗？”我终于想起来问他。大学时的话题似乎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

“当然，谁也不是从这儿来的，不是吗？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住在公寓，上帝知道我们付不起房租，可又没有学生

^① 全名奥勃莱·比尔德斯莱（1872—1898），英国著名书籍插画作家，因有色情含义而遭非议。

住的地方。除非你指望那些好似寺院高墙包围的带有军队标志的‘英国式’房子。可他们决不会允许我去住，况且那也和特里弗住在一起一样糟糕。特里弗来自蒙特利尔，他的家庭属于有钱人家；他们家在战后做什么买卖。他们有个椰子饼干工厂，可不是我们公寓边商店里出售的那种；很粗劣，那些饼干总是不断地出现，你不得不吃下去，装着好象你不知道它们是从哪来的。我不喜欢椰子。菲什来自温哥华，他总是想大海。他常去湖边，感受那空气的污染，使自己注视着海鸥，望着水中的葡萄皮等杂物，可这并不起什么作用。他俩都有浓重的口音，可现在你听他们说话则完全感觉不出来；一旦你搅进这脑力的‘用功’当中，你就感不到你是从哪来的。”

“那你的老家是？”

“你从未听说过，”他敷衍了事地说。

洗衣机停止了转动。我俩都拿起网状的盛衣筐，把衣服放到甩干桶里。我们又坐到椅子上，可这次没什么好看的；只是甩干桶发出的嗡嗡声和呼呼声。他点燃了，又一棵烟。

一个褴褛不堪的老人走了进来，看见我们，又出去了。他要找一个睡觉的地方。

“问题是，”他终于说道，“就是惰性。你从来不想你要怎么着；你陷了进去，就象水里一样。上周我在公寓里放把小火，有点故意地。我要看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或者说我要看看我怎么做。我几乎总是有兴趣看到烟和火焰，为了改变一下心态。可他们马上就把火扑灭了，他们象一对猢猻一样‘8’字形地来回来去地跑着，说我多么地‘有病’和为何

要这样做，也许我内心的紧张都已发泄殆尽，我要看它退缩。可那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可没一件事能解决问题。这两个家伙安慰不了我，我太清楚了。我已经够了，我哑口无言。在公寓里放把火丝毫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只是我现在不必再看到特里弗的尖叫和蹦跳，也看不到菲什拿着一年级还没读完的心理学课本抬头看我而翘起我的鼻子。他们认为我疯了。”他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踩灭。

“我认为他们才疯了呢，”他接着说。

“或许，”我小心地说，“你应该搬出来。”

他作出一个扭曲的笑脸。

“我能去哪儿？我付不起房租。我陷在里面了。况且你知道，他们也能照顾我一点，”他又往前伸了伸脖子。

我望着他侧面瘦瘦的脸，坚硬的脸颊骨很突出，一双深陷的黑眼睛，闪着异样的光：好象它们都在诉说着什么，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都没有这样过。这对我来说好象是有勇无谋，似一个没煮过的鸡蛋试图冲破蛋壳：有一种走得太远的危险，会变成无形的蛋浆。他坐在那儿嘴里叼着香烟，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危险。

后来仔细地想一想，我惊讶地发现我竟如此地超然冷静。我下午的不安情绪完全消失；我感到安静，象月亮上石块般的宁静，完全沉浸在这洗衣店中的白色空间。我应当很自然地伸出我的双臂去抚摸他那缩起来的不雅身躯、安慰他，轻轻地摇晃他。不仅如此，他身上还有并非小孩子身上才有的东西，¹⁸那种病态老人有的不需要任何安慰的特征。我也想到，记起了他在被调查啤酒时所表现出的无人情的行为，但他还是应当有如此的报答。也许这太真实了，可又一

想，这可能是出于女性母爱的反应，这样的话，他只能乖巧地冲着“姿势”笑了笑，然后再把脖子缩进圆领衫里保护起来，不让人碰触。

他肯定有一种科幻小说里才有的超人灵感，有第三只眼睛或触角。虽然他的脸没有转过来看我，但他却轻轻干涩地说道，“我敢肯定你在注视着我的‘病态’。我知道这很吸引人，我试验过；每个女人都爱看的。我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①那里知道的，小心点。”他开始看着我，狡猾地斜着眼睛。“你做了一件有害于你的事：饥饿比爱更基础。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是个‘食同类肉的人’，你知道的。”

我的宁静被破坏了，我感到老鼠爪子在搔痒我的皮肤。我做错了什么而受到谴责？我太暴露了？

我想不出该说什么。

甩干桶戛然而止。我站起来。“谢谢你的洗衣粉，”我对他说，恢复了往日的礼貌。

他也站立起来。他又好象无视我的存在。“没关系，”他说。

我们紧挨着站着，谁都没有说话，把衣服从甩干桶里拿出来放进各自的衣袋里。我们一起扛着衣袋向门口走去，我稍稍走在他前面一点。到门口时，我停了下来，可他并没有为我开门，所以我自己推开了门。

来到门外，我们突然地转身，几乎撞到了一起。我们相互犹豫地注视了一分钟；我们都想要说什么，却都欲言而止。突然，好象谁推动似地，我们把包扔到人行道上，向前

① 1820—1910年英国护士，现代医学护理的奠基者。

跨进一步。我感到我在吻他，或是他在吻我，我分辨不出来。他的嘴象香烟一样。除了味道之外，又干又涩，似乎我拥抱的身体和贴近我的脸是用卫生纸或衣服铁架子上粘上去的羊皮纸做成的，毫无感觉。

同时地，我们停止了亲吻，向后退去。我们又互相对视了一分钟。随后各自拾起衣袋，放到肩上，转过身去，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发生的这一切有如是那些底部带有磁性的塑料小狗之间的互相吸引和排斥，我记得曾在生日庆祝会上得到过这类礼物。

我记不得是怎样地回到了公寓，只记着在车上我好久好久地看着一个广告，那是一个穿白衣戴白帽的女护士形象。我完全可以看清楚她脸的全貌，手持一个瓶子在那里微笑。上面写着：献给生命的礼物。

第十二章

于是我回来了。

我坐在卧室的床上，关着门，开着窗户。今天是劳动节，与昨天一样地晴朗凉爽。真奇怪，我今天早上不必去办公室上班。虽然很早，可城外的公路上肯定十分拥挤，这时候的人们刚从夏日的乡间别墅度周末回来，急急忙忙地往回赶。五点钟，一切还仍是慢慢消失的宁静；可马上在空中的阳光闪烁当中，多少英里的公路上将要滚动着鸣叫的汽车，里面坐着厌倦了的孩子们。可这里，和往常一样，很宁静。

安斯丽在厨房里，我今天几乎见不到她。我听到她在门那边来回地走着，不时地哼着小曲。我想要开门。可我们的关系改变了，我还没确定我们的新位置。我知道要和她谈话会是很困难。

星期五好象是很久以前的事，那以后好似发生了好多事情，此刻的我正在大脑里回想着那些事情，我意识到我的表现比我想象的要明智的多。我的潜意识走在了我的意识前面，潜意识也有自己的逻辑。我做事情的方式和我实际的个性有点不相一致，可结果也不一致吗？决定来自于灵机一动，可现在我有时间反思，这是一个做事的好方法。当然在中学或大学，我就总假设我最终会嫁给某人，有了孩子，和

其他人一样。有两个或四个孩子，“三”这个数字不吉利，可我不赞同只生一个孩子，他们太容易被溺坏了。我从来没有象安斯丽那样对婚姻有如此愚蠢的观念。在原则上她就反对婚姻，但生活不是按照原则去发展，生活需要调整适应。正如彼得所说，你不会任意地继续下去；中年还不结婚就会被人耻笑，就会感到痛苦和混乱或其它什么，办公室的工作使我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虽说我肯定这是我后脑的感觉，可我有意识地不希望这样快地发生或以这种方式发生。当然，我和彼得的关系事实上比我承认的要紧密的多。

没有理由表明我们的婚姻会和克莱拉的一样。他们俩不大实际，他们没有管家理财的概念，也没有一个维持组织完美的婚姻感。这实际上是一种基本的机械能力，就象把家俱和一日三餐，还有其它事情按顺序安排好一样。对彼得和我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新秩序。虽说我们还有很多其它事情要安排。彼得是你能想到的理想人选。他吸引人，定会有成就，况且他人整洁，这一点，对你将要与之生活在一起的人来说，尤其重要。

我可以想象到她们在办公室听到这消息时脸上显露的表情。可眼下我还不能告诉她们，我还要在那儿多工作一段时间。直到彼得实习期完毕，他能挣更多的钱。我们开始也得住公寓，以后我们可以有一幢自己的房子，一个固定的家；这样才值得收拾干净。

一会儿，我得做一些实用的工作，而不是坐在这里思索。首先，我得修改一下啤酒调查表，依此写出个报告，明天一早就打出来，了结这件事。

然后我也许要洗头。我的房间也需要好好打扫一下。我

该把堆积在衣柜里的东西找出来，衣橱里仍有一些挂着不常穿的衣服。我该把它们送到救世军协会去。还有很多衣服上的装饰品，那些在圣诞节亲戚们送的礼物：仿造的狮子狗状的金针和带有刻花玻璃作为点缀花瓣及花眼的胸花；一硬纸盒箱子书，大部分都是课本，从家里寄来的我不再看的信件，一些作为多愁善感时安慰我的旧娃娃。其中保存最久的一个娃娃身上穿着小衣服，里面塞的是锯末（因为我有一次用指甲刀把它划破了），它的小手、脚和头都是用硬木片做成的。手指甲和脚趾头已经被磨坏了；头发变得又黑又短，一束束小卷发连着从头上脱胶的小纱巾。脸也破损了，可仍然能看到张开嘴巴里的红舌头和两颗陶瓷牙齿，我记得这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它穿着一件旧礼服。我曾在晚上给它留下一点吃的，可第二天早上却失望地发现食物不见了。另一个娃娃比较新一点，有一头可洗的毛发和橡胶皮肤。有一次过圣诞节，我向别人要来的，因为你可以给它洗澡。但它们不再诱人了；它们得和其它东西一起被处理掉。

我仍然不十分了解洗衣店里的那个年青人，也不能解释我当时的行为。也许这是一种不检点，象健忘症似地自我表现一次。可能我不再有机会遇到他——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管怎样，他和彼得没有任何关系。

收拾完房间后，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他们会很高兴，这是他们一直想得到的消息。他们希望我尽快早地在周末回家去看看。我也没见过彼得的父母。

马上我就会下床，步入那照耀着地板的阳光之中。我不会把整个下午都这样消磨掉，虽说是休息也不应坐在床上靠着墙壁望着那空空的天花板，在床边吊着双腿。好象在橡皮

艇上似地漂荡着，看着晴朗的天空。

我必须安排好自己。我有许多事情要做。

第 二 部 分

第十三章

玛丽安无精打采地坐在书桌旁，在电话记录本上心不在焉地画着。她画了一个箭头，上面有许多错综的羽毛，然后又用交叉线条画出了阴影。此时她本应该准备调查表，调查有关不锈钢剃刀刀片的事；刚才她已经开始准备要提问的问题了，这些问题能引导调查者如何向受害者要回仍在剃刀上的旧刀片，如果能要回愿回赠一个新的。这让她伤透了脑筋。此时她认为这一定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剃刀刀片公司总经理本来拥有一付非同一般的刀片，这付刀片他家已经用了几代人了，每次用完之后不仅变得更为锋利，而且每用完十三次之后，无论修面人要什么东西它都能满足他的要求……然而，总经理对他的这个宝贝保管得不够精心。有一天，他忘了把它放回到那个用丝绒作衬里的盒子里，而是留在了浴室的什么地方，一位女佣人，想做点好事，就……（事情到此就不大清楚了，而且还变得复杂起来。那付刀片不知怎么竟然出现在一家商店里，是一家旧货商店，有一位不知真情的顾客从这家商店买走了它，后来……）就在那天，总经理急需一笔钱，他就象发了疯一样每三小时就刮一次脸，以凑够十三次，结果把脸刮破了皮；他感到又是吃惊又是沮丧，这时……。这样所发生的事就被他发现了。他命令把那个冒犯他的女佣人扔到堆满旧刀片的坑里去，并且叫一

些中年私人女侦探装扮成塞默尔调查公司的调查员到全市的各处行动。这些调查员敏锐的双眼是接受过训练的，她们喊一声“新刀片换旧刀片”之后，就能找出所有脸上胡子最少的人，无论是男还是女，她们会尽力找回那个丢失了的无价之宝的……。

玛丽安叹了一口气，然后在各种线条构成的迷宫的一角画了一个小小的蜘蛛，之后转身面对着打字机。她把调查表草稿上的那部分未加修改地打了下来——“我公司欲对您的剃刀刀片的情况作一调查。您可否把现在仍在剃刀上的刀片给我？我们将赠送您一付新的刀片，”——她只是在“您”字之前又加了一个“请问”。尽管无法使这个问题听起来不那么古怪，但这样至少可以使它变得更为客气些。

办公室的东西在她的周围堆放得乱七八糟。平时，这些东西要么堆得杂乱无章，要么就显得单调古板、毫无生机。但总体来讲，在她看来与其单调古板还不如杂乱无章。其他人都在四处忙碌，你喊我叫，根本没有闲暇逛到她这儿从肩后看看她究竟在干些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她少做一点工作是不会有人注意的。她过去曾有过一种投入到这种杂乱无章之中的感觉；有时，由于这种投入她甚至放纵自己，变得狂乱起来，从这其中得到这么多乐趣，她不禁感到有些吃惊；但是订婚之后，她知道自己迟早也得离开那儿（他们都谈论这件事，彼得说，如果她愿意她当然可以在婚后继续工作，至少可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尽管从经济方面来讲她用不着这样——他说，他认为如果你不能养活自己的妻子，那么娶人为妻就有欠妥当，但是她却对此持反对态度），这样她就可以向后一靠，超然地观看这些杂乱无章的东西了。她发现，

事实上即使这时自己真想卷入其中，那也不可能了。最近人们开始夸她在关键时候还能表现出这般冷静。“唷，为玛丽安感谢上帝，”她们一边说着，一边休息着喝茶，手里还拿着擦面纸在她们劳累过度的额头上轻轻地拍着，同时喘着粗气。“她可从来也没有失去控制。是吧，亲爱的？”

她想这时候她们象是动物园里的一群狎狻在四处跑动。说到狎狻她猛然想起了自动洗衣店里的那个人。她去过那洗衣店几次，总是带着某些希望想再在那儿看到他，但是他再也没有露面。不过这也并不叫人意外，很显然他是那种变化无常的人；也许他早已消失在某条排水沟里了……

玛丽安看到埃米急步跑到档案柜那儿，在档案文件中焦躁地翻找着。这次是进行一项对卫生巾的全国性调查，可是西部的调查出现了让人难堪的事情。这次调查应该是一种他们称之为“三轮式”的调查：第一轮是通过信函进行，目的是在复信高峰时找到并带回大量合格的、自愿的被调查者，而第二轮和第三轮是在对被调查者本人作了更为深入的调查之后进行的。玛丽安希望调查不应该公开进行。露西在喝咖啡休息的时候曾指出，这样的事目前来说是很正常的，不管人们怎么想这也是一种体面的产品，超级市场出售它，一些最畅销的杂志还整版整版地刊登这种广告，所以说让它重见天日，对它不那么守旧，不那么受约束难道有什么不好吗？尽管这样，整个事情，特别是必须提问的某些问题对玛丽安判断事物是否合情合理的能力是个很大的冲击。米莉曾经说过，那当然是一种开明的观点，但是这些调查总是一件让人头痛的工作，不仅上门调查问题时会遇到麻烦，而且也不可能找到愿意进行这种调查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很守旧

的，尤其是那些小城镇里的人，如果你要他们干这种事，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会辞职不干，（如果是雇用家庭妇女，情况就更糟了，她们并不真就需要钱，对这种工作她们总是毫无兴致，或是怀孕之后甩手不干了，然后你就不得不另找新人，对她们从头开始培训。）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她们寄一份表格信函，告诉她们怎样才能尽力去改善女性王国的命运——玛丽安认为这种做法对那些初出茅庐的高尚护士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她们在每位真正女人的心目中是头发卷曲、效率颇高、具有牺牲精神的人物。

这次发生的事情更是糟糕。在西部，也不知是哪位（到底是福姆河的利奇太太？还是瓦特鲁斯的哈彻太太？谁也记不清了，埃米说她们好象是把卷宗放错地方了，）负责从当地的电话簿中找那些第一轮中要调查妇女的名字，挑选的时候却不够仔细，结果反馈回来的调查表不是象原先估计的那样雪片般地飞来，而只是零星地寄到。米莉和露西现在正在检查这些摆放在玛丽安对面书桌上的调查表，想查明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

“唉，很明显，有些表是寄给男士了。”米莉不满地咕哝道。“这一张上面写着‘嘻嘻’，是一位叫莱斯利·安德鲁斯的先生寄回的。”

“我不明白，有些女士们在寄回的表上的所有栏目里怎么都填的是‘没用过’呢？那么她们用的到底是什么？”露西气恼地说。

“噢，这位女士已经八十多岁了。”

“这位女士说她已经接连七年都怀着孩子。”

“唉呀，真不幸，”刚才一直在旁听着的埃米气吁吁地

说，“她怎么能糟蹋自己的身体呢？”

“我敢打赌那位笨蛋利奇太太——或是哈彻太太，不管是哪位——肯定又把那些表送到印第安人保留地了。这事我还特意叮嘱过她。她们用的是什么鬼才能知道呢？”露西蔑视地说。

“用地衣，”米莉接口就说。“在西部出差错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她把这一堆调查表又查了一次。“我们还得从头开始，委托人也会发火的。分配给我们的所有定额都被浪费掉了。最后期限一到，那可怎么办呢，我真不敢想象。”

玛丽安看了一下钟表，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她在纸上画了一串月亮：新月、满月、残月，然后什么也没了：即是没有月光的月亮。另外，她又在其中的一个新月里画了一颗星星。她的表尽管与办公室的钟只差两分钟，但她还是把表对了对，然后又上了发条。这只表是彼得给她的生日礼物。她在打字机上又打了一个问题，这时感到肚子有些饿，心想这饥饿感是不是看了表引起的。然后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椅子转了几圈，调高了椅子的高度，坐回到椅子上又打了一个问题；总是在摆弄文字，她感到非常厌倦。最后，她在打字机前再也坐不下去了，于是说：“咱们现在去吃午饭吧！”

“噢，这个……”米莉犹豫不决，又看了看时间。她仍然存有某种幻想，希望能把这杂乱的残局理出点头绪来。

“好，咱们去，”露西说，“快要把我逼疯了，我必须得换换环境。”她朝衣服架那儿走去，埃米也跟了过去。米莉见别人都在套衣服，她也只好丢下调查表了。

街上风吹得很冷。她们撩起了衣领，用戴着手套的手把外衣的前面拢了起来贴近脖上，俩俩一伙穿梭于匆匆吃饭的

人群之中，鞋跟在光秃秃的人行道上发出卡嗒卡嗒和嚓嚓作响的声音：天还没有下雪。她们得比往常多走一些距离。露西曾提议应该去一家比她们往常要去的更为豪华的餐馆，所以，在这种因卫生巾调查混乱所引发的代谢高潮的情况下，她们便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唉呀，唉呀，”一阵带着沙土的寒风向她们吹来，埃米悲哀地叫着。“遇到这么干燥的天气我可怎么办呀！我的皮肤都快干瘪得剥落了。”阴雨连绵时她脚痛得要命，而阳光明媚时她又感到眼睛疲劳，脑袋疼痛，皮肤生斑，头晕目眩。当天气阴沉，微微温热，介于两者之间时，她又会出现阵发性发烧和咳嗽。

“冷霜化妆品最有效了，”米莉说，“我祖母也是皮肤干燥，她用的就是这个。”

“可是我听说这种冷霜用后会起丘疹，”埃米心有疑虑地说。

她们进来的这家餐馆带有一种欧洲英式的虚饰，里边摆着剥制的皮革椅子，屋顶横梁是都铎朝样式的。她们等了没多久便由一位身着黑丝绸的女招待领到一张桌子旁边；她们坐下之后，解开了外衣，玛丽安注意到露西穿了一件新礼服，是一件深紫红色华贵的薄片迭成的紧身针织上衣，在领口处别了一只高雅的银针。玛丽安想，难怪她今天要来这儿吃饭呢！

露西环顾四周吃饭的人们——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那些不露神色、长着面包样面孔的商人，商人们狼吞虎咽地吃着，还不时地大口喝上一些，为的是尽快、尽量不动感情吃完饭，早点返回办公室去赚钱，为的是尽早穿过繁忙的车辆，

返回家中，返回妻子身边，返回餐桌旁。露西为了与衣服搭配和谐，眼影涂的是紫红色，口红用的是浅紫红色，她今天与往常一样显得非常高雅。最近两个月里，她到豪华餐馆吃饭变得越来越频繁了（但玛丽安纳闷她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她就象是一个带有玻璃球，装着旋转匙形诱食和十七个钩子的多羽毛捕鱼诱饵，穿行于那些有吸引力的地方，穿行于那些用盆栽喜林芋类植物排成茂盛草坛装点的高等餐馆和鸡尾酒吧，有人认为去这类地方就餐的男人象梭鱼一样隐匿、贪食，不过这是指他们在婚姻上所采取的态度。但是，那些人，那些合适的人选却并不上钩，他们或是游入深水，或是猛咬别的诱饵——那些诱饵中，有的是褐黄色并不显眼塑料假诱饵，有的是失去光泽平平常常的黄铜汤匙，还有的是露西操纵不了的那种带有更多羽毛和钩子的东西。露西在这样的餐馆里给一盆一盆没有时间顾及紫红色衣服的短胖戛裨鱼展示她那迷人的服饰和糖果样的双眼真是枉费心机。

女招待走了过来。米莉要了一份用酪农干酪配成的色拉，然后随着那些摆放在水杯旁粉、白、橙三种药片吃着。露西又是抱怨，又是生气，变了好几次主意，最后要了一份煎蛋卷。玛丽安本来很饿，很想吃午饭，但现在并不感到饥饿，对此她很是意外。她吃了一份奶酪三明治。

露西一边拨弄她的煎蛋卷，一边抱怨说煎得太硬了。然后她问道，“彼得怎么样？”她对彼得又产生了兴趣。彼得经常打电话到办公室告诉玛丽安他那天都干了些什么，那天晚上又打算干什么，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但如果玛丽安当时不在，他就让与她共用一部电话的露西传话。露西认为他待人彬彬有礼，觉得他的声音魅力无穷。

玛丽安这时正看着米莉就象往箱子里放东西一样，把牛肉腰子馅饼井井有条地放进嘴里。“好了，”她吃完后常常这么说，“所有的都进去了，干干净净。”然后把嘴一闭，就象盖了盖一样。

“很好，”玛丽安说。她和彼得本来决定暂不向办公室里的同事公布秘密，因此她一直日复一日地恪守着诺言，可是现在这么一问使她丧失了警惕性，不由自主想把它公布于众。她推测也许她们已经知道自己有话要说了。“我有件事要告诉诸位，”她说，“但现在还不能把详情告诉大家。”她等着，三双眼睛已经把注意力从盘子转移到她身上了，然后她说，“我们订婚了。”

她朝她们微笑着，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她一眼看见她们眼里的表情由期望变成了惊愕。露西丢掉手里的叉子，气吁吁地说，“不，”然后说，“太棒了！”米莉说，“噢，太好了！”埃米匆匆忙忙又吃了一片药。

接着她们就你一句我一句地提了一连串问题，而玛丽安镇定自若，就象是给小孩分发糖果一样宣布着消息：一次一个，从不赘述：否则她们会厌烦的。她宣布之后所感受到的那种得意洋洋的兴高采烈至少对她自己来说是短暂的，那种惊讶效应一旦消失，她们之间的这些谈话对于双方都会变得象剃刀刀片调查表一样遥远模糊、与己无关；什么婚礼仪式了，未来的住房呀，可能需要的瓷器和玻璃器皿等等要买的和要穿的东西。

露西最后问，“我过去总认为他是那种坚定不移的单身主义者，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把他弄到手你究竟使了什么法子？”

玛丽安把视线从这些突然变得过分热情以找到答案的面孔上转移开来，望着盘子里的刀叉。“老实讲我也不知道，”她说，想尽量表现出一种将要成为新娘子的稳重。其实她也真不知道。现在她只是把结果就那样悬在她们面前，而没能给她们一个说得过去的原因，所以后悔刚才不该泄露秘密。

她们刚一返回办公室彼得就打来了电话。露西把电话给了玛丽安，同时低声道，“是你那位！”她的话语之中透出一种因电话那端是就要成为新郎官而感到的敬畏。玛丽安一边对着电话说话，一边通过当时的气氛觉得三双耳朵的肌肉绷得很紧，三颗金发脑袋在摇来晃去。

彼得说得很干脆，“喂，宝贝，你怎么样？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真的不行，突然出了一桩案子，很重要，我必须得去处理。”

他的话听起来就好象是在指责她企图妨碍他的工作，所以她很生气。本来他昨天给她打电话约她去吃饭之前，她并不想在这种不是周末的时候和他见面；但从那以后她盼着和他见面。她非常果断地说：“那好吧，亲爱的。但是我们应该乘机把这些事情说明白了为好！”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案子是突然出现的，”他生气地说。

“好啦，你也用不着对我那么凶。”

“我才没有呢，”他恼怒地说。“你知道我当然更愿意见到你，可你也得理解……”后来的谈话就是你退我让，不断地和解了。玛丽安想，唉，我们必须得学会和解，干脆我们从现在做起吧。她最后说，“那么，明天怎么样？”

“唉呀，亲爱的，”他说，“我实在说不准。这确实要看当时的情况了。这种事情是怎么回事你也知道，到时我会告诉你，行吗？”

玛丽安看在她的听众的面上甜蜜地说了一声再见，然后把电话听筒放回原位，这时她感到精疲力竭。她必须得注意她和彼得讲说的方式，将来对待他应更加小心，很明显他的工作压力很大……“我是不是得了贫血？”她一边朝着打字机走去，一边自言自语着。

她打完了那份剃刀刀片调查表之后，又开始打另一份。这一份是对一种新的脱水犬食进行的产品检验说明，就在这时电话又响了，是乔·贝茨打来的。她并不很希望接到他的电话。她热情地向他问候着，但却言不由衷：她知道自己近来一直在逃避责任，尽管克莱拉一直想见她，她还是想躲开贝茨向她发出的宴请。克莱拉的预产期先是过了一周，后来又过了一周，从电话里听她讲话就好象是她正被缓缓地拖进到一个包绕着她的南瓜似的巨大赘生物一样。“我都快站不起来了，”她呻吟着说。但是如果再让玛丽安一晚上凝视着克莱拉的肚子，伴着她揣摩里边那神秘的胎动，那她可受不了了。上一次，为了使气氛变得轻松，她说，“也许胎儿有三颗脑袋，”“也许根本就不是个小孩，而是某种寄生物，就象是树上的虫瘿，或是肚脐上的象皮肿，或是象一个巨大的脚趾囊肿……”话语之中只有逗乐，却缺乏鼓励。那天晚上之后，她认识到，自己去看克莱拉对她并没有什么好处，还不如不去为好。但是，由于内疚的驱使，她心中涌动着一股热望，所以那次她要离开时要乔答应，一有什么情况一定通知她，甚至还大胆地提出，如确有必要她可临时充当

婴儿的保姆；不过现在他说：“噢，感谢上帝，一切都过去了，又生了个女孩，十磅七盎司。克莱拉是昨天晚上两点钟才去的医院。当时我们还担心怕她把孩子生在出租车上。”

“噢，那太好了，”玛丽安感叹道，随后又问了一些其它方面的情况，并道了喜。然后她向乔问明了探望时间和产房房间号，并将其记在了电话记录本上。“告诉她我明天就去看她，”她说。此时克莱拉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就象是一个被放了气的气球一样正向正常的体态恢复，谈起话来也较以前自如多了：过去她对克莱拉说话时就好象对一副长着畸形小头的臃肿肉体演说一样，其样子不禁使她想起了肩负全体蚁群重任的蚁王，想起了一个半人半妖的人——也有时候，她想可能象几个人，一小群她根本不认识的神秘人物。现在她一时心血来潮决定要为她买几束玫瑰花：作为礼物欢迎真正的克莱拉又一次确凿无疑地拥有了自己那副虚弱的身躯。

她把电话听筒放回到那个黑色的叉簧上，又靠到椅子上。钟上的分针在不停地转着，打字机嘀答嘀答的声音和高跟鞋踩在坚硬的地板上发出卡嗒啪嗒的声音不断地作着伴奏。她能感觉到时间在自己双脚的四周几乎是能看得见地象涡流一样旋转着在她的周围袅袅上升，用椅子把她的身体托起并缓慢而又迂回地载运着，但却带着顺山而下流水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势头朝向他们认同的遥远而又并不遥远的日子流去——三月下旬？——这将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日子。婚礼的筹备工作正在别的地方逐步进行着；亲属们是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操办着一切事情，因此她倒变得一身轻松。她漂浮着，任凭水流将她托起，将她带到要去的地方。现在这一天就要到来：这是一个必须通过的海滩上的界标，

是许多大同小异树木中的一棵树，它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有先有后，这种差别也只不过是走过的路程作一下标记。她要超越时间。为了不辜负那根驱动的秒针，她把犬食调查表的其余部分全打了出来。

下午将尽时分博格太太悠然走出了她那个小间，额头上挑的皱纹透露着惊愕，但双眼却和往常一样平静。

“唉呀，”她对办公室里的所有人说——让他们知道管理方面出现的小小的危机，这是她人际关系策略的一个部分——“可真是倒霉！不仅在西部出了那种乱子，而且那位令人讨厌的内衣推销员也给弄出了麻烦。”

“不是那位淫猥的男人吧！”露西一边说着，一边厌恶地紧皱着她那搽着乳白色香粉的鼻子。

“是他，”博格太太说，“这可真让人心烦！”她两手相握，露出一一种女性特有的失望，但很明显她一点也没有感到心烦。“他好象已经把活动范围转移到了郊区，确切地说是转移到了埃托比科克。今天下午我接到两位从那儿打来的抗议电话。当然他也可能是位和蔼的普通人，并无恶意，但这却严重地损害了我们公司的形象。”

“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玛丽安问。她以前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位内衣推销员。

“噢，”露西说，“他是一个下流的家伙，给女人打电话，对她们说一些污秽的东西。他去年也干过这种事。”

“麻烦的是，”博格太太悲叹道，双手仍然在胸前紧握着，“他跟她们说他是我们公司的人。很明显他很会说服人，说话时官气十足。他说他正在做一次有关内衣的调查，我猜想他提问的第一个问题听起来一定是真心诚意的。牌子了，

种类了，大小了等等。然后他提的问题就越来越涉及到隐私了，直到那些妇人们生了气把电话挂上。当然，后来她们就给我们公司打电话提抗议，我想向她们解释那人并不是我们的调查人员，我们公司也决不会提出那样的问题，有时还没等我开口，她们就指责我们干了所有那些下流的事。我真希望她们能把他抓住，制止他这种行为，这个人真让人讨厌，但是当然了，要查找到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这人怎么会干这种事？”玛丽安沉思着说。

“噢，他可能是一位色情狂，”露西说着，不禁微微打了个寒颤。

博格太太又皱了皱眉头，并摇着头说，“但是她们都说他听起来很和蔼，智力很正常，甚至还很聪明，根本不象那种给你打电话问那种事的下流之辈。”

“也许这一切都说明有些色情狂是态度非常和蔼的正常人，”博格太太走回到自己的小间之后，玛丽安对露西说道。

她穿好外衣，飘然走出办公室，穿过走廊，然后就任凭自己在电梯这个减压舱内下沉，此时她还在想着那位内衣推销员。她脑海中浮现出他那富有智慧的面庞，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那聚精会神的样子，就象是一位保险公司的推销员或经纪人一样。她纳闷，他会问些什么隐私方面的问题呢，如果他给她打电话，那么她会怎么回答呢？（噢，你一定是那位内衣推销员吧。关于你的事我已经听到了不少……我想我们之间一定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吧。）在她的想象中他穿着一套普通西装，打着一条相当传统褐栗交错的斜条领带；脚登一双油光锃亮的皮鞋。也许他那本来正常的头脑被公共汽车上的环形广告弄得疯狂似地激动不已，他是社会的受害者。社

会把那些身材苗条、笑容可掬橡胶一样的女士们展现在他的眼前，促使他，不，几乎是迫使他接受她们灵活的恭维，然后就撒手不再理他了。当他到商店的柜台要买上面提到的那些衣服时，他发现衣服里空荡荡的，没有所说的东西。但是他没有生气，没有发怒，也没干什么，他默默而又老成地忍受着失望的折磨。尽管他懂事明理，他还是决定利用社会所提供随处可得电讯网去有条不紊地寻找他渴望找到的那种穿着内衣的偶像。这只不过是一种交易：这个社会欠了他的债。

她在大街上走着，这时一个新的想法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也许那人就是彼得。从他的律师事务所溜出来到最近一间电话亭给埃托比科克的家庭妇女拨通了电话。他是在向什么事情提抗议——抗议调查？抗议埃托比科克的家庭妇女吗？还是抗议橡胶硬化作用？——或是回击一个使他肩负沉重法律责任而又不让他把她带去吃饭的惨酷世界。他知道公司的名字，也知道公务调查的程序，当然是从她那儿知道的。也许这就是他的本来面目，是他人格的核心，是近来在她心目越来越占居地位的彼得的中心。也许这就是这样或那样表面之下所隐藏着的实质，尽管她做了多种猜测和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现在她才明白，原来她并不知道他的真面目：他果真就是那位内衣推销员。

第十四章

当玛丽安的头从楼梯井象潜望镜一样出现时，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两条赤裸的腿，再往上看是安斯丽，她正半裸着站在狭小的门厅里向下凝望玛丽安。往日她的面孔毫无表情，而现在却染满了几乎察觉不到的惊讶和懊恼。

“嗨，”她说。“我原以为你今晚出去吃晚饭。”她面带责怪地两眼紧盯着玛丽安手里拎着的小食品袋。

玛丽安拖着身躯走完了最后一段楼梯，然后才回答道：“刚才是想出去吃，可现在不去了。彼得突然有公事要处理。”她走进厨房，把那个纸袋放到了桌子上。安斯丽跟她后面进来，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玛丽安，”她象演戏一样说，“今天晚上必须解决！”

“什么事？”玛丽安心不在焉地问道，同时把装着牛奶的纸盒放进了冰箱。其实她并不真地想听她说。

“是伦纳德，你知道的。”

玛丽安一直只顾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所以这才想起了安斯丽正在说些什么。“噢，是那事，”她说。她一边想着什么，一边脱掉了外衣。

她一直没有什么注意安斯丽的战役（是否也可以说是伦纳德的战役？）在最近两个月内的进展情况——她对整个事情并不想插手——但是，安斯丽自己的叙述、分析和抱怨灌满

了她的耳朵，所以正在发生的事情她就能推测出来了；可是，不论你多么想撒手不管，你的耳朵必然不会充耳不闻。事情并没有象预想的那样进行。看起来安斯丽是过甚其词了。第一次会面时，她把自己打扮成一位穿着粉红色方格花布的贞洁淑女，这使得莱恩在那天晚上被她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拒绝之后，就认定对她要进行长期、细致的围攻。任何过分出其不意、过分粗鲁的举动都会把她吓跑的；要让她得手就必须用文雅而又谨慎的言行。结果，他先请她吃了几次午餐，进而每隔不长不短的时间就请她去外边吃饭，最后他还请她看了外国电影，有一次看电影他居然握住了她的手。他甚至还邀请她去了一次他的住处，吃了些午后茶点。后来安斯丽一再大声起誓说在那样的场合，他真是一位言行得体的模范。由于她自己声称不喝酒，所以她甚至也不能佯装让他把她灌醉。谈话时他待她就犹如她是一位小姑娘，耐心地给她讲这讲那，他讲电视制作室里发生的故事留给她的印象尤其深刻，他还一再向她保证他对她的兴趣绝对是那种怀有良好愿望的老朋友所产生的兴趣，最后直弄得她想放声大笑。可是她又不能辩解什么：她的大脑必须表现得与她的面色同样地空白。她的双手被紧紧地束缚着。她已经树立了自己的形象，现在她只能保持这种形象。她自己要是有什么进一步的举动，或流露出一一点智慧的痕迹就会有失得当，也使得她的哑剧表演前功尽弃，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她忍受着莱恩过分细腻而又不得不压抑着渴望的举动，眼见日历上重要日子不断流逝却又一无所成，私下里她就不断地焦躁不安，大惊小怪。

“如果今晚还不行，”安斯丽说，“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

办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要另找一位了。可是我已经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她竭力紧皱着自己稚嫩的眉头。

“那在什么地方……？”玛丽安突然开始明白为什么安斯丽刚才对她的不期而归会感到懊恼。

“噢，很显然他不会请我去看他的照相机镜头，”安斯丽没好气地说。“可是如果我表示同意，他就会满腹疑虑。不过我们打算出去吃饭，我想如果饭后我请他来喝咖啡，也许……”

“这么说你是希望我出去，”玛丽安说，声音显得很不愿。

“要是那样，那你可帮了我天大的忙了。如果是平常，即使隔壁房里或是就在干那种事的床下举行一个野营布道会，我都不会在乎，我敢说他也不会在乎，但是，你也知道，在他看来我应该在乎。进卧室我必须是由他拥着、后退着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进入。”

“是，这我明白。”玛丽安叹气道。事到如今，她也并不想指责什么。“只是，我不知道我可以去什么地方。”

安斯丽的脸上露出了喜色。她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余下的细节是次要的。“噢，你看，你是不是可以给彼得打个电话，告诉他你要去他那儿？他不会介意的，他和你已经订了婚。”

玛丽安考虑着她的提议。如果是以前——到底是什么时候她一下也记不清了——她会那么办的；如果他真有怨恨，那也没什么关系。但是目前，尤其那天下午他们电话谈过之后，这就不是什么好主意了。无论她多么尽力不碍手碍脚，只是拿本书在他的卧室里打发时光，他也会暗暗责怪她占有

欲过分强烈，或责怪她唯恐失掉他而干扰了他的工作。即使她把实际情况向他讲明白，那也无济于事。所以她并不想去那儿。第一次晚会之后彼得已从一位自由自在的单身汉变成了一位成熟的未婚夫，而且调整了自己说话的口气，结识的朋友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自从那次晚会之后，彼得几乎没再见过莱恩的面，但是，他对老关系的忠诚，如果说不会给安斯丽带来什么麻烦的话，那至少也会给她带来麻烦的。去他那儿会给他提供进攻的口实。“我看我最好是不去，”她说，“他工作非常卖力。”实际上她没什么地方可去了。克莱拉不在家。逛公园或进行长时间的散步，这天气又太冷了。或许她可以给办公室三位贞女中的哪一位打电话……“我看电影去，”她最后说。

安斯丽松了口气，微笑了起来。“好极了，”她说完走进卧室，又去梳妆打扮了。过了一会儿，她探出头来问道，“我能不能在需要时用一下你那瓶苏格兰威士忌酒？我知道那是你的东西，但你不会介意吧。”

“没问题，用吧，”玛丽安说。威士忌酒是她俩共同的财产。她知道安斯丽会买一瓶还她的。即使她忘了还，能把这种事干脆了结，牺牲半瓶威士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么耽搁又耽搁，磨蹭又磨蹭，可让人受不了，她觉得真是心烦。她站在厨房里没动地方，身体靠在炉台上，两眼盯着水池子，一副忧郁的样子。水池里放着四只剩有半截不透明饮料的玻璃杯，一块鸡蛋皮，还有近来煮空心面和奶酪的锅。她决定盘碗先不洗。她不喜欢残余杂物，所以就把那块鸡蛋皮捡出来，扔到垃圾堆上，也好作为一种清洁的象征。

安斯丽再次出现时，穿着宽阔的罩衫和无袖的连衣裙，

耳朵上配戴一对雏菊状的耳环，眼睛修饰得格外漂亮。玛丽安对她说，“你知道电影并不是通宵达旦地放映。十二点半左右我不得不回来。”她想，她肯定希望我睡在街沟里，彻夜不归才好呢！

“我想到那时局面会得到有效的控制的，”安斯丽满有把握地说。如果到时还无法收场，我们也都不会在那儿的：我会把他从窗子扔出去，然后再自己跳出去。但是以防万一，不管哪个门要是关着，不敲门你还是不要闯进来。”

玛丽安特别注意到那个最为不祥的说法：不管哪个门关着。“你来看，”她说，“我在自己卧室里画了这条线。”

“喔，你的卧室可比我的整洁，”安斯丽照实说道，“如果我由于一时感情冲动，不能自我，那样我总不能中途停止，说一声‘你走错了房间，这不是你的卧室，’是不是？”

“是，你说得对，”玛丽安说。她开始有一种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的感觉。“只是一想到无意之中发现自己床上已经有了人，我就不自在。”

“我跟你讲，”安斯丽说，“如果我们真得碰巧是在你的房间，我会在门把手上挂上一条领带，你看怎么样？”

“谁的领带？”玛丽安问。她知道安斯丽喜欢收藏这收藏那——她房间的地板上就放着几张照片，一些信件以及六、七枝干枯了的花束——但并不知道她还收藏什么领带。

“噢，当然是他的了，”安斯丽说。

玛丽安的脑子里出现了一间猎物陈列室，墙上钉着长有犄角的鹿头，不觉使她不安起来。“干脆就用他的头皮得了？”她问。不管怎么说，伦纳德应该算是她的朋友。

安斯丽走后，她孤独一人，吃着盒装便餐，喝着茶，在

房间里踱来踱去，消磨时间，等着电视上后面节目的播出，与此同时她也在考虑着刚才的事情。甚至在去最近那家电影院的一路上，她还在考虑着。最近一段时间，在她大脑一条细小、隐匿的缝隙里，她有一种感觉，自己应该设法去提醒莱恩，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干，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干。她知道，他不会相信安斯丽这样一个看上去乳臭未干、未能沙场的黄毛丫头居然会是一位诡计多端、对他正在实施一项邪恶阴谋的超级女性，居然会无视他人格的独立，利用他作人工受精的廉价代用品。但是现在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安斯丽干事非常谨慎。玛丽安好几次想到，半夜的时候可以给他打个电话，电话听筒用尼龙丝袜蒙住，低声告诉他“小心！”；但那也无济于事。他是决不会猜到自己有什么应该提防的。匿名信……他会认为那是某位脾气乖戾人的恶作剧；或是某位从前的女友出于妒忌，企图破坏他自己那疯狂的计划，这反倒会使他的追求变得更为急切的。另外，她自从订婚之后：就与安斯丽有一项不成文的协议，她们两人谁都不能干涉对方的计划，尽管一方从道德上显然并不赞成另一方的行为。如果她对莱恩透露什么的话，她知道安斯丽完全能进行一次成效卓著，或至少让她不得安宁的反击。算了，只能让莱恩听天由命了，而且莱恩也会满心欢喜、不失时机地拥抱这种命运的安排的，现在玛丽安也说不准，到底是早期的基督徒被抛给了狮子呢，还是狮子被抛向了基督徒，她被搞得越发糊涂了。在一个星期天的讨论中，安斯丽曾问过她，是否赞成上帝创世这种观点，这个问题现在她可难以回答了。

另外，楼下的房东太太也不能不考虑。伦纳德来的时

候，他那双雄健有力的大脚要是上楼，即使她不往窗外窥望，也不埋伏在丝绒窗帘之后，来者是谁她心里也就差不多知道了。在她这样专横的人看来，礼貌举止是顶顶严格的，上了楼就必须的下来，最好在晚上十二点半之前，这也要受到万有引力的制约。尽管她从未这样说过，但这一点一定要考虑到。玛丽安希望安斯丽能灵活处理，要是能尽快完事，就让他十二点以前离开，要是最后实在没有办法，非留他不可，那就必须让他一夜安安静静，不出声响；但是如果真是那样，那么第二天早晨她们拿他怎么办，她也说不上来。也许必须得把他装在洗衣袋子里，偷偷运出去，不管他自己能走不能走。唉，其实他们随时都可以再找一个房子的。但是她可不喜欢在外面观光。

玛丽安在自动洗衣店附近那一站下了地铁，附近马路两旁各有一家影剧院，相对而立。她审视着这两家影剧院，其中一家上映一部带有字幕的外国影片，剧院外边贴着广告，是一份报纸的黑白复印件，尽管字体模糊不清，但读来却叫人神魂颠倒，而且还多处使用“成人”和“成熟”这样的字眼。这部电影曾获过几项奖。另一家上映一部低预算的美国西部片，外面的彩色广告是一些骑兵和奄奄一息的印第安人。以她目前的情况，她不想看那些长时间表现毛孔抽动富有感染力的艺术特写镜头，不愿长时间遭受感情的震动和节奏的停滞，那样会让她心绪不宁的。她现在要寻找的是温暖的地方，寻找的是避难所，或是超脱烦恼的地方，所以她选择了那部西部片。当她进入只有一半观众的影剧院，摸索着走到她的座位时，电影已经开演了。

她懒洋洋地坐入自己的座位中，头仰在后背上，双膝紧

靠着前面的座背，两眼似闭犹睁。尽管这种姿势有失妇态，但里边漆黑，无人可见；而且她两边的座位又空无一人。她也是确信两边无人才敢那样坐：她不想再与鬼鬼祟祟的老头子发生什么麻烦。她记得老早上学时就遇到过这种麻烦，当时她还不清楚影剧院中的情况，不知是谁，把手放到了她的膝盖上，她不由得一阵慌乱，很不自在，这虽不至于让人惊惶失措，但也着实让她尴尬难当。其实那人也并无恶意。对于一个在黑暗之中寻找座位的人来说，试探性的摸索，甚至慢慢抓到点什么，是至关重要的。

彩色的画面一幅接着一幅在她的面前掠过：戴着西部牛仔帽、形象高大的骑手骑着更为高大的牧马越过银幕，随着镜头的不断变化，树木、仙人科植物或是在前景中不断浮现或是在背景中不断消失；印入眼帘的还有烟雾、尘埃和疾驰的奔马。她不想琢磨那些含义隐晦的对白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想再紧跟剧情的发展。她知道肯定会有居心叵测的坏蛋，也肯定会有除暴安良的英雄，或许他们抢先拿走钱财，破坏了对方的计划，（当然还有多如水牛的印第安人和人人都能捕猎的鸟兽）但是，她所看到的人物到底是哪种道德的象征，这对她来说无关紧要。这部新近拍摄的西部片至少剧中人物并没有患精神变态。坐着无聊，她就注意到那些配角演员和那些跑龙套的，心想他们空闲时间一定很充足，他们都干些什么呢，他们中是否还有人做着将来当大明星的美梦，她觉得这些问题倒是蛮有意思的。

彩色的银幕画面上出现了紫蓝色半透明的夜幕。一个人鬼鬼祟祟穿过一片草地朝另一个人走去；四周万籁俱寂，只有草动的沙沙声和几只蟋蟀单调的唧唧声。左边不远处，她

听到一种细弱的声音，是有人在嗑东西，后来又听到什么硬东西掉到了地上。一声枪响，又一番搏斗，银幕上变成了白天。她又听到了嗑东西的声音。

她头向左边转去，借助从银幕上反射回微弱的光线，她勉强看得出，隔着两个座位的那个人是谁。他是自动洗衣店里见到的那个人。他萎靡不振地坐着，两眼看着前方，目光显得呆滞。每隔半分钟左右他一只手就从另一只手拿着的袋子里取出东西送到嘴里，然后就是细弱的嗑东西声，再后来就是掉到地上的响声。他一定是在吃着带壳的东西，但不是花生，吃花生的声音比这个要柔和。她仔细地端详着他模糊的轮廓，他的鼻子和一只眼睛以及朦胧中一侧隆起的肩膀。

她又把脸转了过来，看着前方，想专心致志地看电影。尽管看到他突然出现在那个座位上，她很高兴，但是她高兴得不合情理：因为她不想同他讲话，而且她希望他没有看见自己，没见到她独自一人坐在影剧院中。他似乎看电影看得很投入，几乎完全沉浸在里边，也沉浸在他正在吃着的东西之中——那种细弱的声音，真叫人心烦，他到底在嗑什么东西？——只要她呆着不动，他也许是不会注意到她的。但是她不安地感觉到，他还是清清楚楚地知道她是哪位，而且他注意到她的存在要比她注意他的存在还要早一些。她注视着眼前那片宽阔平淡的大草原。可她的身旁，那人仍然嗑着东西，声音单调，叫人心烦。

画面上的人们涉水过河，人马同渡，其中还有一件衣着不洁、白肤金发碧眼的女人。这时她注意到，左手有一种奇特的愿望，想伸过去抚摸他的肩膀。那种愿望好象是不由她支配：她自己倒一点也不想抚摸。她强令左手抓住座位上的

扶手。“那是绝对不行的，”她默默地告诫自己，“他可能会高声尖叫的。”她现在不再看他了，她反倒担心，如果她真伸过手去，也只能摸到一片黑暗和一片空荡，或是摸到影剧院内装饰帷帘的长毛绒面。

一队印第安人从隐藏地奋起进攻，音带上发生了爆炸声，空中回荡着嘶叫与呐喊。他们被消灭了，剧院里安静了下来，但她再也听不到他刚才一直发出的柔弱的、钟表一样的声音。她猛地把头扭向旁边：没有人影。噢，那么说他已经走了，也可能他本来就没到那儿；也许那是别的什么人。

银幕上一位巨人样的牛仔，童贞般地吻着那位金发碧眼女人的双唇。“汉克，这意思是……？”她低声道。过不了多久太阳就要落山了。

后来，一个声音紧贴着她的耳朵说道，“南瓜籽，”她感到对方的呼吸吹动了自己的头发。

她的大脑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信息，并默默地回答，“南瓜籽，当然了，怎么不要？”但是，她的身体还是吃了一惊，一时竟不能动弹。当从纯粹是肉体的惊讶中恢复过来，转身察看时，她身后并没有人。

她坐在那儿，勉强看着电影的结尾部分，同时开始相信自己是被复杂难解的幻觉捉弄了。“到头来，我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也快要发疯了，”她想。“虽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幻影，但却叫人讨厌。”后来有人挥动旗子，响起了低声的音乐，跟着灯就亮了，她不辞劳苦，查看着他刚才坐过的地方。她看到地板上有一堆白色的东西，不知是什么东西的外皮。这堆外皮象是某种原始暗号，象一堆岩石或是用棍子构成的符号或是刻在树上的槽口，记录着路线或是提示着前面

所放东西的方向。尽管成群的观众沿着过道在她的身边纷乱地走过时，她朝地板上看了好几分钟，但是她还是不明白，这些东西代表着什么。离开电影院的时候她想，无论如何他这次留下的踪迹是确凿无疑的。

她在回家的路上尽量拖延着时间；她不想贸然闯进人家的圈子里。从房子的外面来看，她知道屋里没有点灯，但是等她进了门打开大厅的灯时，一个正在偷听的身影从餐厅里溜了出来。那是楼下的房东太太，此时的她尽管头上套着卷发器，身上穿着紫色维也拉法兰绒浴衣，但还是想显示出一副威严的样子。

“麦卡尔平小姐，”她说，眉宇间透出严厉，“有一件事情，很让我不安。我确信，我听到一位——是男的，今晚早些时候与图斯小姐一起上了楼，而且我也肯定还没听到他下来。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知道你们俩都是正派的姑娘，但是，那孩子还是……”

玛丽安看了看手表。“噢，我不知道，”她满是疑虑地说，“我看那样的事大概不会发生吧。也许您弄错了。现在已经是一点多了，要是安斯丽不到外面什么地方话，通常在此之前她早已睡下了。”

“噢，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是说，我没有听到过上面有什么谈话声……我不是说……”

玛丽安想，她真是一位卑鄙无耻、专爱偷听人的老太婆，是位地地道道的长舌妇。“她肯定已经睡觉了，”她面带微笑说。“您所说的那个人，为了不打搅您，也许已经悄悄地下了楼。不过，早晨我会替您和她谈及此事的。”她微笑着，尽量显出一副使人放心的样子，然后逃离开，向楼上走

去。

她一边上楼一边想，安斯丽可真会假正经，我刚刚又给她掩饰了一番。唉，常言道：看不见自己的大过错，只看到别人的小缺点。我们明天早晨到底怎样才能把他转到楼下，躲过那个老秃鹫呢？

在厨房的餐桌上，她发现了那只苏格兰威士忌酒瓶，一大半已经空了。她的门关着，上面挂着一条蓝绿相间的领带，象胜利的旗帜一样。

看样子，她要是想睡觉的话，就必须在安斯丽床上那些床单、衣服、毯子和书籍堆成杂乱的鸟窝上清理出一块地方来。

“岂有此理！”她把外衣用力一摔自言自语道。

第十五章

次日，玛丽安为了能提早一小时下班，午饭都没好好吃，只是对付了点夹有奶酪和莴苣的三明治——是一片不软不硬的奶酪，夹在带有几片苍白青菜叶子的两块固化芳香泡沫剂之间，是一位餐厅的男服务员用硬纸板端给她的——然后，她花了半小时买到玫瑰花，来到医院已是四点半了。现在能与克莱拉说话的探视时间只剩下三十分钟了，但她不知道她们之间是否能有那么多话要说；她在走廊里一边走着，一边寻找着要找的病房号。

病房门都敞开着，为了看清房间号，她只得停住脚步，而且几乎都走进了房里。每个房间里都传出了女人们在一起高亢的聊天声。终于，她在走廊的末端找到了要找的病房。

朦胧之中，只见克莱拉在一张高高的白色病床上，床头调起，半躺半坐，身上穿着棉法兰绒病号长袍。在玛丽安看来，床单下覆盖的那副身体显得单薄的不自然；她那灰白的头发散乱地披落在肩上。

“嘿，你好，”她说。“终于来看我这个老太婆了，嗯？”

玛丽安本应说一些内疚道歉的话，但她没说什么，只是把花向前面一扔。克莱拉用她那虚弱的手指打开了绿纸包着花束的三角包。“这些花真好看，”她说。“我必须要让那个该死的护士把它们插在象样的水里。你如果不盯着她的话，她很可

能就给你塞到病床旁的便盆里了。”

当初玛丽安选花的时候，还拿不准到底是要深红色的，橙红色还是要白色的；她现在选购了白色的，感到有点后悔。在某些方面，白花对克莱拉可以说是合适得过了头；而在另一些方面，根本一点都不合适。

“把窗帘往开拉一点，”克莱拉低声说。病房内还有三位女士，要说点什么悄悄话，很明显并不容易。

窗帘很沉，用的是帆布，由许多环挂在一根弧形铁棍上，这根弧形的铁棍象是巨大的椭圆形神像头上的光环一样悬吊在病床的上方。玛丽安拉开窗帘，又坐在探视者的椅子上，说，“唉，你觉得怎么样？”

“噢，太妙了；真的太妙了。整个东西我都看到了，那些血污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真脏，但是，应该说，那还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当那个小崽子探出头时，经过十月怀胎，最后终于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时。等着要看结果的时候，我是非常激动的，就好象是小时候，等啊，等啊，最后要打开圣诞礼物时的情形一样。有时，怀孕的时候，我真希望自己能象鸟类一样，能从蛋里把它们孵出来；但是这种方法还有待于讨论研究。”她拿起一束白玫瑰花，闻了闻。“你将来什么时候真应该试一试。”

她对这种事情如此随便，就好象她是在推荐一种新的洗涤剂或蓬松馅饼皮方便易学的制作方法似的，连玛丽安也感到吃惊。当然这种事情也是她一着打算最终去干的；彼得已经开始用父亲的口气说话了。但是，对于这间病房里那些裹着雪白单子，伸得直挺挺的女士们来说，这种事情突然变得很是可能了。安斯丽也是属于这一类人。“不要催我，”她笑

着说。

“当然，那疼得要命，”她沾沾自喜地说，“考虑到婴儿的安全，除非疼痛难忍，否则他们是不会给你用药的；但是那也正是产痛有趣的地方。过后你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我现在的感觉就好极了——我经常想，我也象许多女人一样，会得产后抑郁症，但是，看来现在我是不会的；等出了医院，回到家里，我非得不可。躺在这儿感觉真是非常好，我的感觉真地好极了，”她靠着枕头，稍微起了起身。

玛丽安坐在那儿，朝她微笑着，想不起能用什么话来回答她，克莱拉的生活似乎是越来越与她隔绝，越来越与她分离了，就好象她是只能透过窗户凝视的东西一样。“你给她取什么名字了？”她不知道克莱拉隔着玻璃是否会听到她的声音，但她还是控制着自己，没有大喊。

“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正在考虑根据我的祖母和乔的祖母的名字，给她取维维安·林恩。乔本来想让小孩跟我叫，但连我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你知道，许多男的对女儿不如对儿子那么好，但乔却不是这样，即使他没有儿子，也许他也不会那样，嫁给有这种思想的丈夫，那才真好呢！”

玛丽安凝视着克莱拉头顶上方的墙壁，她想，这墙与她办公室的墙刷的颜色一样。她真希望能从帘子后面听到打字机的声音，但是实际上听到的不过是三位陌生女人和她们的探视者嘁嘁喳喳的谈话声。刚才进来的时候，她就已经注意到，有一位女的，很年轻，身着一件睡衣短外套，正坐着认真地看着一本彩色画册，也许她也应该给克莱拉带点什么东西消遣，不应只是花束；整天那样躺在那儿一定很心烦。

“我给你带点能读的东西，你看怎么样？”她问道，同时

也在想，她这么一问，多么象是兼职探视病人的妇女俱乐部成员。

“这倒是个好主意。但是，说真的，我看我的注意力还无法集中，一会儿都集中不了。我不是睡觉，就是，”她低声说，“听那些女人们聊天。也许，这就是医院这种环境的特点，但是她们谈的都是她们如何流产，得些什么疾病。听不了多久，你就会感到不舒服。你就开始自问，我可别什么时候得了乳腺癌或输卵管破裂，或是每隔半周就有一次四胞胎流产了。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远处墙角那位大个子莫阿斯塔太太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噢，天啊！她们对这种事竟如此冷静，就好象认为每一段可怕的小插曲都是一枚军功章：她们把它们取出来，作着比较，对血淋淋的细节刻意渲染，好不神气。她们对疼痛有一种洋洋自得之感。我甚至发现自己也象染上了什么病，就好象我必须得加入她们的竞争行列。我真不知女人为什么会这么容易被病魔缠身呢？”

“噢，我想有些男人也很容易被病魔缠身，”玛丽安说。今天克莱拉的话比平时说的多，而且也说的快，这倒是玛丽安没有想到的。克莱拉妊娠晚期，活象植物一样，毫无生机。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全身心地倾注在那隆起的大肚子上，所以常常忘了自己还有一副大脑，还有什么超越纯粹知觉和海绵样功能的感知器官。能使她这样发表意见、作出评述是有点让人吃惊。这也许是她的某种反应，但肯定不是歇斯底里：她看上去根本没有失去自我控制能力。也许这与激素的改变有某种关系吧。

“噢，乔肯定不是这样的，”克莱拉高兴地说。“如果他不是那么健壮的话，我真不知我如何能对付的了这种局面。他

看孩子，洗衣服，处理其它的事情，样样能干，所以，现在，我可以放心地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他。我知道，乔干这些事跟我干它们一样好——如果我在场的话——不过淘气的阿瑟有点不省心。阿瑟现在上厕所已经训练得没什么问题了，几乎每次都使用他的塑料马桶，但是，他成了一名收藏家。他把拉的屎卷成小弹丸，然后再把它们藏在碗柜和衣柜这样的地方里。你不得不对他严加看管。有一次，我在冰箱里竟发现了大便，乔告诉我，他刚才在洗澡间窗帘后的窗台上发现了一整排，都已经变硬了，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扔出去时，他还气得不得了。我真想象不出，他为什么会干这种事，也许他长大之后，想当一名银行家吧。”

“你看他这么干是不是跟这个小孩有什么关系？”玛丽安说，“也许是出于妒忌？”

“噢，也可能吧，”克莱拉安详地笑着说，手指捻弄着一束白玫瑰花。“刚才我只顾谈自己的事了，”她说，在床上转了一下身，面对着玛丽安，“你订婚的事，我还没问你呢。当然这是件好事，我俩都这么看，不过我们还不太认识彼得。”

玛丽安说，“什么时候我们大家应该一起聚一聚，等你回了家，重新修整修整。我敢说你们会喜欢他的。”

“噢，他看样子可真不错。只有等你和一个人结婚过上一段日子，发现他有一些不良习惯，你才算真正了解了。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认识到乔毕竟不是耶稣基督时，我是多么地难过。我也说不上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只是由于某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我发现他竟对奥德丽·赫伯恩神一往情深，他竟在私下里搞集邮。”

“他干什么？”玛丽安问。她不知道她说的是什麼，但听

起来并不是什么正当事。

“收集邮票。当然，他不是真正的集邮者，只是把邮票从邮件上撕下来。不过这倒可以调剂一下生活。现在，”她说，“我认为他算得上一个小圣人了。”

玛丽安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发现克莱拉对乔的态度既自鸣得意，又令人窘迫：就象是过期妇女杂志上刊登的爱情故事一样，叫人感伤。另外，她觉得克莱拉正试图给她转弯抹角地提什么建议，这更让人感到窘迫。可怜的克莱拉，她的建议是最不值钱的了。看看她陷入的那种混乱情形吧：她那样的年龄竟有三个孩子。她和彼得的结合可没有那么多的幻想。如克莱拉和乔婚前曾同居过，那么，日后她就能更好地应付了。

“我想乔可称得上模范丈夫了，”她慷慨地说。

克莱拉不屑一顾地冷笑了一下，然后缩了一下。“噢，操蛋。那些最不圣洁的地方好让我疼痛。你可别这么说；你认为我们俩都是没有办法，缺乏章法的人，如果让你生活在那种混乱状态中，那你就会发疯的；我们之间没有怨恨，相安无事，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你是难以理解的。”她的话语毫无恶意。

玛丽安认为克莱拉把谈话推到这种不加掩饰的情景，真不够朋友，所以她开始抗议了；但一位护士把头伸进门口，告诉她们探视时间已经到了，说完就又走了。

“如果你想看一看婴儿，”玛丽安离开时，克莱拉说，“你可以找个人告诉你，小孩放在什么地方。你只能隔着厚玻璃看看他们；那些孩子看上去都一个模样，但如果你跟他们说一说，他们会指给你，哪个是我的孩子。不过，我要是你，

我可嫌麻烦，不去，这么小的小孩没什么好看的，看上去活象皱‘疤’的红梅脯。”

“那就等以后再看吧，”玛丽安说。

出门的时候，她注意到克莱拉的言谈举止，还特别注意到，有两次，她紧锁双眉，略带忧虑，流露着某种担心；可是她到底担心什么，玛丽安并不知道，她不能停下来想这个问题。她有一种好象是从阴沟或洞穴逃脱的感觉。她庆幸自己不是克莱拉。

那天剩下的时间，她处理了些琐碎的小事。她挑了一家最近的饭店，匆匆吃了饭，吃过饭之后，交通也变得通畅了些，她匆匆赶回家，想找些衣服去洗。可到底哪些衣服可以拿去洗洗？也许可以拿两件罩衫。她想，是否可以拿一条皱褶的裙子，那会让她忙起来的，她有一条裙子需要熨平，但转念又一想，不行，那一定太麻烦了。

她觉得，眼前的这几小时，就和下午彼得给她打电话的时候一样，纷“繁”，真是复杂。那次彼得打电话是想安排吃饭的事，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吃，他们讨论了好长时间——她觉得，讨论得可能太多了；可是后来，她给他回电话，告诉他，“亲爱的，我真是对不起，我这儿出现了一些事情，但又确实无法回避；我们是不是可以延期呢？也许明天？”当时他很不高兴，但是又不能多说什么，因为前天他也这么干过。

当然，这两件事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们所遇到的事情并不一样。她这次是别人给她打来了电话。

电话那端传来的声音说：“我是邓肯。”

“是谁？”

“是自动洗衣店那个小伙子。”

“噢，是你。”现在她听出了对方的声音，尽管那声音比平时要紧张。

“对不起，我在电影院让你受惊了，我知道，你非常想知道我当时在吃什么东西。”

“对，确实如此，”她说，同时盯着钟表，然后盯着博格太太小房子开着的门。下午她打电话已经占了太多的时间了。

“我吃的是南瓜籽。你知道，我正想戒烟，我发现嗑南瓜籽很有效。嗑这些东西，嘴里边会有一种满足感。我是在一家小商店买到的，这些南瓜籽其实应该是给鸟吃的。”

“对，”她说道，为的是不致使后面说话出现停顿。

“那部电影可不怎么样。”

玛丽安不知道楼下电话交换台的姑娘是否在监听他们的谈话，据说她这么干过，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会怎么想呢；她现在肯定已经认识到这不是谈公事。“邓肯先生，”她用最为正式的口气说道，“我是在办公室，我们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去接外边打来的电话；我是说，象是朋友等打来的电话。”

“噢，”他说。他的声音露出了沮丧，但却没有说明情况。

她在电话的另一端想象着他的样子：愁眉不展，两眼空空，等待着她的回话。她不知道他为什么给她打电话。也许，他需要她，需要与她聊一聊。“我想跟你谈谈，”她鼓起勇气说道。“在更为方便的时候？”

“这个，”他说，“其实我也是需要你的；现在就需要。”

我是说我需要——我所需要的是熨点什么东西。我必须得熨点什么，我已经把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熨过了，甚至把擦碟布也熨过了，我想知道是否可以到你的住处，也许给你熨一些什么东西。”

博格太太的眼睛现在确实在盯着她。“噢，当然可以，”她干脆地说。后来她突然觉得，如果这个人与彼得或是安斯丽碰见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那就会酿成大祸。另外，那天早晨她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时，莱恩仍困在用他自己领带装点着的门后的那个圈套里，谁知道那会弄出什么样的乱子来？那一整天，她都没有听到安斯丽的消息，这是凶是吉谁也难说。即使莱恩设法安全逃了出去，楼下房东太太，因为没有捕到真正的猎物，很可能会把毫无恶意的熨衣人作为整个男性的代表，将愤怒发泄到他的头上。“也许我最好把一些东西拿到你的住处，”她说。

“其实我看这样更好。这样，我就可以用自己的熨斗了；自己的我已经用惯了，用别人的熨东西我会感到不舒服的。但是请你快点，我真需要它。非常需要。”

“好，我一下班就过去，”她说，想尽量让他放心，同时，考虑到办公室的人们，讲话时也尽量听起来象是在与牙医约定时间。“大概七点。”她一挂上电话，马上就意识到，与彼得的会餐又得推后了；可是又一想，她每天晚上都可以去看他。这件事是急事。

等她把与彼得的事情处理好之后，她觉得自己就好象是刚从这座城市里的电话线上挣扎着逃脱出来一样。电话线跟蛇一样，能卷缠抓人，它们可以卷回来缠住你，把你整个身子包得严严实实。

一位护士朝她走来，手里推着一个橡胶轮子的小型推车，上面摆着一排排的食物。尽管玛丽安满脑子都想着别的事，但她的眼睛马上注意到了白色的东西，觉得不对劲。她停下来，向四周看了看。无论她向什么方向走，也找不到大厅出口。她刚才只顾想着把自己的计划理出点头绪来，只顾考虑问题，结果出电梯时，肯定是弄错了楼层。她现在所站的走廊与刚才来时的走廊一模一样，只是所有的门都关着。她看了一个房间号：273。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她出电梯出得太早了。

她转过身来，往回走着，同时想着电梯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她好象记得，曾经转过了几个拐角。那位护士已经看不见了。现在有一个人影从走廊的远端向她走来，是一位男士，穿着绿色的工作服，面部下端带着白口罩。她第一次意识到了医院的气味，是消毒剂的味儿，非常强烈。

这一定是位大夫。她现在能看见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件细黑细黑的东西，那是听诊器。他越走越近，她越看越清楚。尽管他戴着口罩，但看什么地方好象很面熟；到底是什么地方看起来面熟，她也说不上来，她有些困惑。但是，他两眼平视，毫无表情，就从她身边走了过去，后来打开右边的一个房门，向里走去。他转过身时，玛丽安看到他后脑勺上有一片秃了顶。

“嘿，我认识的人中间还没有哪位是秃顶的，”她自言自语道。她感到如释重负一般。

第十六章

虽说她记不住他的门牌号，也记不住街名，但她清楚地记着通往他公寓的路。过去她去那个地区的时候不多，其实也只是自从进行啤酒调查起才去过。她选择方向和拐弯，虽是无意识，但却正确无误，仿佛是通过一种本能去追踪什么人一样，而这种本能与视觉或嗅觉无关，却与涉及定向的那种模棱两可的感觉有关。

不过，这条路并不复杂：只需穿过棍球场，沿着铺有沥青的坡道，走上两个街区即可；但是，现在这条道是用灰暗的路灯照明，而不象以前来时那样，有灼人的太阳，道路一黑，路程也仿佛变长了。她快步走着：双腿已经感到了寒冷。棍球场上的草一经霜冻，也变成了灰色。

当她在办公室无事可做，只有眼前一张白纸时，或是弯腰从地板上要拣起一些零乱的东西时，有几次她也曾想到过那栋公寓，但从没有想到过它在市内的确切位置。她的脑海中曾浮现过房间内部的情形和外部的样子，但却没想过建筑物本身。就在这条街，基本上就在原来的地方，出现了一栋平平淡淡、普普通通、毫无特色的楼房，不免叫人扫兴。

她按响了六号门上的门铃，等门铃一开始它那链锯一般的噪音，她就溜进了装着玻璃的门里。邓肯半开着门，心有疑虑地凝视着她；若明若暗中，他的眼睛在头发之后闪烁发

光。他嘴里叼着烟头，烟头快要烧到了他的嘴唇。

“东西拿来了？”他问道。

她不声不响，把刚才一直夹在胳膊下的一小捆衣服递给了他，然后他站到一边，让她进了屋里。

“这可不多，”他说着解开了衣服捆。边里只有两件白色的绵罩衫，最近刚洗过，一个枕头套，还有几件叔祖母赠给她的、上面绣着花的客用手巾，这些手巾平时放在内衣架上的最底层，所以压出了皱折。

“对不起，”她说，“我真的只有这些了。”

“噢，有总比没有好，”他勉强地说，然后转过身去，朝着卧室走去。

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是希望她跟着进去，还是认为既然她已经把东西交给了他，就该离开。“我可以看看吗？”她问道，希望他不要把这看成是她要侵犯他的隐私。她并不想马上就返回到自己的公寓里。回去也没什么事可干，反正她已经把与彼得的一晚上给牺牲掉了。

“如果你想，当然可以；但是这没什么好看的。”

她朝门厅走去。那间起居室自从她上次来访之后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四周好象多了一些零落的报纸。三把椅子仍在原处；一块木板正靠在一把红绒毛椅子的扶手上。只有一盏灯亮着，就是蓝椅子旁边的那盏。玛丽安猜想，他同屋子的另两位肯定都出去了。

邓肯的屋子也和她记忆中的一模一样。熨衣板靠近屋子的中央，棋子被摆成相对的两排；黑白两色相交成格子状的棋盘现在搭在一堆书的上面。床上是几件刚刚熨好的白衬衣，套在衣服架子上。邓肯先把它们挂到衣橱里，然后去插

上了电熨斗。玛丽安脱下外衣，坐在了床上。

他把烟头扔到一个放置在地板上满是烟头的烟灰缸里，等着熨斗加热，他不时地在熨衣板上试着，然后开始熨其中的一件罩衫，熨到衣领拐角处，他放慢动作，全神贯注，井井有条，目不旁视。玛丽安默默地注视着他；很显然他不希望别人打搅他。她发现，看到别人正给她熨衣服真是不可思议。

当初她穿着外衣，胳膊下夹着一卷衣服从卧室走出来的时候，安斯丽曾用一种奇特的目光看着她。“你拿着这些东西是要上哪儿去？”她问道。这些东西拿到洗衣店去太少了。

“噢，就到外边去。”

“如果彼得打来电话，我跟他怎么说？”

“他不会打电话的。万一打来，就说我出去了。”她不想解释有关邓肯的事，甚至也不想说出他的存在，于是急忙跑下了楼梯。她觉得那样也许会打破力量的平衡。不过，安斯丽此刻只有一种不很强烈的好奇心，并没有时间多打听什么：由于她在自己的战役中很有可能获胜，也由于她曾称作的“时来运转”，现在她大喜过望。

有一次，玛丽安回到公寓，发现安斯丽正在起居室看一本有关婴幼儿看护的硬皮书，她问道，“喂，今天早晨你是怎么把那个可怜的家伙弄出这儿的？”

安斯丽放声大笑起来。“真是时来运转，”她说，“我知道楼下那个老顽固一定埋伏在楼梯底下等着我们。当时我真有些不知所措。我正想用个什么办法，来把她糊弄过去，比方，说他是修理电话的……”

“昨天晚上她企图要让我说点什么，”玛丽安插话道。

“她清清楚楚地知道，他还在楼上。”

“噢，不知是怎么回事，她竟然走了出去。我从起居室的窗子上看到了她；其实纯属偶然。你能想象到吗？我原来认为早晨她是不会出去的。今天，我当然是不去上班了，所以我就抽着烟在周围遛了遛。看见她走了，我就让莱恩起来，给他套上衣服，还没等他完全醒过来我就把他急忙送下楼，打发走了他。当时，他酒劲还没有过去，他差不多把那瓶子酒都灌了进去。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看他不大清楚。”她用她那粉红色的小嘴笑着。

“安斯丽，你干得不地道。”

“为什么？他好象是很开心。不过，今天早晨我们出去吃早饭的时候，他表示非常抱歉，同时也焦急不安，然后，哄了我一番，看样子他是想安慰我。当时真让人不好意思。你知道，后来酒劲消失，神志越来越清醒时，他就迫不急待地想离开我。但现在，”她说，两臂交抱，“我们只能等着看结果了，看这一切是否都值得。”

“对，但是，”玛丽安说，“麻烦你收拾一下床，好吗。”

她又想起了刚才的事，她觉得楼下房东太太出外边，可有些不对劲。那人不大可能是她。她更可能是躲在钢琴或丝绒窗帘的后面，看他们蹑手蹑脚地溜下楼梯，然后飞快地跑了出去，那样子就好象他们已经到了安全区一样。

他开始熨第二件罩衫了。除了眼前熨衣板上铺开皱皱巴巴的白色料子之外，他仿佛什么都没意识到，他操作时的认真样子就宛如是在对待一件古老难解而又易于损坏的手稿一样。以前，也许是由于他那张萎缩了的娃娃脸，也许是由于她看到的他大多是在坐着，所以在她看来，他个子不高，可

是今天她想，他实际上是个高个子，只是他现在弯着腰。

她看着看着，不知不觉感到自己心里有一种欲望，想和他说点什么，想参与其中，想冲破吸引着他的白布的表面：她不想这样被完全阻隔在外。为了避免真动感情，她拿起自己的手提包，走进了洗澡间，想梳梳头发；其实她并不真需要梳头，正象安斯丽所说的，这是一种替代动作，就象是松鼠在遇到危险或不能得到面包屑时搔抓自己一样。她刚才曾想和他聊聊，但是她想，如果现在和他答话可能会抵消熨衣服的治疗作用。

洗澡间普通得很。湿毛巾堆在架子上，刮脸用具和男士化妆品在不同的陶瓷壁架上和台面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但是脸盆上面的镜子已被打破。木制镜框的四周边缘上只残留下几片锯齿状的玻璃。她想朝着其中的一片看一看，但是镜片太小，照不到什么。

她返回房子时，他正在熨枕头套。看样子他比刚才放松多了：他现在用一种悠长而又轻松的大幅度动作熨着衣服，不再象刚才熨衬衫时，一下一下用短促的动作了。她进来时，他抬起了头，看着她。

“我想你现在想知道那面镜子是怎么回事，”他说。

“嗯……”

“我把它打碎了。是上周。用油炸锅。”

“噢，”她说。

“原来我担心，怕哪天早晨进来，往镜子里一照，没有了自己的影子，后来我就对这种担心感到厌倦了。所以我去厨房，抓起了油炸锅，就用它砍去。他们俩都很生气，”他沉思着说，“尤其是特雷弗，当时他正在炒鸡蛋，我想我大概

把那锅炒鸡蛋给毁坏了，弄得满锅都是碎玻璃。可是我真不知道，那为什么会使他们不安，那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象征性的、自我陶醉的作为，而那面镜子可不是什么好镜子。从那以后，他们就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特雷弗，他下意识地认为他是我的母亲；他感到非常痛苦。我可没那么难受，我习惯了。自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在逃离我那些替角母亲，她们在我身后跟了一大群，追上来企图拯救我，（天知道她们是从哪儿来的）她们给我温暖，舒适和营养，让我戒烟，这就是当孤儿所得到的东西。而且，他们给我引经据典：特雷弗最近引用S·T·埃利奥特的话，而菲什则引用《牛津英语词典》里的东西。

“那你怎么刮脸呢？”玛丽安问，她难以想象没有镜子的洗澡间会是个什么样子。她这样说着，同时也想他是不是根本就不刮脸。她从未仔细看过他的胡须。

“说什么？”

“我是说没有镜子。”

“噢，”他微笑着说，“我自己有一面镜子。一面我自己可以信赖的镜子，我知道那里边有什么。我不喜欢的是大家共用的镜子。”他似乎对这个话题不再感兴趣了，又默不作声地熨了一会儿。“这种东西真讨厌，”他终于开口了；他现在正熨一条客用毛巾。“上面绣着花我可忍受不了。”

“我知道。我们从未用过这些。”

他看着毛巾，然后沮丧地抬头望着她。“我想这些你全相信了。”

“嗯……全相信什么？”她小心地说。

“就是我为什么打碎镜子，我的映像，等等。其实，我

把它打碎是因为我想打碎点什么东西。人们就有这种毛病，他们总是相信我说的话。这种作用太强烈了，我根本抵挡不住这种诱惑。那些有关特雷弗的精辟见解，我怎么知道它们是否真实可信呢？也许实际上，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他想把自己看成是我的母亲。事实上，我根本不是孤儿，我确实有父母，在老家那儿什么地方。你信不信？”

“我应该相信吗？”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认认真真地问她；从他的表情上也看不出什么。也许这又是另一种文字游戏，所以如果她说错了什么，或误入歧途，她就会发现自己突然面临一种无法应付的窘境。

“只要你愿意。当然了，事实上，”——为了加强语气，他在空中挥了挥熨斗，同时观察着手的动作——“我是个被暗中偷换后留下的婴孩。^①我小的时候，有人把我与一个真正的婴儿偷换了，而我的父母却一点也没有发现那个骗局，不过我想，他们一定心有疑虑。”他闭上眼睛，微微地笑了笑。“他们不断地跟我说，我的耳朵太大了；可是实际上我并不是人，我是来自地下的……”他睁开了双眼又开始熨衣服，但他的注意力已经从熨衣板上转移了。他的熨斗与另一只手靠得太近了，所以痛得大叫一声。“该死，”他说。他把熨斗放了下来，用嘴吸着手指。

看到他那样，玛丽安很想过去看看他烫得厉害不厉害，推荐些药物，如黄油或发酵苏打来治一治；可是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她还是坐在原处没动，而且什么也没说。

现在他看着她，眼神里带着期望，但又有一丝敌意。“难

① 传说神仙劫走漂亮的小孩，留下一个丑小孩。——译者注

道你不想来安慰安慰我？”他问。

“我看，”她说，“实际上没那么严重吧。”

“你说得对；可是我喜欢那样，”他悲切地说。“确实把我熨疼了。”他又拿起了熨斗。

当他把最后一条毛巾叠好，从墙上的插座上拔下插头后，说，“刚才熨衣服时可真是精力充沛，多亏你的衣服了，但是还不够多。我还得想一想能否有别的东西来消除其余的紧张感。你知道，我并不是经常熨衣服，我也没有上瘾，这种习惯我用不着戒除，我会把这种娱乐继续下去的。”他走过来，小心谨慎地在她身边坐在了床上，然后点着了一支烟。“这一习惯是前天开始形成的，当时我把学期论文掉到厨房地板上的水坑里，我必须得把它弄干，所以就熨了熨。论文全都是打出来的，要是再重新打一遍，我就得苦思冥想那些措辞，那可受不了，那样一切都会面貌全非。结果还不错，没什么看不清的，但是还是能看出那是熨过了的，其中有一页我给烤焦了。不过他们也没什么理由不收我的论文。如果说‘我们不收熨过的学期论文’，那听起来就非常可笑了。就这样，我交了论文，不过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当然了，我得摆脱它们，于是我就把屋子里所有干净的东西都熨了一遍。后来我就不得不把一些脏东西拿到洗衣店去洗，那天我坐在那家讨厌的电影院就是为了这个，等着把衣服洗好。看着机器在那儿转来转去，我厌倦了，那可不是个好兆头，我对洗衣店都感到厌倦了，要是我对其它所有的东西都厌倦了，那我可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把所有洗过的东西全都熨了一遍，再后来我就跑了出去。”

“然后你就给我打电话，”玛丽安说。他继续自言自语

地谈着自己，似乎并不知道玛丽安的存在，这使得她有点生气。

“噢，给你。对。然后我就给你打电话。至少，我给你的公司打了电话。我还记得你们公司的名字，我猜想电话打到交换台小姐那儿了，我向那人把你作了一番描述，我说你与一般的调查员长得不一样；然后他们就明白是谁了。你可从来都没告诉过我你的名字。”

玛丽安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他是知道自己的名字的。她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告诉过他。

她引出的新话题似乎使他的大脑无法运转了。他两眼凝视着地板，嘴里叼着烟。

她觉得沉默是令人窘迫的。“那你为什么喜欢熨这么多东西？”她问。“我是说，除了想消除紧张之外；但是，为什么非要熨东西呢？或许，比如可以去打保龄球？”

他抬起细瘦的双腿，抱在两臂之间。“熨东西非常简单，”他说。“那些论文没完没了，整理的时候，我被那些文字弄得焦头烂额。现在，我正在写另一篇文章《特罗洛普的施虐——受虐狂类型》，而熨东西吗——嗯，你就可以把东西熨展，弄平。上帝知道我这么干并不是由于爱干净好整洁；但是平展的表面会有助于……。”现在他换了个姿势注视着她。“你是不是让我趁熨斗还热着，把那件罩衫稍作加工？”他说。“我只给你熨一熨袖子和领口。这件衣服看上去好象有几个地方你没有整理。”

“你是说我正穿的这件吗？”

“对呀，”他说。他松开了抱着双腿的胳膊，站了起来。“这样，你可以穿上我的晨衣。别担心，我不会偷看。”他

从衣橱里取出一件灰色的衣服，递给她，然后把身子转了过去。

玛丽安接过那件衣服，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站了一会儿没有动弹。她知道，如果按他所说的那样做，就会使她感到既不自在，又显得愚蠢；但是，他的请求显然毫无恶意，如果在这种时候说一声“不，谢谢，不用了，”就会使她觉得更加愚蠢。过了一会儿，她不知不觉地解开了纽扣，然后套上了那件晨衣。她穿着太大了：袖子一直耷拉到手上，底边已经拖了地板。

“那就给你吧，”她说。

她看着他挥动熨斗，有点担心起来。熨这件衣服可不比熨其它东西，动作至关重要，这仿佛是一只很危险的手在只有一寸远的地方来回缓慢地移动，不免使人担心一样。这件衣服近来她一直是贴身穿着。如果他给烧坏了或出了什么别的差错，她想，以后就永远只能穿别的衣服了。

“瞧，”他说，“全都弄完了。”他又拔下熨斗，把罩衫搭在了熨衣板的小头上；这件衣服应该马上让她穿上，但他似乎已经忘了此事。他出其不意地走到床边，从她身旁爬了上去，躺在床上，面朝天伸开四肢，紧闭着双眼，胳膊枕在脑后。

“上帝，”他说，“所有这些真让人心烦。人们怎么还是这么干呢？就拿学期论文来说吧，你写出了这么多东西，但没拿它配上什么用处，你只不过是用它得个学分，然后就把它丢在垃圾堆里了。你知道，在你之后又会不断出现其他可怜的书虫，必须干那同样的事情，这就象古代惩罚囚犯，叫他们踏车一样，甚至象熨东西一样，你把那些该死的东西熨

过之后，再把它们穿上，然后又变得皱皱巴巴。

“噢，那么你就又可以熨它们了，对吗？”玛丽安安慰着说：“如果它们仍是整洁的，那你就没什么干的了。”

“也许我会换个花样，干些有价值的东西，”他说，眼睛仍然闭着。“生产——消费。你开始怀疑，这难道不是把一种垃圾变成另一种垃圾。人类的大脑过去是最不易被商业化的，但是它们现在在商业上可配上了大用场；图书馆里堆的东西和那些旧小车坟地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使我困惑的是它们中没有哪个是有终点的；你什么都无法干完。我有一个宏伟的计划，想使树上的叶子永保生机，旧叶子每年落下再长新的，真是一种浪费；现在来想一想，树叶为什么非得是绿色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我想把它们变成白色的。黑色的树干，白色的叶子。我希望天上下雪，简直无法再等了。夏天，市内的草木长得太繁茂，令人窒息，但是后来，这些东西全都会凋零，散落到街沟里。这正是我为什么喜欢我的老家的原因。那是一座矿业城市，那儿什么东西都不多，可它至少没长什么草木。许多人不喜欢它，是因为那些冶炼厂，高耸的烟囱直刺云霄，夜幕中的排烟闪烁着红光，化学烟雾已经烧焦了周围几英里的树木，看起来光秃秃一片。除了光秃秃的岩石，什么都没有生长，甚至大多数地方连野草都不能生长，而且还有一堆一堆的矿渣；有些岩石上积着水，但由于有化学物的作用，水也是褐黄色的。即使你在那儿种了东西，也不会长出什么，过去每年大约这个时候，我都会走出城外，坐到岩石上，等待着下雪……。”

玛丽安坐在床边上，身体向他那张正在谈话的脸微微倾斜着，耳朵只是半听不听地听着他那单调的谈话声。她打量

着他那白纸样皮肤覆盖下颅脑的轮廓，惊叹象这样瘦弱的人怎么还能活命。现在她并不想去碰他，甚至看到他那空空的眼窝，和耳前上下移动的颞骨的棱角就微微有一种厌恶之感。

突然间他睁开了双眼，凝视了她一会儿，就好象是忘了她是哪位，怎么碰巧在他的卧室。“嘿，”他最后用一种异样的声音说，“你穿着这件，看起来有点象我。”他伸出一只手，揪着晨衣的肩膀，向下拉她。于是她倒了下来。

他慢慢改变了那种单调的、催人欲睡的说话声，她意识到他也象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有实实在在的肉体，这两个发现，开始时让她吃了一惊。她觉得自己的身体由于抵抗，而变得强直起来，开始向后退缩；但他的双臂现在抱着她。他比她原来想的要有劲。她说不准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是怎么回事：在她脑海的一角她不安地猜疑到，现在他实际上正在抚摸的是他自己的晨衣，她只不过碰巧穿着它罢了。

她扭脸向下注视着他。他的双眼紧闭着。她在他的鼻尖上吻了吻。“我想，有件事我应该告诉你，”她轻柔地说，“我已经订婚了。”此时，彼得具体长得什么模样她已记不起来了，但是想起他的名字又使她感受到一种自责。

他睁开了那双黑黑的眼睛，毫无表情地仰望着她。“那是你的问题，”他说。“你告诉我这个就象我告诉你，我在我的《前拉斐尔时期的色情画》论文中得了个‘优’——有意思，但是，这与任何事情都没有多大关系。是吧？”

“唉，有关系，”她说。很快他们都从道德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了。“你知道，我就要结婚了。我不应该呆在这里。”

“但是，你现在已经在这里了。”他微笑着，“你告诉了

我，实际上我很高兴。这使我感到安全多了。因为实际上，”他认真地说，“我不想让你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有什么其它用意。我这样做决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实际上，换了别人我也会这么干。”他在她的鼻尖上吻了吻。“我只不过把你当成了洗衣店的替换物。”

玛丽安不知道她的感情是否受到了伤害，但是她觉得没有受到伤害：她反而觉得多少放松了一些。“那么我想知道你是什么的替换物？”她问。

“我这个人好就好在这上面。我灵活多变，我宇宙万物什么都能替换。”他把手伸过她的头顶，关掉了电灯。

过了不久，前门有人打开了，又给关上了，一串沉重的脚步声之后，有人走了进来。“噢，混蛋，”他从晨衣里边的什么地方说。“他们回来了，”他把她扶立，又开亮了灯，使劲把晨衣套到她身上，溜下了床，用双手在他的前额上往顺捋了捋头发，然后整理了一下毛衣。他在屋子中央站立了片刻，眼睛却急切地看着卧室的门口，然后急步到屋子的另一端，抓起了棋盘放到床上，在她对面坐了下来。他迅速把朝下的棋子翻转了过来。

“嘿，”过了一会儿他朝着预想要从门口出现的人平静地说。玛丽安此时觉得自己衣发不整，不敢四周顾盼。“我们正在下棋。”

“噢，好极了，”一个声音半信半疑地说道。

“为什么对此会非常不安呢？”当刚才那人走进洗澡间，把门关上之后玛丽安说道。“没什么应该感到不安的，你知道，一切都非常自然。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怪他们那样闯了进来。”她自己却感到异常内疚。

“噢，我跟你说，”他说，同时低头凝视着棋板上摆放整齐的棋子。“他们认为他们是我的父母。你知道父母对那种事情从来都无法理解。他们会认为你是在勾引我堕落。必须得把他们与现实隔离开。”他把手伸过棋盘，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指干干的，而且还非常冷。

第十七章

玛丽安低头注视着放有勺子的碗里所映照出的那个白色渺小的影子：她自己上下颠倒，巨大的躯干在手柄末端缩成针头般大小。她斜移了一下勺子，额头变大，然后又缩小。她感到了一种安详。

隔着白色的桌布和摆上的盘子以及装有花卷的篮子，她含情脉脉地望着彼得，彼得也向她报以微笑。他脸上的棱角和线条由于桌边上遮挡着的蜡烛的黄色烛光的照射而变得清晰醒目；他的下巴投上了阴影，显得更为强健有力，他的五官没有光照显得并不那么光洁。她想，所有看到他的人，毫无疑问，都会觉得他仪表堂堂，非同一般。他身穿一种文雅的冬季服装——黑色的西装，配一条深黑色的领带——虽没有那些“城里年轻人”式的西装时髦，但却朴实无华，令人难忘。过去，安斯丽曾说他是“衣冠楚楚”，但是，现在玛丽安认为这种素质很有吸引力。他知道如何谐调搭配，同时也知道如何引人注目。有些人穿黑色西装无论如何也不会穿得得体自然，他们把肩部弄得奇离古怪，把背部搞得光亮刺眼，但是彼得对色调明暗的应用，却能恰到好处。她觉得，以那种可算是公开的方式与他呆在一起，能产生一种自豪的拥有感，这使她把手伸过桌子，握着了他的手。他也将自己的手放到她的手上，以示回敬。

服务员端着葡萄酒走了过来，彼得尝了之后，点了点头。服务员给他们倒了酒，又退回到了黑暗之中。

那是彼得的又一个优点。他可以毫不费力就能对那类事情作出决定。大约是上个月，她养成一种习惯，要他为自己点菜选酒。这可以免除她在面对菜单时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吃些什么。但是彼得可以马上为他们拿定主意。他喜欢的食物还包括牛排和烤牛肉：他并不喜欢象小牛胰脏这样奇特的东西，他也并不喜欢吃鱼。今天他们要的是烤里肌肉。晚上开始那几个小时，他们是在彼得的房间里渡过的，呆着呆着他们都说饥肠辘辘，于是来到了餐馆。此时天已经很晚了。

他们一边等着上菜，一边接着谈论他们早些时候穿衣服时讨论的有关正确教育儿童的话题。彼得在谈论儿童时，是把他们看成一种类型，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对任何应用问题小心翼翼，避而不谈。但她很清楚他们谈论的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将来的孩子：这个问题之所以这么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彼得认为所有那些不守规矩的小孩都应该受到惩罚，甚至包括体罚。当然谁也不应该生了气就拿孩子撒气；主要是要始终如一。玛丽安担心的是怕影响了他们在感情上的发展。

“亲爱的，这些事你不懂，”彼得说；“你过的是一种受保护的生活。”他用力攥了一下她的手。“那样做的结果我可见过，这样的事在法庭里是屡见不鲜的，他们都是少年犯，其中有不少还是来自于有教养的家庭。这可是个复杂的问题。”他使劲闭紧了嘴巴。

暗自里玛丽安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听到有人说她过着庇护生活，她感到愤愤不平。“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得到理

解，而……？”

他宽容地笑了笑。“你试一试，给那些地痞流氓一些理解；那些从美国来的飞车队，吸毒的以及逃兵役的家伙。我敢说，你甚至没有靠近他们看一看；其中有一些身上还长着虱子。玛丽安，你认为良好的愿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这行不通；他们一点责任感也没有，他们跑到四处去砸东西，就因为他们喜欢这么干。他们就是被这样带大的，他们应该挨揍的时候也没人狠狠地揍他们。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对他们的生活欠了什么。”

“也许，”玛丽安一本正经地说，“他们不该挨揍的时候，却挨了揍。你知道，小孩对不公正的对待是非常敏感的。”

“噢，公正的对待我是完全赞成的，”彼得说。“对于那些其财产被他们损坏了的人来说，公正又从何而言呢？”

“我看，你应该教他们，不要到处开车压倒别人的树篱。”

彼得激动得抿嘴直笑。她认为他那件事做得不怎么样，而他却一笑了之，这已成了他们之间改变格局的一个控制点了。但是，玛丽安的安详平静在她说完之后就随之消失了。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彼得，试图要看到他的眼睛，但是，他正向下注视着他的酒杯，也许正在欣赏白色桌布衬托下那鲜红色的酒液。他坐在椅子上，身体微微向后靠着，现在他的面部笼罩在阴影之下。

她不明白象这样的饭店怎么会弄得这么黑暗。也许是要防止人们在吃饭的时候，彼此看得清清楚楚。她想，咀嚼和吞咽对于动作的发出者毕竟比对旁观者来说更令人愉快，而且太清楚地看到伙伴可能会破坏这家饭店想要创造的浪漫情

调。她仔细打量着自己那把刀的刀刃。

服务员象一只猫踩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一样轻柔、敏捷地从后面的什么地方走了过来，把她的菜放到她的跟前：一只木制大浅盘子上装着薰猪肉片，四周淌着汤汁。他们俩都喜欢吃嫩的：与烹调的节奏保持一致根本不会有一点问题。玛丽安肚子饿得很，她真想一口就把这大盘肉都吃掉。

她开始把食物切成片，放在嘴里咀嚼，再将其送给她那感激的胃里。她现在又考虑刚才的谈话，想更加清楚地明白她所说的“公正”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想，公正应该是公平合理，但是，随着她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就连那样的看法也变得界线不清，模糊一片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如果你已经失掉了自己的眼睛，即使你把别人的眼睛弄瞎了，那又有什么用呢？作出赔偿行不行？这似乎跟遇到车祸用钱作出赔偿一样；甚至感情上的打击也可以用钱来补偿。有一次在电车上，她曾看到一位母亲，因为一个小孩咬了她，她也竟咬了那个小孩。她若有所思地嚼碎了一块难咬的肉片，咽了下去。

她觉得，彼得今天不同以往。他接过一桩棘手的案子，那桩案子需要作许多细致的研究；他一个一个地翻阅了许多判例，结果发现所有的判例都对对方有利。这就是他为什么作出严肃宣布的原因：事情复杂使他感到力不从心，他需要的是简单明了。可是他应该认识到，如果法律不是复杂的，那他也就根本无法赚钱了。

她伸手去拿自己的酒杯，同时抬头看了看。彼得正看着她。他杯里的四分之三已经干下去了，而她连一半都没完。

“是在想事吗？”他声音圆润地说。

“其实没想什么。只不过有些心不在焉。”她向他笑了笑，又把注意力转回到了盘子上。

近来他对她的注意是与日俱增。

以前，夏天的时候，她常常想，他并不经常看她，并不经常能真正看清她；后来，在床上的时候，他就躺在她的身边，伸展四肢，把脸紧贴在她的肩部，有时还会进入梦乡。然而这些天来，他常常凝视着她的脸，那聚精会神的情形仿佛是要努力看透她的肌肤、她的颅壳，把她大脑的运转情况看个明白。她并不清楚，他那样看是在寻找什么。那种看法让她感到很不自在。当他们疲惫不堪并排躺在床上的时候，她经常睁着双眼，知道他一直在那样看着她，希望能在她的脸上突然发现一种隐藏的表情。然后，他就毫无激情地象医生一样，用手轻柔地摸着她的皮肤，似乎能通过触摸了解到用眼睛无法了解到的东西一样亦或似乎他要竭力记住她一般。等到她开始觉得自己象躺到医生的诊断床上时，她就抓住他的手，让他到此为止。

她在色拉里挑着，把碗里各式各样的东西翻腾来翻腾去，她想找一块西红柿。也许他已经得到一本婚姻指南了；也许这就是原因。她天真地想，彼得一定那么干了。如果你购置了什么新的东西，你可以到外面去买一本书，书上会教你如何操作它。她想到了他房间书架中间所收藏的有关照相机的书刊杂志，就放在法律类书和侦探小说之间。他在汽车仪表盘上的工具箱里也总放一本汽车说明书。婚期临近，按照他考虑问题的方法，他是会出去买一本有关婚姻方面的书的，书上配有图解，简单易懂。她不觉哑然失笑。

她从色拉中叉了一块黑橄榄，咽了下去。事实一定如此。

他仔细打量着她，仿佛是在看一架新的相机，试图找到各种轮子和微小部件组成的核心结构，试图发现可能的缺点，将来使用时的性能：俨然是机器的弹簧。他要知道是什么驱动她运转不停。如果那就是他要寻找的……。

她自己笑了笑。她想，现在我要弥补弥补。

他差不多就要吃完了。她看着他能干的双手握紧着刀叉，用力恰到好处，肉片切得干净利落。干这种事情他是多么地老练呀：不用撕拉，边缘整齐。然而这却是一种暴行，是宰割；把暴行与彼得联系起来，在她看来似乎并不相称。就象是驼鹿啤酒广告在地铁里，广告牌上和杂志上等，四处涌现一样不相称。这种啤酒投放市场前的调查活动，她曾参与过，所以她觉得对此负有部分责任。这倒不是说它们会产生什么危害。广告画中，蹚在溪水中的渔夫正用他的鱼网捞着鳟鱼，看上去整洁地过分了：看他的样子就好象是刚刚梳过头，几缕头发整整齐齐地贴到他的前额上，一看就知道是吹风吹过的。鱼的样子也有失逼真：没有粘液，没有牙齿，没有腥味；它是一件灵巧的玩具，是金属和搪瓷制品。猎人打死了一只鹿，摆着姿势站着，头上没戴假发，手上没有一点血迹，显得温文尔雅。当然，你在广告里并不想要什么难看的或令人不舒服的东西：比如，如果让鹿的舌头伸到外面，那是不行的。

这使她想起了早晨的报纸。第一版上的故事她看了眼，但没太在意。一位年轻人，拿着枪，一怒之下竟开枪打死了九人，之后警察才把他捕获归案。他是从楼上向窗户外开枪的。现在她想起了他，脸上灰一块白一块，由两位脸色黝黑、目光冷漠的警察押送着。他袭击人用的不是拳头，甚至不用刀

子，他可不是那种人。他选择的暴力是能从远处施行的，使用的是专用的武器，手指操纵，但不用接触，他人就在远处观看爆炸；血肉横飞。这是一种灵魂的暴行，几乎和魔法一样：你那么一想，事情就发生了。

看到他那样在牛排上动着刀子，切成笔直的肉条，然后又截成整齐的小块，她想起了她的一本烹调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张简图，一头牛用线条作出了一块一块的标记：这幅由线条作标记的简图是告诉你切成不同的肉块该从什么地方下刀。她想，他们现在所吃的是脊背的某一部分：是沿着虚线切下的。她可以看到，在一所屠宰学校的一间大教室里，一排一排的屠夫身着洁白的衣服，坐在桌旁，身前放着一摞一摞深黄色的彩纸，是牛的形状，每人都拿着一把小孩剪刀，把彩纸剪成排骨、肋骨和肉块。她记得，书上那头牛还画出了眼睛、牛角和乳房。它站在那儿，看上去非常自然，丝毫没有因为身上画出的奇特标记感到不安。她想，也许经过大量细致的研究，他们最终真能培养出这种牛，它们一降生就已经作好了标记，量好了尺寸。

她低头看着自己吃了一半的牛排，突然间，看到牛排变成了一大块肌肉。还流淌着鲜红的血液。这是一头曾经能走会吃的真牛的一部分，当它排着队站着，就象等候电车的人排队一样，头遭一击，随即毙命。当然，这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多数时候人们根本没有想过。在超级市场，他们用玻璃纸把它预先包好，⁶²上面挂着货名和价格标签，这就象买一罐花生酱或一盒豆菜一样，即使你去肉食店，他们也会把它包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所以看起来又卫生又讲究。但是，现在突然间，它出现在她的眼前，连一张纸都没隔，那是肉和

血，是生的，她已经把它吞到了肚里。是自己亲口吞了下去。

她放下刀叉，觉得自己的面部已经变得非常苍白，但她不希望彼得注意到。“这真荒谬，”她自己教训着自己。“大家都吃牛肉，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你想活就得吃，肉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肉里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她拿起了叉子，叉了一块，举起来想吃，但又放了下来。

彼得微笑着抬起了头。“噢，天啊，我可真饿了，”他说，“我真高兴，把那块牛排吃了进去。可口的饭菜总能使人感到更负人情味。”

她点点头，无力地向他回笑着。他把视线移到了她的盘子上。“亲爱的，你怎么了？你没有吃完。”

“没吃完，”她说，“我好象是不饿了。我想我饱了，”她说话的语气是想表明自己的胃太小，无法吃完那么多的食物。彼得一边笑着一边嚼着，知道自己能有优于别人的胃口，感到很是高兴。“上帝，”她心想，“我希望不要老是这样；否则我会饿死的！”

她手指扭着餐巾布，显得闷闷不乐，只见彼得把最后一点牛排也吃进了肚里。

第十八章

玛丽安坐在厨房的桌子旁，一边闷闷不乐地吃着花生酱，一边翻阅着她那本最大的烹调书。吃完肉片的第二天，她再也吃不了猪排了。打那以后，一连几周她都在作着试验，发现不仅那些一望而知是从画了标记的牛的身上切下来的东西她不能吃，而且就连那些从画了标记的猪和羊的身上切下来的东西也同样让她无法下口。到底是什么使她产生这种感觉，她的大脑肯定不会这么干的，无论是什么她都无法吃那些有骨头、筋腱或纤维迹象的东西。那些已被碾碎、加工成其它形态的东西，如热狗和汉堡包，或羔羊肉小馅饼或猪肉香肠，只要她没有细致入微地看过，吃起来也不会有问题的，吃鱼也问题不大。但鸡肉她却不敢试探试探：过去她酷爱鸡肉，然而，现在鸡肉变成了一副完整的骨架，让人大倒胃口，她料想，那鸡皮也正象满是鸡皮疙瘩的胳膊。为了补充各种蛋白质，她一直在吃煎鸡蛋、花生和大量的奶酪。那本烹调书她翻着翻着，——她在读“色拉”一节——不知不觉那种隐伏的担忧现在越来越明显了：不思饮食，会形成恶性循环，会扩散开来；慢慢地，能吃的东西在日益减少，而不能吃的东西却与日俱增，她能买到的食物一个一个地都变得难以下口了。“我渐渐地变成了素食者，”她凄惨地想，“成了一位怪人；我得去保健酒吧吃饭了。”她厌烦地读着标有“食用酸乳

酪指南”的一个专栏。“为了调配口味，往里加入坚果果仁少许！”女编辑高兴地作出提示。

电话铃响了起来。她让它响了一会儿，然后才站起来接。她觉得自己并不想和任何人讲话，要使自己从莴苣、水田芹和开胃的草本调料所形成柔弱的王国中摆脱出来，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玛丽安？”说话的是伦纳德·斯莱恩克。“是你吗？”

“是我，莱恩，嘿，”她说，“你好吗？”她已经好长时间没见到他，甚至连话都没说过。

听他说话的声音，好象是有急事。“就你自己在那儿吗？我是说安斯丽在那儿吗？”

“没有，她还没下班回来呢。她说，她要去买点东西。现在是圣诞节期间；看样子就好象是要持续几个月似的；商店一直开到九点。但是，她回来，我可以让她给你回个电话。”

“不不，”他急忙说。“我只是想跟你说。我可以去你那儿吗？”

那天晚上，彼得正在忙一桩案子，所以她实际上也没什么事；她又想不出什么借口。“没问题，当然可以，莱恩，”她说。她一边往下放电话，一边想，这么说她跟他说了。这个白痴。我不知道她那样干为的是是什么。

最近几周，安斯丽情绪高涨。从一开始她就确信自己已经怀了孕，她就象一位满怀热望等待能出现决定性的化学变化的科学家一样，不断地注视着她身体的变化。近来她在厨房里的时间也比往常要多，她要弄清楚自己是否有异乎寻常的食欲，她挑选了许多吃的东西，想看看这些东西的味道是

否有所改变，之后还把她的发现讲给玛丽安听：菜的味道更苦了，鸡蛋多了一种硫磺味。她站在玛丽安床上，对着梳妆镜检查着自己肚子的轮廓，镜子里的肚子要比她身上的大。在屋子里徘徊的时候，她直觉得无聊难忍，就经常独自哼着歌曲；终于有一天早晨她在洗碗池边干呕了起来，心里觉得好不满足。最后，该去看产科医生了，就在昨天她蹦蹦跳跳，面露喜色上了楼，手里挥动着一个信封：化验结果呈阳性。

玛丽安向她表示恭贺，但如果这事发生在几个月前，她会更加由衷地祝贺她的。那时，她必须要解决由此引起的问题，比如，安斯丽要到什么地方去住——一旦她的身子显了形，楼下房东太太肯定不会容忍她的——她自己是否应该再找一位伙伴同住，如果这样，丢开安斯丽，她是否会感到内疚，如果不这样，那么将来与一位未婚母亲和一个新生儿共同生活，她是否能对付得了由此而引起所有的错综复杂的事情和精神心方面的紧张。但是现在，她并不关心这些了，不过，为了安斯丽，她说话时还是能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高兴。她自己毕竟就要结婚了；她已经是别人的人了。

因为她不想掺和到他们的事情中，所以抱怨莱恩打来了电话。从他说话的语调，她猜想安斯丽已经跟他说了什么，但他到底知道多少，从他的谈话里，弄不清楚。她打定主意，尽量不采取主动。当然，她得听听——有耳朵，就不能不听——听听他要讲的一切。（他到底有什么要说的？他过去那种作用已经结束了）可是，除此之外她也爱莫能助。她对这种情况是束手无策，同时也非常生气：如莱恩想找什么人诉说，那他应该找安斯丽去说。到她那儿才能有结果。

玛丽安又吃了一勺花生酱，口腔上腭处粘着花生酱，粘

粘糊糊，很是讨厌。她为了打发时间，翻到了甲壳类动物一章，读着有关去脉虾一节，（她不知道，还有谁会买真虾呢？）然后读起来海龟烹制说明。近来她开始对海龟产生了兴趣：到底是哪种兴趣，她也说不清。您应该把活海龟放在纸盒子或其它笼子里，饲养大约一周，要友爱待它，令其吃汉堡包，以清除其杂质。然后，等它开始信赖您，也许象一只动作迟缓但忠心耿耿的硬壳长毛垂耳狗一样，紧跟着您，在厨房里走来走去，某一天，您就把它放在盛有冷水的大锅里（毫无疑问它开始时会在里边快活地游动），然后慢火加热，把水烧开。整个作法不禁让人想起了早期基督殉道者的牺牲。全国各地的人们，以提供食品为借口，在厨房里干的事是多么残忍啊！然而唯一能取代这种东西的是用玻璃纸、塑料袋和硬纸盒包装好的代用品。是代用品，或仅仅是一种伪装？无论如何，尽管这些东西终不免一死，但执行屠宰却是由他人预先、有效地完成的。

下面的门铃响了。玛丽安聚精会神地听着：除非不得已，她不想下楼梯。她听到一阵含糊不清的说话声，接着是关门的余音。楼下的房东太太可没有松懈警惕性。她叹着气，合上了书，把勺子最后舔了一下，扔到了池子里，并把花生酱罐的盖子扭了上去。

“嘿，”莱恩面色苍白，气喘吁吁地从楼梯走了上来，她招呼着他。他看上去象得了病一样。“快进来，坐下。”这时候才六点半，所以她问：“你吃过饭吗？我给你弄点吃的。”她想给他准备点什么东西，但只能是夹着熏猪肉和番茄子的三明治了。自从她对食物变得麻木之后，她就发现自己嗜好倒错，竟爱看别人吃东西。

“不，谢谢，”他说，“我不饿。但如果你有喝的，就给我来一杯。”他走进了卧室，累得精疲力竭，身子就象一个再也抗不动的面袋子，扑通一下坍倒在睡椅上。

“我只有啤酒——行吗？”她走进厨房，打开了两瓶，然后把瓶子拎到卧室。对莱恩这样的好朋友，她不讲客套，没有麻烦去给他找杯子。

“谢谢，”他说。他拿着那个粗矮褐黄色的瓶子，一仰脖子，喝了起来。他嘴含瓶口，象花苞一样，有一阵子，那动作很是奇怪，活象个婴儿。“上帝，我这又是何苦呢，”他说着把瓶子放到了咖啡桌上。“我猜想她一定跟你说了。”

玛丽安慢慢喝了一口，才答话。这是驼鹿牌啤酒；她出于好奇买了几瓶，尝味道与别的牌子没什么不同。

“你是指她怀孕了，”她说话时不动神色，象在聊天。“当然了。”

莱恩呻吟着。他摘下了自己的角质边眼镜，用一只手按了按眼睛。“上帝，那事使我作呕，”他说。“她告诉我之后，我非常震惊，上帝，我原来打电话只是想看看她是否愿意和我去喝咖啡，自从那天晚上之后，她就一直在回避我，我想那一切会使她惊慌失措，可是在电话中突然听说了那件事。整个下午我都无法工作。电话中说了一半，我就挂断了线，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想，我可是情不自禁。玛丽安，她是个妙龄少女，我是说，大多数女人，不管你怎么看，也许她们应该如此，反正是些不可靠的荡妇，从前我根本没遇到过这种事情。但是，她是那样年轻。糟糕的是，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我记不大清了。我们回屋子本想喝点咖啡，我觉得身体有些虚弱，那瓶威士忌正放在桌子上，我就开始喝了起来。

当然，我不否认我一直在追逐她，但是，噢，我当时没想那个，我是说我没有准备，我是说我本应该再小心点。真是糟糕透顶了。我该怎么办呢？”

玛丽安坐在那儿，一言不发，直看着他。那么说，安斯丽还没有机会来解释她的动机。她不知道她是否应该为莱恩去把那种罕见的盘根错节解开，还是照理等着让安斯丽自己去解。

“我是说我不能娶她，”莱恩痛苦地说。“我还年轻，不到结婚时候，结婚成家已经够不幸的了，但是要我既作丈夫又作父亲，你能想象出那是什么样子吗？”他发出轻柔的咯咯声，然后又仰着脖子喝起了啤酒。“生儿育女，”他说，声音越发高亢，越发狂乱了。“生儿育女会把我吓坏的。那才让人讨厌呢！一想到生小孩，”——他一阵战栗——“我就受不了。”

“噢，你知道，生小孩的不是你，”玛丽安给他讲着道理。

莱恩转身看着她，脸上变得扭曲起来，嘴里哀求着。现在的他，脸上不象往常那样戴着龟甲架的眼镜，所以双眼裸露，视力很差，这与玛丽安所认识的那个能说会道、聪明伶俐、对人有点不屑一顾的莱恩简直判若两人，这让人感到痛心。“玛丽安，”他说，“劳驾你能不能跟她讲讲道理？如果她真能决定去做人工流产，我当然给出这笔钱。”他咽了一下；她看到他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过去她从来都不知道，能有什么事会使他这么痛苦不堪。

“我怕她不会同意，”她轻声地说。“你看，问题的关键是她存心想要怀孕。”

“她怎么？”

“她是故意那样干的，她想怀个孩子。”

“真是荒唐！”莱恩说。“谁会存心要怀孕呢？没人会故意干那种事！”

玛丽安笑了笑；他真是头脑迟钝，她觉得这时的他尴尬难当，逗人喜爱，她觉得自己好象是把他抱到膝上对他说，“伦纳德，现在我该跟你说说生命的本质了。”

“你会吃惊的，”她说，“许多人都会吃惊。你知道这种事近来很盛行；而且安斯丽看了好多书；她在大学里特别喜欢人类学，她相信女性除非生过孩子，否则就没完成女性的使命。但是你不要担心，以后的事就不用你管了。她并不要丈夫，只要小孩。所以你已经尽了你的职责了。”

莱恩不敢相信她说的话会是真的。他戴上了眼镜，透过镜片盯着看她，然后又把眼镜摘了下来。他又喝了一些啤酒，此时两人都默不作声。“这么说她也上过大学了。我早知道这一点就好了。那么我们让女子受教育，”他鄙视地说，“就得到这种结果。她们学会了各种荒谬的思想。”

“噢，我不知道，”玛丽安说话时，声调也有点抬高，“对某些男子，教育也没带来多少益处。”

莱恩退缩了一下。“我想你是指我。但是我怎么会知道呢？就连你也没跟我说。你还够朋友吗！”

“唉，我从来都没想过，来跟你谈谈如何安排你的生活，”玛丽安生气地说。“但是，你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感到不安呢？你用不着怎么着。她会一切事情都处理好的。相信我，安斯丽照顾自己是很有办法的。”

伦纳德的心情似乎正从绝望迅速变得愤怒起来。“这个小娼妇，”他抱怨着。“让我卷入这种事情之中……”

楼梯上传出了脚步声。

“嘘，”玛丽安说，“她回来了。现在要冷静。”她走进了狭小的门廊，去迎接安斯丽。

“嘿，你等着，看看我买到什么了，”安斯丽一边叫着，一边迈着轻快的脚步上了楼梯。她快步走进了厨房，把包裹放到桌子上，脱下外衣，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起来。“下面那儿真是太拥挤了，但除了食品——你知道我现在得吃够两个人的饭——噢，我买了维生素丸——我搞到了最漂亮的小儿纸样，你等等看，”她掏出一本编织书，然后翻出了一种蓝色的小儿毛衣。

“这么说是个男孩了，”玛丽安说。

安斯丽睁大了双眼。“噢，当然了。我是说，也许最好……”

“唉，也许你本应该与小孩的父亲讨论讨论，再采取必要的措施。他现在在起居室，没跟他商量，他好象很生气。听我说，”玛丽安没好气地说，“他也许想要个女孩。”

安斯丽把一缕落到前额上茶褐色的头发捋了上去。“噢，莱恩在这儿，是吗？”她说，显得非常冷静。“是。刚才电话上他听起来有点不安。”她走进了起居室。玛丽安不知道，他们两个到底谁更需要她的支持，要是她必须在他们之间作出选择，她该选谁。她跟安斯丽进了起居室，意识到趁事情还没有乱得一塌糊涂，她摆脱这些还为时不晚，但她不知道如何做。

“嘿，莱恩，”安斯丽轻声地说。“还没等我解释，你就把电话挂断了。”

莱恩不想看她。“玛丽安已经解释过了，谢谢。”

安斯丽责备地板起了面孔。显然，她本来是要自己解释。

“唉，这总得有人来做，”玛丽安说话时，有点象长老会教徒那样，紧抿着嘴唇。“他正遭受着痛苦。”

“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跟你说，”安斯丽说，“可是，我真是无法恪守这个秘密。你想想，我就要当母亲了！我真是喜不自胜。”

莱恩渐渐地毛发倒立，感情激昂。“唉，我可没你那么高兴，”他猛然说道。“你一直就在利用我。我真傻，过去一直认为你温柔可爱，天真无邪，可是，结果你受过大学教育！噢，那又有什么区别呢！你根本就不是对我这个人感兴趣。你所需要我的是我的身体！”

“你想要我的什么东西？”安斯丽温柔地问。“反正我只要那些。其余的你都可以要。而且你可以保持你心境的安宁。我不会控告你是孩子的父亲，来要挟你。”

莱恩已经站了起来，正在地板上踱来踱去，但与安斯丽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心境的安宁。哈哈。噢不对，你已经把我扯了进去。你从心理上把我扯了进去。从现在往后，我不得不把自己想象成为父亲了，这事不管怎么样，全是因为你。”——他气吁吁地说：这个想法对他很新鲜——“你勾引我！”他向她挥了挥啤酒瓶。“从现在起我的整个心神都将缠在生儿育女这种事上。生育力啦。妊娠期啦。难道你就没意识到那对我会有什么影响吗？真让人恶心。那可恶的粘糊糊的……”

“别傻了，”安斯丽说。“那是很正常、很美好的。母亲与肚里婴儿的关系是世界上最美好、最亲密的。”她靠在门

口，注视着窗户。“彼此情绪最为稳定的……”

“让人恶心！”莱恩打断她说。

安斯丽生气地向他攻击。“你表现的症状是典型的子宫崇拜。你还认为，你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知道，你不是从火星上来的，也许这是奇闻，但你母亲也不是在菜园里的卷心菜下找到你的。你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全身卷曲在子宫里，呆了九个月，然后……”

莱恩的脸上一阵抽搐。“住口！”他大喊着。“不要告诉我这些。我真受不了了，你让我作呕。不要靠近我！”安斯丽向他前面迈了一步，这时他尖叫着，“你不干净。”

安斯丽断定他是在歇斯底里。他坐到睡椅的扶手上，双手捂着脸。“她强迫我那样干的，”他嘴里咕哝道。“我自己的母亲。那天我们早晨正吃着鸡蛋，我打开了我的鸡蛋，里边有，我发誓里边有一只小鸡，还没有出世，我不想动它，但她竟没有看见，她没有看见那里边究竟有什么东西，她说‘别傻了，我看它跟普通鸡蛋没什么两样，’但其实并不是，并不是，最后她硬让我吃它。我知道，我知道那里边有一个小鸡嘴和一双小鸡爪，什么都长出来了……”他猛地打了个哆嗦。“可怕呀，可怕，我真受不了了，”他呻吟着，双肩开始痉挛似地起伏。

玛丽安窘迫得满脸通红，可安斯丽发出母鸽子般咕咕的关切声，快步走向了睡椅边。她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双臂抱着他，一个劲地往下拉他，以便能让他的头靠着她的肩膀，身体部分地躺在她的大腿上休息休息。“好了，好了，”她安慰道。她的头发象面纱一样或象玛丽安想象的，象一张网一样遮住了他俩的脸颊。她轻柔地摇晃着他的身体。“好了，好

了。这可再也不会是一只小鸡了，它会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可爱的小宝宝。”

玛丽安走出去，进了厨房。她被冷冷地抛到了一边：他们俩的行为就象是一对小孩。她想安斯丽在她的心灵上已经长了一层脂肪；荷尔蒙可真神奇。不久她就会浑身发福。而莱恩表现出了一种神秘的东西，一种以前她从未在他身上见到的东西。他就和突然从洞穴里挖出来，暴露在阳光下的白色蛞蝓的行为一样。是一种盲目的排斥性翻腾。然而，使他恢复到那种状态，实际上却没费吹灰之力，这倒使她吃惊不少。他的甲壳，并没有她以前想象得那样厚密、坚硬。这就象他们过去常用鸡蛋作的一种危险的游戏：把鸡蛋的两头放到紧锁的手掌里，然后不遗余力地去挤压，而鸡蛋却不会破裂；鸡蛋的结构是如此地平衡，以致于你用的力又都作用于你自己了。但，只要你稍微一动，有了角度，或压力作了重新调整，鸡蛋就会咔嚓一声破碎，弄得你满鞋都是蛋青。

现在，莱恩敏锐的调节功能已被扰乱了，他正被压得细碎。她不知道他是怎么回避这个问题竟达这么长时间，他是怎么使自己相信，他自己那些被大肆夸耀的性生活与小孩的制造毫无关系。如果情况果真象他开始时所想象的那样：偶然之中他使她受了孕，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他是否有能力使罪过和并非故意伤害基础上的无辜相互争斗，让它们相互抵消而毫毛未损就逃脱出来。安斯丽本来是无法预测他的反应的。但是对这次危机负有责任的是她作出的决定。现在她拿他怎么办呢？她应该怎么办呢？

她想，噢，这是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去解决吧；反正我

早已与那无关了。她走进了卧室，并关上了门。

然而，第二天早晨，当她打开了一只半熟的鸡蛋，看到那蛋黄正用一只意味深长、但责怪的黄色眼睛看着她时，她觉得自己的双唇闭得紧紧的，就象是一个受了惊吓的海葵一样。它是有生命的；是活的东西，她喉咙里的肌肉说道，然后就绷得紧紧的。她推开了盘子。到目前为止，她那有意识的大脑已习惯了这种程序。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在单子上又勾掉了一项。

第十九章

“这儿有果冻，大马哈鱼，花生酱加蜂蜜，以及鸡蛋色拉，”格罗特太太一边说，一边把盘子几乎推到了玛丽安的鼻子下面——这并不是因为她有意无礼，而是因为玛丽安就坐在睡椅上，而格罗特太太又正站着，那一大串脊椎，难以弯曲的胸衣，以及经常趴书桌的纵向肌肉结构不容她狠劲弯腰。

玛丽安坐回到那个柔软印花绵布椅垫上。“谢谢，来点果冻吧，”她说着一块。

这是在女士便多馆里举行的办公室圣诞聚会，在这儿举行，正如冈德丽奇太太所说的那样，给人更为舒适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她们那种舒适，虽然在这些拥挤的地方无处不有，但由于有火不能发，因而打了折扣。今年的圣诞节是星期三，这就是说，她们大家星期五还得来上班，只差一天，她们就会过上一个令人愉快、长长的周末了，然而，玛丽安确信，正是因为知道了这个事实，格罗特太太才从她的眼镜里闪出光泽，甚至让她充满了足够的喜悦来把三明治以一种聚会中前所未有的方式递了过去。玛丽安想，这是因为盘子在屋里递来递去时，她看到我们那种强硬的样子，因而想要仔细地看一看我们所遭受到的痛苦。

这次办公室聚会好象主要就是吃东西、讨论疾病、讨论

买卖合同。聚会上所有的食物都是由这些女士自己带来的：她们都同意，各人自己都带一份食物。甚至连玛丽安也只好答应带一些巧克力小方饼，其实这些小方饼是她从一家面包店里买来，又转放在别的袋子里。近来，她觉得自己不太想做饭。聚会上的食物在便餐馆一头的桌子上堆了起来——食物比她们实际所需要的要多得多，里边有色拉，三明治，精制的面包，甜点心，家常小甜饼和蛋糕。但是，既然大家都带来些东西，所以各人也都应该至少样样都吃上一些，否则有人就会有一种被瞧不起的感觉。所以，这些女士们不是这位就是那位会不时地大声说：“噢，多萝西，我一定要尝一尝你的橘子一波罗美食！”或说：“莉娜，你那甘甜水果蛋糕看上去可真够味！”然后站起来，贴近餐桌，填满自己的盘子。

玛丽安猜想这种事情并非总是这样。其中年龄大一点的姑娘们还记得，尽管淡忘得很快，成了传说，曾有一度办公室的聚会是全公司的活动；那时候，公司的规模要小得多。博格太太不很具体地说，想当年，楼上的男士下来，甚至会喝上一杯。但是，办公室扩大了，最后规模发展到没有哪位再能认识所有的人了，聚会便开始无法控制了。油印室里几位个头矮小、粘着墨迹的姑娘被一些游来荡去的行政人员穷追不放，郁积的欲望和埋藏的愤怒会不合时宜地展现出来，而有些年龄大一些的女士们则喝得醉醺，出现了歇斯底里。现在为了提高整个办公室的士气，各个部门都举办自己办公室的聚会；冈德丽奇太太那天中午刚过不久，就主动提出，这样我们所有的女士聚在一起，会更为舒服，她这么一说，就引得大家不断地咕哝，表示同意。

玛丽安所坐的位置，正夹在办公室两位贞女之间；另一

位贞女象鸟一样栖息于睡椅的扶手上。在这种情形下，她们三位为了自我保护，挤在了一起：她们没有小孩，也就不能比较谁的孩子更为聪明，她们没家，所以就无法讨论自己丈夫的怪癖和恶习的支支节节。尽管埃米偶然在闲谈中也会讲上一段有关自己疾病的趣闻，但她们的兴趣却是在别人身上。玛丽安知道，自己在她们的心目中是否占有什么地位，有些令人怀疑——她们知道，她就站在婚姻的门坎上，所以不能再把她看成是真正的单身女性了，对于她们的问题，她再也不能同声相应了——然而，虽然她们对她的态度略显冷淡，她还是更愿意与她们在一起，而不愿意加入任何别的集体里。屋里人们几乎都坐在那儿。这些女士除了递盘子的，大多数都是一群一群地围坐成半个圈，并不时地换着座位，又形成了新的群体。博格太太一个人转来转去，一会儿向人们友善地微笑，一会儿又向人们表示着殷勤或敬上块点心。这是她的职责。

由于那天早些时候所发生的灾变，现在她干得更为卖力了。这项全市范围内的即食番茄汁品尝试验，原计划那天上午应该完成，但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大约从十月份起就一再被拖延。参加这次试验的调查者人数创下了记录，几乎所有能去的都参加了，她们脖子上用绳子挂着硬纸托盘，看上去象是餐厅卖烟小姐（玛丽安私下里曾对露西建议，让她们都打扮得白白净净，穿上羽饰和网状长袜），手里拿着小纸杯，其中有些装着罐装的真正的番茄汁，有些装着调制即食番茄汁的粉末，另外还拿着小水罐，对一些毫无准备的家庭妇女在她们的前厅里突然进行调查。按照规定，这些妇女应该先饮用真正的番茄汁少许，然后调查者在那些吃惊的妇女面前

调好即食汁，再让她们进行品尝，也许是由于这种番茄汁速溶易调，所以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冲就得！”那个试验性广告小品说道。要是在十月份这么干，或许会行得通。

在此之前的五天都是乌云密布，显得灰蒙蒙的，并没下雪，然而，不幸的是，那天上午十点钟天开始下起了雪，下的不是轻柔漂浮的雪花，甚至也不是断断续续的小雪，而是强劲的暴风雪。博格恪太太本想让上级部门推迟一下这次试验，但他们并不同意。“我们工作用的是人，不是机器，”她打电话时说，声音很大，小房间的门尽管关着，但她们还是能听得清。“外出调查是绝对不可能了！”但是，最后的期限正在逼近。这事已经推迟了好长时间，所以不能再拖延了，而且如果在这时候拖上一天，实际上就相当于拖了三天，因为圣诞节会带来很大的不便。所以，博格太太一伙别无选择，尽管冻得不住地哀叫，也只好顶风冒雪，外出调查。

那天上午她们的办公室象是在灾区进行救援活动的基地一样。那些倒霉的调查者接二连三地往这儿打电话。她们的汽车燃料中加了防冻剂，但却没装防滑轮，所以在狂风大雪之中，受阻抛锚，那些调查者陷入了困境，当即冲出汽车，急忙取出了东西。这时的纸杯子太轻了，根本无法抵住大风的威力，所以被吹得在小巷里和树篱上乱跑，而杯里红色的东西或是洒到雪地上，或是弄到调查者身上，如果调查者真是已经走到前厅，那就会弄到那些家庭妇女身上。一位调查者脖子上挂着的托盘整个被吹得脱开，结果象风筝一样飘向了天空；还有一位调查者，本来想把她的托盘用外衣遮挡起来，结果风一吹就被掀翻，盘里的东西一下就泼了她一身。从十一点开始，出去调查的人们，头发乱蓬，身上染满了

红，七零八落就返了回来，各人性情不同，反应各异，有人提出辞职，有人说明情况，也有人又恢复了自己作为科学有效地进行公众意见调查者的自信心；而博格太太还得对付天宇之中奥林匹斯诸神愤怒的号叫，他们酝酿降生了暴风雪，但却拒不承认。即使她走在会餐的女士之中，脸上那种争吵过的痕迹现在依然清晰可辨。如果她装作惊慌失措，心烦意乱的样子，那就说明她实际上安闲自在；但是现在，她想安闲自在，反倒使玛丽安想起了一位头戴插花礼帽，正在作高雅的答谢演讲的俱乐部女会员。她不觉感到一种纤小的多腿动物在腿上窜来窜去。

玛丽安刚才一直在漫不经心地听着几处的谈话，但现在马上就不再这样做了，满屋子的谈话声变成了一串串混沌不清、毫无意义的音节，任凭它们东耳朵进来西耳朵出去。她吃完了果冻三明治，还想再取一块蛋糕。餐桌上的饭菜堆得满满的，使她有一种胃口大开的感觉：东西真是太丰盛了，那些蛋白甜饼、糖霜、胶冻层，那些凝结的脂肪和糖，还有那些不断添加的营养丰富、表面光滑的食物。当她拿着松糕回来时，刚才一直与埃米谈话的露西已经换了地方，正和米莉说着话，所以玛丽安又坐好后，就和她们一起聊了起来。

“噢，当然，她们不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露西说道，“你总不能问某个人，可否请他们去洗洗澡。我是说，这可不太礼貌。”

“而且伦敦^①也很脏，”米莉颇有同感地说。“你看晚会

① 此处“伦敦”为加拿大一城市，在安大略东南，多伦多西南。——译者注

上的男士，他们的衬衣是白的，而领子却是黑的，很黑很黑。都是烟尘弄黑的。”

“是啊，这种情况不断地发生，而且变得日益严重，严重到他们甚至不好意思再去请他们的朋友来……”

“这位是谁？”玛丽安问。

“噢，这位姑娘与一些英国朋友住在一起，她就是不再洗了。她什么毛病也没有，就是不洗了，甚至连头发也不洗了，她换衣服或其它东西间隔的时间最长，她在其它方面一切都很正常，所以她们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显而易见，她实际上当然是出了毛病，只是被表面上的东西掩盖着罢了。”埃米听到“出了毛病”这句话时，便把她细长的脸转了过来，于是她们又把这件事向她讲了一遍。

“那么后来又怎样了？”米莉一边舔着手指上粘的巧克力糖霜，一边问道。

“唉，”露西一边有滋有味地小口小口地吃着一小块松糕，一边说道，“后来变得非常可怕了。我是说，她总穿同一套衣服，你可以想象得出。我想，她一定穿了有三、四个月时间。”

有人不断地低声说，“噢，不不不，”她说，“嗯，至少也有两个月时间。当时她们就打算要让她看在上帝的份上或是去洗个澡或是搬出去住。我是说，请她去洗：可是有一天，她回了家，就脱掉了衣服，把它们全给烧了，然后洗了个澡，干了该干的事，从那之后，她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情况就是这样。”

“唷，那可奇怪了！”埃米说着，话音里带着失望。她心里一直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也许要动手术。

“你知道，她们那儿所有的东西，当然都比较脏，”米莉

带着一种精通世故女人的调子说道。

“可是她是这儿的人！”露西感叹道。“我是说，她是以一种正确有效的方法被培养成人的，她出身于有教养的家庭；她家不象是没有洗澡间，因为他们总是特别地干净！”

“也许这种事情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米莉富有哲理地说。“也许她只是没成熟，而且又那样远离家人，……”

“我看她是出了毛病，”露西一边说，一边从一块圣诞蛋糕里往出挑着葡萄干，准备把它吃掉。

玛丽安的大脑一下就抓到了“没成熟”这个词，并不断地将其翻来翻去，就好象它是在海滩上发现的一颗奇异的鹅卵石一样。这不免使人想到未成熟的玉米穗，和蔬菜或水果等其它东西。开始时很绿，后来就长好了：也就是成熟了。开始为成熟的身段穿着打扮。换句话说，就是脂肪。

她环顾屋子的四周，有的女士嘴一张一合，或是谈话或是吃饭。她们坐在这儿，与下午宴会的其他妇女小组没什么两样。平时她们专门探究那些浩如烟海的无名家庭妇女的思想脉络，显得官气十足，很是与众不同，今天那种虚饰却荡然无存。她们本可以穿上宽大的家庭便服或套上卷发器。但实际上，她们所穿的衣服却是为了那成熟的身段。她们是成熟了，其中有些成熟得很快，甚至熟过了头，有些已经开始枯萎；在她看来，她们就象是用茎干把头顶连到一根看不见的藤树上，悬挂在那儿，分别处于不同的生长和衰败阶段……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坐在她身边、身材苗条优美的露西，只不过是处于初期生长阶段，她那用头发绾成的金黄精美的花萼下，正孕育着一个初春嫩绿的花苞或茎节……

她用一种挑剔的目光，仔细端详着那些女士们的身姿，觉得饶有兴趣，仿佛她以前从未见过她们一样。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没见过她们，她们在那儿，正象办公室所有别的东西一样：书桌，电话，椅子——这些东西只能被看成是一副轮廓再加一副外表。但是，现在，在冈德丽奇太太背部胸衣上缘处，她能看到那被拥起来的脂肪卷，能看到大腿处形成火腿一样的膨胀物，能看到颈项周围形成层层皱折，能看到脸庞宽阔、毛孔丰富的面颊；她还能看到，在一条丰满弯曲的腿的腿肚上有静脉曲张所形成的黑斑，咀嚼东西时颞骨凝结在一起的样子，她的毛衣——一件套在丰满滚圆的肩膀上的羊毛茶壶套；还有别的什么人，虽然她们的胸部、腰部和臀部小丘状的轮廓和高低起伏电烫发型的协调性和特征有所不同，但其结构却大同小异；她能动来动去，内部靠的是身体什么地方骨头，外部靠衣服鞋帽，胭脂香粉的乔装打扮。她们是多么奇特的一些生物；而且还形成了外界与内部的不断流通，把外界的摄入，再将内部的排出，咀嚼，话语，土豆片，打嗝，油脂，毛发，婴儿，乳汁，排泄物，小甜饼，呕吐，咖啡，番茄酱，血液，茶叶，汗水，醇酒，泪水、垃圾……

一时间她感觉到，她们，她们的特征，几乎她们所有的一切，象电波一样在她头脑中闪过。有时候，她想成为——不，她已经象她们一样了；她是她们当中的一员，房间里其他女士们浑身散发着甜丝丝的有机香气，连布满花束房间的空气也变得窒息起来，她成了她们其中的一员，她的肉体与其他女士的一模一样，毫无区别，同时也与她们的肉体融在了一起；她觉得自己快被这种女性所汇成的茂密的果囊马尾

藻的海洋窒息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紧缩自己的身子和脑袋，就象是某些长有触角的海洋类动物在缩回它们的触角一样；她需要某种坚固而又清晰的东西：那就是一位男士；她希望彼得能出现在这个屋子里，好让她伸出手握住他，以免被吸了进去。露西的一只手腕上带着一只金手镯。玛丽安双眼紧盯着它，那专注的神情就好象是她要把手镯上坚硬的金环吸到自己的周围，以便在她自己和那位水一样无定形的对方形成一个牢固的屏障一样。

她意识到了屋子里的寂静。那种象鸡场里的叽叽咕咕声已经停止了。她抬起了头：博格太太正举着一只手在屋子远端靠近餐桌的地方站着。

“现在我们大家在这里，自由自在地欢聚一堂，”她说，脸上挂着和善的微笑，“我想借此机会来宣布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最近，我从别人的传言中了解到，我们中的一位姑娘不久就要喜结良缘。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希望对踏入新的生活的玛丽安·麦卡尔平表达我们最为衷心的祝愿。”

人群中出现了一阵兴奋，各种叫喊声，不绝于耳；然后，整个人群起来，向她簇拥过来，有人表示祝贺，眼里含着泪，有人向她问长问短，嘴里不时地掉出巧克力碎屑，也有人给她一个启蒙性的吻，在她脸上留下了口红。玛丽安站起来，但立即就被推得顶到了冈德丽奇太太异常宽阔的胸膛里。她挣脱开来，后退着靠到了墙上；她两颊绯红，与其说这是由于羞怯，还不如说是由于生气。有人把此事泄露了出来；她们中的某一位说穿了她的秘密；是米莉，一定是她。

她说“谢谢”、“九月份”、“三月份”，这三句话就足以回

答她们所提的问题了。“棒极了”、“太好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喊着。办公室那三位贞女仍然不入主流，脸上挂着微笑，但带着怀念的神情。博格太太也站在旁边。从她说话的声调来看，从她事先既没有告诫玛丽安也没有和她商量就作了这样的宣布这一事实来看，博格太太是想让玛丽安明白，她希望她辞掉这份工作，不管她愿意不愿意。从人们的闲谈中，从她刚到办公室开始工作时一名打字员被开除这一事实来看，玛丽安知道博格太太更愿意她手下的姑娘们或是单身或是饱经风霜的老手，这些老手身上已不可能出现那种难以预测的妊娠，她们已经过了这种年龄。有人曾听到博格太太说过，新婚不久的女子往往不够稳定。财会科的格罗特太太也呆在圆台的旁边，虽在微笑，但双唇紧闭，显得有些严肃。我敢说，她欢乐的情绪现在已遭到了相当的破坏，玛丽安这样想着：我是永远无法享受养老金计划了。

从那栋楼里出来，沿着大街行进在寒冷的空气中就犹如是给温度过高令人窒息的屋子突然打开窗户一样。风平静了下来。天色虽已漆黑一片，但商店橱窗和头顶上为圣诞节作装饰用的彩灯和星星正发出使人心烦的灯光，那轻柔漂落的雪花，在灯光的映照下，象从一个硕大无比、用人工照亮的瀑布上飞溅的水花一样，闪闪发光。脚下的雪比她原先预计的要少。地上的雪是湿漉漉的，行人踩过之后便成了褐色的雪泥。暴风雪是在玛丽安那天早晨离家上班之后，才开始下起来的，所以她并没有穿靴子。走到地铁站时，她的两只鞋已经湿透了。

但是，双脚尽管是湿的，她还是提前一站下了车。那次茶话会后，她不太可能再面对那幢公寓宿舍了。安斯丽一进

宿舍就会干她那讨厌的编织活；房子里还摆着圣诞树，这是一个塑料制作的、银白和蔚蓝相间的摆在桌子上的圣诞树。另外，她的床上还放着礼物，等着要包装；手提箱也等着她去收拾：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得离开这里，坐上公共汽车去对她的父母，他们所住的镇子以及他们的亲属探望两天。她还惦着他们，但他们似乎再也不是属于她的了。那座镇子和那里的人们犹如一块古老的磐石，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是在什么地方地平线上等待着，看起来就好象是一种绝迹了的文明被风化了石头遗址一样。上个周末，她就挤过了朝着柜台又是吵闹又是呼喊的人群买好了所有的礼物，可是现在她不再想赠送任何什么东西了，别人送给她的礼物，她甚至也不大想接受了，因为她不想为那些她既不需要又不愿意使用的东西欠人情；过去她一直都在告诫自己，值得珍重的是送礼人的情意，并不是礼物本身的价值，可是现在再这么说就没有什么用处了。那样反倒更糟；因为礼品上所有的纸笺都有“爱”的字样。赠送礼品时人们所给予的那种爱，到现在为止仍是她不需要而且也不愿意利用的东西。它们是陈旧老腐、装饰华丽而又令人悲哀的东西，它们被保存起来只是为了某种无以名状的怀旧心理，这就如人们保存死者的遗像一样。

她一直在街上向西走着，但自己却不知道所走的方向。这条大街的两边是林立的商店和站在明亮的玻璃橱窗里穿着优雅的服装模特儿。现在，最后一家商店她也已经走得超过了，正向黑暗的空地走去。刚走到拐角处，她就意识到自己是在朝着公园走去。她穿过街道，跟着车流向南拐去。她的左侧有一家博物馆，柱子中楣上的石雕像被华丽的桔黄色探

照灯烘托得格外醒目，看起来他们是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些灯来夜间照明。

彼得一直是个问题。她不知道应该给他买什么样的礼物。她认为买衣服是行不通的：他总是要亲自选购衣服。别的还有什么可买的呢？要是买一些宿舍里的东西，买一些家庭用品，那就好象是她自己选购礼品。最后她决定买一本样式精美、价格昂贵的照相机技术手册。她对这方面的东西一窍不通，但是她听从了售货员的建议，希望这样的书他还没有。他有一些业余爱好，她觉得很高兴：他退休后得心力衰竭的可能性会减少的。

她在树枝形成的拱形走廊下行走着，这些树是从一所大学附近那些篱笆和围墙里长出来的。这段人行道，行人较少，所以这儿的积雪较厚，有些地方没过了踝骨。她感到双脚冻得发痛。正当她开始纳闷，自己为什么要不断地行走时，她已经又一次穿过了街道，站到了公园里了。

这座公园在漆黑的夜晚中，成了一座微微发白的小岛。小汽车在公园的周围以逆时针方向穿流不息地驶过；稍远的那边有这所大学的几栋建筑物，她认为，她对这些地方半年前还是了如指掌，但是现在，它们透过寒冷的空气向她辐射出一种并不明显的敌意，她看得出，这种敌意是来自于她本身：说不清是在哪些方面，她对它们有一种妒忌。她离开时，很希望这些建筑物会不复存在，但是它们依然耸立着，依旧照常运行，根本无视她的离去，也正象她所想的那样，根本无视她的存在。

她踏着那深及踝骨、轻柔的积雪向着公园更深处走去。那积雪上不时出现被人们随意踩过所留下的杂乱无章的足

迹，而且上面已经淤积了泥土，但大多数的积雪仍是平平整整、未被践踏，那脱落了叶子的树干从雪地中挺拔而起，给人的感觉那积雪就好象有七尺深，那棵棵的大树插立在那儿宛如蛋糕糖霜上的蜡烛一样。黑色的蜡烛。

她走到一座圆形的水泥池子附近。夏天时池子里有一个喷泉，但是现在里边并没有水，渐渐地积满了雪花。她停住了脚步，听着市内远处传来的声音，这声音仿佛是围绕她旋转一般；她有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你得观察它，”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不能不洗澡就了事。”在那家供应快餐的小餐馆里，有一阵儿，她已经觉得自己就要醉了；现在她觉得当时那种感觉真是滑稽可笑。办公室聚会也只不过是办公室聚会。从现在到那时为止，有些事情必须要办妥，没有别的：琐碎的小事，人员，必要的活动。这一切过后，就没什么问题了。她差不多作好准备，要回去去包裹那些礼品；现在她觉得非常饿，甚至可以吃掉半个牛，包括作标记的虚线和一切。但是这小岛正漂洒着雪花，那寂静无声的夜幕正平静地睁着它的眼睛，她想再伴着此情此景多停留一会儿……

“你好，”一个声音说道。

玛丽安差点惊跳起来。她转过身来：一个人影正坐在一条长凳子的远端上，被长青树所形成的阴影笼罩着。她朝那儿走了过去。

那是邓肯，正弓着腰坐在那儿，手指间夹着一支烟，闪闪烁烁。他来这儿一定有一段时间了。他的头发和外衣的肩上已经落满了雪花。她摘下手套和他握手时，他的手既冷又湿。

她在落满雪花的长凳上坐到了他的身旁。他把烟轻轻地

弹掉，朝她转了过来。她解开他外衣的扣子，紧缩着身子钻进了他的怀里。她闻到了一种衣服的潮湿味和香烟的陈腐味。他用双臂抱住了她的后背。

他身穿一件破旧的毛衣。她用一只手抚摸着毛衣，有如那是带毛的皮肤一样。在毛衣之下她能摸到他那细瘦的身体，简直就是饥荒时期极度挨饿的动物躯体。他把自己潮湿的面部埋进了她的披肩，又伸到头发下，衣领下，最后又蹭着她的脖子。

他俩坐在那儿一动没动。那城市，那公园白墙之外的时间，几乎不复存在了。玛丽安觉得，肌肉渐渐变得麻木起来；双脚甚至也不再有疼痛。她用力把自己埋入那毛皮的更深处；外面仍然下着雪。她还不能站起来……

“你可真能磨时间，”他终于低声说话了。“我一直在等着你。”

她的身体开始颤抖。“我现在该走了，”她说。

她脖子上感到，他脸下的肌肉出现了一阵痉挛。

第二十章

玛丽安沿着走廊缓缓地走着，双脚踏着轻柔的音乐，音乐在她周围跌宕起伏、涟漪四射。“豆子，”她说。她在标有“素食”的地方找到了豆类食品，取了两听，扔到自己那辆铁丝网的手推车里。

那音乐变成了清脆的华尔兹；她沿着走廊继续向前走着，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到她的购物单上。她知道那儿为什么要放音乐：放音乐的目的是想使你进入一种欣快的出神状态，从而降低你采购时的抵抗力，让你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买的。所以，她对这种做法很是生气。每次走进超级市场，听到那个隐秘的喇叭发生轻快有节奏的声音时，她就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上所说的话，如果让奶牛听那优美的音乐，奶牛的产乳量就会增加。但是她知道，她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免疫力。近来，她如果不小心，就会不知不觉地推着手推车，象一个梦游者一样，两眼微微斜视，但却一眨不眨，双手不时抽动着，想伸手去拿所有挂着鲜艳牌子的东西。为了预防，她开始使用购物单，每次出发前，她把所有要买的东西用黑体字打印出来，以使自己只买那些单子上列出来的东西，别的东西不管其价格多么诱人，不管它们的包装多么华丽，一概不买。如果她觉得自己极易被某些货物影响时，她就用一支铅笔，把这些物品划掉，进一步作

为防止诱购的措施。

但是，在某些方面，播放音乐总能达到目的：它们是不可能不发挥作用的。或迟或早，你总得买些东西。对于这一点，她从办公室里了解的很多，她认识到要在诸如两个牌子的肥皂或是两听番茄之间作出选择，那么这种选择就算不上是理智的了。就产品本身而言，并没有真正的差别。所以，你还怎么作出选择呢？你也只能听任有诱哄作用的音乐摆布，随意去抓一种了事。你只不过是让你体内应该对标签作出反应的东西作了反应；也许那种东西与脑垂体有着某种关系。哪种洗涤剂具有最佳的威力象征呢？哪种番茄汁盒上具有外表最为性感的番茄呢，她对这些是否关心呢？她体内的什么东西一定是在乎的；最终她毕竟作出了选择，完全是按照铺着宽幅地毯的办公室里的某位设计者原来希望并预料的那样作出了选择。最近，她心不在焉，但却好奇地注意观察自己，看看自己到底会干些什么事。

“面条，”她说。她的双眼从单子上抬起，恰好躲开了一位体态丰满、穿着磨坏了的麝鼠皮大衣的女士，没撞到一起。“噢，不，在市场里他们贴的是另一种牌子。”她了解面条生意：以前她曾用几个下午的时间在几家商店的意大利货柜处计算过意大利面团那没完没了的品种和牌子。她仔细看了看那些面条，成堆成堆地放着，装在玻璃纸盒里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她闭上了双眼，迅速伸出了一只手，摸到一盒就抓了出来，并不管里边装的是什么。

“莴苣、小萝卜、胡萝卜，葱头、西红柿、欧芹，”她念着单子。这些倒是好办：你至少可以通过外观，来判断它们的优劣，尽管有些东西是用袋子装着或是用橡胶带捆着，

里边既有质量好的，也有质量差的。西红柿在这个季节，带着温室特有的粉红，淡而无味。它们四个一组四个一组地预先装到硬纸板和玻璃纸的盒子里。她推着小车朝着蔬菜区走去，那儿墙上挂着一个陈腐俗气的木牌子：“市场花园”。

她懒洋洋地在各种蔬菜中挑选着。她过去很爱吃可口的色拉，可是现在色拉吃得太多，已经开始腻烦了。她觉得，自己象只兔子一样，整天爬在枝繁叶茂的绿色植物中寻找食物。她是多么希望自己又变成一位吃荤者，大口大口地饱餐香美的骨头！圣诞节宴会吃得很不舒服。“唉呀，玛丽安，你怎么不吃！”她把盘子里的火鸡一口没动就剩了下来，母亲见状大惊小怪地说道。她说她肚子不饿，她吃了许多的酸果酱汁、马铃薯泥和碎肉馅饼，只是没人注意到。她莫名其妙地毫无食欲，母亲把这看成是过度兴奋的结果。她原来想说自己开始信奉一种新教，瑜伽或一种十八世纪创立的俄国教派或别的什么教派，不准吃肉，但这也不是什么上策：从感情上来说，他们一直想让她到家庭教堂去举行婚礼。可是他们的反应，别人的不说，就说那些现在与她如此疏远人们的反应，照她的看法，与其说是得意洋洋的欢欣鼓舞，勿宁说是一言不发、沾沾自喜的心满意足。过去，他们害怕大学教育会给她什么不良影响，那种害怕虽从未有人明说，但却又不言自明。现在，那种害怕心情仿佛最终镇定了下来。过去，他们可能担心，怕她变成一名高中教师或独身姑母或吸毒成瘾或一名女官员，也可能怕她会发现某种令人震惊的身体变化，比如出现肌肉增长，声音变粗或老气横秋之类的情况。她能想象得出，过去他们针对那些应该提防的人物，向人请教时所表现出的焦急样子。可是现在，他们那满意的眼

睛似乎在说，她最终还是平安无事，一切正常。他们还没有见过彼得，但是在他们看来，他似乎只不过是那位必不可少的“他”。然而，他们还有一颗好奇心：他们一再催促她，周末马上把他带到家里见见面。尽管在那寒冷的两天，她在镇子里四处走动，看望亲友，回答问题，但她还是不能使自己相信她真的又回到了那个镇子里。

“面巾纸，”她说。她厌倦地看着那些牌子不同，颜色各异的面巾纸——往哪种纸上擤鼻涕，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又看着那些印有花式图案的手纸——印有花朵，涡卷和圆点花纹的手纸。不久他们就要在它的上面涂上金粉，仿佛他们要装点它，用作截然不同的目的一般，比如说用来包装圣诞礼物。人类所有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还有哪一种不是他们利用的对象。纯白色到底有什么不好呢？至少看起来干净。

当然了，她母亲和姨母对婚礼服，婚礼请帖之类的东西是很有兴趣的。她们都作出了一些什么决定，此时她也记不起来了，只顾听着电子小提琴演奏的音乐，只顾对两种风味的听装米饭布丁犹豫不决——那种东西她吃起来是毫无保留，它有人工合成的味道。

她看了一下手表：她的时间不多了。幸好现在播放的是探戈舞曲。她一边快步走向出售罐装汤汁的地方，一边努力驱赶着目光中的迟呆。在超级市场，如果停留时间太长，那是危险的，迟早会给她带来麻烦。下班关门之后，她会被困在里边。第二天上午人们会发现她靠着一个货架，已经昏迷不醒，而四周却被所有的手推车包围着，满满地装着货物……

她推着小车朝付款处走去。他们又在推行一种特殊的促销计划，参加比赛的优胜者可以去夏威夷游览三天。前面的橱窗上，有一幅巨大的广告画，上面是一位半裸的姑娘，身着草织裙子，佩戴花束，广告画的旁边是一个小小的牌子：菠萝，三盒六角五。柜台后的收款员脖子上挂着一个纸作的花环；她那桔黄色嘴巴正嚼着一块口香糖。玛丽安观察着她的嘴巴，髭部的动作催人欲睡，脸上的肌肉起伏不平，两颊涂成了深粉红色，那剥脱起皮嘴唇的里边有几颗锋利的黄牙闪闪发光，说话活动时，仿佛无需主人指挥一样。收款员给她结算着菜钱。

那张桔黄色的嘴巴张开了。“伍块两毛玖，请把您的姓名和地址写在收据上。”

“不用了，谢谢，”玛丽安说，“我并不想走。”

那姑娘耸了耸肩，然后把脸背了过去。“对不起，您忘了给我盖戳了，”玛丽安说。

她拎着菜袋，穿过光电遥控门，走进了好似雪水一般灰色的月光之中，这次她买东西应该另当别论。有一段时间，她曾拒绝过他们；那是他们又一种拐弯抹角的赚钱途径。但是他们还是赚到了钱，而且赚得更多；所以说，她已经开始接受这些东西，并把它们藏到橱柜里。然而现在，安斯丽正在省吃简用想买一辆婴儿车，她认为自己有必要买这些东西。她为安斯丽干这点事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地铁车站走去，而那位硬纸板上满身鲜花的夏威夷姑娘正朝着她微笑。

鲜花。他们都想知道她要拿什么样的鲜花。玛丽安自己喜欢百合花；露西曾建议用一束粉红色的月季和满天星。安

斯丽则嗤之以鼻，说，“嗯，我看你们应该举办一种传统的婚礼，因为对方是彼得。但是人们对待婚礼上的鲜花很是虚伪。没有人愿意承认鲜花实际上是繁殖力的象征。如果用一个巨大的向日葵或一束小麦，那样好不好？或者用一束蘑菇和仙人掌，它们的繁殖力是很强的，难道不是吗？”在决定这种事情时，彼得不想插手。“这种事情就全由你们决定吧，”当有人正二八经地问他的时候，他就情意绵绵地这样说道。

近来，她与彼得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但是能与他单独相见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了。既然他给她打了电话，那他一定会洋洋得意地用她来炫耀一番。他说想让她真正地结识他的一些朋友。他带着她去参加鸡尾酒会，结识那些更有头面的人物，带着她与他的知己去参加宴会和联欢晚会。她甚至还与一些律师吃过饭，整个吃饭期间，她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只是微笑。他的那些朋友聚到一起，穿着都很讲究，一副前途无量的样子。他们都有了妻室，他们的太太也是衣着讲究。他们都急不可待，个个对她彬彬有礼。玛丽安发现很难把这些衣着讲究的人与那些生活在彼得对往事的记忆中的欢快狩猎者和香槟啤酒的饮用者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中的某些人仍没改变过去的样子。安斯丽把这些人称作是“肥皂推销员”，这是因为有一次彼得去接玛丽安时曾带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就是为一家肥皂公司工作的。这些人最让玛丽安感到头痛的是她常常混淆他们的名字。

为了彼得她要友善地对待他们；可是她觉得他们就象是连珠炮似地向她进攻，所以，她认为现在应该让彼得开始认

识认识她的某些朋友了。她邀请克莱拉和乔参加宴会，就是为了这个。她忽略了她朋友，可内心一直感到不安；她想，尽管说起来奇怪，但是那些已婚的人们竟怎么总会装出，你要是不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会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甚至他们本身埋头工作，根本想不起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仍然那样想。彼得一直是个性格倔强的人：克莱拉起居室的里边他看过一次。

玛丽安把请帖分发出之后马上就意识到，准备菜单会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她不能给他们喝牛奶，吃花生酱和维生素片，不能给他们吃加有软干酪的色拉，彼得不喜欢吃鱼，所以她也不能做鱼，但她也不能给他们上肉食——如果他们看到她连一点肉都不吃，那他们会怎么想呢？她不能作什么解释：连她自己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那她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理解呢？她本来能吃的几种食物上个月也被她排斥到了饮食之外：彼得曾讲过一个可笑的故事，他的一个朋友买了一些汉堡包，为了好玩，他就对一个汉堡包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里边包有弄碎了的老鼠毛，听了这个故事，玛丽安就再也不碰汉堡包了；她不吃猪肉是因为喝咖啡休息时，埃米为了逗乐给她们讲了毛线虫病和得这种病的一位太太——在提到那位太太的名字时，她几乎是带着一种宗教的敬畏，（她在饭店里吃的时候，那毛线虫还粉红粉红的，在饭店里我从来都不敢吃那样的东西，你们大家想一想，所有那些小虫子蜷曲在她的肌肉里，而且永远也不会出来，那会是个什么感觉呢。）她不吃羊肉是因为邓肯跟她讲过“急速旋转”这个词的词源：他说这个词是从“羊的回旋病”这个词演化来的，后者是指羊失去了平衡的能力，其原因是羊的大

脑里有一种白色的大虫子。甚至热狗她也不能再吃了；她心里想，这些东西会和胃里所有的东西混合起来，粘在那儿。如果是在饭店里，她可以要一份色拉，这样总会避开这些麻烦，但是用这种方法招待客人准备宴席，那是万万不行的。她不能给他们吃素食烤豆角。

她想到了砂锅菜品，可以做一种蘑菇加炸肉丸，这是她母亲的拿手好菜，这样的话可以起到有效的掩饰作用。她想，“我可以把灯关掉，点上蜡烛，先用雪利酒把他们灌醉，他们就不会注意到什么了。”她可以吃得很少，吃点蘑菇，可以把炸肉丸卷到色拉里的莴苣叶子下面。这种作法虽不高雅，但已经是她能想到的最佳方法了。

现在她正麻利地削着萝卜片，准备做色拉，同时也为有些事情感到庆幸：第一，她昨晚就把砂锅菜作好了，所以现在只需把它坐到烤箱里就行了；第二，克莱拉和乔来得不会太早，他们得把孩子安顿睡好才能来；第三，幸好她还能吃色拉。她的胃不能接纳某些食物，她越来越感到恼怒。她曾努力与它理弄过，指责它怎么会有这些毫无意义的怪想，她还好言相劝，并施以诱导，但它就是无动于衷；要是她使用武力，它就会起来反抗。在一家饭店里发生一件那样的事就让她够受的了。出了那样的事，当然彼得是体贴入微；他开车把她直接送到家门口，又扶她上了楼梯，俨然是把她当成了病人。彼得坚持认为，她一定是得了胃肠感冒；但是他还是局促不安，而且还有些生气（也可以理解）。从那时起，她就决定一切顺着它。它所需要的一切她都去满足，为了维持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平衡，她甚至还给它买了一些维生素片。要是患上营养不良症，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她告诫自

己：“一定要沉着冷静。”她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得出了结论，认为它所采取的立场是从道德上来考虑的：那些曾经是活的东西，或是有可能仍是活着的东西（象是带有半个外壳的牡蛎），她都一概拒绝食用。但是，她每天都在梦想着她的身体会改变主意。

她用半瓣蒜在那个木碗上擦了擦，把它扔到切成片的洋葱里，又把小萝卜和西红柿切成薄片，然后撕碎了莴苣。最后，她想里边应该加一根切碎的胡萝卜，这样可以使色彩更为艳丽。她从冰箱中取了一根胡萝卜，最后在面包箱里找到削皮器，用手握着胡萝卜长叶子的那端开始削了起来。

她观察着自己的双手，观察着削皮器，观察着桔黄色鲜嫩的胡萝卜皮卷。她意识到这是胡萝卜。她想，这是根部，长在地下，长出了叶子。后来，他们来了，把它刨起，也许胡萝卜甚至会叫出声来，只是它的叫声太低，我们听不到罢了。但是它并没有马上死去，还顽强地活着，此刻它仍然活着……

她想，她感觉到它在自己的手里抽动着。她马上把它丢在了桌上。“噢，不，”她几乎是叫了出来。“这也不行！”

他们终于都走了，彼得在她脸上吻了一下，打趣地说，“亲爱的，我们将来可一定不能象那样，”说完之后他也走了。玛丽安走到了厨房，把盘子里的东西刮到了垃圾桶，随后又把盘子堆到洗碗池里。请人吃饭并不是什么好主意。克莱拉和乔没找到看小孩的，所以带着孩子。上楼梯时得拖着他们，到屋子里得把他们放到床上，玛丽安屋子里两个，安斯丽屋子一个。孩子们又是哭喊又是拉撒，盥洗室设在楼

下，所以等于没有。克莱拉用小车把他们推出到起居室，好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给他们换一换尿布；她一点都没感到难为情。人们的谈话已经停止了。玛丽安走来走去，给克莱拉递送尿布别针，装出一副乐于助人的样子，但是她的内心却在默默地想，到楼下房东太太盥洗室里取一种除味设备，是否有欠妥当。乔口中吹着哨子，手里拿着新的尿布，好不忙碌；克莱拉抱歉地朝着彼得说：“小孩子就是这样，就是拉。这也很自然，我们大家也都这么干。只不过，”她一边颠着膝盖上最小的孩子，一边说道，“我们中的有些人会选择合适的时间。难道不是吗，你这个粪人？”

彼得率直打开一扇窗户；屋子变得冰冷冰冷的。玛丽安拼命地招呼人们喝雪利酒。彼得并不清楚她的真正用意，但是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不觉中她希望，克莱拉不要那样不分场合随口乱说。克莱拉并不否认，她的孩子们味道难闻，但也不想加以掩饰。她承认那是事实，她几乎是在作着庄严地宣布；仿佛她也要别人对此采取欣赏的态度一样。

他们捆住小孩，哄了一会儿，等平静下来，把其中的两个安顿在睡椅上，另一个放在地板上的小车里，然后才坐下来开始吃饭。玛丽安希望，他们现在都来说点什么。她苦思冥想怎样才能把她的炸肉丸藏起来，她不想成为众目所视的对象：她想不起什么高明的话题。她大着胆子说道，“克莱拉跟我说，你喜欢集邮。”但不知怎么着乔并没有听到；至少他没有回答什么。彼得瞅了她一眼，眼里带着询问的目光。她坐在那儿，不安地拨弄着一个肉卷，她感觉到自己好象讲了一个粗俗的笑话，但又没人发笑一样。

彼得和乔开始谈起了国际局势，但是当 they 明显地出现

分歧时，彼得就换了话题，显得非常老练。他说，过去在大学的时候，他必须得修一门哲学课，但他怎么也理解不了柏拉图的哲学；也许乔可以给解释一下？乔说解释不了，因为他本人专门研究的是康德的哲学，并且向彼得问了一个有关遗产税方面的技术性问题。他又说，他和克莱拉是一个合葬墓协会的成员。

“我怎么不知道，”玛丽安一边往盘子里又拨了一些面条，一边低声对克莱拉说。她觉得大家仿佛都在盯着她的盘子，而埋在莴苣叶子下面的炸肉丸就象x光中的骨头一样显现了出来；她真希望当时点一支蜡烛，而不是两支。

“噢对，”克莱拉干脆地说，“乔并不相信防腐药物对保护尸体有什么价值。”

玛丽安担心起来，怕彼得觉得这种观点过分激进。她暗自里叹息道，麻烦的是，乔是个理想主义者，而彼得是个实用主义者。通过他们各自的领带你就会看出：彼得戴一条深绿色的佩兹利涡旋纹花呢领带，显得高雅，实用；而乔的——嘿，严格说来，那根本就不叫领带；那是领带的一种象征概念。他们自己一定是已经认识到这种差异了：她看见他们都注意过对方的领带（当然不是同时），也许两人都想自己决不会戴对方的那种领带。

她开始把杯子往洗碗池里收拾。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这使她郁郁寡欢；她觉得责任在自己身上，就象是休息时玩捉迷藏游戏中当了瞎子一样。“喔，”她想起了什么，“他和莱恩很谈得来。”其实那也没什么要紧的：克莱拉和乔是她过去的朋友，不应该指望彼得来适应她的过去。重要的是将来。她觉得微微有些发抖；彼得刚才开过窗子，屋子里现在

还是冷飕飕的。也许她闻到了栗色丝绒和家俱上的擦光剂味，也许她听到了身后的哨声和咳嗽声，于是她转过了身，许多张脸正在注视着她，他们朝前走着，穿过了门廊，一阵风吹来，白色的碎纸屑象雪花一样吹到他们的脸上，落到他们的头发和肩膀上。

她吃了一片维生素，打开冰箱门，倒了一杯牛奶。她和安斯丽两人应该有一个来收拾收拾冰箱了。过去两周，打扫卫生时她们两人那种相互依赖的周期性已经开始打破。今天晚上，她已经把起居室收拾得干干净净，但是她知道，她把自己用过的盘子放到洗碗池里，不去洗，这就意味着安斯丽也会把她用过的盘子放到那儿，不去洗，而且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到她俩把所有的盘子都用完为止。之后，如果她们要用盘子，就会把顶部的那个洗出来，其它的仍然放在那儿，无人理会。至于冰箱：不仅需要除霜，而且里边架子上零七碎八的东西堆得越来越多，有用小罐子装着的残羹剩饭，也有用锡箔纸和褐黄色的纸袋包着的各种东西……不久冰箱就会产生异味，她希望，不管里边是怎么回事，那种味可不要迅速扩散到其它地方，至少不要扩散到楼下。也许，没等它扩散开来，她就结了婚。

安斯丽没有参加宴会；就象每个周五晚上一样，她去了产前诊疗所。玛丽安正叠着餐桌布，这时听到她上了楼，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随后不一会儿，她用颤抖的声音叫道，“玛丽安？请你到这儿来一下？”

安斯丽已经躺到了床上；玛丽安在满是衣服、象沼泽地一样的地板上，选着地方走到了她的床前。“怎么了？”她问。安斯丽一副沮丧的表情。

“噢，玛丽安，”她颤微微地说，“麻烦了。今天晚上我去了诊疗所。我本来是高高兴兴。第一个发言者谈论有关母乳喂养的优点时，我在织衣服。他们甚至还成立了协会。但是，后来，他们请来了心理医生，他谈起了父亲的形象。”她差点就要哭起来。玛丽安站起身来，在梳妆台上翻了一阵子，最后找到了一张邋遢的擦面纸，以防万一。她很担心：但安斯丽不大可能哭起来。

“他说他们应该在家里伴着强烈的父亲形象成长，”她平静下之后说道。“这对他们有好处，能使他们正常成长，尤其是男孩。”

“好了，这个你原来就差不多知道了，对吧？”玛丽安问。

“噢，不，玛丽安，情况比我原来知道的要严重的多。他掌握了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他们从科学上证明了这一点，”她哽噎着。“如果我生个小男孩，他肯定会变成一位同——同——同——同性恋者！”当安斯丽提到她一点兴趣都没有的男人时，那双又大又蓝的眼睛浸满了泪花。玛丽安递过了擦面纸，但安斯丽摆手，表示不要。她坐了起来，往后拢了拢头发。

“一定得想个办法，”她想；她振作着抬起了下颏。

第二十一章

他们挽着手走上了宽阔的石头楼梯，又过了一道笨重的门，但是要通过前面旋转式的栅门，他们就得松开对方的手了。一旦进了里边，他们再挽着手好象就不合适了。他们所站的地方，上面是高高的圆形屋顶，屋顶上装饰着金黄色的马塞克，俨然是一种教堂的气氛，站在这样的地方还有谁敢有肉体接触的举动呢，甚至连手指都不敢碰对方一下了。门卫一头白发，身着蓝色制服，手虽在接着她递来的钱，但眼里已对他们表示出了不满。玛丽安看到这样，便朦朦胧胧地想起了念小学时曾在教育部门举办的公共汽车一日游期间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的两次参观：也许这与入场费有关。

“快点，”邓肯几乎是在窃窃私语。“我领你去看一看我最喜欢的东西。”

他们沿着螺旋形的楼梯往上爬着，楼梯盘绕着一个很不协调的图腾柱，图腾柱直冲着几何形弯曲的屋顶。玛丽安以前来这家博物馆参观这一部分只是走马观花，图腾柱看起来就象是一个并不令人愉快的梦中记起来的什么东西似的，如果你在乙醚麻醉下做过扁桃体摘除术，而且术后还没有清醒时，你就会做这样的梦。念大学时，她曾在这儿的地下室里上过课（那是地质学，要回避宗教知识，这是唯一的方法，从那以后她就对岩石标本厌恶起来了），她偶尔也到设在主

楼层的博物馆咖啡店去。但她也就到此为止，并没有走上这些大理石楼梯；上面的空间现在看起来几乎和凝固了一样，呈现出圆筒状，每当冬季微弱的阳光从上面高处那狭窄的窗孔里射入足够的光线时，这空间就借着尘埃形成了一个圆筒，但她并没有上到这儿来。

他们停了一会儿。从栏杆的上面向远处望去，下面一群小学生正列队穿过旋转门，到圆形大厅旁边去取堆放在那里的折叠帆布椅子。由于是从远处观看，所以小学生们的身材显得矮小。他们说话时那尖声的余音，淹没在了密布着的环形空间之中，所以他们似乎比实际上更为遥远。

“我希望他们不要上这儿来，”他用手一推，离开了大理石栏杆，随后这样说道。他用力揪着她的外衣袖子，转了个弯，把她拉到一个岔道上，走进了一间展览厅。他们沿着镶木地板缓缓走着，地板不时发出吱吱声，一排排的玻璃柜在他们的身边越过。

最近三周，她经常与邓肯见面，以前他们的见面都是巧合，但现在则由两人商定。他告诉她，他现在正在撰写另一篇学期论文，题目是《米尔顿作品中的单音节词》，这篇文章要从一种激进的观点对作品的文体作细致的分析。文章开头一句还没有写完，只写了“研究下面的问题确系意义重大：……”写到这儿就没有了下文，两周半时间他连一个字都没写，等到去洗衣店也无济于事的时候，他就觉得需要经常逃出来躲避躲避。

有一次，他俩的面孔照在了一家商店的橱窗上，她看了之后，觉得他俩特别不配，于是就问道：“你怎么不去找一位学英文的女研究生呢？”她看上去似乎是被雇来陪他出来

散步的。

“那样还是不能躲避，”他说，“她们也都在写学期论文；那样我们就得讨论文章了。而且，”他没好气地加了一句，“她们要么是没有足够的乳房，要么是，”停顿了一下，他又说，“要么其中有些的乳房又太多了。”

玛丽安想，按照人们的说法，此刻她正在“被人利用”，但是只要她知道自己被利用的目的，她并不介意被人利用：她愿意这些东西要明来明去，不要隐瞒。当然，如果按照人们的说法，邓肯仿佛正在“巧取”她的时间和注意力；但是，他至少没有通过回赠某些不可捉摸的礼物来对她进行胁迫。他那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打消了人们的疑虑。所以，如果他的嘴唇贴着她的脸低声地说，“你知道，我真地不很喜欢你，”那她根本就不会放到心上，因为她可以缄默不答。但是，如果彼得的嘴也在大体相同的地方，对她低声说，“我爱你，”并等着她的反应，这时她就不能置若罔闻。

她猜想，自己也在利用邓肯，只是不知其动机，就象近来做一切事情不知动机一样。她过去经历的那段漫长的日子（说来也奇怪，她居然还一直在东奔西跑：再过两周，也就是彼得将举行聚会后那天，她就应该动身回家了，这之后两、三周，她就要出嫁了），只是听天由命，一味地等待，虽忍受着时间的煎熬，但却一无所成；虽然她等待的是未来的东西，但却是由过去的事情来决定的；然而，当她与邓肯在一起的时候，她就陷入了现在的旋涡之中了：他们几乎没有过去，也肯定没有未来。

邓肯对她的婚事漠不关心，她觉得很是生气。如果她硬

是谈论她的婚事，他也会洗耳恭听；倘若她说她认为这是个好主意，那他就会淡淡地一笑，然后耸耸肩，平淡地告诉她，他觉得这听起来很糟糕，只是她故作姿态，自鸣得意，其实这是她的问题。然后，他就把话题岔到关于自己那种复杂而又更为有趣的话题上来。她只要不在他那永恒的现在的范围之内，将来她怎么回事，他似乎并不关心：在谈到她婚后的日子时，他仅仅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他想他必须再找一个替身。她觉得，他这种漠然处之的态度，倒是一种宽慰，尽管她不想知道原因何在。

他们正走在东方文物陈列处，这儿有许多灰白色的花瓶和上着油漆的盘子。玛丽安朝一面巨大的屏风墙看了看，上面挂满了金黄色的男女小神像，神像的中间有一尊巨大的塑像：看样子象是一尊肥胖的佛爷，面带着微笑，俨然是博格太太通过神旨安详但又不可思议地在控制她那众多的相形失色的家庭妇女。

每当他焦急而又激动地给她打电话，要她去看他时，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她总是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必须得找那些偏僻的地方——比如满是积雪的公园，美术馆，临时酒吧（但从来不去公园广场大饭店——由此可见，虽说他们几次拥抱，但那也只是即兴的动作，只能偷偷摸摸、冷冰冰地进行，而且冬天穿着许多衣服，鼓鼓囊囊的，很不方便。那天上午，她正在工作，他打电话来，建议去，或者说是要求去，博物馆：“我很想去博物馆，”他说。她编造说自己和牙医预约好了，所以就早早离开了办公室。反正也无关紧要，一周后她反正不干了，接替她工作的人已经在收受培训了。

博物馆是个理想的地方：彼得是决不会去那儿的。她害

怕让彼得和邓肯两人见面。她告诉自己这种害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一方面，彼得没有理由生气——这与他没有关系，很明显他们之间没有竞争或类似的傻事——另一方面，即使他们碰巧见了面，她完全可以解释说，邓肯是她大学时候的朋友之类的话。她会平安无事的；但是她实际上似乎是担心会出现破坏现象，这倒不是说怕她和彼得的关系遭到破坏，而是担心他们俩中的一个会损害另一个；虽然她不知道是谁损害谁或为什么会损害，但是，有这种模糊的预感，她自己也常常感到惊讶。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她才不让他到她的公寓来，那样做危险太大。她曾去过他那儿几次，同屋子的总在，有时一位，有时两位，他们满心疑虑，很是不快，让人感到尴尬。这使邓肯更为紧张，所以他们没呆多久就出了屋子。

“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她问道。这时他俩停住脚步，看着一套雕刻精细的中国盔甲。

“谁？”

“他们。他们总是那样待人，似乎认为我会把你吃掉。”

“噢，实际上，并不是他们不喜欢你。其实，他们说过你看上去象个正派姑娘，他们还说我怎么不请你什么时候到家里吃顿饭，那样他们也好和你真正地认识认识。我没跟他们说过，”他说道，尽量不露出笑意，“你就要结婚了。看来，他们想仔细地打量打量你，看看你对我们这个家合适不合适。他们这样是在保护我，为我担心。这是他们获取感情维生素的方法，他们认为我太年轻了，不想让我堕落。”

“可是，我怎么会对你构成这种威胁呢？他们在保护你什么呢？”

“嗯，你知道，你不是英文专业的研究生，而且你又是一个女孩子。”

“咳，难道他们以前没见过女孩子吗？”她愤愤不平地问道。

邓肯考虑了一下。“不是。不全是。噢，我不知道你对自己的父母了解多少？你总认为他们生活在一种原始的无知之中。可是，我觉得特雷弗推崇中世纪的节操观，你知道这带有斯宾塞的腔调。嗯，至于菲什，我猜想，他认为这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这一点他总在谈论，你应该听一听他的论文主题，都是有关性的，但他认为，你得等待意中人，那样就会象触电一般。我看，他的这种观点是从一本《一个陶醉的夜晚》或是D·H劳伦斯的作品或是别的什么书里拣来的。上帝，他等待的时间可够长的了，他都快三十岁了……”

玛丽安有一种同情感；她开始在她的脑海里对她认识而且对菲什可能合适的大龄单身姑娘列起了名单。米莉？露西？

他们继续走着，又拐过了一个墙角，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另一间放满玻璃盒子的房间。这时候，她完全迷失了方向。迷宫一样的走廊，宽阔的大厅和来回的拐弯搅混了她的头脑，使她无法辨别方向。博物馆的这一部分看起来似乎再没有别的什么人了。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吗？”她有点焦急地问。

“知道，”他说，“我们快到那儿了。”

他们又走在了一个拱廊的下面。这个拱廊与他们刚刚走过的那些拥挤的、带有东方风味的镀金房间完全不同，相对说来，颜色灰白，而且空空荡荡。从墙上贴的墙纸，玛丽安

意识到，他们来到了古埃及展厅。

“我偶尔来过这儿？”邓肯说道，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反省过错。这是我最喜欢的木乃伊箱子。”

玛丽安低下身子，透过玻璃看着那金黄色的面孔。那双特别的眼睛，边缘处涂着深蓝色的线条，睁得大大的，向上凝视着她，目光里带着一种安详空廓的表情。木乃伊的胸前部画着一只鸟，双翅展开着，每根羽毛都清晰可辨；大腿处也画着一只鸟，样子与胸前那只相似，两脚上也画有一只。其它的装饰品就比较小了：几轮桔黄色的太阳，映衬着几幅镀金的画像，画中的人物头戴皇冠，有的坐在王位上，有的坐在渡船上；还有不断出现的一些怪异的代号，看上去似眼睛一般。

“她长得很美，”玛丽安说。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就这样想。玻璃下面那木乃伊的脸部被浸泡过，有一种游离的感觉，很是特别；金黄色的皮肤显现出道道波纹……

“我想这应该是一位男子吧，”邓肯说完，信步走到下一个玻璃箱边。“有时候我看，我是想永生不死。那样的话，你就用不着再担心时间的流逝了。啊，人世沧桑；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超过时间的人甚至都无法阻止它的流逝……”

她走了过来，想看看他在看什么东西。还是一个木乃伊箱子，箱子是打开的，里边那萎缩了的尸体一览无遗。原来包着头部发黄了的亚麻包皮，已经被拿了开来，那灰白干枯的皮肤，那一缕缕的黑发和异常完整的牙齿，甚至整个的脑袋都一目了然。“保存得很好，”邓肯评论着，那口气俨然是位内行。“尽管许多商业盗尸贼假装精通此道，但现在他们无论如何也干不出这样漂亮的活来。”

玛丽安一阵战栗，把脸转了过来。她被欺骗了，并不是被木乃伊本身骗了——她不愿意欣赏那样的东西——而是邓肯明显地对木乃伊津津乐道。不知怎么着，她的头脑中闪现出这样一个念头：如果现在她伸手去摸一摸他，他很可能会破碎。“你现在的样子让人毛骨悚然。”

“死亡有什么不对吗？”邓肯一说话，那声音突然间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响亮地回荡了起来。“死亡没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你也知道，人总有一死，这是自然的法则。”

“喜欢死亡，可不是自然的法则，”她转身面对着他，反驳着。而他对她只报以一笑。

“不要当真，”他说。“这我提醒过你。别想那些了，现在我给你看一看我所要讨论的子宫象征。不久我也会给菲什看的。他一直威胁说，他要为‘维多利亚研究’课程撰写一篇题为《比阿特丽克斯陶工的子宫象征》的短篇专题论文。一定不能让他抢先一步。”

他把她领到屋子远处的一个角落。一开始，由于光线迅速减弱，她并没有看清箱子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看上去象一堆碎石，后来她才看清，那是一副骨架，侧身而卧，双膝蜷起，有几处还附着皮肤。旁边还有几只陶壶和一条项链。体形很小，看上去是个小孩。

“这大概是金字塔之前的东西，”邓肯说。“是沙漠的沙子保存下来的。如果我真地对阳世厌倦了，我就会去给自己挖个坑，逃避尘世。也许泡在图书馆里同样也能达到目的；但是这座城市有些潮湿，东西会发霉腐烂。”

玛丽安往远离了离那个玻璃箱。她看到那副发育不全的身体，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一根一根的肋条明显突出，两

条腿瘦骨零丁，两侧肩胛消瘦的样子，一看就知是忍饥捱饿的结果，整个模样看上去活象贫困国家或集中营里人们的照片。她并不真想把它抱在怀里，她为它感到难过，但又无能为力。

离开的时候，她抬头看了看邓肯，认识到他正伸手要抚摸她，不禁感到一阵恐惧，浑身战栗。此时此地，他的消瘦使她顿生疑窦，于是她稍稍往后退了退。

“别担心，”他说。“我进了坟墓是不会再还世的了。”他的手沿着她脸部的曲线摸着，同时朝她惨然一笑。“如果我正触摸时，尤其是抚摸人，麻烦的是，我无法把注意力放在外表上。只要你想的是外表，我想就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是真真切切的东西，但是，一旦你开始想到里边的东西……”

他弯腰想要吻她，但她突然躲开，把头靠到他那穿着棉大衣的肩膀上，闭上了双眼。他紧挨着她，比平时更显得体质虚弱：她可不敢把他抱得太紧了。

她听到镶木地板发出了一阵吱吱声，睁眼一看，只见自己眼前有一双灰色的眼睛正严肃地审视着她。这双眼睛是属于一位身着蓝色制服的门卫，他是从身后走过来的。他轻轻拍了拍邓肯的肩膀。

“请原谅，先生，”他说，语调虽然彬彬有礼，但又不乏几分严肃。“在木乃伊陈列室接吻是不允许的。”

“噢，”邓肯说。“对不起。”

他们穿过迷宫般一层层的房屋，拐弯抹角又回到了主楼道。一群学生正拎着折叠椅，从对面的展厅走了出来，他俩被卷入了人群，不由自主地随着不断移动的小脚，踏着大理石楼梯，伴着瀑布一样刺耳的嘻笑声走了下来。

邓肯曾提议他们去喝咖啡，所以他们此时正坐在博物馆咖啡厅里一张表面邈邈的方形餐桌旁，四周一群一群让人讨厌的学生，叫人很不自在。好长时间，玛丽安就把在饭店喝咖啡与办公室、上午喝咖啡休息时间联系在了一起，她一再希望那三位办公室的贞女能从桌子那边、邓肯的身旁现形出来。

邓肯搅动着咖啡。“要冰淇淋吗？”他问。

“不要，谢谢，”她说，但又一想，觉得里面有营养，所以改变了主意，要了些。

“你是知道的，我看如果我们去睡觉，也许是个好主意，”邓肯说道，显得非常健谈，同时把勺子放在了桌子上。

玛丽安心里一阵紧张。按着她的标准，她与邓肯之间完全是清白的，所以，她始终认为，她与邓肯之间发生的一切（到底发生过什么？）都是无可厚非的。但近来，她感觉清白似乎与衣服有了某种朦胧的联系：是领子和长长的袖子将它们区别开来。她结论的依据常常以她所幻想的与彼得的交谈这样一种形式出现。彼得会妒忌地说，“我听说，你常去看一个骨瘦如柴、学究气十足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她就会回答说，“彼得，别发傻，我和他之间完全是清白的。再过两个月咱们就要结婚了。”也许再过一个半月，或者一个月。

“邓肯，别发傻，”她说，“那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再过一个月我就要结婚了。”

“那是你的问题，”邓肯说，“跟我毫不相干。我想，对于我来说，那样会很不错。”

“为什么？”她一面说着，一面不由自主地笑了笑。他有可能对她的观点不屑一顾，这简直使人感到诧异。

“噢，当然不是你了，是性感。我是说，你这个人根本激不起我内心的强烈欲望，或者别的什么。不过，我想你早晚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对这种事你会得心应手的，非常敏感，而且镇定自若，不象有些人那样。要是我能克服对性的那种感觉的话，我想，那就太好了。”邓肯往桌子上倒了些白糖，接着，用食指在上面画着。

“什么感觉？”

“嗯，我也许是个隐性同性恋者。”他想了一会儿。“也许我是个隐性异性恋者。反正我是隐性的，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我做过很多尝试，可接着我就想，任何尝试都是徒劳的，于是，便放弃了。也许这是因为我希望你能做点什么，但过了某一时刻，我想要做的一切就是躺着看天花板。在我应该写论文的时候，我却想起性这件事；我终于找到一个美女，一个愿意跟我躲在角落里的的美女，我们在树篱还有别的东西下面滚来滚去，一切准备就绪，只待进攻，可偏偏在这些时候，我又想起了那些论文。我知道，两件让人分心的事交替出现，两件非常让人分心的事，这你也清楚，可我到底在什么事上不能专心致志呢？他们毕竟都太书卷气了，这是因为他们书读得不够。他们要是多读些书的话，就会意识到，所有这些都已经有别人研究了。我是说呕吐。他们怎么会如此陈腐呢？没有生气不说，还拐弯抹角的，动不动就发怒，费了那么多的心机，我却觉得，噢，上帝，他们的仿效糟糕透顶，对原本就是糟糕的仿效加以模仿，只能是又一个糟糕的仿效，这样，我也就失去了兴趣，或者，说得更严重些，我开始放声大笑，于是，他们变得歇斯底里起来。”邓肯若有所思地舔了舔手指头上的白糖。

“你为什么认为跟我在一起会有不同的结果呢？”她渐渐感觉到，自己很老练，很在行，就象一个结过婚的人似的。她认为，应付这种情形需要的是耐穿的鞋子、浆硬的领口和一个装满皮下注射针头的皮包。

“这个吗，”邓肯说，“也许没有什么不同的。可既然我已经说出来了，你至少不会歇斯底里地发作一通。”

他们静静地坐着。玛丽安在想邓肯说过的那些话。在她看来，他发出邀请时那种冷漠的态度实在让人生气。然而，自己为什么并不感到气愤呢？而且，恰恰相反，自己反倒觉得应该关心他，比如，摸摸他的胳膊。

“嗯……”玛丽安嘴上说着，心里却直犯琢磨，会不会有人偷听他们的谈话呢？她环顾咖啡厅四周，看见门旁边的一张桌子前坐着一个留着胡子的高个子男人，正朝她这边张望着。她想，那人有可能是个人类学教授。稍过了一会，她才认出来，那人是邓肯同一个宿舍的。和他坐在一起、背朝着她的金发男子一定是他们同宿舍的另一个。

“你的父母在那边呢，”玛丽安说。

邓肯转过身去，“噢，”他说，“我最好还是去打个招呼。”他站起身，走到他们那张桌子跟前坐下。邓肯和他们匆匆说了几句，便起身走回来。“特雷弗想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去吃请，”邓肯说话时的语调就象小孩子在背诵文章一样。

“你愿意让我去吗？”玛丽安问道。

“我？噢，当然啰。我想是。为什么不呢？”

“那就跟他说，”玛丽安说道，“我愿意去。”彼得正在办一桩案子，而安斯丽晚上要去诊所。

邓肯走过去，传达了玛丽安乐意接受邀请的意思。过了

一会儿，那两个人起身走出咖啡厅，邓肯无精打采地折回来，坐下。“特雷弗说，真是令人激动不已，”他汇报着，“他匆匆忙忙地走了，打算用烤箱烤点吃的。他说没什么特别好的。一小时以后见。”

玛丽安笑了起来，接着，把手捂在嘴上：她突然想起了那些她不能吃的东西。“你知不知道他准备做些什么？”玛丽安低声问道。

邓肯耸了耸肩。“噢，这我可不知道。他喜欢把食物串在肉叉子上用火烤。怎么了？”

“嗯，”玛丽安说，“有好多东西我不能吃；我是说，象肉，鸡蛋，还有一些蔬菜，近来我一直不吃这些东西。”

邓肯好象丝毫也不感到惊讶。“没关系，”他说，“特雷弗对自己的烹调技术很是得意。我是说，我不在乎，无论是哪天，我都同样喜欢吃汉堡包，不过，如果盘子里的东西你一点儿也不吃的话，他会不高兴的。”

“如果我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完再吐出来，那他就更不高兴了，”玛丽安闷闷不乐地说。“也许我还是不去为好。”

“哦，得了，我们来想个办法吧。”邓肯的话音里带着一种不怀好意的好奇。

“真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可我也没有办法。”玛丽安想，也许我可以推托我在节食。

“噢，”邓肯说，“你也许是当代青年中敢于向身体挑战的代表；尽管人们并不认为以向消化系统的挑战开始是正统的做法，但这又有什么不行的呢？”他沉思了一会儿。“我总在想，吃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可笑的举动。要是可能的话，我就什么也不吃，但为了活命，你不得不吃，这是他们对我说

的。”

他们站起身，穿上大衣。

“从我个人来说，”邓肯说着和玛丽安走出了大门，“我倒是愿意让人通过主动脉喂我。要是我认识的什么人能干得了这事的话，我肯定，这事准能成……”

第二十二章

当他们走进公寓楼前厅时，玛丽安摘掉手套，手轻轻插到外衣口袋里，把手上的订婚戒指转了个个儿。她觉得邓肯同屋子的本来就对她有误解，所以才会表现出如此感人的关切，她要是过分得意洋洋地把那颗耀眼的钻石展现出来，那对他们就不会是一种有礼貌的行为。后来她干脆把戒指摘了下来。但她又一想，“我这是在干什么？过一个月我就要出嫁了。应该让他们知道。”于是又戴上了戒指。后来她又一想，“可是我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这种时候，我为什么要把事情变得复杂了呢？”于是又一次摘下了戒指，为了安全起见把它藏到了放零钱的钱包里。

现在，他们走上了楼梯，来到了房门前还没等邓肯碰门把手，特雷弗就打开了门。他戴着围裙，浑身散发着调味品的阵阵清香。

“我想我听到了你俩在外边的脚步声，”他说。“快进来。我看，饭菜还得稍等一会。你能来我很高兴，啊，……”他那双暗淡的蓝眼睛好奇地盯着玛丽安。

“玛丽安，”邓肯说。

“噢，对，”特雷弗说，“我想我们以前确实没见过面。”他笑着，两颊露出了酒窝。“你今天晚上来只有家常便饭，——没什么好吃的。”他紧皱双眉，闻了闻气味，不觉惊叫一声，

于是一溜烟跑回了厨房。

玛丽安把靴子脱下放到门外的报纸上，邓肯接过她的外衣放到了卧室。她走进起居室，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她不想坐到特雷弗那把紫色的椅子上，也不想坐在那把绿色的椅子上——那样如果邓肯从卧室出来，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她也不想坐在满是论文的地板上：那样也许会弄坏别人的论文；而菲什坐在红色的椅子上，一块木板搭在椅子扶手上，横在胸前，正聚精会神地在纸上写着什么，占了不少的地方。他肘子旁放着一个几乎喝干了的玻璃杯。最后，她坐在了邓肯椅子一侧的扶手上，为使身体保持平衡，她把双手扶到了大腿上。

特雷弗手里端着一个托盘，盘里放着几只装有雪利酒的酒杯，嘴里吟唱着柔和的颤音走出了厨房。“谢谢，这真是太好了，”当他递给她酒杯时，她客气地说道。“多漂亮的酒杯！”

“是啊，还雅致吧？我们家里已经用了好多年，雅致劲儿所剩无几了，”他一边说，一边盯着她的右耳看，就好象在耳朵里他能看到一件远古时代迅速消失的历史事件一样。“尤其是在这个国度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为保存这种雅致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不是吗？”

见端上了雪利酒，菲什放下了钢笔，两眼盯着玛丽安，但并不是看她的面部，而是看她的腹部，看肚脐周围的什么地方，直看得她浑身不自在。为了让他转移目标，玛丽安说，“邓肯告诉我，你一直在研究比阿特丽克斯的陶工，听起来很有意思。”

“嗯？噢，对。过去我一直在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可是

现在我对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发生了兴趣，他的作品确实非常深奥。你知道，十九世纪的东西在当今很是风行。”他把头靠到椅子上，闭上了眼睛；他嘴上长着浓密的黑胡子，说出来的话显得单调乏味。“当然，大家都知道《爱丽斯》是一本描写性别特征危机的书，是听腻了的话题，问世已有好多年，但我还是要作一点深入的研究。如果你仔细看看，在这本书里就会看到一个小姑娘，正要钻进一个意念中的兔子窝里，就象要返回胎儿时期一样，想寻找自己的角色，”他舔了舔嘴唇，“作为女人的角色。对，很明显。这些图案显现出来了，图案出来了。性角色一个接着一个呈现给了她，但她似乎无法接受任何一个，我的意思是她其实是被挡住了。”

这时有人在偷着笑，尽管捂着嘴，但还是能听得到，玛丽安惊跳了一下。一定是邓肯早已站在门口那儿了：她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

菲什睁开眼，眨了一下，不快地瞪着邓肯，但是还没等他说什么，特雷弗忙忙碌碌地走了进来。

“他是不是又在谈他那些令人讨厌的象征性之类的话题呢？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批评，我认为风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费希尔变得太维也纳化，喝酒时尤其如此。他真不是个好东西，而且，还非常陈腐，”他狡猾地说。“人们对《爱丽斯》的最新态度是，只把它看成一本非常有吸引力的儿童读物。我快准备好了，邓肯，来帮我把餐桌摆好，好吗？”

费希尔深陷在椅子上，注视着他们。他们小心翼翼地在纸堆间的空地上支着桌子腿，要摆下两张纸牌折叠桌子，有些纸堆还得挪地方。桌子摆好之后，特雷弗在两张桌子上铺了一块白色的餐桌布，于是邓肯就开始摆放银质餐具和盘子。

菲什从他的板子上，端起了他那杯雪利酒，一饮而尽。他看到那儿还有一杯，于是把那杯也喝了下去。

“好了！”特雷弗叫道。“马上就开饭！”

玛丽安站了起来。特雷弗的两眼闪闪发光，两侧白生生的面颊上，泛起了一抹兴奋的红晕。一缕柔软的金发在他高高的额头上耷拉着。他点着了桌子上的蜡烛，走过去关掉了起居室里那几盏落地灯。最后他从菲什胸前拿起了木板。

“你坐在这儿，嗯，玛丽安，”他说完，走进了厨房。她按吩咐坐在了那张纸牌桌椅上。由于有桌子腿挡着，所以她无法按自己的意愿紧贴餐桌就坐。她的视线掠过了各个盘子，审视着：他们先上的菜是河虾开胃小吃。那吃起来没什么问题，她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可以吃的，心里不觉担心起来。很明显，还会有许多别的东西：餐桌上摆满了银质餐具。她好奇地注意到两只蜡烛之间摆放着一个装饰精美的维多丽亚时期风格的盐瓶和雅致大方的花卉装饰品。这些是真正的花朵，是菊花，放在长方形的银盘里。

特雷弗返回来，坐在离厨房最近的一把椅子上，于是他们就吃开了。邓肯坐在她的对面，苏菲坐在她的左边，她想，他坐的是尾席，或许也可能是首席。他们点着蜡烛，她觉得这倒不错：如果有必要，处理某些东西会容易些。但是，如果真要处理的话，她现在还真不知道如何来处理。邓肯看来是帮不了多大忙。他好象是只顾自己；他机械地吃着，一边咀嚼，一边盯着烛光，看上去还有点对眼儿。

“你们的银器很漂亮呀，”她对特雷弗说。

“可不是嘛，”他笑了笑。“我们家里已经用了很久了。还有这些瓷器，我看，也是很不错的，比目前普遍都使用的

那些刻板的丹麦玩艺儿好看多了。”

玛丽安审视着上面的图案。这是一个长出蓓蕾的花卉图案，上面还有许多扇贝，凹槽和涡卷形装饰。“真好看，”她说。“恐怕你费了好多心思吧！”

听到这话，特雷弗眉开眼笑。她的话正说到他的心里去了。“噢，根本没什么。我认为吃得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要象大多数人那样吃饭就是为了活命呢？那些调味酱是我自己做的，你喜欢吃吗？”没等她回答他就继续说道，“这些瓶装的东西我受不了，太正经八百了，在滨湖区附近的市场上，我可以买到真正的辣根，但是在这座城市要弄到鲜虾那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他把脑袋偏向一侧，仿佛是在听什么，然后又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转了个弯，走进了厨房。

他们坐下后，费希尔一直默不作声，现在他开口了。玛丽安暗自思忖，他边吃边说，听起来好象是在喘息，他似乎很能应付这种边吃边说的情形，但动作显得十分机械；这倒是好事，她确信如果他想停下来想问题的话，那嘴里的东西在下咽的时候，就会走岔道。如果把虾卡在气管里，那可不只是疼痛了；如果是辣根酱那就更麻烦了。她看着他，觉得真是有趣。大多数情况下他都闭着眼睛，所以她可以大胆地盯着他。他的叉子凭借着他的特殊功能或感觉就送到了他的嘴里，她难以想象出其中的道理：是不是靠着从叉子反射回来的蝙蝠式的超声波；也许是他的胡须起到了触角的作用。特雷弗刚才一直忙着收拾盛过河虾开胃小吃的盘子，之后他把汤摆放到费希尔的面前，他先用叉子试了试，后来睁开眼睛去拿汤勺，即使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他的节奏也没有

被打破。

“现在来说说我的拟定中的论文主题，”他又说开了，“他们也许不同意我写这个主题，这儿这些人，思想很保守；可是，即使他们不让我写，我还是会写出来寄给某一本刊物，人类的思想是不会被浪费掉的，如果我在这儿不能干，我到美国总可以干。我脑子里所想的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问题，即马尔萨斯与创造性比喻，马尔萨斯当然只是我的研究对象的一种象征，现代出生率上升（比如说过去二三百年来，尤其是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期间）与评论界一直考虑的诗歌变化方式以及由此引起诗人创作诗歌方式的变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马尔萨斯与创造性比喻就是指这种关系。噢，我可以很有把握地把它推广开来，把所有的创造性艺术都包括进去。这将是一项跨学科性研究，跨越目前那些过分死板的学科界线，综合经济学，生物学和文学评论等方面的学科。现在人们的知识面过于狭窄，过于专业化，这就使他们对许多事物无法提出看法。当然，我要作一些统计，绘制一些图表；直到目前为止我还一直只是做一些基本的思考和初步的研究，并对古代和当代的作者们的作品作必要的查寻……”

他们就着汤喝着雪利酒。菲什伸手拿过了一杯雪利酒，几乎是一饮而尽。

现在玛丽安遭到了两面夹击，因为特雷弗一坐下来，便从另一边和她谈开了喝的汤，那汤清澈淡雅，他告诉她，他是如何煞费苦心，一点一点，用小火煮出汤中的精华；因为他是餐桌上唯一一位还注视她的人，所以她觉得自己理应注视对方。邓肯对任何人都没有理会，菲什和特雷弗似乎也并

没因他们俩同时说话而感到不自在。很显然，他们对此已经习惯了。她最终也找到了应付这种局面的办法，她不时地点头微笑，眼睛盯着特雷弗，耳朵听着菲什。菲什继续说道，“你知道，只要人口，尤其是每平方里的人口数量不多，而婴儿的死亡率总和的死亡率较高，那就促使生育增加。人类与大自然的目​​的及周期节律是协调一致的，所以地球说，生产，生产。那就多产，繁殖吧，要是你要挽回……”

特雷弗一下站了起来，沿着桌子收拾起了汤盘。他的声音和动作变得越来越快；他急速地进出于厨房，就象是杜鹃钟里的杜鹃鸟一样。玛丽安看了一眼菲什。很明显，他的汤有几次没喝到嘴里：他的胡子粘糊糊的，沾满了洒出来的饭菜，看上去活象是个坐着高脚椅子，长有胡须的婴儿一样，玛丽安真希望有人能在他的脖子上围一块围嘴儿。

特雷弗手里端着干净的盘子进来一趟，又走了出去。尽管菲什说着话，但她还是能听到他在厨房里摆放东西的声音。菲什说，“所以，这样一来，诗人们结果也把自己看成是生产者，性质和大自然一样；可以这么说，诗人的诗歌是缪斯赋予他的东西，或说是阿波罗赋予的东西，所以才有灵感这种说法，就象潮注入呼吸一样^①；诗人孕育的是他的作品，诗也要在他的腹内经历一段时间的妊娠，一般是很长一段时间，最终到了降临人世的时候，诗人通常会带着剧烈的产痛，把它分娩出来。从这方面讲，艺术创作过程本身就是模仿大自然，模仿那些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的自然界事物。我指的是生育、生育。可是我们今天拥有什么呢？”

① 英文“灵感”与“吸气”为同一个词：inspiration。——译者注。

这时有一种嘶嘶声，特雷弗两手各拿一把燃烧出蓝色火焰的烤肉叉，戏剧般地出现在门口处。注意观看他的只有玛丽安。

“噢，上帝，”她欣赏似地说道。“效果可真不错！”

“可不是吗！我就喜欢熊熊燃烧的东西。这实际上当然并不是烤羊肉串，它更多地带有法国风味，它没有希腊式那样的艳丽……”

当他动作麻利地把烤肉叉上所叉的东西滑到她的盘子时，她清楚地看到，大部分都是肉。哎呀，这下她可陷入了困境。她不得不想点措施了。特雷弗一边倒酒，一边说，要在这个城市弄到真正新鲜的龙蒿是多么地不容易。

“我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价值都在于反对生育。也就是计划生育，他们都这么说，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大家都应该担心的是人口爆炸而不是原子弹爆炸。从这方面来看，就不难理解浪漫主义的兴起……”

别的几个盘子里盛放着米饭和其它食物，有芳香可口的汤汁，其中还泡着肉，还有叫不上名的蔬菜。特雷弗把盘子递了过去，玛丽安夹了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放进了嘴里，她的动作就好象是有人在向可能生气的上帝敬献贡品一样。那贡品被接纳了下来。

“与人口的增长相吻合，这很能说明问题，当然人口增长开始得要早一些，但却几乎到了蔓延不止的境地。诗人象给社会又分娩出了一个小孩一样，让自己的作品降临人世，但是他再也不能自鸣得意地把自己看成是母亲形象的代表了。他必须得变成别的什么人物，这种对个体表现的强调到

底说明了什么——要注意，这种表现其实是往外挤压东西——这种对自发性，对即兴创造的强调说明了什么呢？二十世纪不仅出现……”

特雷弗又到了厨房。玛丽安打量着自己盘里一堆一堆的肉食，心里不觉越来越感到绝望。她想把这些肉偷偷塞到桌布下，——但是，别人会发现的。她要是把手提包放在椅子边上，那就好了，那样她就可以把肉放在手提包里。也许她可以把这些肉偷偷塞到外套前襟里或袖子里。

“那些实际上是在精力鼎盛时候把颜料劈劈啪啪涂在油画布上的画家，而且还出现了同样不再把自己……”

她的脚在桌子下面向邓肯伸去，在他的小腿上轻轻地踢了踢，邓肯吓了一跳，朝她这边望着。一时间他的两眼呆呆的，什么也没有看出；但是后来他好奇地打量了起来。

她从一块肉上把大部分的调味汁刮了下来，用两个指头把那块肉拣起，越过蜡烛朝对面的邓肯扔了过去。邓肯正好接住，把它放到自己的盘子里，又开始切那块肉了。她又开始刮另一块肉。

“看成是生育者的作家了；不，长时间的苦思冥想和反复的生育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艺术选择模仿大自然的行为，对，是被迫模仿，就是交配这种行为……”

玛丽安把第二块又扔了过去，邓肯接得也非常利索。她想，也许他们应该赶快把盘子交换一下；可是不行，那样有人会发现，特雷弗离开的时候，邓肯盘子里的肉已经吃完了。

“我们真需要一场大灾变，”菲什说。听他的声音几乎是在吟唱，而且音量也变得越来越来大；他的发音好象是要逐渐

地达到高峰一样。“一场大灾变。再来一场黑死病，一次大爆炸，把几百万人从地球上消灭掉，把文明，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文明，差不多全部忘掉，这之后，生育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事情了，然后我们就会返回到部落生活中，那里有各种老神，有黑色的土地神，土地女神，有管水的女神，有管理生育、生长和死亡的女神。我们需要一位新的维纳斯，一位能带来温暖、草木和生殖的、能干的维纳斯，一位新的维纳斯，大着肚子，充满生命力，以她那无比的潜能，孕育出一个新的世界，还有一位从海洋里升起来的新的维纳斯……”

费希尔也许是要对最后的几个词夸张强调一番，所以决定要站起来。他把菲什的盘子推到他的膝盖上，双手放在两条腿折叠的纸牌桌子上，撑着桌子站了起来。这时，玛丽安刚抛出去的那块肉，正在半空中，不偏不倚打到了邓肯脑袋的侧面，一弹又蹦着飞过地板，落在了一堆论文纸上。

特雷弗手里端着一个小小的色拉盘，走过门道，正好目睹此景，不禁拉长了脸。

“我最终知道自己真正想作的是变形虫。”邓肯对着突然寂静无声的屋子说道，两眼安详地盯着天花板，头发上挂着一道灰白色的汤汁。

邓肯说过，她回家时，他想陪着走一段：他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尽管有几件东西被弄脏了，但幸运的是没打碎特雷弗一个盘子；他们伸展了桌腿，费希尔自言自语地抱怨着坐了下来。剩下来的饭菜中，他们只吃了色拉，烧鱼，椰子饼干，喝光了咖啡和甜露酒。尽管这会儿特雷弗对玛丽安的态度已

经冷淡了一些，但他很宽容地把刚才那些事都抛在了脑后。

此刻，他俩在满是积雪的大街上嘎吱嘎吱地走着，一边走，一边说，费希尔怎么会把他洗指钵里的那片柠檬吃进去呢？“特雷弗当然不喜欢吃柠檬，”邓肯说，“我曾经跟他说，如果他不愿意让菲什吃柠檬，他就不应该把它摆上来。虽然正象他所说的那样，没人会对他的努力特别欣赏，但是他还是坚持要把这些事情办得妥当些。平时，我总是吃我自己的，但是今天我不能：我们有客人。”

“整个事情……真是有意思，”玛丽安说道。她是说，整个晚上都没人提及她，也没人向她提出过问题，尽管她觉得，她之所以受到邀请是因为，邓肯那两位同屋子的要更多地了解了解她。然而，现在她认为，他们很可能为这位宾客而大失所望。

邓肯面带嘲笑地望着她。“唉，现在你知道我在家里是个什么样子了吧。”

“也许你可以搬出去，”她建议道。

“不行不行。其实我并不讨厌这个家。再说，还有谁能这么精心照顾我呢？还有谁能这么为我分忧呢？你知道，他们不热衷于自己的业余爱好时，或是在没有突然一反常态去干别的什么事时，他们就会照顾我，为我分忧。他们不厌其烦地就我的身份问题大谈特谈，我简直用不着自己劳神去考虑什么。从长远的观点看，他们应该为我变成变形虫大开方便之门。”

“你怎么对变形虫有这么大的兴趣呢？”

“噢，变形虫是万世不朽的，”他说，“而且没有定形，说变就变。现在作一个人可太复杂了。”

他们已经走到了通向棍球场那条铺着沥青斜坡的顶部。邓肯在斜坡旁边的雪地上坐下来，点着一支烟：他似乎一点也不怕严寒的侵袭。过了一会儿，她在他身旁坐下。看来他并不想拥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所以她就自己抱着自己。

“重要的是，”隔了一会儿，他说，“我喜欢那些真真切切的东西；倒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那也不可能，可是有几件事情就应该是真真切切的。我是说，约翰逊博士踢了一块石头就把关于物质不真实这种理论驳倒了，可是我不能去踢我的同屋，或我的教授们。另外，我的脚也许反倒是不真的东西。”他把烟头扔到雪地上，又点着了一支。“我想，也许你也是不真实的东西。我是说，如果我们去睡觉，现在上帝知道你确实是够不真实的了，我所能想到的就只有你身上穿的那一层一层的羊毛衣服——外套和毛衣等等的东西。有时我不知道你是否穿着，也许你浑身上下都是毛织品。真希望你不是……”

玛丽安无法抗拒这种吸引力，她知道自己并不是纺织品。

“好吧，假如我们去睡，”她沉思着说，“那也不能去我那儿。”

“我那儿也不行，”邓肯对她暗示出的同意，既没有表现出吃惊也没有表现出欣喜。

“我看我们得去旅馆，”她说，“以已婚者身份住宿。”

“他们决不会相信的，”他不高兴地说，“我看上去不象是结了婚的人。他们会站在柜台里问我是不是够十六岁了。”

“你难道没有出生证？”

“我过去有过，可是丢了。”他转过脸，在她的鼻子上吻了一下。“我看我们可以去那种能接纳未婚者的旅馆。”

“你是说……你要我装成——象是妓女？”

“嗯？那有什么不好？”

“不，”她有点生气地说。“我可不能那么干。”

“我也不能那么干，”他声音沮丧地说。“汽车旅馆在外面，而我又不能开车。嗨，我看算了吧。”他又点着了一支烟。“唉，真是一点不假：你真是要让我堕落呀。可是另一方面，”他略带挖苦地说，“也许我这个人就是不易变坏。”

玛丽安透过棍球场望着远处，夜晚给人一种清澈、爽快的感觉。黑色的天空中冷冷地闪烁着星星，早些时候，下过雪，是细碎的雪沫，此时球场上白茫茫，空荡荡，没有一点踏过的痕迹。突然她想下去，到球场上跑跑跳跳，踩一些脚印，弄一个曲径，踏出几条不规则的小道。可是她知道，过一会儿，她就得象往常一样，穿过它走向车站了。

她站起来，把外衣上的积雪掸掉。“还往前走吗？”她问道。

邓肯也站了起来，把手插入了口袋。他脸的一部分已经笼罩在灯影下，那微弱的路灯使他的脸有些发黄。“不了，”他说。“也许，再见了。”他转身走开了，那渐渐消逝的身影在蓝黑色的夜幕里几乎无声无息地变得模糊起来。

玛丽安到达灯火通明、色彩柔和的椭圆形地铁车站后，掏出装零钱的钱包，从一堆硬币中取出了结婚戒指。

第二十三章

玛丽安闭着双眼俯卧在那儿，彼得在她裸露的后背窝上放了一只烟灰缸，左右摇摆个不停。彼得躺在她的身旁，又是抽烟，又是喝酒，那瓶威士忌，就快喝完了。在起居室里，高保真组合音响正播放着鸡尾音乐。

尽管她设法保持着额头的舒展，但内心里还是担忧起来。几周来，吃了罐装米饭布丁，她的身体几乎连一点恐惧也没有表示就把它接受了，但是那天早晨，她的身体终于彻底地拒绝了那种食物。本来当她知道自己可以依赖这种食物时，是非常欣慰的：它可以让人变得丰满，强壮，而且，正象营养学家威瑟斯大夫所说的那样，它还可以增加维生素之类的东西。可是很快，当她把奶油往它的上面涂抹的时候，她那双眼睛就将它看成是一堆昆虫小卵袋。小卵袋里有更微小的生物。

出现了那种情况之后，她一直在设法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自以为这是一种表面性的疾病，就象是长了疹子一样，最终会消失的。但是现在她不得不正视了；她心里想，是否应该与什么人就此谈一谈。她已经跟邓肯说过了，但是没有什么用，他好象是觉得那是正常的。其实真正让她不安的是自己可能是个不正常的人。也正是因为这，她才不敢告诉彼得：或许他会认为自己是某种畸形人或神经过敏者。自然

了，他会重新考虑他们的婚事；他也许会说他们的婚礼应该推到她康复之后再举行。如果换了他，她也会这么说的。如果他们结了婚，她就不能再将此隐瞒下去了，那时她应怎么办，她简直无法想象。或许他们会采取分餐的做法。

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盯着她那没吃的米饭布丁，这时安斯丽身着一件淡绿色的长衣走了进来。这些天来，她没再哼唱歌曲，没再编织衣物，而是大量读书，了解情况，按她的话，就是及早发现问题，及早处理。

她把桌子上摆放的含铁酵母，麦芽精，桔汁，特别是轻泻剂和浓缩麦片粥等收拾到了一起，然后坐了下来。

“安斯丽，”玛丽安说，“你看我是正常人吗？”

“正常并不等于平常，”安斯丽神秘兮兮地说。“没有哪个人是正常的。”她打开一本平装书，开始读了起来，还用红笔在重要的地方划着线。

安斯丽是不会给她提供多少帮助的。如果事情发生在几个月之前，她会说那是玛丽安的性生活出了问题。那样说就会显得很可笑。难道是她童年时候有过什么伤害的经历吗？比如在色拉中发现蜈蚣或象莱恩和小鸡之类的事情；可是玛丽安左思右想，还是没觉得过去曾有过这种经历。过去她吃东西从来都不挑食，她从小到大都是盘子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对于有些东西如油橄榄、龙须菜和蛤肉，人们常说你们得学会喜欢吃，可是对这些东西，她就没有过不喜欢吃的时候。近来，安斯丽大谈行为主义疗法，她说，这种方法可以治疗酗酒和同性恋，只要病人自己打内心里想往好治。其方法是给他们看一些与他们的病有关系的形象，然后给他们吃一种能使呼吸停止的药物。

“他们说，不管引起这种行为的原因是什么，成问题的是这种行为本身，”安斯丽曾和她这样说过。“当然，这还有一些问题，如果那种病因已经根深蒂固，无法消除，那他们就会改变他们的嗜好，比如他们不再酗酒，而是吸毒；或者自杀。我所需要的并不是治疗措施，而是预防措施。即使他们能把他治好——如果他想治好的话，”她悲观地说，“那他还会责怪是我首先引起的那种行为。”

玛丽安想，但是行为主义疗法对她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这种疗法怎么对所有的病的作用都这么不好呢？如果她能狼吞虎咽地吃饭，那情况就会是另一番样子了；可是他们也不可能给她清清楚楚地看看，不吃饭的形象是个什么样子，然后使她的呼吸停止。

她在脑子里搜索着其他她可以与之交谈的人。那几位办公室贞女生性好奇，所以她们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但是另一方面她认为，她们不会给她提出什么建设性的建议。而且，如果她告诉了其中的一个，那其他的几个就都会知道，过不了多久，与她们认识的人也就都会知道了：话传来传去，传到彼得耳朵里还不知是个什么样子。她的其他朋友都不在这儿，在其它城镇，其它城市，其它国家里，如果把这件事写封信告诉她们，就显得太小题大作了。楼下的房东太太……，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找她的；她会象亲戚们一样，理解不了，只会大惊小怪。他们这些人都会俗不可耐地认为，玛丽安这种情况是与他们所称作的她的自然功能有关了。

她决定去看看克莱拉，她也没抱什么希望——克莱拉肯定不会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但她至少会聆听她的叙说。玛丽安给她打过电话，确信她在家里，于是就早早下了班。

玛丽安发现克莱拉正与她的第二个孩子躺在婴儿圈栏里。最小的孩子正躺在餐厅里的桌子上放置的小车里睡觉，阿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这儿没有他的影子。

“你来了我很高兴，”她说，“乔去了学校。一会儿我出去，给你泡杯茶。伊莱恩不喜欢婴儿圈栏，”她解释说，“我正帮她慢慢习惯呢。”

“我自己泡茶吧，”玛丽安说；她把克莱拉看成是位慢性病患者，把她和盘子里端来的饭菜联系到了一起。“你呆着别动。”

过了一阵子，她才找全了所需要的东西，最后她摆好托盘，把茶和柠檬放了上去，又在洗衣筐里找来了一些易消化的饼干也放了上去，然后她端着托盘进来，放在了地板上。她端了一杯越过栏杆，递给了克莱拉。

“唉，”玛丽安为了与她高低一致，就坐到了地毯上，这时克莱拉说，“你怎么样？我想这些日子你准备这，准备那，一定很忙吧。”

玛丽安看着她坐在那儿，小孩咬着她罩衫的底边，三年来头一次不知不觉地对克莱拉产生了一种羡慕之情。克莱拉原来打算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她当初给自己规划的未来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这倒并不是说她想要与克莱拉换换位置，她只是要知道自己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自己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这样她也好作作准备。她真怕哪天早晨醒来，发现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改变。

“克莱拉，”她说，“你看我正常吗？”克莱拉跟她已经是老朋友了，她的看法是值得考虑的。

克莱拉想了想说，“正常，我说你正常，”她说从伊莱

恩嘴里取出一个扣子。“我说你正常得几乎有些异常了，如果你能懂我的意思。怎么问这个？”

玛丽安这下心里安定了。要是有人问她，她自己也会那么说的。可是，如果她真那么正常，那为什么这种事情专会冲着她来呢？

“近来，我有些不大对头，”她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噢，怎么了？不行，你这个小崽子，那是妈妈的。”

“有些东西我不能吃；这种感觉很可怕。”她也不知道克莱拉是不是对她的话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克莱拉说，“我吃肝就总有那种感觉。”

“可是这些东西我一直是能吃的。我并不是不喜欢它们的味道；整个……”这很难说清楚。

“我看这是一种新娘紧张症吧，”克莱拉说，“我结婚前一周，每天早晨都呕吐。乔也是这样，”她又说，“你会没事的。你想不想了解一下有关……性的知识呢？”克莱拉这样体贴周到地一问，反而使玛丽安觉得荒唐可笑。

“不用，谢谢，”她说。虽然她确信克莱拉的解释并不很有说服力，但她的感觉已经好了一些。

唱片又从半截处唱开了。她睁开了双眼；从她躺着的地方，她看到一只绿色的塑料航空母舰正在彼得台灯的光圈里漂浮着。彼得有一种业余爱好，常用一整套模型航船的配件组装成船。他说，他觉得这样可以使人放松。她当时又是大声阅读说明书，又是给他递配件，帮着他把那只模型船装了

起来。

她的头在枕头上转了过来，冲着彼得笑了笑。他也报以微笑，两眼在这不明不暗的屋子里闪闪发光。“彼得，”她说，“我正常吗？”

他笑出了声，在她的臀部拍了拍。“亲爱的，就从我有限的经历来看，你是非常正常的。”她叹了口气；她并不是指那方面。

“我还能喝一杯，”彼得说；他就是用这种方法让她给他弄饮料的。她背上的烟灰缸被取了下来。她转过身，坐了起来，把床上最上边那层床单掀起，裹在自己身上。“既然你起来了你就把唱片翻一下吧，那个姑娘很不错。”

玛丽安翻过了唱片，在这空旷的起居室里，尽管她披着床单，又有百叶窗，但她还是有一种赤身裸体的感觉；然后她走进了厨房，给彼得配好了一杯饮料。这时她感到有些饿——晚饭她吃得不多——于是她打开了蛋糕盒。这盒蛋糕是她那天下午从克莱拉家返回时买的。前天是情人节，彼得给她送了一打玫瑰花。她想到她也应该回赠他件礼物，但又不知赠什么好，不觉有一种内疚之感。蛋糕也算不上是什么礼物，只是一种象征吧。这个涂有粉色糖霜的心状蛋糕，可能都发了霉，但是重要的是那个形状。

她把彼得的盘子取出了两个，又拿了两把叉子和两块餐巾纸；然后她切开了蛋糕。她惊奇地发现蛋糕的里边也是红色的。她又了一块放到了自己的嘴里，慢条斯理地嚼了起来；她的舌头有一种海绵感和蜂窝感，就象是几千个小肺子正在迸裂一样。她打了个寒战，于是把蛋糕吐到了餐巾纸上，然后又把她盘子里的蛋糕也刮到了垃圾堆里；之后她用

床单的边缘擦了擦嘴。

她端着彼得的饮料和盘子走进了卧室。“我给你端了些蛋糕。”她说。这样会验证一下，倒并不是验证彼得，而是验证她自己。如果他也不能吃，那就说明她还正常。

“你没事吧。”他从她手中接过盘子和杯子，放到了地板上。

“难道你不想吃吗？”一时间她心中充满了希望。

“一会儿再吃，”他说，“一会儿再吃。”他解下了她身上的床单。“亲爱的，你有点冷，过来暖一暖。”他的嘴里有一种酒味和烟味。他把她拉到自己的身上，床单一片白光，唰地一声落到了他的周围，他身上那种熟悉的肥皂味把她笼罩了起来；那轻柔的鸡尾音乐继续漂荡在她的耳边。

过了一会儿，玛丽安俯卧着，背部空窝上晃荡着一个烟灰缸；这次她的双眼是睁着的，看着彼得吃东西。“我的胃口可真是大涨，”他说，同时朝她咧嘴笑着。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蛋糕有什么异常：他甚至没有一点畏缩。

第二十四章

很快就是彼得举行聚会的日子了。玛丽安做头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彼得曾建议她修整一下头发。他还曾暗示，也许她应该买一件——按他的说法——和她已有的那些衣服相比没那么“鼠灰”的衣服，于是她就及时地买了一件。这件衣服不大，是红色的，而且上面还饰有金属小圆片。她并不认为这种衣服适合她穿，可是卖衣服的女士却说很适合。

“天哪，你穿着真合适。”她说，语气十分肯定。

那件衣服短了些，需要改一改，所以她从理发店回来后，就拿起那件衣服，装在一个粉红和银白相间的纸盒里。现在她正拿着它，穿过很滑的路面朝家里走着，脖子上的脑袋摇来摇去，看上去她活象一个长着一只容易破碎的、金黄气泡的杂耍艺人。即使是在外面这傍晚寒冷的环境里，她也能闻到理发师常常把每一缕头发固定到位所使用的人工香型的喷发胶。尽管她告诉他不要用太多的喷发胶，但这些人就是不按照你的意图去做。他们对待你的头就象对待蛋糕一样：是那种应该精心涂抹糖霜、仔细进行装饰的东西。

她通常是自己做头发，这家理发店的名称是她从露西那儿打听来的，她认为露西可能对这种地方比较了解；但是这也许是个错误。露西长的那张脸和那副身段，需要的是人为的修饰：指甲油，化妆粉，以及对头发的精心修饰，把这些

用在她身上，是浑然一体。如果没有那些东西的修饰，那她看上去一定会有一种剥脱或肢解的感觉；而玛丽安总是认为这些东西用在自己身上是画蛇添足，仿佛她的外表打了个补丁或贴了标语一样。

她一走进这间宽敞的粉红色房间——这儿的一切都是粉红色或红紫色的，当她看到这些琐碎的女性妆饰物竟能有如此的效果，不禁大吃一惊——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似乎是被接纳住院要进行手术一样。她与一位头发紫红的年轻姑娘核实了她的预约，这位姑娘虽然戴着假睫毛，套着假指甲，她还是很象一位护士而且工作也很麻利，这使她感到不安；然后她被领到那边排队等候。

那位拿着香波的姑娘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罩衫，腋窝汗水淫淫，双手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职业味。玛丽安闭上眼睛，背靠在手术台上，这时有人给她头上打了些肥皂，用手指揉蹭之后又用水冲洗干净。她想，在处理这些必要的身体细节时，如果他们能给病人用些麻醉剂，让他们入睡，这一定是个好主意；她不愿意感觉到自己象一块肉或一件东西一样。

然后他们把她捆到了椅子上——其实并没有真正地捆上，她只是不能站起来，头发湿漉漉的，脖子上围着手术巾就跑到寒冷的大街上——大夫就开始工作了。这是一位年轻的男士，脚踩一双尖头鞋，身穿白色罩衫，散发着一股股科隆香水味，手指看上去象镊子一样，非常麻利。她坐在那儿，身体一动不动，只是给他递着钳子。在装饰华丽精致的金丝边椭圆形镜子里，看到被囚着的那个披着披巾的人影，看到她面前架子上摆着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器械和一瓶瓶药水，她觉得真是奇妙。她看不见他在自己的背后干些什么，

只觉得自己的整个身体象瘫了一样不能动弹。

最后所有的钳子、发卷、夹子和别针都弄到了头上，这时，她的脑袋看上去象是变异了的豪猪一样，只是没长长刺，而长了一层圆鼓鼓、毛绒绒的东西。然后有人把她领走，安顿在一个干燥器下，打开了开关。只见一排女士坐在完全相同的紫红色椅子上，头上有呼呼作响、模样相同的蘑菇状机器。她从侧面往下一看，两目所及是一排奇特的动物，他们腿的形状各不相同，手里都捧着杂志，脑袋呈金属丘状，死气沉沉，完全是死气沉沉。她被推出来就是冲着这个吗？冲着这个只有蔬菜和机械结构的复合体吗？简直是个电动蘑菇。

她无可奈何，只能忍受，于是从胳膊肘处放着的一堆电影明星杂志上拣起一本看了起来。封底上一位长着丰满乳房金发碧眼的女士跟她说：“姑娘！争取成功吧！如果你真想出人头地，你就应该使你的胸部丰满起来……”

一位姑娘说她的头发已经干好了，然后便把她带回到了大夫的椅子旁，准备给她把线抽出来；她发现他们没有用轮椅把她推回到手术台上，觉得很不合理。她从那些头发仍然没有做好，正被低温加热的女士们身边走过去，很快就有人放开了她的头发，刷完之后又梳了梳；然后那位大夫笑了笑，手里举着一面镜子，她正好能看到自己的后脑勺。她看了看，他把她那平日垂直的秀发做成了一种有许多缠结在一起、硬梆梆的头发圈的奇特发型，他还做了两个象牙一样的头发卷，向前突出着，分别垂在两颊上。

“嗯，”她犹豫地说，对着镜子皱着眉头“这对我有点——嗯——太极端了。”她想，留这种发型使她看上去象个用电

话召唤的妓女一样。

“啊，你应该经常这样梳头，”他带着一种意大利式的热情说着，可是，他那种欢喜的表情却渐渐变成了忧郁。“你应该试试新的发式。你应该大胆些。”他恶作剧似地向她大笑，露出了整齐的白牙和两颗金牙，显得很不自在；他呼出的气体带有一股薄荷漱口水的味。

她本来想让他把一些有特别效果的地方往平梳一梳，可是转念又一想，算了吧，一方面是由于他这正儿八经的环境和专家一样的工具和牙医一样的肯定把她吓唬住了——他一定知道什么样的发式最为合适，因为他就是干这一行的——可另一方面是由于她不知为什么思想上也动摇起来。她毕竟已经迈了一大步了，她已经走过了那个镀金的、漂亮但俗气的大门，她再也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了，这就是结果，她最好是接受这种结果。“彼得也许会喜欢的。”不管怎么样，她想了想，“它与那件礼服会相配，会合适的。”

她乙醚麻醉后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就又一头钻进了附近一家规模很大的百货商店里，想从地下室穿过去到地铁站，走个近道。她快步走过了日用百货柜台，途中还有放着平底煎锅和盛放砂锅菜品的盘子的柜台，和吸尘器以及自动流衣机陈列样品。看到这些东西她不安地想起了，前天，也就是她在那儿上班的最后一天办公室的那几位姑娘们送给她的大批礼物；其中有茶巾长柄杓；饰有丝带的围裙，另外还传授了一些经验；同时也想起了她母亲最近给她的那几封焦急的来信，催促她赶快选择礼物的样式——瓷器啦、水晶品啦、银器啦——因为人们想知道，送给她结婚礼物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她去几个不同的商店里转了转，挑选了一番，

但到现在她也没有拿定主意。第二天她就要坐公共汽车回家了，算了，以后再说吧。

一个柜台上摆放着塑料花，显得郁郁葱葱，她走到这个柜台处，转弯沿着象是通往什么地方的主要通道走去。在她的眼前，一位个头矮小疯疯癫癫的男人正站在一个台子上给来往的行人展示着一种新式的磨碎机。还有一个苹果去核配件。他一边喋喋不休地讲解，一边磨着东西，一刻都不停，手里捧满了磨碎了的胡萝卜，随后苹果中央就被挖出一个整齐的圆洞。一群女人，手里拎着购物袋，一声不响地看着，她们那厚厚的外衣和套鞋在地下室灯光的照耀下显得单调乏味，而眼里却显出精明和怀疑的神情。

玛丽安在人群的外围停了一会。那个矮个子男人用另一种配件又作出了一个小胡萝卜玫瑰花。有几个女人转过身来，用一种赞赏的目光注视着她，打量着她。她们一定认为，留这种发型的人都特别浅薄，根本不会对磨碎机真正产生兴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给人们一种生活在中下水平收入家庭里的印象，好似自己就穿着一件微微发脏的皮革衣服，表面不知经历了多少风吹雨淋，袖口处和扣子周围处已被磨破，拎的皮革手提包已遭到磨损；那一言不发倾斜的嘴巴，那双搞测量的眼睛；尤其是那象气味一样看不见的颜色，那种对陈腐的室内装饰品和用破了的亚麻油毯下意识的着色，所有这些使得她们在这儿的地下室进行讨价还价显得非常内行，而这一点她并不具备。不管怎么样，彼得将来的工资收入不可能让她买磨碎机。她们使她有一种象一位浅薄的涉猎者的感觉。

那位矮个子男人动作很麻利地把一个山药弄成了浆状。

玛丽安觉得没什么意思，于是离开，寻找着那个黄色的地铁标牌。

当她打开前面的门时，她听到有女人咕噜咕噜的说话声。她在门厅脱下了靴子，放在专为放靴子的报纸上。报纸上已放了许多鞋，鞋底很厚，有些鞋的前面是黑色的皮革。当她走过会客厅门口时，她看见了礼服，礼帽和项链。楼下的房东太太正在举行茶会；这些人一定是皇家子女会或是女性基督教徒戒酒会的成员。一个孩子气的人，身上的衣服是丝绒质地，呈酱紫色，衣领上饰有花边，正给人们递着蛋糕。

玛丽安尽量轻手轻脚地爬上了楼梯。为了某种原因还没有和楼下房东太太说她要搬出这幢公寓。她本应该在几周前就告诉房东，这样耽搁，没给人家足够的提前量，她恐怕就得多付一个月的房租。也许安斯丽想和另一个同屋子的人继续租用；但她对此表示怀疑。再过几个月那就不可能了。

她爬上第二段楼梯时，听见起居室里安斯丽正说着什么，她说话的声音比玛丽安以前所听到的更为激烈，更为显眼，而且更为愤怒：安斯丽通常并不发脾气。另一个声音打断她的话，回敬着什么。这是伦纳德·斯兰克。

“噢，不好，”玛丽安想。他们好象是在争吵什么。她当然是不想卷进去，她想蹑手蹑脚地溜进自己的房子，关上门，可是安斯丽一定是听到她上楼梯的声音了：她的头猛然从起居室的门缝里探了出来，随后又探出了一大堆蓬散的红头发，再后整个身体也探了出来。她衣衫不洁，哭哭啼啼。

“玛丽安！”她半是哀求，半是命令地说。“你得过这儿来和莱恩谈谈。你得跟他讲讲道理！我看你的发型很好看，”

她敷衍了事地加了一句。

玛丽安跟着她走进了起居室，感觉到自己象个小孩玩的木制轮子车一样被一根绳子拉着走了进来，可是她也不知道能找什么理由，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别的理由，来拒绝她的要求。莱恩正站在屋子中央，脸上激动的表情与安斯丽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玛丽安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身上仍披着她那件外衣，也好起到一种消震作用。他们俩都用一种生气而又恳求的目光盯着她，一声不响。

然后，莱恩几乎是在喊着，“我的天啊！折腾了这么一通，现在她又要让我和她结婚！”

“唉，你到底怎么了！你会要一个同性恋的儿子吗！”安斯丽问。

“该死，我根本就不要什么儿子！我不要，是你自己干的，你本应该把它打掉，肯定有什么药物能……”

“关键不是那个，别发傻了，问题是我就想要生个孩子；可是小孩得有最为理想的环境，给小孩作爸爸这是你的责任。爸爸的形象。”现在，安斯丽想更加耐心、更为冷静来处理问题。

莱恩在地板上踱来踱去。“这些得花多少钱？我给你去买一个。买什么都行。可是我就是不能和你结婚，该死。不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根本不负什么责任，都是你干的，你故意把我灌醉，你引诱我，你几乎是把我硬拉进……”

“我记得可不是这样，”安斯丽说，“这件事我记得比你清楚。不管怎么说，”她思路清晰地继续说，“你总认为我是在引诱你。但是，你毕竟也很关键，不是吗：你的动机。如

果你真地一直在引诱我，而我又意外地怀了孕，那你会怎么办呢？那你就一定要负责任的，对吗？这是你的责任。”

莱恩的脸变得扭曲了，一副惨白相，笑声中尽是冷嘲热讽。“你和其他所有的人没什么区别，你是个诡辩家，”他用一种颤抖着的狂怒的声音说。“你歪曲了事实。让我们看看事实，好吗，亲爱的？实际上，我并没有引诱你，是……”

“那又怎么样，”安斯丽说着，声音越来越大。“你认为你……”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能不能实事求是一些！”伦纳德尖声大叫。

玛丽安刚才一直坐在那儿一言不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只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多么地乖僻；竟然会那样失去控制。她说，“请你们是不是声音低一些？楼下的房东太太可能会听着的。”

“噢，操她房东太太去吧！”莱恩咆哮着。

此话一出，很是新颖，但却亵渎了神明，同时显得滑稽可笑，所以安斯丽和玛丽安听到此话，不觉大为震惊，但随后却咯咯地笑了起来。莱恩凝视着她俩。这是她最后的凌辱，是她那女性最后的无礼蛮横——让他经历了一切之后，她正嘲笑着他。他猛地从睡椅背上抓起了自己的外衣，大踏步地朝楼梯走去。

“让你和你那该死的生殖崇拜去下地狱去吧，”他一边喊着，一边冲下了楼梯。

安斯丽看到这位父亲形象跑开了，面部的表情就变成了一种恳求，并向他追了过去。“唉，莱恩，回来，咱们认真谈谈，”她哀求道。玛丽安也跟着下了楼梯，她这样做与其

说是被一种想要干点具体事或帮点什么忙的意识驱使的话，还不如说是被某种朦胧的群居本能或旅鼠本能所驱使。如果其他所有的人都从悬崖上跳下去，那她也就干脆跟着跳下去。

莱恩走到楼梯平台处摆放的一架纺车边停下了脚步。他一时竟被纺车缠住了，一边拖拉，一边大声咒骂。等他能开始走下下一段楼梯时，安斯丽已经追了上来，正拉着他的衣袖。所有的女人对这种恶劣的行为的表现就如蜘蛛对蜘蛛网出现的颤动一样警觉，她们都从门廊急匆匆地走出来，聚集在楼梯底处，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惊慌抬头凝视着。她们中间还夹着一个小孩，手里还端着一个蛋糕盘儿，而嘴却呆呆地张开着，两眼瞪得老大老大。楼下的房东太太穿着一身黑色的丝绸衣服，戴着黑色的珍珠项链，在这种背景的映衬下显得雍容华贵。

莱恩回过头来看了一下，然后走下了楼梯。他不可能再退回去了。他已被敌人团团围住；他别无选择，只有大着胆子朝前走了。

不仅如此，还有一部分围观者。他的两眼就象一条狂暴的长毛垂耳狗的眼睛一样来回地转动着。“你们这些张牙舞爪卑鄙该死做恶多端邪恶下流该操的母狗，统统见鬼去吧！统统见鬼去吧！你们骨子里都是一样的邪恶。”他叫喊着，玛丽安认为，这下他可骂了个痛快。

他一下从安斯丽紧握的手中抽了出来。“你永远也不会得到我的！”他尖叫着，冲下楼梯，他的外衣在背后飘动着象披肩一样，那些原来聚集在一起的女人们在他下楼梯时散了开。最后走出前门时，他身后留下雷鸣一样的关门声。墙

上挂着发黄了的祖先遗像也被震得咯咯直响。

安斯丽和玛丽安踏着楼梯往回走，耳边还回荡着那些站在门廊里因激动而显得声音颤抖、喊喊喳喳的谈话声。楼下房东太太的声音尽管平静缓和，但却格外明显：“很显然，那个小孩子是喝醉了。”

“唉，”她们又回到起居室时，安斯丽用一种简洁而又现实的语调说，“我想这下完了。”

玛丽安不知她到底指的是伦纳德还是楼下房东太太，她问，“你指的是谁？”

安斯丽把头发拢到脑后，整了整罩衫。“我看他是不会来了。那倒是也好：我本来就认为他根本不是一个优秀父亲的形象。我只能再找一个了，就这么回事。”

“对；我看也是。”玛丽安呆呆地说。安斯丽走进了卧室，步态坚定，一看就知道，她已经打定了主意。她关上门，事情似乎就这样决定了，但，却孕育着不祥。她好象已经做出了另一番计划，但玛丽安甚至不愿意去想这项计划可能是什么内容。想也没有用，事情不论朝哪个方向发展，她均无能为力。

第二十五章

她走进厨房，脱掉大衣，然后吃了一片维生素，吃着吃着，忽然想起来，自己今天还没有吃午饭。她应该往肚子里填点什么。

她打开冰箱，想看看里边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冷冻室里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连门都关不上了，里边有两个冻冰盘和三个看上去样子怪怪的硬纸包装盒。其它的架子上堆着各式各样的食品，有的用罐子装着，有的放在盘子里，盘子上还扣着碗，有的用蜡纸包成了小包，还有些放在棕色纸袋里。靠后面放的东西已经有好长时间了，到底是什么时候放的，她自己也记不清了。有一些已经开始变味，这是毫无疑问的。她看到的唯一能引起她兴趣的东西就是一块黄色的奶酪。她从架子上把它拿下来：奶酪的底部已经长了一层薄薄的绿色霉菌。她又把奶酪放了回去，关上门。她觉得自己并不饿。

“或许我可以喝杯茶，”她自言自语道。她看了看那个摆放盘子的碗柜：里边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也就是说，她不得不洗个杯子，因为干净的都用光了。她走到洗碗池跟前，朝里面看了看。

里边全是没洗的碗和盘子：几摞盘子，装着半截有机样水的玻璃杯，还有一些碗，碗上面的痕迹已经辨认不出是什

么了。还有一个原来装过通心面和奶酪的平底锅。一个放甜食用的玻璃盘泡在一个深锅里，上面已经长了一层灰色的、看上去滑溜溜的东西，让人不禁联想起池塘中的海藻。杯子全在那儿，所有的都在那儿，一个套着一个，上边还残留着一圈圈茶叶、咖啡和乳脂的渍迹。就连洗碗池的白瓷上也挂了一层褐黄。她什么也不想碰，担心从她本来没看见的地方冒出什么东西来：上帝知道下面那肉食菌可能引起怎样的腐烂。“真丢脸，”她说。她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作一次清理，把水龙头开到最大限度，用洗涤剂把所有的东西都浇上一遍；她的手甚至已经抬了起来，但终归又落了下来。也许那些酶菌同她一样，有生存的权利。这种想法使她内心深感不安。

她慢慢走进卧室。现在就把去晚会的衣服穿上未免太早了，但她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填补这段空闲。她从包装盒里拿出礼服，挂上，然后，换上浴衣，开始收拾洗澡用的东西。洗澡要到楼下房东太太的领地里去才行，可能会突然碰上房东太太，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可是她转念一想，我可以干脆否认跟整个乱子有什么牵连，然后让她去和安斯丽一决雌雄。

她一边往浴盆里灌水，一边刷牙，并对着脸盆上面的镜子仔细地检查着牙齿，以确保没有漏掉什么。这是她早已养成的习惯，即使没吃饭，她也依旧如此；她想，花那么长时间手里拿着把牙刷，嘴里满是泡沫，顺着嗓子往下看，这多奇妙呀！她注意到，眉毛旁边长出了一个粉刺，她觉得那是饮食不正常引起的：我的新陈代谢或是化学平衡之类的什么东西全乱了。她注视着那个小红点，它好象正微微移动着。

她应该去检查一下眼睛。视野里的东西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眼睛一定是出现了散光。她一边朝池子里吐着水，一边想。

她摘下订婚戒指，把它放到肥皂盒里。这枚戒指她戴有点大——彼得说过，他们应该把戒指弄小一点，可是克莱拉说不用，最好还是不动它，因为年龄大了以后，特别是怀孕时，指头是要变粗的——所以，她怕戒指沿着下水道被冲走。那样，彼得就会大发雷霆：他很喜欢这枚戒指。然后，她从这个高高的旧式浴盆边上爬进去，低着身子泡进了温水中。

她往身上打着肥皂。水流潺潺，她感到十分轻松。她的时间很充足；她可以尽情地躺在浴盆里。为了不弄坏做过的发型，她背靠着浴盆的斜坡，让流水在她那几乎被浸没的身体上轻柔地冲过。由于眼睛的位置最高，所以，她看到了一幅很长的画卷：白色凹形的围墙，半透明的浴水；孤岛般的躯体跌宕起伏，远端是双腿构成的半岛和脚趾形成的暗礁；这之后是铁丝架，上面放着肥皂盒，再往后就是水龙头了。

水龙头有两个，一个出热水，一个出冷水。

水龙头的根部呈银白色球状，两个水龙头中间是又一个圆球，那上面有一个喷嘴，水就是从那儿出来的，她仔细看了看：每个银白色的圆球里都能看到一個粉红色的东西，不知为什么，那东西正爬着。她坐起来，搅了搅水，水被搅成了小小的波涛，她想看看，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玛丽安看清了，那原来是她泡在水中的身体，只是身体膨胀了，有些变形。

她动了动身子，那三个影子也跟着动了动。三个影子并不完全一样：外面的两个朝中间那个靠拢着。玛丽安心想，

同时能看到自己的三个影子，多奇怪呀；她前后晃着身子，于是，那些银白、耀眼的影子忽而大、忽而小地又跟着动了起来。她几乎忘记了自己本应该是在洗澡的。她把一只手伸向水龙头，想看看那影子变大会是个什么样子。

这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她最好还是出去：那一定是楼下房东太太要进来。她开始冲洗身上残留的肥皂液。低头看去，她意识到浴盆里的水，水面上浮着一层肥皂沫和硬水烧过后的尘土颗粒，同时，也意识到了坐在浴水里的身体，那身体不知怎么已不再属于自己了。顷刻间，她心中升起一股担心，怕自己象阴沟水坑里的一张硬纸板一样，一层层地剥脱下来，被渐渐地溶在水中。

她急忙拔起塞子，爬出了浴盆。站在如海滩一样冰冷、干燥的瓷砖地板上，就安全多了。她重新套上戒指，又对着这个结实的圆圈看了一会儿，仿佛它是一个能防止她破碎的护身符。

她上楼的时候，恐惧仍伴随着她。她不敢去想这次聚会和聚会上将要出现的那些人。彼得的朋友们友好、和善，但他们并不十分熟悉她，他们会用一种不解的目光盯着她。她怕自己会不断扩散，再也无法自我控制，于是，信口开河，逢人便说个没完，最后，放声大哭。她凄惨地想着挂在衣橱里的那件透着喜气的红衣裙。我能干点什么呢？她反复地想着，最后，一屁股坐到了床上。

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无聊地用嘴咬着花边浴衣上的带子，沉浸在无形的悲哀之中，显得有些呆愣愣的。看来，这种悲哀对她大脑运转的影响已经持续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她已记不清了。由于悲哀造成的压

力，她很可能再也无法从床上爬起来了。现在是几点钟了？她自言自语地说。我得赶快作好准备。

有两个她没有扔掉的娃娃正从梳妆台的顶部毫无表情地瞪着她。她看着它们，感觉它们的面部变得模糊起来，然后，变了形，变得有些心怀恶意。她看到它们分别坐在镜子的两边，表情呆滞，什么切实的建议也提不出来，只是一味地瞪着她，不觉一阵恼火。可是待她再仔细看去的时候发现，娃娃的脸变成了模糊不清的面孔，上面涂的脂粉有些已经剥脱。金发碧眼的娃娃甚至不是在看她，它那橡胶般面孔上的两只圆圆的蓝眼睛而是象针一样在刺透她。

她不再咬浴衣上的那条带子了，而是把手指放进嘴里，开始咬起指甲来。也许这是一种游戏，是它们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她对着两个娃娃中间的镜子照了照，感到自己好象已置身于它们中间了，并且，迅速溶进了它们的肌体里，正向外张望着：自己身上的浴衣皱皱巴巴，那潮湿的躯体显得模糊不清，那双蓝眼睛的焦距调得并不十分集中。她看到了自己的发式和那被咬过的指甲，而面容模糊的娃娃正看着她所看不到的东西，看得很深很深。镜子中两个重叠的影子正逐渐拉开；刚才不知是镜子中的什么东西把两个影子连在了一起，现在镜子里面已经空了。两个影子凭借着相互排斥的力量，马上就要把她撕裂开来。

她坐不住了，离开床，走进门厅，不知不觉地趴在电话机上，拨着号码。电话接通了，只听见咯嗒一声，接着听筒里有人说话。她屏住了呼吸。

“喂？”一个沉闷的声音说。

“是邓肯吗？”她试探地问道，“是我。”

“哦，”对方顿住了。

“邓肯，今晚你能来参加一个聚会吗？在彼得的公寓？我知道，现在请你有点晚了，可是……”

“嗯，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利用他人智慧成果的研究生英文聚会，”他说。“我们大家都去。”

“嗯，也许你可以晚来一会儿。而且，你可以把他们都带来。”

“嗯，我不知道……”

“求你了，邓肯，我在那儿什么人都不认识，我真的需要你来，”她带着一种强烈的感情说道，这种做法她自己也觉得新奇。

“不，你不要这样，”他说。“不过，我们也许能去。英文聚会实际上很无聊，他们只是一味地谈论他们的论文答辩。看看你要嫁的郎君倒是蛮有意思的。”

“哦，谢谢，”她充满感激地说，然后又告诉他怎么个走法儿。

她放下电话后，感觉好多了。看来问题就在这儿：要保证聚会上有认识自己的人，这样才能使一切都按部就班，正常运行，她也好泰然处之……她又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她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眼下，她已经有足够的人手了。克莱拉和乔如果能找着看小孩的，就能来，这样，加上那三个，就有五个了，另外还有办公室的三位贞女。请三位贞女时，她们起初有些犹豫，她想，这可能是由于邀请发得有些晚了，但她还是死磨硬缠地让她们答应，她解释说，开始时没有邀请她们，是因为，她以为那个聚会主要是已婚者参加的，可是，既然有几个无人陪伴的单身汉要来，所以，

她们能不能看在她的面子上也来参加呢？她又说，在成双成对的聚会上，有些事情对于单身男子会显得特别枯燥、无聊。这样，一共就有八位了。作为后补人员，她还邀请了安斯丽——出来走一走对她会有好处的——她出人意料地接受了邀请：其实，这并不是她那种人的聚会。

玛丽安考虑着是否邀请伦纳德·斯兰克，但她想了想，还是觉得，邀请他并非明智之举。

这回没什么问题了，可以开始穿衣服了。她把买来准备与礼服搭配的紧身裙穿在身上后，发现自己并没瘦多少：其实，她面条一直吃得不少。她本来并不想买什么紧身裙，可是那位紧束胸部、卖礼服的女士说，她应该买一个，而且还拿了一个号码适中的样子给她看，紧身裙由色泽不同的缎子镶拼而成，前面饰有一个丝带蝴蝶结，看起来很漂亮。“你很苗条，用不着这种东西，可是这种衣服就是要穿紧身的。你不穿紧身裙是因为你不愿意让你的乳房太显眼，是吗？”她挑了挑她那画过的眉毛。此时，穿不穿紧身裙似乎成了一个道德问题。“是啊，当然不愿意，”玛丽安赶忙说，“不过，我要了。”

套上那件红礼服后，她发现，自己够不着拉锁。玛丽安敲了敲安斯丽的房门。“请帮我把拉锁拉上，好吗？”她问。

安斯丽穿着套裙，正在化妆，一只眼睛上刚刚画了一个黑眼圈，眉毛还一点儿也没动，这使得她的面部显得很不平衡。她给玛丽安拉上了拉链，挂住领口的小领钩，然后，退了几步，一边看着，一边评论着，“这件礼服很好看，可是你穿什么来跟它配套呢？”

“跟它配套？”

“是啊，裙子很引人注目；你就得加上一些漂亮、有份量的东西，象耳环，来使它更放异彩。你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玛丽安说。她走回自己的房间，把她那个装着亲属们送的小饰物的抽屉端了出来。里边有各式各样的珍珠仿制品，有用海贝制成的色彩斑斓的装饰物，还有用金属和玻璃做成的花朵和逗人喜爱的动物。

安斯丽在里面翻着。“不行，”她果断地说道，显得很内行。“这些不行。我有一对耳环，你戴一定不错。”她在抽屉里翻完又在柜子里翻，最后，她取出了一对丁丁作响、敦敦实实的金质耳环来，她将它们拧到玛丽安的耳朵上。“这下好多了，”她说，“笑一点。”

玛丽安微微地笑了笑。

安斯丽摇了摇头。“你的头发没什么问题，”她说，“我来给你化妆吧。你自己肯定化不了。要是你自己化，你就会和平时一样，化得小里小气的，看上去象是穿着母亲礼服玩化妆游戏的小孩子似的。

她把玛丽安按到一把椅子上，又在她脖子上围了一块毛巾。那把椅子上堆着好多衣服，而且，那些衣服一件比一件脏。“我先给你弄指甲吧，这样，它们可以慢慢干着去，”她锉指甲的时候又说，“你好象咬过指甲似的。”指甲上被涂了一层亮闪闪的米黄色的油，玛丽安小心地把手举在空中。接着，安斯丽开始用梳妆台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妆液和化妆器械在她脸上舞弄起来。

在整个化妆过程中，玛丽安只觉得，一些奇怪的东西被弄到自己的脸上、眼睛上还有眉毛上，自己坐在那儿，任人摆布，与此同时，安斯丽摆弄五官时所表现出来的娴熟技艺

真可谓令她瞠目结舌了。这使她想起了那些在公立学校上演话剧时，后台上给女儿化妆的母亲们。她脑子里又出现了各种微生物，但只是一闪而过。

最后，安斯丽拿起唇膏刷，在玛丽安的唇上涂了几下，算是结束了化妆。“好啦，”她说，举起一面镜子，让玛丽安照了照。“这下好多了。睫毛胶还没干呢，你要小心点。”

玛丽安看到，镜子里有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此人眼睛上粘着浓浓的睫毛，眼圈上画着眼线，看眼皮活象个埃及人。她甚至不敢眨眼睛，生怕那张打扮过的面孔会因为皮肤绷得过紧而皴裂剥落。“谢谢。”她疑虑重重地说。

“笑一点，”安斯丽说。

玛丽安笑了笑。

安斯丽皱着眉头。“不能那么笑，”她说。“笑的时候要发自内心。眼皮稍微往下垂一点儿。”

玛丽安感到好不自在：真不知该是怎么个笑法。她照着镜子，一会儿这样笑笑，一会儿又那样笑笑，反复尝试着，看动哪几块肌肉能产生出一个最佳效果。她好不容易眯了眯眼睛，似乎找到了那种效果。这时，她们听到有人走上楼来；过了一会儿，楼下的房东太太喘着粗气站在了门口。

玛丽安取下脖子上的毛巾，站了起来。她垂下眼皮，一时竟无法再把它们弄起来使它们恢复到通常能睁开的那种程度。穿着这样的礼服，化着这样的脸，真要是遇到什么情形，需要她象往常那样，举手投足都非常端庄得体的话，她注定是做不出来的。

楼下房东太太看到玛丽安这般焕然一新——那赤裸的双臂，那暴露的衣裙，以及那张浓妆艳抹的面孔，不禁目瞪口呆。

呆。但，她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为安斯丽。此刻，安斯丽一只眼睛上画着黑眼圈，金棕色的卷发散落在肩上，身上穿着套裙，正赤着脚站在那儿。

“图斯小姐。”楼下房东太太开了口。她身上穿着茶会礼服，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她这样是为了显得高贵。

“我是等我完全平静下来之后才来找你谈的。我不希望出现什么不愉快，我总是设法避免当众吵嘴，避免出现不快，可是，恐怕你不得不搬走了。”事实上，她根本没有平静下来：她说话的声音正发抖。玛丽安注意到，她的一只手正紧紧地握着一块花边手绢。“喝酒可不是好事，我知道那些瓶子都是你的，我肯定麦卡尔平小姐喝酒从来都是很注意分寸的。”——她的眼睛又一次落在玛丽安的礼服上；她的信念多少有了一些动摇，可她还是继续着她的评论——“你至少对拿进房间的所有酒瓶子应该处理得谨慎些；要是谁的东西不收拾整洁，弄得乱七八糟的，那我什么也不会说的，我这个人还是很能忍耐的，在我看来，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干什么事，那总是他自己的事，用不着别人去管。那天，那个小伙子在这儿过夜，你并不想避开我——这我是清楚的——于是我就拐到别处去了，第二天，我甚至有意出去，以避免看见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可是至少那小孩并不懂得躲避。”

她越说越激动，声音颤抖，带着指责，“你把你那喝醉酒不体面的朋友拉到外面，毫不隐讳，大家都看在眼里，弄得人人皆知，这对小孩可是个非常不好的榜样……”

安斯丽两眼紧盯着她；那只画着黑眼圈的眼睛不停地眨着。“别吵了。”她同样用指责的口吻说道，同时，往后甩了

一下头发，那双站在地板上的赤裸的脚叉得更开了，“我总怀疑你是个伪君子，现在可以证实了。你是一个庸俗透顶的假正经，你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信念，你担心的只不过是左邻右舍会议论些什么，是你那宝贵的名声。而我却认为，那种东西是不道德的。我还告诉你，我就要生小孩了，可我肯定不会在你这里抚养我的孩子——因为你会教她不诚实。小孩学你的样子会变坏的，我告诉你，你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最反上帝创世的人了。我很高兴从这儿搬出去，而且越快越好；我可不想小孩在出生前就受你的不良影响。”

房东太太的脸色变得煞白。“噢，”她抓着珍珠项链无力地说，“小孩！噢，噢，噢！”她又气愤又惊讶地嗷嗷叫着，接着转身踉踉跄跄地跑下了楼梯。

“我看你不搬是不行了，”玛丽安说。她觉得自己不会卷进刚才发生的这件事里去。明天，她就要动身回家了；既然楼下房东太太终于翻了脸，她认为，再也没有什么道理惧怕她了。打退她的嚣张气焰并不是件难办的事。

“是啊，那当然了，”安斯丽平静地说着，坐了下来，开始给另一只眼画眼线。

楼下响起了门铃声。

“一定是彼得来了，”玛丽安说。她不知道已经这么晚了。“我得跟他去，帮他准备准备——我本来想我们能捎着你过去，可是我看我们不能等你了。”

“没关系的，”安斯丽说，同时，在她那本应长着眉毛的地方画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看上去很有艺术性。“我一会儿会去的。有些事我得处理处理。如果天气对孩子来说太冷的话，我会坐出租车的，路程反正也不远。”

玛丽安走进厨房，她的大衣就放在那儿。刚才我真该吃点什么就好了，她自言自语道，空腹喝酒可是不行的。她已经听见了彼得上楼梯的脚步声。她又吃了一粒维生素，维生素胶囊呈深黄色，卵圆形，头儿上尖尖的，象外壳坚硬的深黄色种子一样。她一边咽着，一边想，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把什么东西弄碎放到里面去了。

第二十六章

彼得掏出钥匙打开玻璃门，走进去，然后，扣住拉簧，这样，客人进来的时候，门便总是开着的。他们穿过宽敞的铺着瓷砖地板的门廊，并肩朝楼梯走去。电梯出了毛病，彼得说要到下周末才能修好。货运电梯倒是能用，但工作人员把它锁上了。

这幢公寓楼马上就要竣工了。玛丽安每次来这儿，都能看到一些小小的变化。那些零乱的原材料、管道、粗糙的板材和水泥预制板渐渐消失了，通过无形的消化和同化过程，被融入到他们正在穿行的这片空间的光闪闪的围墙之中。墙壁和方形支柱的轮廓被漆成了深桔粉色；照明灯已经装好了，为了给聚会增色，彼得已经把门廊里所有照明灯开关都打开了，只见冷色的灯光争相辉映，耀眼夺目。镶在柱子上长及地板的玻璃镜是她上次来过之后新装上去的；这些镜子使门廊看上去越发显得宽敞。不过，地毯，家俱（她猜想是仿皮面沙发），还有千篇一律的用于缠绕浮木的宽叶喜林芋植物还没送到。那些东西是最富彩色的最后一层，尽管都是合成的，却会给这条布满着冷色灯光和易脆覆面的走廊增添一份浓浓的柔情。

玛丽安依着彼得的肩膀，两人不急不忙地上着楼梯。在经过的每一层楼的门厅里，玛丽安都能看到一些放在公寓门

外的大木箱子和用帆布盖着的长方形东西：他们肯定是在安装炉子和冰箱之类的厨房设备呢。过不了多久，住在这幢楼里的就不再仅仅是彼得一个人了。到时候，他们就会让暖气全负荷运转；可眼下这幢楼里，除了彼得的公寓之外，其余公寓里的温度与外面皆相差无几。

“亲爱的，”他们爬到五楼时，在楼梯平台上停下来歇了一会儿，这时，玛丽安漫不经心地说道，“事情有点变化，我邀请了几位客人，希望你不介意。”

来的时候，她坐在车里一路都在考虑着该怎么跟他说。尽管她很想保持沉默，想到时候，凭自己的能力来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局面，然而，如果彼得对此事先一无所知的话，那么，那些人的到来总归不是件好事。在忙乱之中，她或许用不着非得解释自己为什么请他们来，说实话，她并不想解释什么，她也无法解释什么，她很怕彼得问起此事。突然间，她觉得自己全然失去了往日那种能预测他的反应的本领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未知数；玛丽安话一出口，便觉得，无名的怒火和无名的喜悦似乎都有可能从他的身上迸发出来。她后退了一步，一只空手抓紧了栏杆：她无从知晓他会如何作答。

然而，他只是低头朝她笑了笑，眉宇间所藏匿着愤怒的皱褶淡得几乎看不出来。“是吗，亲爱的？好啊，人越多，越热闹。可我希望你别请得太多了：人多了酒会不够的，而且，我讨厌的就是滴酒不剩的聚会。”

玛丽安松了一口气。他一开口，她就知道，他本来就会这样说的。彼得这番回答并没有出乎她的预料，所以她很是高兴，于是，她更紧地靠在彼得身上。彼得缓缓地搂住她的

腰，两人继续往楼上爬着。“不会的，”她说，“只请了六个。”其实是九个，既然他对此事如此宽宏大量，玛丽安也就把人数压缩了一下，以示礼貌。

“有没有我认识的？”他高高兴兴地问她。

“嗯……有克莱拉和乔，”她说，刚才那股兴高采烈的情绪渐渐地消失了。“还有安斯丽。可是别的人你就不认识了：不全认识……”

“哎呀，天哪，”他用戏弄的口气说道，“看不出你有这么多我不认识的朋友。一直在保密吧，嗯？我可要好好拜见一下你的那些朋友，也好弄清你全部的隐秘。”他爱抚地吻了一下她的耳朵。

“好啊，”玛丽安说着，勉强笑了笑。“我肯定你会喜欢他们的。”白痴，她狠狠骂着自己。白痴，白痴。怎么会这么愚蠢？她似乎预见到将会发生的事情。那几位办公室贞女不会有什么问题——对于她们，尤其是埃米，彼得只是瞟一眼罢了；至于克莱拉和乔彼得也能忍受。可是其他人呢？邓肯是不会放过她的——难道他会放过她吗？也许他觉得冷不丁含沙射影地说上一句，会很有趣；也许他来这么一招是出于好奇。等他来的时候，可以把他叫到一边，请他不要那样干。可是，他那些同屋子的人就没办法了。她想，他们谁都不知道她已经订了婚，所以，她能想象得出特雷弗知道实情时那副吃惊尖叫的表情，也能想象得出他紧盯着邓肯的那副眼神和说话时的表情：“噢，我的天哪，我们还以为……”他会只说上半截就不再作声了，这样含半截露半截的甚至比道出实情更危险。彼得就会大发雷霆。他会认为，有人侵犯了他的私有财产权，他根本就不会理解的，然后，情况会如何

呢？她究竟为什么要邀请他们呢？真是犯了个大错误；她怎么才能阻止他们的到来呢？

他们爬到七楼后，沿着走廊向彼得的房门口走去。他已经在自己门外铺了几张报纸，好让人们摆放套鞋和靴子。玛丽安脱下了靴子，规规矩矩地放在彼得套鞋的旁边。“但愿他们也能象咱们这样，”彼得说。“我刚刚收拾过地板，我不愿意他们把地板弄脏。”没有别的鞋，所以他们俩的鞋看上去很象是放置在一个用报纸做成的空陷阱里的黑色皮制诱饵。

进到屋子里，彼得帮她脱下了大衣。他把双手放在玛丽安那裸露的双肩上，并在她脖子后面轻轻吻了一下。“嗯，真香啊。”他说，“是新买的香水吧。”其实那是安斯丽的，她为了配那付耳环，有意挑选了带有异国情调的香水。

接着，他脱下自己的大衣，挂在门后的衣橱里。“亲爱的，把你的大衣放到卧室里吧，”他说，“然后到厨房帮我准备东西。女人往盘子里摆东西是很在行的。”

她从起居室的地板上走过。最近，彼得唯一新添的家俱是一把新式丹麦坐椅，新式坐椅与原先的那把很配套，公寓里大部分空间还没利用上，这至少意味着，请来的客人必须循环开：因为坐的地方不够。彼得的朋友在晚会刚开始的时候，一般是不往地板上坐的。不过，邓肯倒是有可能一来就坐在地板上。她能想象得出，他会在光秃秃的屋子中央盘腿而坐：嘴里叼着一支烟，两眼忧郁，满心疑虑，也许他会盯着那几个肥皂推销员或是那把新式丹麦坐椅的一条腿看个没完，而这期间，其他的宾客们就在他的周围绕来绕去，只是留神不踩着他，根本不理睬他的存在，就好象他仅仅是一张

咖啡桌或是某种有情节的人物画一样：一件用浮木和羊皮纸制成的可移动的装饰品。也许现在打电话，告诉他们不要再来了，还为时不晚。可是电话安在厨房里，而彼得偏偏也在厨房。

卧室和往日一样，也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那些书刊和枪械仍放在原来的地方；彼得的四只模型船被用来充当书靠子。两个照相机已经从盒子里取了出来，放在书桌上。其中的一个带有闪光灯，一只蓝色的闪光灯泡已经安在银白色的抛物面反光镜中了。在一本翻开的杂志附近有许多蓝色灯泡。玛丽安把大衣放到床上；彼得告诉过她，门后的衣橱很小，放不下所有的大衣，所以，女士们就得把大衣放到卧室里。这样一来，她那一边一只袖子的大衣又多了一个功能：实际是在充当着类似诱饵一样的角色。看见她的大衣，客人们就会明白自己的大衣该往哪儿放了。

她转过身，看见了衣柜门上大镜子里的自己。刚才，彼得是那样的吃惊，那样的高兴。“亲爱的，你看上去可真是绝代佳人，”他一上楼梯，就这么说。这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她总能打扮成这个样子，那是最好不过了。彼得还让她转过身去，看了看她的后面，同样觉得很满意。可玛丽安拿不准自己看上去是否真的很美。她翻来覆去想的只有一句话：体态和韵味毫无特殊之处。绝代佳人应该是个什么感觉呢？她朝自己笑了笑。不行，那样笑可不行。于是，她换了个方式笑了笑，垂下眼皮：效果依然不佳。她转过脸去，用眼睛的余光打量着自己的侧面。问题是她总也抓不住总体效果：她只能看到一些细节，一些她并不习惯的东西——指甲啦，重重的耳环啦，发型啦，以及脸上被安斯丽涂抹过的

几个地方。每次，她只能看见一个细节。那些饰物在皮肤表面上浮荡着，然而，是这表皮之下的什么东西把它们连在了一起呢？她把那双裸露的手臂伸向镜子。她身上唯有这两只胳膊还没有被棉布、尼龙、皮革或脂粉所覆盖，但在镜子里，它们看上去也象是假的，象是粉白色的橡胶或塑料，没有骨头，柔韧可变……

她为自己重又陷入先前那种恐惧之中而感到懊恼，于是，打开衣柜门，把镜子转向了墙壁，却又看见彼得的衣服。以前，她经常看见这些衣服，所以，她并没有特别的理由一面扶着衣柜门，一面凝视那黑乎乎的衣柜内壁……里面的衣服整齐地挂成了一排，凡是她见彼得穿过的，她全都认出来了，当然，除了一件黑色冬装之外：那儿有他夏季穿的一件衬衣，旁边挂着他那件与法兰绒服配穿的花呢便装茄克，茄克旁边是从夏末到深秋不同时间穿的一系列套服。与衣服相配的鞋在地板上也排成了一行，每双鞋里都有鞋楦子。她意识到，自己看衣服时的感情近乎于一种愤怒：那些衣服怎么竟能如此体面地挂在那儿、显示出如此无形、无声的威严呢？可转念一想，那威严更象是恐惧。她伸出一只手，想摸摸那些衣服，却又缩了回来：她担心那些衣服会令人不快。

“亲爱的，你在哪儿？”彼得在厨房里喊道。

“来了，亲爱的，”玛丽安应着，赶紧关上了衣柜门，又往镜子里瞅了瞅，把一个小东西拍回了原处，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和彼得一起干开了活，身上依旧是那套精心准备的衣裙。

厨房桌子上摆满了玻璃器皿。有些还是新的，一定是他

专为这次聚会买的。反正他们结婚以后能用得上。炉台上放着几排颜色、大小各不相同的瓶子：苏格兰威士忌，裸麦威士忌、杜松子酒。彼得好象把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他正用一块干净抹布最后一次擦着玻璃杯。

“我能帮点什么忙？”玛丽安问。

“好啊，亲爱的，来把这些东西摆到盘子上好吗？我说，我已经给你倒了一杯威士忌加水，我们不如先饮为快。”他倒是什麼也不耽误；炉台上放着他那已经半空的酒杯。

她少少地喝了一点，一边喝着，一边透过杯子朝他微笑着。这种酒对于她来说劲太大了；酒咽下去以后，她感到嗓子眼儿象着火一样发烧。“我看你是想把我灌醉，”玛丽安说。“我能放一块冰吗？”她注意到，酒杯边缘自己喝过酒的地方留下了一个油乎乎的唇印，她感到一阵厌恶。

“冰箱里有的是冰，”彼得说，听见玛丽安要稀释酒，彼得的话音里透着几分喜悦。

冰放在一个大碗里。贮存的冰更多，整整装了两塑料袋。其它的地方放满了瓶子，啤酒瓶堆在底层的架子上，高高的绿色生姜汽水瓶和矮短无色的滋补液瓶以及苏打水瓶放在冷冻室旁边的架子上。他的冰箱白白净净，一尘不染，东西也摆放得井然有序；想到自己的冰箱，玛丽安心中不禁一阵惭愧。

她把土豆片、花生米、小肉片菜卷、还有鸡尾蘑菇分别装在彼得指定的碗和盘子里，好一阵忙碌。摆弄这些东西时，她只用手指尖，这样，便可以不弄脏指甲油。快要摆完的时候，彼得出现在她身后。他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另一只手把她衣裙后面的拉链拉下了一半；然后，又把它拉了

上去。她感觉到，他正低头朝她脖子后面呼着气。

“我们没有时间上床，真是太遗憾了，”他说，“不过，我也不忍心把你的衣服弄得乱七八糟。唉，算了，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他把另一只胳膊也抱在了玛丽安的腰上。

“彼得，”玛丽安说，“你爱我吗？”以前，她曾开玩笑似地问过他，对他的回答也没有丝毫的怀疑。可是这次，她非常认真，一动不动地等着他的回答。

彼得在她的耳环上轻轻吻了一下。“我当然爱你了，别发傻，”他爱怜地说道，语调中却似乎暗示着，自己不过是在迎合她。“我就要娶你做妻子了，不是吗？而且，我还特别喜欢你穿这身红裙子。你应该经常穿红衣服。”他的胳膊松开了。玛丽安把最后一块腌蘑菇从罐头瓶里掏出来，放到盘子里。

“亲爱的，你快点过来，”他的声音在卧室里叫着。她洗了洗手，擦干，走到卧室。彼得亮着书桌上的台灯，正坐在书桌边，调着一个照相机。他面带微笑地抬起头来看着玛丽安。“我想为这次聚会拍一些照片，好留个纪念，”他说。“以后把它们拿出来，回忆回忆，会很有趣的。你知道，这是我们俩头一次一起举行晚会；这可是件大事。噢，对了，婚礼上的摄影师，你父母请好了吗？”

“我不知道，”她说，“我想，他们已经请好了。”

“我喜欢自己来照，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了，”他笑着说，然后，查看着曝光表。

玛丽安含情脉脉地附在他的肩头，注视着书桌上的那些东西：蓝色闪光灯泡，闪光器上银白色的凹形光碗。彼得正从那份打开的杂志上查找着什么；以前，他曾在一篇题为

“室内闪光灯照明”的文章旁边做过标记。紧挨着正文，有一幅广告照片：一个留着辫子的小姑娘正站在海滩上，手里牵着一只长毛垂耳狗，标题是“永恒的珍宝”。

她走到窗前，朝下望去，下面是银白色的城市，街道不很宽，街灯透着寒意。她端起酒杯，呷了一口。冰块碰在杯子上，发出丁丁的响声。

“亲爱的，”彼得说，“时间快到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在他们来之前，给你单照几张。这一卷只剩几张了，照完之后，我想换个新卷，晚会上用。你的红衣裙在幻灯片子上应该是非常醒目的。除了彩色的，我再给你照几张黑白的。”

“彼得，”玛丽安犹豫地说，“我看还是别……”彼得的建议使她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担忧。

“得了，别推让了，”他说。“请你站在枪械那儿，稍稍靠着点墙，好吗？”他把台灯转过来，让光线照在她脸上，手里拿着那个黑色小曝光表朝她伸过来。她靠在墙壁上。

彼得举起相机，眯着一只眼睛凑到取景镜前瞄着目标；他调着镜头，把玛丽安对到焦点上。“好，”他说。“请你放松一点，别那么呆板好吗？两个肩膀不要那样勾在一起，好，挺胸，表情别那么焦虑，亲爱的，表情要自然，好，笑……”

她的身体一动不动，象是冻僵了一样。她动不了了，站在那儿，两眼盯着对准她的那个圆形玻璃镜头，甚至动一动面部的肌肉都不能了。她想告诉他不要按快门，可她的嘴也动不了了……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噢，见鬼，”彼得说着，把照相机放在书桌上。“他们

来了。得了，过一会儿再照吧，亲爱的。”他走出了卧室。

玛丽安慢慢地从墙角走出来，呼吸急促。她伸出手，想强迫自己摸摸它。

“我这是怎么了？”她自言自语地说。“它只不过是台照相机。”

第二十七章

最先到的是三个办公室贞女，露西是一个人来的，五分钟后，埃米和米莉几乎同时到达。显然，她们不曾料到彼此会在这里见面；每个人对她人受邀而来似乎都十分懊恼。玛丽安把她们向彼得一一做了介绍，然后，将她们领到卧室。玛丽安的大衣在床上，她们也脱下大衣放在了那儿。三个人都用一种特别的语调恭维玛丽安说，她穿红衣裙很漂亮。她们对着镜子仔细整饰了一番，露西补了补口红，埃米理了理头发，之后，三个人这才走进起居室。

她们小心翼翼地在新式丹麦坐椅上坐下来，彼得给她们端来饮料。露西身上是紫红色丝绒衣裙，眼睑涂成了银色，眼圈上粘着假睫毛；埃米的粉红薄绸衣裙显得有些象高中生的晚礼服。她把头发吹成了一缕缕直发，于是，露出了里面的无袖衬衣。米莉穿着一身浅蓝色缎子衣裙，衣裙的曲线部位高高隆起；她挎着一只小巧、镶满亮片的手提包。听声音，她是三个人当中最紧张的。

“你们能来，我真高兴，”玛丽安说道。其实，她此刻毫无喜悦可言。三个办公室贞女却非常兴奋。她们都在盼着彼得奇迹般地走进房间里来，单膝跪地向她们求婚。要是面对菲什和特雷弗，且不说邓肯，她们会如何呢？此外，要是面对她们，菲什和特雷弗，更不用说邓肯，又会如何呢？她想

象着两组尖叫式的三重唱和人们的纷纷离去，一组从窗户传进来，另一组由门传进来。我这是怎么了？玛丽安想。但她几乎不再相信那三个研究生的存在；他们不见得会来了，随着晚会的推移，随着酒的摄入，玛丽安心里的这种感觉越发强烈。或许他们根本不会来。

肥皂推销商们和他们的妻子一一到齐了。彼得在组合音响里放了一张唱片，房间里更拥挤、更吵闹了。每次有人敲门，三个办公室贞女都会不约而同地把头转向门口；每次看见又一个成功的、炫耀的妻子随着阔气的丈夫走进屋子里时，她们便更加狂躁地转过头来，一边喝着饮料，一边继续勉强交谈着。埃米不停地拨弄着一只水晶石耳环。米莉则揪弄着手提包上一个松动的亮片。

玛丽安面带微笑，干练地把一个个妻子引到卧室。大衣越堆越高。彼得给每个人都端来了饮料，自己也一杯接一杯地喝了不少。盛着花生果和油煎土豆片还有其它一些东西的盘子在客人们手里传递着，他们再把手里的东西送进嘴里。起居室里的人已经自然分成两部分，妻子们聚集在沙发这一头儿，男人们在组合音响那边，中间是无形的“无人区”。三个办公室贞女弄错了位置：对于她们来说，听着那些妻子们的谈话实在是晦气。玛丽安感到又一阵懊悔。但她已顾不上她们三个了。她琢磨着：她该把腌蘑菇端上来。她奇怪安斯丽怎么还没到。

门又开了，克莱拉和乔走了进来。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伦纳德·斯兰克。玛丽安的神经骤然一紧，一块开胃蘑菇从她手中的盘子里掉出来，在地板上蹦了几下之后，滚到组合音响底下去了。她放下盘子。彼得正在招呼他们。他与莱恩使

劲握着手，喝酒喝得嗓门更大了。“鬼东西，你好啊，很高兴见到你，天哪，我一直想打电话给你，”他嚷嚷着。莱恩瞪着眼睛打了一个趑趄算是回答。

玛丽安用力拽着克莱拉的大衣袖子，把她拖到卧室里。“他来这儿干什么？”玛丽安厌恶地问道。

克莱拉脱去大衣。“我们带他来，希望你介意，我想你是不会的，因为你们毕竟是老朋友。不过，说真的，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把他带到这儿来，我们不愿意让他一个人去什么地方。正象你看见的那样，他邋邋得不成样子。看孩子的刚到他就去了。他看上去很糟糕，显然是喝了很多酒。他语无伦次地给我们讲了有关一个女人的事。他跟这个女人一直有麻烦。听起来问题挺严重，他说他害怕回到寓所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人会对他怎么样呢？所以，可怜的家伙，我们打算让他住在我们二层楼上后侧那个房间。其实，那是阿瑟的房间，不过，我敢肯定，莱恩不会介意他们俩人同住的。我和乔都为他感到难过。他需要的是能够照顾他的正派的持家型女人，他似乎一点也不会处理……”

“他说没说那个女人是谁？”玛丽安赶忙问道。

“噢，没有，”克莱拉扬了扬眉毛回答说，“他通常不说出名字来。”

“我去给你取杯饮料，”玛丽安说。她感觉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克莱拉和乔当然不可能知道那女人是谁，否则，他们绝不会把莱恩带到这儿来。令她吃惊的是，莱恩竟然来了；他肯定知道安斯丽很有可能来参加晚会，不过，他此时大概昏头转向，也不在乎了。最叫玛丽安担心的是他的出现对安斯丽可能产生的影响。她有可能心烦意乱而做出反常的

事情。

她们走回起居室的时候，玛丽安看见，三个办公室贞女已经发现伦纳德是独自一人，并且，是可以到手的。此时，他被弄得背靠着墙，站在“无人区”里，贞女中的两人一边一个提防着他从侧面溜走，另外那个站在他前面。伦纳德一只手撑着墙来保持身体的平衡，另一只手握着一个盛满啤酒的杯子。他们交谈时，他不时地将注视的目光从一张脸上移到另一张脸上，好象根本不想过久地注视任何人。他那张单调的、犹如生馅饼皮一般灰白、莫名其妙地肿着的脸上露出有些迟钝的怀疑、厌烦与惊恐相混杂的神情。尽管如此，她们似乎已经从他嘴里撬出了零星几句话，因为玛丽安听见露西惊叹道，“电视！真够刺激的！”其他两个则紧张地咯咯傻笑着。伦纳德把一大口啤酒咽进了肚子里。

玛丽安手里正递着熟透的橄榄，忽然看见乔从男人堆那边朝她走过来。“你好，”乔说。“得到你们的邀请我很高兴。克莱拉走出家门的机会太少了。”

他们俩的目光同时转向克莱拉，而克莱拉此时正在沙发那边与一个肥皂推销商的妻子说着什么。

“我常常为她担心，你是知道的，”乔接着说。“我想，跟大多数女人相比，她的处境更难一些。任何受过大学教育的女人，我想，她们的处境都更难些。她知道她有思想，她的老师们对她说过话很在意，把她当作一个有头脑的人对待；一结婚，她的核心便受到侵袭……”

“她的什么？”玛丽安问道。

“她的核心。她的个性核心，那个她所建立的东西；如果你称其为她的自我形象也可以。”

“哦，是这样，”玛丽安说。

“她是女人，却又有着个性核心，这很矛盾。她的女人身份要求她服从……”

玛丽安瞥见一块球形蛋糕正悬在乔的头上，它在半空中摆动着，上面装饰着搅奶油和野樱桃。

“她让自己的核心听命于丈夫。孩子已经降临到这个人世。她会在某一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肌体里什么也没有了，是空的。她会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她的核心被毁了。”他轻轻摇了摇头，抿了一口饮料。“在我眼前，同样的事情正发生在我的女学生们身上。不过，即使提醒她们也无济于事。”

玛丽安转过身来看着克莱拉。她正站着说话，身上是纯米色的衣裙，长长的头发是很好看的淡淡的梨黄色。她不知道乔是不是告诉过克莱拉，她的核心已经被毁了；玛丽安想到了苹果和蛀虫。她正看得出神，只见克莱拉用一只手做了一个强调的动作，一个肥皂推销商的妻子往后退了好几步，看样子是惊呆了。

“当然，即便意识到了也没有用，”乔又说。“不论你是否意识到，事情都会如此。或许压根就不该让女人上大学；这样，她们日后就不会总是觉着她们失去了思维的生命力，譬如说，每当我建议克莱拉走出家门，做点什么来改变一下的时候，象上夜校啦，她便用古怪的目光看着我。”

玛丽安爱慕地抬头望着乔，然而，肚子上的饮料却把这份爱慕的真切滋味搅得一踏糊涂。她幻想乔穿着汗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考虑着思维的生命力，一边洗着盘子，他把邮票从信封上撕下来的时候，邮票被弄破了；她不知道他

是如何处理那些破碎的邮票的。她想伸出手去抚摸他，让他重新鼓足勇气和信心，并告诉他，克莱拉的核心并没有真地被毁掉，一切都会安然无事；她想给他点什么。她猛地把手里的盘子伸到他面前。“吃颗橄榄吧，”她说道。

乔身后的门一闪，安斯丽走了进来。“请原谅，”玛丽安中断了与乔的谈话。她把橄榄放在组合音响上，然后走过去拦住安斯丽；她必须提醒她。

“你好，”安斯丽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很抱歉我来晚了，我忽然心血来潮把房间收拾了一番……”

玛丽安急急忙忙地把她引起卧室，唯恐莱恩看见她。穿过起居室的时候，玛丽安注意到莱恩仍被那三个女子围着呢。

“安斯丽，”卧室里只有一堆大衣和她们两个人。玛丽安说道，“莱恩来了，恐怕他是喝醉了。”

安斯丽解开大衣。她看上去真是楚楚动人。里面是镶着天蓝色边饰的淡绿色衣裙，眼影和鞋的颜色与衣服的颜色搭配得很协调；高高盘绕的发髻闪闪发亮。红润的皮肤由于体内激素的作用而光彩照人；肚子还没有明显地突起来。

安斯丽对着镜子细细照着，过了好半天才答话，“是吗？”她镇静地说，同时睁大了眼睛。“说真的，玛丽安，我一点儿都不在乎。今天下午我们谈过之后，我便肯定，我们都清楚自己的处境，也都能做得象谙知世事的成年人一样。无论他现在说什么，都不会对我有任何妨碍。”

“可是，”玛丽安说，“他好象非常不安；这是克莱拉说的。莱恩去他们家了。他一进来我就看见了，那副样子可怕极了；所以，我希望你说话多留神，别再烦他了。”

“毫无道理，” 安斯丽淡然地说，“我为什么非要和他讲话呢。”

起居室里，被无形的围墙隔在一侧的肥皂推销商们吵闹得越来越厉害。他们发出阵阵狂笑；其中的一个正讲着下流的笑话。女人们唧唧喳喳的声音也越来越大，音调越来越高，高得象是在和男中音和男低音比赛的童高音一样。安斯丽一露面，屋子里便出现了一股朝向她的涌动：有几个肥皂推销商不出所料地从男人堆里走出来，向安斯丽做着自我介绍，他们的妻子们则警觉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走上去，在狭窄的过道处把他们引开。安斯丽无精打采地微笑着。

玛丽安走进厨房想给安斯丽取饮料，并打算给自己再添上一杯。先前厨房里摆放得井然有序的一排排杯子和饮料瓶已经随着晚会的进行而乱作一团。洗涤槽里全是融了的冰和食物残渣，客人们似乎全然不知该如何处理橄榄核，一个打破的玻璃杯被随意地扔在那儿；炉台上、餐桌上还有冰箱上到处都是全空和半空的饮料瓶子；地板上溅的不知是些什么东西。不过，还有几个干净杯子。玛丽安给安斯丽倒了一杯饮料。

她正欲走出厨房，忽然听见从卧室里传来的谈话声。

“你看上去要比你电话里的声音潇洒多了。”这是露西的声音。

玛丽安朝卧室里扫了一眼。露西正闪动着银色的眼睑仰头注视着彼得。彼得拿着照相机站在那儿，孩子气地咧着嘴低头朝她笑着，但不知怎么着，竟有些傻里傻气的。如此看来，露西已经放弃了对伦纳德的进攻。她肯定是意识到了那种进攻的徒劳。她在这些事上始终要比另外两个更机敏。不

过，她转而接近彼得的做法真是叫人感动不已；可怜的东西，实际上……彼得终归已不再是那个范围里的人，这个事实几乎明白无误，就象他已经结婚了一样。

玛丽安暗自笑着，退了回来，但，彼得这时已经看见了她，他脸上愧疚地现出一丝过于喜悦的神色。彼得挥动着相机大声说，“喂，亲爱的，晚会过得真快！该照相了！”露西转过头来微笑地朝门口看着，眼睑象窗帘一样抬了起来。

“给你饮料，安斯丽，”玛丽安一边说着，一边穿过肥皂推销商们的包围，把杯子递给安斯丽。

“谢谢，”安斯丽说道。她接杯子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玛丽安察觉到了，感到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她顺着安斯丽凝视的目光望去，原来莱恩正从屋子的那头盯着她们。他微张着嘴。米莉和埃米依旧在不屈不挠地守着他。米莉已经转到他的正面，正用她宽大的裙子尽力去挡住莱恩的视线；埃米则象个篮球后卫似的来回横踱着步子。不过，有一个侧面没挡住。玛丽安回过头来正巧看见安斯丽朝莱恩嫣然一笑：一个诱人的微笑。

有人敲门。我最好还是去开门，玛丽安想，彼得正在卧室里忙着呢。

她打开门，发现满脸疑惑的特雷弗站在自己眼前，后面跟着两个人，还有一个玛丽安不大熟悉，大概是个女的，穿着一件肥肥大大的哈利斯呢子大衣，戴着太阳镜，脚上是黑色长筒袜。“请问，这个牌号对不对？”特雷弗问道。“有位叫彼得·沃伦德的先生吗？”他显然是没认出玛丽安。

玛丽安心里一阵紧张；这几个人她一个也记不起来了。噢，天哪，屋子里吵吵闹闹，乱成了一锅粥，彼得兴许根本

就没注意到他们。

“哦，很高兴你们能来，”玛丽安说，“快进来吧。顺便说一下，我叫玛丽安。”

“噢，哈哈，原来是你呀，”特雷弗尖声叫道。“看我多蠢，竟然没认出你来，我的天，你看上去漂亮极了，你穿红衣裙真的很漂亮。”

特雷弗和菲什还有另外一个从她身边走过去，进了起居室。然而，邓肯却没进去。他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拖到门厅，随手关上了房门。

他站了一会儿，几乎被头发遮住的眼睛默默地盯着玛丽安，审视着她身上每一个新的细节。“你并没有告诉我说这是个化装舞会，”他终于说话了。“见鬼，你到底是谁呀？”

玛丽安任凭自己的双肩绝望地松垂下来。于是，她看上去没有丝毫的惊人之处了。“你只是以前从来没见过我打扮过，”她无力地说道。

邓肯露出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我最喜欢的就是你那对儿耳环，”他说，“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噢，快住嘴，”玛丽安有些恼怒地说道，“进去喝杯饮料吧。”他明明是在气她。他希望她怎么样，悲切忏悔吗？她打开房门。

音乐声和说笑声传到走廊里来。接着是一道耀眼的光亮和一声得意的呐喊，“哈，给你们抢了一张！”

“是彼得的声音，”玛丽安说，“他肯定是在拍照呢。”

邓肯往后退着，“我想我并不愿意进到里面去，”他说。

“可你必须进去。你得见见彼得，我真心希望你去见见他。”突然间，他随她一起去起居室这件事变得异常重要。

“不，不，”他说，“我不能进去。那样会很糟糕的，我敢打赌。我们当中肯定会有一个完蛋的，那个人有可能是我；不管怎么说，那里太吵闹了，我可受不了。”

“求求你，”玛丽安说道。她伸手去拉邓肯的胳膊，可他已经转过身去，跑似地到了走廊的那头。

“你去哪儿？”玛丽安在他身后可怜巴巴地喊了一声。

“去自动洗衣店！”他大声答道。“再见，祝你们婚姻美满，”他又加了一句。他拐弯儿的时候，玛丽安瞥见了他那扭曲的微笑。他下楼的脚步声她听得清清楚楚。

有好一会儿，玛丽安真想追上去，跟他一走了之：毫无疑问，她再也无法面对那拥挤不堪的房间了。可是，“我别无选择，”她自言自语道。她穿过门廊，走回起居室。

她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费希尔·斯迈思那宽宽的毛茸茸的后背。他穿着一件富有挑衅性的便式条纹圆翻领羊毛衣。站在他旁边的特雷弗则是西装革履，里面穿着衬衣，扎着领带，从外到里简直无可挑剔。他们俩正和一个穿着黑色筒袜的女人谈论着什么：是有关死亡的象征的话题。玛丽安巧妙地躲过了这几个人，因为，她并不想被迫说出邓肯消失的原因。

她发觉自己正站在安斯丽的身后，而且，很快意识到伦纳德·斯兰克就站在这个丰满的穿着蓝绿色衣裙的女人面前。安斯丽的头发正挡在她的眼前，所以，玛丽安看不见他的脸，但她看见了他那只拿着啤酒杯的手臂：她注意到，酒杯是刚刚添满的。安斯丽正压低嗓门急切地对他说着什么。

玛丽安听见伦纳德含糊不清地回答道：“不，该死的！你休想把我弄到手……”

“那么，好吧。”没待玛丽安明白过来安斯丽在干什么，

却见安斯丽已经扬起手，然后，狠狠地落下，将手里的杯子摔在地板上，杯子“啪”的一声成了碎片。玛丽安往后跳了一步。

随着这一破碎的响声，他们的对话好象断了电源似的，立刻停了下来。屋子里静静的，只有音响里的小提琴还在奏着与屋子里的气氛极不和谐的轻柔的嘤嘤声。只听安斯丽说道，“我和莱恩要宣布一条绝妙的消息。”为引起屋子里所有人的注意，她停顿了一下，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我们要有孩子了。”她不动声色地说。噢，我的天，玛丽安想，她这是要逼着莱恩表态呀。

听得见沙发那边有人发出嘘嘘的声音，也有人在偷偷地笑着，一个肥皂推销商说，“啊哈，莱恩，你这个家伙，你到底是什么人。”玛丽安这时才看见，莱恩那张苍白的脸上稀疏地现出几块红斑；下唇不停地哆嗦着。

“你这个荡妇！”他声音沙哑地骂道。

停了一会儿，一个肥皂推销商的妻子飞快地说了些什么别的事。不过，她立刻就压低了嗓音。玛丽安注视着莱恩：她猜想，他会冲上去把安斯丽打一顿。可是，恰恰相反，他微笑着，露出两排牙齿。屋子里好多人正留神听着，莱恩转向他们。

“她说得不错，伙计们，”他说，“而且，我们此时此地就来举行施洗仪式，就在这个气氛友好的小型聚会上。肚子里的洗礼。我特以我的名字来为这个孩子取名。”他伸出一只手抓住安斯丽的肩膀，用另一只手举起啤酒杯，把酒慢慢地、一滴不差地全都浇在安斯丽的头上。

肥皂推销商的妻子们全都开心地尖叫着；肥皂推销商们

高声喊着“嘿！”莱恩浇完最后一滴啤酒的时候，彼得从卧室内冲出来，一边跑着还一边往照相机里塞着闪光灯。“别动！”他嚷着按下了快门。“太棒了！这张简直绝了！嘿，咱们的晚会实在是进展顺利！”

有几个人恼怒地瞥着他，但大部分人并没有在意。大家一一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着先前的谈话；背景音乐依然是曲调甜甜的小提琴曲；安斯丽立在那儿，浑身湿淋淋的，脚下的硬木地板上是一片啤酒沫子。她的脸已经扭曲了：她一下子拿不准是否值得大喊大叫。莱恩已经松开手。他耷拉着脑袋，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可谁也没听清。他看上去对自己刚刚干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对接下去应该做什么便更是一无所知。

安斯丽转过脸，朝盥洗室走去。有几个肥皂推销商的妻子赶忙凑到她跟前，象鸽子似地嗓子眼儿里不住地咕咕着，她们既是想帮她，同时，也是想借此机会出出风头；不过，有个人已经事先走到安斯丽面前。是费希尔·斯迈思。他从头上脱下那件圆翻领羊毛衣，只见他体魄强健，身上是一片片黑毛。

“请允许我，”他对安斯丽说，“我们可不愿意让你着凉，是吧？更何况你现在的情况。”他开始用毛衣给安斯丽擦身上的啤酒。由于担心的缘故，他的眼睛有些湿润。

安斯丽的头发垂落在肩上，一缕一缕的，仍在滴着啤酒。她透过挂在睫毛上的泪珠，也可能是啤酒，朝菲什微笑着。“我想我们并不认识，”她说。

“我想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他说着，用一只带条的毛衣袖子轻轻地拍了拍安斯丽的肚子，他深沉的声音里透着弦

外之音。

后来，不知怎么着，晚会竟然平平静静地把安斯丽和莱恩闹翻这件事抛在了九霄云外，奇迹般地继续了下去。破碎的杯子和淌了一地的啤酒均被收拾得干干净净，起居室里重新回荡起阵阵的谈笑声、音乐声和饮酒的欢闹声，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

然而，厨房里却是一番惨遭袭击的景象。这里看上去犹如被骤发的洪水洗劫了似的。玛丽安在废墟里扒来扒去想找一个干净杯子；她把原来那个放在了一个什么地方，却怎么也记不起是哪儿，她想再添一杯饮料。

干净杯子一个也没有了。她拿起一个用过的，对着水龙头洗了洗，然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给自己又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她感到恬详，一种飘忽的滋味，就象仰面躺在池塘的水面上一样。她走到门口，探身朝屋子里看着。

“我是在应酬！我是在应酬！”她自言自语地说着。这个事实莫名其妙地令她惊愕不已，却也让她异常欣慰。他们全在那儿，所有的人（不，安斯丽和费希尔没在，噢，对了，莱恩也没在，她仔细看去，注意到他们三个人并不在屋子里——她不知道他们去了什么地方）都在做着通常晚会上人们所做的事；她自己也不例外。他们在给她捧场，她可以无懈可击地将计划付诸实施，因为，有一种感觉在鼓励着她，那就是她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她对每个人，对他们独特的体态和容貌，都怀着灼热的爱，此时，这些独特的体态和容貌在她看来要比往日更加清晰，好象把他们照得如此光彩夺目的是一盏神秘的泛光灯一样。她甚至喜欢上了那几个肥皂推销商的妻子和正用一只手打着手势的特雷弗；还

有办公室贞女们，那边穿着亮闪闪的浅蓝色衣裙、正放声大笑的米莉，以及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埃米，这位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无袖衬衣的背带边缘已经磨破了……彼得也在屋子里；他手里仍旧拿着照相机，时不时地举起来照上一张。他使玛丽安想起了国产胶卷的广告，父亲用了一个又一个胶卷，拍下的只是些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事：家人开怀大笑啦，共同举杯啦，孩子们的生日晚会啦，……却以为这些是再好不过的题材。

所以，事实始终如此，玛丽安欢心地想：这就是彼得的将来。真正的彼得，下层的彼得，既不会让人惊奇，也不会让人恐怖、而仅仅是一个拥有一幢平房和一张双人床的男人，一个在后院用木炭烧火做饭的男人，一个用国产胶卷拍照的男人。是我唤醒了他，玛丽安想，是我使他有所醒悟。她按着时间顺序回忆着一条条走廊和一个个房间，长长的走廊，大大的房间。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

假如彼得真是那样，她一边想着，一边沿着走廊往前走，他在四十五岁的时候会不会大腹便便呢？他会不会在星期六邋里邋遢地穿着皱折的蓝工作服呆在地下室的工作间里呢？幻想足以消除任何疑虑：他会有嗜好的，他会称心如意的，他会一切正常的。

她打开右侧的一扇门走了进去。她看见彼得，四十五岁，秃顶，但仍能看出来是他。他站在明亮的阳光下，手里握着一把长长的叉子，旁边是一个烤肉架。他戴着厨师用的白围裙。玛丽安在花园里仔细寻找着自己，然而，自己并不在那儿，这一发现叫她非常扫兴。

不，她想，一定是搞错了房间。这不可能是最后一个。

果然，她看见花园另一侧的矮树篱那边还有一扇门。她穿过草坪，从那个不动的人影身后走过去，人影的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把切肉刀。她冲开那扇门走了进去。

回到彼得那人声依旧的起居室，玛丽安端着酒杯靠在门框上。只是人们看上去似乎更清晰，更专心致志，更遥远了，他们的动作也越来越快，他们都要回家了。肥皂推销商的妻子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卧室里走出来。她们穿着大衣，拽着她们的男人，踉踉跄跄地走出房门，嘴里还唧唧喳喳地道着晚安。那个穿着红衣服的瘦小身影象一张小小的平面图，她是谁呢？装腔作势的样子，象邮购目录中纸做的女人一样。她居然回过头来微笑着，在白色空间里挥了挥手……不会仅此而已；肯定还能有别的什么。她跑向另一扇门，猛地将它拉开。

彼得正穿着华贵的黑色冬装呆在里面。他手里拿着一个照相机；然而，玛丽安此时才看清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再也没有门了，她在身后摸索着门把手，眼睛却始终没敢离开彼得。他举起相机对准玛丽安，嘴歪张着；闪光灯一亮，玛丽安顿觉一阵眼花缭乱。

“不！”玛丽安尖叫着，用胳膊遮住脸。

“怎么了，亲爱的？”她仰头看去，见彼得正站在身边。他语气真诚。玛丽安抬起手碰了碰他的脸。

“那东西叫我心惊肉跳，”她说道。

“你真的不能再喝了，行吗？亲爱的，”彼得说，话语里透着爱恋和气怒。“你应该习惯了，我已经照了整整一个晚上。”

“那张是给我照的吗？”她问，同时，劝慰地朝他笑了

笑。她感觉自己的脸正在无限延伸，薄得象纸一样，已经微微有些破损：一个巨大的广告牌般的微笑，象鱼鳞片和碎屑一样，纷纷脱落，露出底下的金属板……

“不，其实照的是屋子那头儿的特里格尔。没关系，我过一会儿给你照。不过，亲爱的，你最好别再喝了，你已经站不稳了。”他轻轻拍了拍玛丽安的肩膀，走开了。

这么说来，她大可放宽心思了。她必须赶快溜掉。她转身把酒杯放在厨房餐桌上，绝望之中，她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全看邓肯的了：他能知道该怎么办。

她环顾了一眼厨房，随后，拿起杯子，把里面的酒倒进洗涤槽。她很谨慎，不想留下任何把柄。接着，玛丽安拿起电话，拨通了邓肯的电话号码。电话铃响了好长时间：没有人接。她放下听筒。起居室里，闪光灯又一次闪亮，同时传来了彼得的笑声。她真不该穿红色的，太显眼了。

她侧身走进卧室。我千万不能忘带什么东西，她告诫自己；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从前，她曾想象过，她和彼得婚后的卧室会是什么样子呢？她曾设想过好多种房间的布置方案和颜色的搭配方法。此刻，她心里非常清楚，这间卧室将始终保持原样。她在衣服堆里翻找着自己的大衣。有好一会儿，她竟想不起自己穿的是什么样的大衣，不过，她最终还是把它找了出来，于是，匆忙穿上；她没有照镜子。她不知道现有几点钟了，看了看手腕：空的。真是的；当时，安斯丽说，她的手表跟她身上穿的不协调，所以，她便把表摘下放在公寓了。

起居室里，彼得正大声嚷嚷着，“快来，咱们拍合影。一个不落，都得照。”他的声音盖过了吵闹声。

她必须加紧行动。难对付的就是起居室。她不能太显眼。玛丽安又脱掉大衣，把它团成一团塞在左胳膊底下，这样，她身上的红衣裙便能将她融在屋子里的气氛中，进而，作为她脱身的伪装。前面一个个宽宽的后背和女人们那树丛一样展开的裙子全成了玛丽安的遮挡。她贴着墙，在拥挤的客人们中间挪动着脚步，向门口靠去。彼得在屋子那头正忙着给他们排位置。

玛丽安打开房门，溜了出去；然后，她停下脚步，赶忙重新穿上大衣，并从放在报纸上乱七八糟、花里胡哨的鞋子里挑出自己的套鞋，接着，飞快地跑过门厅，朝楼梯口奔去。这回她不能让彼得发现自己。一旦他扣动扳机，自己就会停下来，长时间被定在那儿，就那一个姿势，既走不成，也动不了。

走到六楼楼梯平台时，她再次停下来，穿上套鞋，然后，扶着楼梯栏杆继续往下走，这样，便可以保持身体平衡。衣服、紧身裙，还有松紧带，这些都让她感到浑身麻木，好象被压缩了一样，每走一步都很困难，得格外集中注意力……我大概喝醉了，玛丽安想。滑稽的是，我并没有感觉有醉意；傻子，你完全清楚，喝醉酒的人遇到冷空气时，他们的毛细血管会出现什么情况。不过，更重要的是赶快逃走。

她来到空无一人的过厅。虽然没有人跟在后面，可她觉着听到了什么声音；是玻璃才能发出的那种微弱的声音；尽管枝形吊灯发出的丁丁声冷冰冰的，可它是这个闪光空间的电的振荡……

外面是皑皑的雪的世界。玛丽安吃力地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在街上拚命跑着。她两眼紧盯着人行道来保持着身体的平

衡，脚下的雪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冬天里，看似平坦的路面却让人心里不踏实。她暗自念着，无论如何不能倒下去。即使是现在，彼得仍有可能正寻着脚印跟在后面，并且，有可能正穿过干冷、空旷的街道，蹑手蹑脚地向她靠近，就象在起居室里偷偷地靠近客人们拍照那样，只待时机成熟。那个善于瞄准、狠毒、目不旁视的射手始终没有消失；他藏在别的瞄准手身后，正在冲程死点等着她：一个手里拿着致命武器的杀人狂。

玛丽安脚下一滑，差点摔倒。待重新站稳之后，她回过头来看了看。什么也没有。

“别紧张，”她自言自语道，“镇静些。”她已经气喘吁吁，嗓子眼儿里的气几乎还没吐出来，便冻成了冰。她继续跑着，但速度却慢了下来。最初，她是漫无目的地瞎跑；此时，她却非常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你会平安无事的，”她对自己说，“只要你能跑到自动洗衣店去。”

第二十八章

玛丽安没有想到邓肯会不在自动洗衣店。当她终于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那儿时，她很为自己终于跑到了地方而欣慰。拉开玻璃门，她却惊呆了，洗衣店里空荡荡的。玛丽安简直无法相信。她立在那儿，面对长长的一排白色机器，不知该如何才好。除了幻想中的相见之外，她根本没考虑到时间问题。

接着，她看见从远处的一把椅子上升起一缕白烟。一定是他。玛丽安朝前走去。

邓肯无精打采地坐在那儿。他身体低低的，从椅子背上只露出个头顶来，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正前方机器上的圆窗。里面什么也没有。玛丽安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他却连看都不看一眼。

“邓肯，”玛丽安叫着他的名字。他没有反应。

玛丽安摘下手套，伸出一只手，碰了碰邓肯的手腕。邓肯惊跳起来。

“我来了，”玛丽安说道。邓肯看着她，眼睛比往日更忧郁，更深陷了，脸色在日光灯的照射下显得十分苍白。“噢。你来了。一个戴着红A字的女人。几点了？”

“不知道，”玛丽安答道，“我没戴表。”

“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应该在晚会上。”

“我在那儿再也呆不下去了，”玛丽安说。“我不得不来找你。”

“为什么？”

玛丽安一时间竟想不起一个说出来不太荒唐的理由。“因为我只是想跟你在一起。”

邓肯狐疑地看着她，又深深吸了一口烟。“听着，你应该回到晚会上去。这是你的责任，那位叫什么的先生需要你。”

“不，你比他更需要我。”

话一出口，真诚也随之流露出来。她感到自己顷刻之间变得高尚无比。

邓肯咧嘴一笑。“不，我不需要你。你以为我需要你来拯救我，可我并不需要。无论如何，我不愿意成为业余社会工作者的试验品。”他的目光又回到洗衣机上。

玛丽安摆弄着手套上的皮指头。“可我并不是想要救你，”她说道。她意识到，邓肯已经把她骗进了自相矛盾的窘境之中。

“那么，或许你想让我来救你？你怎么了？我原以为你全弄明白了。你知道，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他的话听上去似乎是在为他自己的无能而得意。

“唉，我们别提什么救不救的，行吗？”玛丽安绝望地说道。“我们不能去个什么地方吗？”她想摆脱这种局面。在这间看得见一排排玻璃窗、散发着肥皂和漂白粉气味的灰白屋子里，谈话简直无法进行。

“这地方怎么了？”他问道，“我倒是挺喜欢这儿的。”

玛丽安想让他动心。“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说。

“哦，”邓肯说，“哦，是那件事。你的意思是这会儿正是夜晚，要么现在，要么就永远也别想了。”他又抠出一支烟来，点着。“好吧，但不能去我那儿，这你知道。”

“我那儿也不行。”有好一会儿，她想不出为什么不行。她反正是要搬走的。不过，安斯丽有可能会回去，或者彼得会去……

“我们不妨就呆在这儿，这屋子或许能使人联想起有趣的事来。或许在洗衣机里就成。我们可以把你的红衣裙挂在窗户上挡住那个下流的老东西……”

“得啦，”玛丽安说着站起来。

他也随着站起来。“好吧，我这个人很随和。我想，是我搞明真相的时候了。我们去哪儿？”

“我想，”玛丽安说道，“我们得找个旅馆。”她不清楚他们将如何做成这件事，但，她却坚信，这事儿非做不可，此外，别无选择。

邓肯恶意地笑了笑。“你的意思是，我必须装出你是我妻子的架式？”他说。“你戴着那样的耳环？他们绝不会相信的。他们会指控你引诱一个未成年人。”

“我不在乎，”她答道。她抬起手臂去摘耳环。

“噢，不，先别摘，”邓肯说。“你不想破坏你的形象吧。”

当他们走出洗衣店，来到街上时，玛丽安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哦，不，”她说着停下脚步。

“怎么了？”

“我一点钱也没带！”她当然没有料到参加晚会会需要钱。她只带着一个小挎包，并把它塞在大衣兜里。玛丽安感

到支撑她跑过大街小巷，又说了那么多话的那股力量已踪影皆无。她浑身无力，瘫痪了一般。她直想哭。

“我想我大概有一些，”邓肯说。“我常常带些钱。为应急。”他开始翻衣兜。“拿着这个。”先是一块巧克力，然后是几块叠得整整齐齐的银色巧克力包装纸，接着，白色南瓜籽皮，一个空烟盒，一根打了结的脏绳子，一条拴着两把钥匙的链子，一块包在纸里的口香糖，一节鞋带，他把这些统统堆在玛丽安合拢着的手上。“不是这个兜儿，”他说着，从另一个衣兜儿里掏出来一大把零钱和几张钞票。零钱掉到地上，他弯腰拾起来，然后，把所有的钱数了一遍。“很好，虽然不是一大笔钱，可总归能帮得了我们。不过，不能在这儿，这个地方都是支出帐付钱；得离商业区远点儿。看上去这并不象是场面华丽的彩色电视表演，倒象是一部标新立异的电影。”他把钱和那一大把破烂儿东西又塞回到衣兜里。

地铁已经停运了，花格铁门挡在地铁入口处。

“我想我们可以乘公共汽车，”玛丽安说道。

“不行；站着等车会冻得受不了。”

他们在下一个街口拐了一个弯儿，然后，沿着宽敞、空旷的街道朝南走过了许多灯火通明的沿街大楼。街上的车辆寥寥无几，行人更是没有几个。的确很晚了，玛丽安想。她试图想象晚会上将发生的事——晚会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彼得有没有意识到她已经离开了？——可所有她能想象得出来的只有杂乱的吵闹声和一张张支离破碎的面孔以及一闪一闪的、明晃晃的灯光。

她拉着邓肯的手。邓肯没戴手套，于是，她把邓肯的手和自己的手一起放进衣兜里。邓肯低头看着她，脸上现出几

分近乎敌视的表情，但并没有把手抽回去。他们谁也没说话。天越来越冷，玛丽安的脚步冻得开始发疼。

他们渐渐往下，朝着冻湖的方向走了似有好几个小时，可始终没有走近冻湖。他们一路经过了许多街区，这些街区里除了高高的砖墙办公楼和汽车商们空空的平场外，什么也没有。平场上挂着一串串的彩灯和小旗；根本不是他们要找的地方。“我想我们走错路了，”邓肯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们应该往那个方向去。”

他们又沿着一条通向大街的昏暗、狭窄的小巷继续走着，小巷的人行道上积满了雪，莫测难行。终于，小巷融进了一条挂着许多霓虹灯广告牌的色彩缤纷的大街里。“这个看上去倒是蛮象的，”邓肯说。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玛丽安问，同时感觉到自己声音里夹着一丝哀怨的语调。她自知无力做出任何决定。于是，邓肯多少算得上是两人当中的主心骨了。毕竟钱由他掌握着。

“见鬼，我可不知道人们是怎么干这种事的，”邓肯说。“我这还是头一遭。”

“我也是，”玛丽安带着防卫的口吻说。“我是说，不是这种方式。”

“一定有固定的程序，”他说，“我猜，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得编个故事。我们从北到南，依次进行。”他看了看街上，“好象越往前走情况越糟。”

“哦，但愿别真的是臭虫出没的地方，”她哭咧咧地说。

“那我可说不上，说不定臭虫会让这事儿更有趣。不管怎么样，我们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在一座窄窄的红砖墙建筑前停下脚步。这座建筑夹在一家正规出租店和一个看上去满是灰尘的花店之间。出租店的橱窗里摆着一个粗砂制成的身穿婚纱的新娘子。一块摇摇晃晃的霓虹灯牌子上写着“皇家大旅店”，字的下面有一个盾形纹章。“你在这儿等着，”邓肯说着走上台阶。

他很快返身走下来，“门锁上了，”他说道。

他们继续往前走着。第二家旅店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只是外观上更加脏乱不堪，窗户上刻着希腊式漩涡图案的石头檐口已经被煤烟熏成了暗灰色。一块红颜色的牌子上写着“安大略塔”和“收费低廉”的字样。“安大略”的第一个字母“O”已经没有了。旅店仍在营业。

“我进去站在门廊里，”玛丽安说。她的脚已经冻僵了。此外，她觉得有必要勇敢些：邓肯能够泰然自若，她起码应该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

玛丽安站在破损的地席上，尽力摆出一副高雅的姿势。她意识到自己的耳环和这种努力的徒劳。邓肯朝夜间接待员走过去。那是个面容枯槁、衣裳褴褛的男人。他满脸皱纹，怀疑地盯着玛丽安。他和邓肯低声说了几句，邓肯返回身，拉起她的胳膊往外走。

“他说了些什么？”他们走出店门之后，玛丽安问道。

“他说这儿不是那种地方。”

“太傲慢了，”玛丽安说道。她被激怒了，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对的。

邓肯窃窃地笑着。“走吧，”他说，“用不着生气。这只不过意味着我们得去找一家是那种地方的旅店。”

他们拐了个弯儿，沿着一条看上去有些可能性的街道往

东走，走过几个更破旧却佯装体面的宅楼之后，在一座最破、但不装腔作势的楼前停下来。与其它几座楼不同的是，这座楼的门面不是用碎砖作成的，而是用粉红色灰泥粉刷的，墙上大大地写着一些字：“每晚四元。”“各屋有电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旅店。”“城内最低价。”这是一座长长的建筑。再往前，还有“男士”和“女士与陪同者”这些标明啤酒屋的字样，好象有一个酒菜馆；不过，啤酒屋和酒菜馆此时大概都已经关门了。

“我想这个就是，”邓肯说。

他们走进去。夜间接待员一边取钥匙，一边打着呵欠。

“有点晚了，伙计，是不是？”他说道。“快四点钟了。”

“‘晚做总比不做好’，”邓肯说。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钞票，夹在钞票里的零钱掉在地毯上。邓肯俯身拣钱的时候，夜间接待员的目光越过邓肯，落在玛丽安身上，目光中流露着有些乏味却毫无掩饰的挑逗。玛丽安低垂着眼睛看着他，心里憎恶地想，我毕竟穿着、举止都很得体，可他为什么那样看我呢？

他们爬上铺着稀疏地毯的楼梯，谁也没说话。

到了之后，他们才发现，房间只有一个大食橱那般大小，里面有一个铁床架，一把直身靠背椅，一个清漆脱落的梳妆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台拴在墙上的微型投币电视机。梳妆台上是两条叠着的、淡蓝和粉红两色相间的旧毛巾。床对面的窄窗外面挂着一个蓝色霓虹灯广告牌；牌子时亮时灭地闪着，发出一种不吉利的嗡嗡声。房门后面是小得象鸽笼子似的洗澡间的门。

邓肯随手把门闩上。“嗯，我们现在该干什么？”他说。

“你肯定知道。”

玛丽安先脱掉套鞋，然后是单鞋。她感到脚趾缓冻后开始刺痛。玛丽安看着那张憔悴的面孔；它夹在翻起的大衣领和一堆乱蓬蓬的头发中间，正注视着自己，惨白的，只有鼻子由于受了冻而变得发红。她仍在出神地看着，却见邓肯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一块灰不溜秋的面巾纸碎片来，揩了揩鼻子。

天哪，玛丽安想，我这是在干什么？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彼得会怎么说？她走过去，站在窗户跟前，朝外看着，其实什么也没看见。

“噢，好家伙，”邓肯在她身后兴高采烈地嚷道。她转过身。原来邓肯有了新发现，一只大烟灰缸就藏在梳妆台上毛巾的后面。“是真家伙。”这只形状象贝壳的粉红色烟灰缸是陶瓷的，扇形边缘。“上面写着‘于伯克瀑布惠存’，”邓肯欢喜地对玛丽安说。他把烟灰缸翻过去，想看看底部。一些烟灰从里面掉出来，落在地板上。“日本制造，”他郑重其事地说。

玛丽安感到一股绝望的巨浪在心中翻滚。他怎么是这样。“听着，”玛丽安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快放下那个该死的烟灰缸，脱衣服上床！”

邓肯低着头，象个受了训斥的孩子似的。“好吧，”他应着。

邓肯飞快地脱下身上的东西，快得就好象他在什么地方藏了几条拉锁，或是一条长长的拉锁似的，这样，他便可以把身上的衣裤象蜕皮一样一起脱去。他把脱下的衣服团成一团扔到椅子上，然后，敏捷地爬上床，拉过被子盖好。他把

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接着，毫不掩饰地、带着微微的友好、好奇地注视着玛丽安。

玛丽安紧闭双唇，决定开始脱衣服。邓肯象个青蛙似地从被子的那头探出脑袋，同时，瞪大了两眼看着她，这使得玛丽安很难无所顾忌，或者凭着理智，装作无所顾忌的样子脱去长筒袜。她的手指在后背上摸索着拉锁的拉链，却没够着。

“帮我把它解开，”玛丽安简练地说道。邓肯照着她的话做了。

玛丽安把衣裙扔在椅子背上，又费力地脱下紧身褙。

“嘿！”他说。“真玩艺！我在广告里见过这种东西，可从没见过真的。我始终不明白，这东西是起什么作用的？我能看看吗？”

玛丽安把紧身褙递了过去。邓肯从床上坐起来，细细看着，从三个方向把它伸开，又弯了弯鲸骨。“天哪，太中世纪了，”他说，“你怎么能受得了呢？你非得一刻不停地穿着它吗？”听他的口气，穿紧身褙仿佛是某种令人不快却又十分必要的外科手术器械：牵引支架或是疝气带。

“不，”玛丽安答道。她穿着无袖衬衣站在地上，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她不愿意——她多少还是有些拘谨——亮着灯脱去剩下的东西；可邓肯此时似乎兴致正浓，她不忍打断他。屋子里很冷，玛丽安已经开始发抖。

她咬着牙，艰难地朝着床边走过去。这需要很大毅力。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也只能如此了。“过去点儿，”她说。

邓肯把紧身褙一扔，象海甲似地一下子缩回被子里。

“哦，不，”他说道，“你去把脸上的东西弄干净我才能让你上床。私通也许不错，但，要是我被弄得象张画了花的墙

壁纸似的，我可不干。”

她明白了他的意思。

再回到床边时，玛丽安的脸上多少干净了些。她啪地关灯上了床，爬到邓肯身边躺下。一阵沉默。

“我想我应该把你紧紧抱在怀里，”邓肯在黑暗中说。

她把手伸到他凉丝丝的脊背下。

邓肯摸索着玛丽安的头，鼻子在她的脖子上轻轻蹭着。

“你身上的味儿有点怪。”他说道。

✧

半小时以后，邓肯说，“没有用。我这个人肯定是大经得住诱惑了。我想抽支烟。”他在黑暗中下了床，在屋子里跌跌绊绊地走了好几步才摸到衣服，挨个衣兜翻着，终于找到了烟盒，然后，回到床上。玛丽安模模糊糊看得见他的脸。烟头映得那个陶瓷贝壳一闪一闪地发亮。邓肯靠在涡形装饰的铁床头上。

“我真不知道哪儿出了毛病，”他说。“或许是因为我不大喜欢看不见你的脸；不过，要是看见你的脸，事情可能会更糟。而且，我觉得自己象个发育不全的小动物爬在一大块肉上面似的。不是说你胖，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补充道，

“你一点也不胖。就是这周围的肉实在太多了，简直令人窒息。”他把被子掀到一边。“这样好多了，”他说。他把夹着烟的胳膊横在脸上。

玛丽安跪坐在他身边，象围披巾那样，把被子裹在身上。她几乎辨不出他那修长白皙的身体的轮廓，肉体的白色和床的白色交织在一起，在蓝色街灯的照射下微微闪亮。隔壁有人冲厕所；水管子里汩汩的流水声在屋子里回旋，先是

嘤嘤声，继而又是嘶嘶声，然后，渐渐弱去。

玛丽安两手紧抓着被子。由于焦躁和另外一种情绪，想必是冷颤的惊恐，故而，她感到异常紧张。在这般为唤起某种东西、唤起某种反应的时刻，虽然她无法预料从貌似消极的表层下显现出来的会是什么，但这个白色的、无形的空物——黑暗中，他脆弱地躺在她的面前，当玛丽安的眼睛转向他，试图看着她的时候，他却将目光移开，看上去，他没有体温、没有气味、没有密度、没有声音——却是她有可能做而又做不到的最重要的事情。这种意识象一片冰冷的荒地，比恐惧更可怕。意愿的努力在这里分文不值。她无法支配自己再次伸出手去触摸他，或是从他身边走开。

烟光熄灭了；坚硬的陶瓷烟灰缸嗒的一声被放在地板上。她能感觉到邓肯在黑暗中的微笑，但，是何种的表情，嘲弄，恶毒，还是友好，她猜不出来。

“躺下吧，”邓肯说道。

玛丽安躺到床上，手里仍抓着裹在身上的被子，腿和身子蜷缩在一起。

邓肯抱着她。“别这样，”他说，“把腿伸直。你这种象胎儿一样的姿势根本不管用，我已经试了那么长时间，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轻轻地抚摸着她，然后，象熨衣服一样，把她弄得平平展展。

“你知道，这不是能控制得了的，”邓肯说，“你得让我慢慢来。”他爬到玛丽安身上，这下，他们离得更近了。玛丽安只觉得耳边一阵急促而清凉的气喘，接着，他的脸压在自己的脸上，随即埋进她的肉体里，凉凉的，象是动物的脸，怪兮兮的，倒是微微有点惬意。

第二十九章

邓肯和玛丽安坐在旅店附近拐角处一家脏不堪言的咖啡馆里。邓肯数着剩下的钱，想看看早餐还能买些什么。玛丽安的大衣扣没有扣上，但她紧抓着领口。她不想让别人看见她的衣裙：那显然是前一天晚上穿的礼服。她已经摘下了安斯丽的耳环，放进衣兜里。

他们俩相对坐在一张绿色香柏面餐桌前。桌子上一踏糊涂，脏盘、脏杯、面包屑、水点、黄油的污迹，都是勇敢无畏的早餐者剩下的。最初，香柏桌面犹如原野一般空旷，未被人的刀叉碰过，是那些先于他人而来的早餐者打破了这里清晨的寂静，之后，随意抛下乱七八糟、不想要的东西，扬长而去。这是轻装旅行者们的典型作法。他们知道自己再也不会重经此路。玛丽安对满桌子上铺天盖地的狼藉杯盘感到厌恶，但她努力使自己不去在意这些。她不想让自己的胃受苦。我就来咖啡、烤面包片和果冻吧；毫无疑问，她想，这几样东西不会有问题。

一个蓬头垢面的女招待走过来收拾餐桌上的东西。末了，她“啪”、“啪”两下给一个人面前扔了一份折了角的菜单。玛丽安打开菜单，在“建议早餐”一栏里查找着。

昨天夜里，似乎样样事都解决了，就连幻觉中彼得那张长着一双搜寻眼的面孔也融入了某种空白的启示中。浸没在

梦境里的不是快乐，而是纯粹的明了；管子里嗡嗡的水声和走廊里的喧闹声把她惊醒，她却记不起那明了是什么。她凝视着被讨厌的水迹弄脏了的天花板，静静地躺着，试图全力以赴地将那浸没在梦境里的明了想出来；可无济于事。接着，邓肯的脑袋从枕头底下钻出来。整个晚上他都把它放在那儿，说是这样能保护头部。他目不转睛地把玛丽安看了好半天，仿佛根本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间屋子里在干什么似的。然后他说，“咱们离开这儿吧，”玛丽安俯身亲着他的嘴，可当玛丽安把头移开后，他只是咂了咂嘴唇，并且，犹如受了这个动作的提醒似的，说道，“我饿了。咱们吃早餐去吧。你看上去好可怕，”他补了一句。

“确切地说，你自己也不怎么样，”她回敬道。邓肯的眼圈黑黑的，头发看上去乱得象个鸡窝。他们俩从床上爬起来，玛丽安对着洗澡间里发黄的、晃晃荡荡的镜子粗略地照了一照。脸有些扭歪，苍白的，莫名其妙地发干。邓肯说的是实话：她看起来的确很可怕。

她不想再穿那些过于讲究的衣服，但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默默地穿着衣服。由于房间狭小、不容施展，两个人的动作都显得不太灵活。房间在灰白色光线的照射下越发显得破旧。穿戴完毕，他们俩便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

此刻，玛丽安的目光落在邓肯身上。他正弓着腰坐在她对面，脑袋重又缩进了大衣领子里。邓肯点燃了一支烟，眼睛看着从烟头冒出的烟雾。在她看来，邓肯的眼睛是紧闭的，遥远的。那个在黑暗中仿佛由锋利的岩石碎片和棱角组成的修长而饥饿的身躯留给她的记忆，那个苦心确定的、近乎于骷髅般的骨架结构留给她的记忆，或者说，象洗衣板一

样的脊状布局留给她的记忆，象其它任何柔软物体表面上短暂的痕迹一样正在迅速消失。假如玛丽安的确曾决定过什么的话，那么，她所做出的任何决定此时全已被她忘得一干二净。那决定有可能只是个幻觉，象映在他们皮肤上的蓝色灯光一样。不过，某种事情在他的生活里已经完成，她困乏地这样想着；那的确是个小小的安慰；可对于她来说，没有永恒的事物可言，而且，凡事都没有了结。彼得的存在不容置疑，他并没有消失；他象餐桌上的面包屑一样真实可见，因此，她必须采取权宜的措施。她不得不回去。她已经错过了早上的公共汽车，但，赶下午的还来得及。与彼得闲聊之后，注定是解释。或者干脆不解释。没有任何真正的理由来解释，因为解释需要有原因和结果，而这件事既无原因亦无结果。它无从而起，也没有任何结局，它在关系链之外。她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没点菜。

她低头看着菜单。“猪肉和鸡蛋，烹调方法随客自选，”她念出了声。“灌嫩肠。”这使她联想到猪和鸡雏。她迅速地将目光移向“烤面包。”她感到嗓子眼儿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她合上了菜单。

“想要什么？”邓问道。

“什么也不要，我吃不下，”玛丽安回答说，“我什么也吃不下，连一杯桔子汁都不想喝。”于是，这种事终于发生了。她的身体自行“断电”。食物链缩小到一个点，一个黑点，把一切都关在了外面……她看着菜单封面上的油点，自怜地几乎要哭出来。

“你肯定什么也不要？噢，那好吧，”邓肯带着一丝欣然的神情说，“也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些钱全都花在自己身

上了。”

女招待走过来，邓肯点了火腿和鸡蛋，然后，在玛丽安的眼前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既不道歉也不说话。玛丽安痛苦地望着他。他用叉子把鸡蛋打碎，蛋黄粘乎乎地流到盘子上，玛丽安赶忙把头扭向一边。她觉得自己快要吐了。

付完钱，两个人从咖啡馆里走出来。他们在街上停住脚步。“好啦，”邓肯说，“谢谢你为我所作的一切。我得回去写学期论文了。”

玛丽安想到了公共汽车里冰冷的燃料油和滞留的雪茄味，想到了厨房洗涤槽里的脏盘子。如果她登上公共汽车，并随着它在公路上跑起来的话，就会发现，车里会慢慢暖和起来，甚至变得有些发闷，车轮胎由于摩擦会发出刺耳的呜呜声。脏盘脏杯中间藏着哪些活的、令人厌恶的东西呢？她不能回去。

“邓肯，”她说，“请你别走。”

“为什么？还有别的事吗？”

“我不能回去。”

邓肯皱着眉头看着她。“你指望我怎么样？”邓肯问道。“你不应该对我抱有任何期望。我要回到我的壳里面去。我有许多所谓的实事要做。”

“你什么也别做，你能不能只是……”

“不，”邓肯答道，“我不愿意。你不再是我逃脱的工具。你太真实了。你正受着困扰，想聊一聊；然后，我将不得不为你担忧，我可没有那份时间。”

玛丽安站在人行道上，低头看着他们俩的四只脚。“我真的不能回去。”

邓肯凑上前去盯着玛丽安。“你会不会不高兴？”他问道。“你可千万别那样。”

玛丽安站在他面前一声不吱。她说不出任何能让邓肯和她呆在一块儿的恰当原因。没有原因：那样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嗯，”邓肯犹豫着，“好吧。但时间不能太长，行吗？”

玛丽安感激地点了点头。

他们朝北走去。“不能去我那儿，这你知道，”他说。“他们会大惊小怪的。”

“我明白。”

“那么，你想去哪儿呢？”

玛丽安还没想过。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她把手压在耳朵上。“我不知道，”她说，声音高得近乎于歇斯底里。“我不知道，也许我该回去……”

“噢，听着，”邓肯友好地说，“不许装模作样。我们去散步。”他把玛丽安的手从耳朵上拉下来。“好的，”玛丽安应了一声，心里有种胜利的喜悦。

他们一边走，邓肯一边前后摆动着俩人拉在一起的手臂。他的情绪似乎已经从早餐时的闷闷不乐转为一种清闲的满足。他们离开湖区，往山上走；人行道上挤满了身穿毛皮大衣、星期六上街买东西的妇女，她们象穿越冰雪的破冰船一样，艰难而又不屈地跋涉着，那紧锁的眉宇间似乎透着不可动摇的意志，目光闪亮，胳膊上挎着的购物袋仿佛给了她们沉稳和坚定。玛丽安和邓肯躲躲闪闪地穿行在这些中间，碰上迎面而来的人快要撞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便把

手松开。街上疾驶而过的小汽车排出一股股废烟，车轮把路面的雪水压得淅淅作响。潮湿的烟尘犹如雪花一样，从灰蒙蒙的天空中纷纷飘落。

“我想呼吸点新鲜空气，”他们默默地走了大约有二十分钟后，邓肯开口说道。“这里简直象个鱼缸，里面尽是奄奄一息的蝌蚪。少坐一段地铁怎么样？”

玛丽安点点头。走得越远越好，她暗地里这样想。

他们从近处的一个铺着淡色瓷砖的地铁车站走下去。地铁里是潮湿的羊毛和卫生球的气味。最后，他们乘着电梯回到了地面上来。

“我们坐有轨电车吧，”邓肯说。他似乎很清楚他要去哪里。玛丽安对此甚是欣慰。他在领导她，他是主宰者。

在电车上，他们不得不站着。玛丽安抓着一根铁杆，弯腰向窗外望去。她眼前有一顶形状象暖壶盖、绿色和桔黄色相间的呢子帽，上面缝着很多大大的金色亮片。不过，帽子并没有阻住她的视线。玛丽安被外面陌生的景色深深吸引住了：先是商店，接着是房屋，再接下去是一座桥，然后是更多的房屋。颠簸的电车飞快地把所有这些统统甩在了后面。她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在这座城市的什么地方。

玛丽安的头顶上有一节粗绳子，邓肯的手正抓在那上面。电车戛然而止，他们挤到后门，下了车。

“这回我们步行吧，”邓肯说道。他转了一个弯，沿着一条侧街往下走去。街两边的房屋比玛丽安那个区的要小些，但更新一些。这些房屋高高的，颜色暗暗的，许多房子前面木制门廊的柱脚都是方形的，有的涂着灰白漆，有的刷成了毫无光泽的白色。草坪上的雪很干净。他们从一个老人

身边走过。老人正用铁锹铲着一条过道，周围静悄悄的，铁锹碰到地面发出的刮擦声听起来有些出奇地响亮。猫特别多，这有点不正常。玛丽安想，春天里雪融了以后，这街道的气味怎么受得了：泥土，破土而出的鳞茎，潮湿的木头，去年的霉烂的树叶以及数量大增的猫（这些猫正在雪地里挖着洞，它们大概自以为很干净、很狡猾）。老人们纷纷走出灰白色的大门。他们拿着铁锹，吱吱嘎嘎地从草坪上走过去，在埋着什么东西。春季清扫：意志的涵义。

邓肯和玛丽安穿过一条街道，开始沿着一个陡坡往下走。突然，邓肯跑了起来，手依然拽着玛丽安，仿佛她是个平底雪橇。

“停下！”玛丽安高声喊道，自己反而被这一喊声吓了一跳。“我不能跑！”她感到，在他们跑过的地方，所有窗户上的窗帘都倾斜了，十分可怕，似乎每幢房子里都有一个阴郁的观望者。

“不行！”邓肯也大喊一声，算是回答。“我们在逃跑！快点！”

玛丽安腋下的衣缝扯开了。她想象着红衣裙在天空中撕成了碎片，正一片片地落在她身后的雪地里，象羽毛一样。下了人行道，他们沿着一条通向一堵篱笆墙的路往下滑行；路边有一块黄黑交错的标牌，上面写着“危险”。玛丽安担心，他们冲过木篱笆墙时会被割成碎片，然后，就象电影中汽车跌入悬崖时的慢镜头一样，猛然越过一道无形的界限飞出去。但在最后的时刻，在篱笆墙的尽头，邓肯转了个弯儿，于是，他们到了一条铺着煤渣的小径上，小径的两侧是高高的煤堆。陡坡底部的小桥飞快地朝他们迎面而来；邓肯

突然停下脚步，玛丽安脚底一滑，撞在他身上。

她感到肺部疼痛：由于吸入了过多的空气而头昏目眩。他们靠在一堵水泥墙上，这实际是桥身的一个侧面。玛丽安把胳膊放在桥头上歇着。呈现在她眼前的是数不清的树梢和迷宫般的树枝，已经变得微黄和透着淡淡红色的树梢上结着嫩嫩的树芽。

“我们还没到呢！”邓肯说。他使劲拉着玛丽安的胳膊。“咱们往下走。”他把她领到桥的尽头。桥那边是一条随意而成的通道：一条踩出来的土路。他们俩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往下爬着，斜跨着步子，那架式象是刚刚学着下楼梯的孩子。水从桥身底侧的冰柱上流下来，滴在他们身上。

他们俩在桥底的一块平地上停下脚步。玛丽安问道，“是这儿吗？”

“还不是，”邓肯回答道。他离桥已经越来越远了。玛丽安真希望他们能去一个什么地方坐一会儿。

他们走进一道沟壑，正是这道沟壑与其它的沟壑一起分割了这座城市，但它具体是哪一道，玛丽安也不清楚。从她们起居室的窗户也能看见一道沟壑，她曾几次在那儿附近散步。可眼前的一切却令她感到非常陌生。沟壑窄窄的，两侧是遮天蔽日的树林，这些树看上去象大头针一样把一层积雪牢牢地固定在陡峭的沟坡上。一些孩子正在靠近沟边的地方玩耍。玛丽安看得清他们身上衣服的颜色，红的，蓝的，并隐隐听得见他们的笑声。

他们在结着冰的雪地上沿着一条小路一先一后地继续往前走。路上还有其他一些人，但并不多。玛丽安不时地看见地上有一种特别的印迹，她想，那或许是马蹄子印。邓肯

在她的视线当中只是一个低垂的后背和一双起起落落的脚。

玛丽安希望邓肯能转过身来，这样，她便可以看见他的脸；他那毫无表情的大衣使她感到很不自在。

“我们一会儿就有地方坐了，”邓肯象在回答她似地说道。

玛丽安没看见一个能坐的地方。他们正走在一片长满草梗的荒野中，草梗高高的，上面又干又硬的枝叶不断地撕扯着他们的衣服：黄花，起绒草，牛蒡，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灰白色植物的枯枝。牛蒡枝上有一簇簇褐色的斑点；起绒草已经干成了银白色，枯梢是尖尖的。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能给荒野里这番枝枝杈杈的单调景致增姿添色的了。荒野两旁是高高的沟壑。一排房子栖息在沟壑顶端的边缘，似乎并不介意不规则地留在沟面上由于流水侵蚀而成的干涸的溪谷。小河流进一条地下水道中消失了。

玛丽安回头看着身后。沟壑成了一道弧线；原来，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绕了过来。前面是另一座桥，一座更大的桥。他们继续走着。

“我喜欢这里的冬天，”过了一会儿，从前面传来邓肯的声音。“以前，我都是夏天来这儿。夏天的时候，这里枝叶繁茂，绿意葱葱，真是一派生机。人们看不见三尺以外的东西。有些是毒漆树种植物。来这儿的人很多，老酒鬼们到桥底下来睡觉，小孩子们到这儿来玩耍。这附近有个供骑马用的马厩。我琢磨，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一条马道。我过去常来这儿的原因是，这里比别的地方凉快。不过，积雪覆盖的时候，这里就更好了。雪能遮盖那些破烂儿。他们要把这里也填满破烂儿，你知道吗？就从这条小河开始。我真不明

白，他们为什么喜欢在风景区乱扔东西……旧轮胎，罐头盒……”这声音是从一张玛丽安看不见的嘴发出来的，就象从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仿佛被积雪吸收了一般，这声音变小了，变弱了。

他们眼前的沟壑变得开阔起来，野草也少多了。邓肯转身走下小径，在结了一层冰的积雪中向前走着；玛丽安紧随其后。他们迈着疲惫的步子走上一个小山坡。

“到了，”邓肯说着，停下脚步。他转过身来，伸出一只手，把玛丽安拉到身边。

玛丽安气喘吁吁，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他们正站在一道断崖的边上。大地在他们的脚下骤然消失，面前是一个巨大的近似圆形的深洼，深洼的内壁有一条直通洼底、凿成的螺旋形通道，或称其为路面，平平的洼底被积雪覆盖着。在离他们大约四分之一英里远的深洼那头正对着他们的地方，有一幢又长又黑象货棚一样的房子。一切都好象被封闭、被舍弃了。

“那是什么？”玛丽安问道。

“不过是个砖窑，”邓肯答道。“下面都是纯粘土。他们沿着这条路下去，然后，用蒸汽掘土机把粘土挖出来。”

“真不知道沟壑里会有那种东西，”玛丽安说。城市里有这样的洞穴似乎是个错误；沟壑本应是很深很深的。这使她对白雪覆盖的洼底产生了怀疑；洼底看上去并不结实，有可能是空的，很危险，只有一层薄冰，就好象人若走在上面，便会掉下去似的。

“噢，这儿有很多有趣的东西。附近的什么地方还有一座监狱呢。”

邓肯在崖边坐下来，若无其事地荡着两条腿，然后，取出一支烟来。尽管玛丽安觉得这地方并不安全，但她还是挨着邓肯坐下来。深洼是塌陷而成的。他们俩低着头，注视着那个被挖到地下的巨大的空洞。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玛丽安问道。她一边说着，一边听着：开阔的空间吞没了她的声音。

邓肯没吭声。他默默地抽完烟，然后，站起身，沿着崖边走了几步，最后，在一块没有杂草的平地上停下来，躺在雪地上。他伸展四肢，凝望着天空，神情十分平静，这使得玛丽安禁不住走过去，想和他一起躺下。

“你会着凉的，”他说道，“不过，要是愿意，就随你的便吧。”

玛丽安躺下来，与邓肯一臂之遥。在这个地方，如果太近的话，看上去就不太对头了。天空是均匀的浅灰色，被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太阳映得光灿灿的。

邓肯打破寂静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我的意思是，你就要结婚了，还有其它的。我原以为你是个很有才能的人。”

“我就是，”玛丽安不高兴地说。“我曾经是。我不知道。”她不想讨论这个话题。

“当然，有人会说才能都在你脑子里。”

“对此我很清楚，”玛丽安说，她有些不耐烦了：她还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痴。“可我怎么才能摆脱呢？”

“很清楚，”邓肯的声音说道，“你不该问我。他们告诉我说，我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至少，我的幻想多多少少是属于我自己的，我选择我的幻想，有时，我喜欢我的幻想。不过，你似乎对你的幻想不太满意。”

“或许，我应该看看精神病医生。”玛丽安忧郁地说。

“哦，用不着。他们只能帮你调整调整。”

“可我需要调整，仅此而已。我不明白，人为什么会情绪波动。”玛丽安忽然想起另一个问题，她同样不明白，人为什么会饿死。她真正需要的，她意识到，已经降低到纯粹的安全。她想到，自己这几个月来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可实际上，却始终是一无所获。她没有成就一件事。此时，她的唯一收获似乎就是邓肯。这是她能够留住的。

她突然觉得有必要确信邓肯仍然存在着，他既没有消失，也没有沉落到白色的洼底里去。她想验证一下。

“昨晚你感觉怎么样？”玛丽安问道。邓肯对此尚只字未曾提起过。

“感觉什么？哦，那件事。”邓肯沉默了有好几分钟。玛丽安专心致志地听着，等待着他的声音就象等待着神谕一样。但是，当邓肯终于开口的时候，却听他说道，“我喜欢这个地方。尤其在冬季这个时节，气温几乎接近零度。这让我感觉到自己很有人情味。相比之下，我一点也不喜欢热带岛屿，那种地方太繁茂了，我常常会纳闷自己是不是一株能行走的植物或是一个庞大的两栖动物。而在雪地里，完全有可能什么也不接触。”

玛丽安被搞糊涂了。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你想让我说，昨晚的事妙极了，是不是？”邓肯问道。“那样就把我弄出壳了。把我孵化成人。解决我所有的问题。”

“嗯……”

“你当然是这样想的，我敢说，你就是这样想的。我喜欢人们共享我的幻想，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常常愿意

共享他们的幻想，那样才是妙不可言，回味无穷呢！”

邓肯此番话的言外之意象一把切奶油的刀子一样平缓地割下去。这样看来，她并不是第一个。她曾竭力维护自己象护士一样的拘泥形象，然而，这最后一道凭借却象一张潮湿的报纸一样被击溃了；残留的部分竟然汇不成气愤的力量。她彻底被欺骗了。她本该知道的。玛丽安凝视着空旷的天空，即便她知道，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这次意外发现与其它很多发现具有同样的欺骗性，这是非常可能的。

玛丽安坐起来，掸去袖子上的雪。该行动了。“好吧，这就是你的玩笑，”她说。她要让他奇怪，让他拿不准她是否还相信他。“现在我必须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邓肯咧嘴朝她一笑。“别问我，那是你的问题。你似乎的确应该干点什么：真空状态中的自我烦恼最终是很枯燥的。不过，那是你个人的困境，是你自找的，你必须自己想解脱的办法。”邓肯站起来。

玛丽安也从雪地上站起来。她虽然已经平静下来了，此时却感到心中重又升起了绝望，那绝望象麻醉剂的药效一样，开始渗入到她的肌体中。“邓肯，”她说，“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回去跟彼得谈谈？我想，我没法跟他谈，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是不会理解的……”

“哦，不，”邓肯说，“你不能那么干。我与你们不相干。那样做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你不明白吗？我的意思是对于我来说。”他两臂交叉，抱着胳膊肘，紧贴在胸前。

“求求你，”玛丽安说。她知道他会拒绝的。

“不，”邓肯说，“那样做没什么好处。”他转过身去低头看着他们俩躺在雪地上时留下的两片印记。接着，他的

脚踩在那两片雪印上，先是他自己的，然后是玛丽安的，把它们抹掉了。“你过来，”他说，“我告诉你回去的路怎么走。”邓肯领着她走了一段距离，于是，他们上了一条起伏不平的公路。从这里看去，下面是一条规模庞大的高速公路的上坡，远处是又一座桥，一座熟悉的桥，上面跑着地铁。这回她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了。

“这么短的路你都不跟我一起走吗？”

“不，我要在这儿呆一会。不过，你得走了。”他的口气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他转过身去走开了。

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当她步履艰难地走到半山腰时，玛丽安再次回头望去。她几乎希望邓肯已经消失在那白色的沟壑中，可他安然无恙。只见白雪中，一个黑色的身影正蹲在深洼的边缘，凝视着那片空寂。

第三十章

玛丽安回到家里，正费劲地够着后背上的拉锁，想脱去那身皱皱巴巴的衣裙，电话铃猛然响了起来。她已经猜到是谁打的电话。

“喂，”她说。

彼得的声音冷冰冰的，显得有些生气。“玛丽安，见鬼，你到底去哪儿了？我四处都打了电话。”听声音，他的酒劲好象还没全过去。

“噢，”玛丽安轻松而又漫不经心地说，“我去别的地方了。不过是出去逛了逛。”

彼得终于控制不住了。“你究竟为什么要离开晚会呢？你把聚会全搅了。我正要找拍合影，可你却不见了。当着那么多客人的面，我不能弄得大惊小怪的。他们离开后，我就到处找你。我和你的朋友露西开着车在街上一趟趟地跑，你的公寓我们去了六七遍，我俩都很担心。她那么不辞辛苦地帮忙，真是个好人的。难以相信，这世上还真有一些体贴的女人……”

一点也不假，玛丽安这么想着，心中不由泛起一阵妒忌，同时回忆起露西那双银色的眼皮；然而，她却对着电话大声说道，“彼得，请你不要担心。我只是出去透了透新鲜空气，后来又有点别的事，就这样。确确实实用不着担心。”

我一直很好，没事儿。”

“你说什么？别担心？”彼得说，“你不该在夜里四处闲逛。你这么干，弄不好会被强奸的。这实在不是第一次了，你怎么就不能偶尔也替别人想一想？你至少可以告诉我一声，你在哪儿。你父母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你没坐公共汽车回去，他们都急疯了。可我能跟他们说什么呢？”

噢，对了，玛丽安暗想，她早把那事给忘了。“嗯，我真的一切正常，”她说。

“那么你到底去哪儿了？发现你离开了晚会，我就悄悄地问客人们，看他们有没有看见你，我得说，你那位对女人假献殷勤的朋女，叫特雷弗还是什么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他说的那个家伙到底是谁？”

“彼得，求求你，”她说，“我讨厌在电话里谈这种事。”她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愿望，想把整个事情原原本本地全都告诉他。可一无结果二无收获的事，说出来又有什么好处呢？话头一转，她问道，“现在几点了？”

“两点半，”彼得回答道。她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作法，彼得很是吃惊，语气也有所缓和。

“我说，一会儿你过来好吗？五点钟左右。你过来吃茶点，到时候，咱们再好好谈谈这件事，”玛丽安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温柔、能体现劝慰。她意识到，这样做是很狡猾的。虽然她还没做出任何决定，可她感觉到，自己将要做出一项决定，只是需要时间。

“嗯，那好吧，”彼得恼怒地说，“但愿一切顺利。”他们俩同时挂断了电话。

玛丽安走到卧室里脱去外衣，而后，来到楼下简单地洗

了一个澡。楼底下静悄悄的；房东太太大概正在她那漆黑的私室里盘算着如何对付安斯丽，要么就是正祈祷着天空中的霹雳以不及掩耳之势将安斯丽毁掉呢。

玛丽安全然沉浸在轻快的反叛情绪中，甚至忘了擦洗澡盆的四周。

她所需要的是保持沉默，因为，她不想被扯进一场辩论之中。她多少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一种象石蕊试纸那样简单明了的试验。她穿好了衣服——一件朴素的灰色毛衣更合适些——又套了一件大衣，接着，她翻出平日用的那个钱包，数了数里面的钱。她走到厨房，在餐桌前坐下，打算列个单子。可刚刚写了几个字，便把铅笔摔在桌子上。她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在超级市场里，玛丽安有条不紊地走来走去，毫不含糊地超到几个穿着麝鼠皮大衣的女人前面，把一些周六闲逛的孩子挤到一边，从货架上挑选着物品。她的计划都实现了：鸡蛋，面粉，调味用的柠檬，糖，糖霜，香精，盐，食用色素。她愿意每样东西都是新的，家里那些她一样也不想用。巧克力？不，还是可可粉的效果更好些。一管圆形银色装饰片。三个成套的塑料碗，几把茶匙，铝制蛋糕印花模具，还有一个蛋糕听。真幸福，玛丽安在心里说，如今，超级市场里的商品是应有尽有。她提着购物袋开始往回返。

做海绵松蛋糕还是做白蛋糕呢？她犹豫着。最后，玛丽安拿定主意，做海绵松蛋糕，这样更合适一些。

她打开烤箱。多半是由于近来一直没用的缘故，烤箱成

了厨房里尚未被如皮肤病一样四处蔓延的灰尘涉足的地方。玛丽安系上围裙，把新买来的碗和其它用具对着水龙头，一起冲洗了一遍。原来的旧盘子她一个也没动。以后再说吧，这阵儿她可没那么多时间。她把洗过的东西擦干后，便开始打鸡蛋，离析蛋清和蛋黄。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脑子里几乎什么也不想，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两只手的动作上。接着，她熟练地搅着鸡蛋，然后，用筛子把搅过的鸡蛋滤一遍，最后，将蛋液掺进面粉里搅拌，这一切她都做得井井有条，恰到好处。制做海绵松蛋糕手不能太重。玛丽安把奶油面糊倒进蛋糕听里，再用一把叉子将里面大一些的气泡贴着听筒内壁弄碎。当她终于把蛋糕听放进烤箱里的时候，玛丽安高兴得简直要唱起来。她已经好长时间没做蛋糕了。

蛋糕放进烤箱后，玛丽安把那三个碗重新洗了一遍，并调好了糖霜。虽然是普通的奶油糖霜，可用来做海绵松蛋糕却是再好不过的了。接着，她把糖霜分盛在三个碗里。最多那份保持着原来的白色；另一份她用刚刚买来的红色食用色素调成了接近纯红的粉红色；最后一份她用可可粉调成了深棕色。

干完这些事之后，玛丽安想，我如何来做这个女人呢？得洗个盘子。洗碗池里堆了一大摞盘子，她从最底下抽出一个椭圆形托盘。托盘里里外外全都是浮垢，玛丽安使用去污剂彻底把它擦了一遍，然后，用水冲干净。

她看了看烤箱里的蛋糕：可以了。于是，她把听筒拿出来，将蛋糕底朝上翻了个个以使它冷却。

玛丽安很高兴安斯丽不在家：她不愿意有任何人来干扰她要做的事。事实上，安斯丽看起来并没有回来过。房间里

并没有她那件绿衣裙。一只手提箱敞着盖躺在她的床上，那一定是她昨晚放的。犹如受过旋风的袭击一般，一些零碎东西呈旋转状散落在箱子边上。从安斯丽住的房间门前走过，玛丽安感到好生纳闷，安斯丽如何才能把屋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重新塞回到诸如容量有限、有棱有角的几个手提箱里去呢？

乘蛋糕还在晾着，玛丽安走进卧室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她把头发全梳到后面，别上，这样就可以把理发师盘卷好的发型全都弄掉。她觉得头晕目眩：一定是睡眠和食物摄入量不足引起的。玛丽安龇牙咧嘴地对着镜子笑了笑。

蛋糕凉得很慢，但她不想把它放进冰箱里，因为那样会串味儿。她把它从听筒里取出来放到椭圆托盘里，然后，打开厨房窗户，把托盘放在落满雪花的窗台上。她知道，如果蛋糕外面结上一层冰而里面依然温热的话，最终必是全部融化掉。

她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手表仍旧在梳妆台的最顶上放着呢，还是前一天放的，估计已经停了。她不想去开安斯丽的半导体，那样会分散她的注意力。她开始烦躁不安起来。曾有过一个电话号码，只要一拨通，就可以询问时间……不过，无论如何，她都必须抓紧行动。

玛丽安从窗台上取回蛋糕，摸了摸：温度可以了，便把它放在餐桌上。接下去，她的操作就开始了。她用两把叉子将蛋糕从中间分成两份，将其中一份没有图案的一面朝下放在托盘里，然后，从上面挖了一块，并把它做成脑袋。玛丽安在蛋糕的两侧向里捏了一下，这样，蛋糕人的腰便显现出来。她把另一份蛋糕分成几个窄条留做胳膊和腿。海绵松蛋

糕非常柔软，所以，操作起来十分轻松。玛丽安用白色糖霜把所有分离的肢体都粘在一块，并把剩余的糖霜撒在刚刚做成的蛋糕人形上。人形有几个部位凸凹不平，^也皮肤上的屑粒也太多了些，不过，这些全然无伤大局。她用牙签把脚和踝关节连在一起。

一个光着身子的白色躯体出现在玛丽安的眼前，软软的，甜甜的，淡然地躺在托盘上，看上去微微显得有些猥亵。玛丽安把粉红色的糖霜注到蛋糕印花模具里，开始给蛋糕人添衣服。她先做了一个比基尼，可太暴露了，效果并不好。于是，玛丽安把乳罩延展到蛋糕人的肚皮上，这样就成了—件普通的游泳衣，但看上去仍不是她想要的效果。她便将游泳衣向上、下继续延伸，做成了相当于衣裙一样的东西。玛丽安心中一阵欢喜，又在衣裙的领口和底边加上修饰的褶皱，接着，做了一个微笑的嘴。嘴是粉色的，嘴形丰满。她把蛋糕人的鞋也做成了粉色，这样一来，同嘴的颜色搭配可谓十全十美了。最后，玛丽安在蛋糕人两只无形的手上分别点了五个粉色的指甲。

只有嘴没有头发和眼睛的蛋糕人看上去怪里怪气的。玛丽安洗去模具里剩余的糖霜，添上用可可粉调拌的糖霜，然后，在蛋糕人的面部画上了鼻子、眼睛、眉毛以及眼睫毛。为了加强效果，玛丽安画了几条线，于是，蛋糕人囫圇个儿的腿变成了两条腿，原本同身体连在一起的两只胳膊也有模有样了。头发曲曲卷卷，上面高高隆起，下面披在肩上，样式复杂、怪异，所以，花的时间稍微长一些。

蛋糕人的眼睛依然空着。玛丽安决定用绿色——除了红色和黄色之外，只有绿色了——用一根牙签把两只眼睛的虹

膜涂成了绿色。

剩下的就是把圆形银色装饰片加上去。玛丽安把两个装饰片分别放进蛋糕人的两只眼睛里做瞳孔，用其余的在她粉红色的衣裙上做成花卉图案，又往它头发里插了几片。这下蛋糕人看上去简直象个典雅的古代白瓷小人像。有好一会儿，玛丽安心里直后悔没买几根生日蜡烛；不过，买了也没有用——再没有可以利用的部位了。蛋糕人做得堪称是无可挑剔。

小人像盯着玛丽安，脸象木偶一样，没有表情，两只绿眼睛里的小圆片倒是一闪一闪的，颇有灵性。玛丽安在制作过程中始终很开心，然而，此刻注视着它，心里却郁郁不乐。全部心思都倾注到这个女人身上了，结果将会如何呢？

“你看上去很好吃，”玛丽安对着蛋糕人说道。“很刺激食欲。这就是你的结果；这就是你作为佳肴的结果。”一想到吃的，玛丽安的胃立刻收缩了。她为这个蛋糕做成的女人感到遗憾，却无能为力。她的命运注定如此。楼梯上传来彼得脚步声。

玛丽安迅速照了一下镜子，里面是愚蠢透顶的自己；她思忖着，在理智的人看来，自己会不会是极其幼稚、不庄重的呢？她问自己，你做的算是什么游戏呢？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她一面紧张地对自己这样说着，一面把一缕头发拢到脑后。倘若彼得也认为她愚蠢透顶的话，她是会接受他的观点的，然后，彼得会放声大笑，他们会坐下来，静静地喝茶。

彼得出现在楼梯井上，玛丽安朝他微笑着。彼得阴沉着脸，下巴拉得老长，一看便知是怒气未消。他身上的衣服与

脸上的神情同样阴沉：西装似乎也带着几分严峻、冰冷和疏远，佩斯利涡旋纹花呢领带上是昏暗的酱紫色修饰图案。

“叫我来干什么？”他先开口说道。

“彼得，到起居室来坐吧。我先要让你大吃一惊，之后，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再好好谈一谈。”玛丽安又朝他笑了笑。

彼得大惑不解，竟然把紧皱的眉头给松开了；他肯定是一直在等着一声局促不安的道歉。但他还是按玛丽安说的做了。玛丽安在门口站了片刻，几乎是脉脉柔情地看着他那靠在睡椅靠背上的后脑勺。又见到了他，真真切切的彼得，依然是往日那般稳健，于是，玛丽安对前一天晚会的恐惧渐渐消失，最终变成了一股傻里傻气的歇斯底里。跑到邓肯那里实在是愚蠢透顶，是逃避；此刻，她几乎连邓肯的长像都记不起来了。彼得毕竟不是仇敌，而只不过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是个正常人。她想抚摸着他的脖子对他说，用不着焦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变化莫测的是邓肯。

然而，他的肩膀看上去有点不对头。他一定是交叉着双臂坐着的。背向自己的那张面孔有可能属于任何人。那些人全都穿着真正用布料做成的衣服，都真正有着躯体：报上那些人，仍不为人知的那些人，正伺机从楼上的窗口瞄准的那些人；每天你都与那些人在街上擦肩而过。他在下午很容易被看作是正常、安全的，可这并不能改变事实。对事实做出这种解释的代价正检验着另一种解释。

玛丽安走进厨房，出来的时候，手里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端着那个托盘，就象端着圣灵出发时的什么神物似的，一尊圣像，或是一部剧中放在衬垫上的王冠。她跪下来，把

托盘放在彼得面前的咖啡桌上。

“你始终想毁了我，是不是？”她说。“你始终想把我同化掉。可我给你造了一个替身，一个你会更喜欢的东西。这就是你一直想得到的，对不对？我去给你取叉子，”她补充了一句，话显得有些无聊。

彼得瞪着眼睛看了看蛋糕，又看了看她的脸，最后，目光再次落到蛋糕上。玛丽安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彼得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很显然，他发觉玛丽安并不天真。

彼得走的时候——他很快就走了，他们终归还是没说上几句话，他似乎很尴尬，急于离开，甚至连一杯茶都不喝——玛丽安站在那儿，低头看着那个蛋糕人。所以，彼得到底还是一口也没吃。作为一种象征，它彻底失败了。它睁着银色的眼睛，仰脸看着她，似迷惑不解，如揶揄挖苦，又兴致勃勃。

她忽然饿了。异乎寻常地饿。蛋糕终归是蛋糕。她把托盘端到厨房，放在餐桌上，然后，找出一把叉子。“我从脚开始吧，”她下定了决心。

吃了第一口之后，玛丽安想，实实在在地尝一尝，嚼一嚼，再咽下去，似乎有些怪，却令人十分开心。还不错，她品味着；柠檬再多加点就好了。

没有忙于吃的那部分器官涌起了一股对彼得的怀恋之情，就象对一种过了时的服式的怀恋那样，并开始依赖于二流救世军的衣架。她看见想象中的彼得正洋洋得意、装模作样地坐在一间漂亮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上。客厅里挂着枝形

吊灯，四周是帷幔。彼得的穿着无可挑剔。他手里拿着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脚下踩着一个吃得饱饱的狮子头，一只眼睛上扣着眼罩，胳膊底下挟着一把左轮手枪，衣服四边是金黄色涡形装饰，左耳稍上一点有一颗图钉。玛丽安一边默默地想着，一边舔了舔叉子。他一定会成功的。

腿正吃到一半，玛丽安忽然听见有脚步声向楼上走来，是两个人的脚步声。接着，安斯丽出现在厨房门口，后面是费希尔·斯迈思那毛茸茸的脑袋。安斯丽身上那套蓝绿色衣裙看上去更糟糕了。这就是她：面容憔悴，只过了二十四小时，肚子也似乎明显鼓起来了。

“你们好，”玛丽安说着朝他们挥了挥叉子。她戳起一大块粉红色大腿塞进嘴里。

费希尔一爬上楼梯便闭着眼睛靠在墙上，安斯丽却紧盯着玛丽安。“玛丽安，你干什么呢？”她走过去想看个究竟。

“一个女人——一个用蛋糕做的女人！”她奇怪地看着玛丽安。

玛丽安嚼着，咽着。“吃点吧，”她说，“很香。我今天下午做的。”

安斯丽那鱼一样的嘴巴一张一合的，仿佛要把看到的一切都吞进肚子里。“玛丽安！”她终于惊恐地大叫了一声。

“你在丢弃你的温柔。”

玛丽安不再嚼了，两眼瞪着安斯丽，安斯丽也正透过垂在眼前的头发痛苦而关切地注视着她，又近乎是粗暴地注视着她。那受了伤的念头，那极度的真切，她是如何控制和把握的呢？就道德的挚诚而言，她几乎毫不逊色于楼下的那位房东太太。

玛丽安的目光重新回到托盘上。那个女人躺在那儿，依然目光呆滞地微笑着，腿已经没有了。“胡说，”玛丽安说道。“它只不过是块蛋糕。”她把叉子捅进她的躯体里，女人的身子和脑袋一下子断开了。

第三部分

第三十一章

我正在收拾着屋子。花了两天的时间我才聚起力气这么做，可我还是开始了。我得一步一步地收拾。先清除表面的东西。从安斯丽的房间开始，把她留下的所有东西都放进纸盒箱中：用了一半的化妆品小盒，用过的唇笔和地板上的一堆报纸、杂志，床下干枯的香蕉皮，她扔弃的衣服。还有我不要的东西都塞了进去。

地板上和柜子里的东西被清除之后，我开始擦我能见到的一切，包括门的两边、顶部和窗棂。然后扫地板、擦洗、打蜡。打扫出来的脏物真叫人吃惊：好象又揭开了一层地板。接着再刷洗盘子和厨房窗子的小帘。随后我停下来吃午餐。吃完东西后便清理冰箱。我没有仔细看那冰箱里面存剩下的令我吃惊的东西。刚一把那些小罐子拿出来我就知道它们再也不需要重新打开了。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已顽强地长出了毛、皮或翅膀，这是大自然的威力，我能感到它们的味道。我小心地把它们放进地板上的垃圾袋里。我用冰锥敲打着冷冻室里的冰，冰很厚，外观象苔藓和蘑菇一样，硬如地下的岩石，我让它慢慢地融化，然后再把它撬开。

我刚一开始擦玻璃，电话铃就响了。是邓肯。我很吃惊；我或多或少地忘记了他。

“喂？”他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全结束了，”我回答他，“我意识到彼得要毁掉我。于是我开始找另一份工作。”

“啊，”他说。“实际上我不是指这个。我更担心费舍尔。”

“是吗，”我说。我应该知道。

“我说，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我不清楚为什么？你知道，他抛弃了他的职责。”

“他的职责？你是说研究生学业？”

“不，”邓肯答道。“我是说我。我将怎么办？”

“我可不清楚，”我说。我对他没有让我说出我想说的话感到有一点愤怒。我现在再一次地把自己视为第一位的“单数”个人，我所处的境地比他的更有趣。

“现在、现在，”他说，“我们俩都不会变成那样。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应该是富于同情的聆听者，而另外一个得感到受折磨和迷惑不解。上一次你不就是感到迷惑和受折磨。”

等着瞧，我想，你不会赢。“噢，好吧。稍等一下到我这儿喝杯茶？房间很乱，”我抱歉地说。

他来的时候，我快擦完了玻璃，站在椅子上，正把洒在玻璃上面的清洁剂揩下来。我好久都没擦玻璃了，窗子上淤积了许多灰尘，我在想，这真稀奇，我又能看透玻璃了。但使我感到不快的是，外层的玻璃上还很脏，我看不到：有风吹上去的灰尘和雨水拍击的污点。我没有听见邓肯走了进来。他或许在房间里望着我站了一会儿，然后才宣布他的存在，“我来了。”

我吓了一跳。“哎，你好，”我说，“擦完玻璃我就下来。”他向厨房走去。

用抹布，从安斯丽的裤子上撕下来的裤腿，擦了最后一块玻璃，我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有点不情愿——我从来都是善始善终，况且还有一块玻璃没擦；此外，谈论费舍尔。斯迈思的爱情故事一点都引不起我的兴趣——走进了厨房。邓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开着门的冰箱，流露出厌恶和焦虑的表情。

“这是什么味？”他问我，嗅了嗅空气。

“噢，好几种味，”我轻描淡写地回答。“擦地的味，擦玻璃的清洁剂味和其它东西散发出来的味。”我走过去打开了厨房的小窗。“茶还是咖啡？”

“都可以，”他说。“好吧，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你应该清楚，他们结婚了。”茶可能方便点，可马上在柜橱里又找不到。我往咖啡壶里倒了一些咖啡。

“噢，是的，可以这么说。菲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十分暧昧的便条。怎么开始的？”

“怎样开始的？他们在一次聚会中认识的。”我说。我扭开了咖啡壶的开关，坐了下来。我想要隐瞒点什么，可又怕伤害他。“当然，实际上比这要复杂，可我认为那就是开始。”安斯丽在她又一次的几天失踪之后回来过一次，她往手提箱里塞着东西，菲什在客厅里等着，头靠着沙发垫子，胡须闪烁着他的活力，双眼紧闭。她说了几句话。想让我意识到她有足够的时间到尼加拉瓜大瀑布去渡他们的蜜月，她认为菲什会给她带来，正如她说的，“一个非常好的蜜月。”

我又重新向他解释她所说的一切。他既不沮丧也不高兴，或甚至不惊奇，反正不是这些感觉。

“是这样，”他说，“我想这对菲什来说是件好事，人不

能忍受太多的不现实。可特雷弗遭到的打击太大了。他神经性头痛不得不躺在床上，甚至拒绝起来吃东西。这整个意味着我将不得不搬出去。你知道一个破裂的家庭会造成多么大地伤害，我不想让我的性情变得扭曲。”

“我希望对安斯丽来说也是件好事。”我真的这么希望。我很高兴，她这种能照顾她自己的能力证明了我的“迷信”观点：可不一会儿，我就失去了信心。“起码，”我说，“她得到了她认为要得到的东西，我猜就是这么回事。”

“又回到了尘世，”邓肯若有所思地说。他咬着他的大拇指。“我不知我将来会怎么样。”他看起来并不完全在意这个问题。

谈到安斯丽使我想到了莱恩纳德。听到她要结婚的消息后，我给克莱拉挂了电话，所以她会告诉莱恩不必再躲藏下去。不久，克莱拉回了电话。“我非常忧虑，”她说，“他不象想象的那样获得解脱。我想他应该回到自己的公寓去，可象不愿意。他害怕走出房屋，虽说他呆在阿瑟的房间里他看起来很高兴。大多数时候孩子们都喜欢他，我也乐得有人能让我解脱一会儿，可问题是他玩阿瑟的玩具，他们有时还争吵。他还没有去工作，他甚至没有告诉他们他在哪里。如果让他继续这样的话，我不知我怎样才能应付。”虽是这么说，我听出来她比从前显得更具有能力感。

冰箱里传出一声金属般的声音。邓肯蹦了起来，大拇指也从嘴里抽了出来。“那是什么声音？”

“噢，冰块融化的声音，我想，”我回答他。“我正在除冰箱里的霜。”咖啡好象煮好了。我把两个杯子放到桌子上，倒满了咖啡。

“哎，你还要吃东西吗？”沉默了一会儿，邓肯问我。

“确实如此，”我说。“我午餐吃的牛排。”这后半句话实乃出自于我的夸耀。真是不可思议，做这样冒险的事我竟会成功。

“很好，对健康有好处，”邓肯说。他进来后第一次直视着我。“你看起来情绪不错。也很高兴，似有什么好事。发生了什么事？”

“我告诉你了，”我说，“在电话里。”

“你是说彼得要毁掉你？”

我点点头。

“真荒唐，”他低沉地说。“彼得不会毁掉你。事实上你将要毁掉他。”

我感到心情沉重。“果真如此？”我问他。

“找一找内心深处，”他说，催眠似地从头发后面望着我。他喝了一口咖啡，停下来让我回答，又接着说，“可事实上不是彼得。是我。我要把你毁掉。”

我神经质地笑了起来。“可别那么说。”

“好了，”他说，“别取悦我了。也许彼得将要毁掉我，或者，也许我将要毁掉他，或者我俩互相毁掉，怎么样？有什么关系，你又回到了所谓的现实当中，你是个消费者。”

“很偶然地，”我说，突然想起了什么，“你吃点心吗？”我做了一块人形点心，还剩下头部。

他点点头。我给他拿来一把叉子，把我剩在架子上的点心取了下来。我剥开外层包装纸。“大部分是头，”我对他说。

“我不知道你还会做点心，”他用叉子吃了第一口点心后说道。“几乎和特雷弗做的一样好。”

“谢谢。”我谦虚地说。“有时间我愿意做。”我坐在那里望着消失的点心，先没了微笑的粉嘴巴，然后是鼻子和一只眼睛。一瞬间，脸部没剩下什么，只有残存的一只绿眼睛；随即也消失了，有如眼睛一眨。他开始吃最后的头发。

看着他吃点心的样子使我有一种奇特的高兴感，好象这东西终于没有被浪费掉——虽说这点心吃下去时没有快乐的感叹，更没有明显的表情。我满足地朝他笑着。他没有笑；他正忙着吃点心。

他用叉子刮起最后一点卷曲的巧克力，把盘子推向一边。“谢谢你，”他说，舔了舔嘴巴。“它太好吃了。”

译 后 记

玛格丽特·艾特伍德是加拿大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在国际上很有影响，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并且因其在小说方面的成就而获得加拿大文学最高奖——加拿大总督奖。不仅如此，她的作品竟如此地值得研究，“艾特伍德研究会”也宣告成立。

在中国，玛格丽特·艾特伍德是比较早地被介绍的加拿大著名作家。相对其他作家而言，她的作品有较大的影响。一提到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就有言必称希腊之感觉。对研究加拿大文学的中国学者来说，玛格丽特·艾特伍德的作品也是研究加拿大小说、诗歌和文学批评的最佳选择。可以这么说，玛格丽特·艾特伍德这三个方面的著作代表了加拿大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平。因此，向中国读者介绍玛格丽特·艾特伍德的著作是十分有必要的，这对促进中国人民对加拿大的了解和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也大有好处。

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查尔斯·伯顿博士 (Dr. Charles Burton)，希望我们哈尔滨工业大学加拿大文学研究中心能够更多地把玛格丽特·艾特伍德的作品介绍给中国。他认为《可食的女人》是一部值得翻译成中文而又能受到中国读者欢迎的小说。因此，译者便承担起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可食的女人》是玛格丽特·艾特伍德于1969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一位文学批评家这样评论道：“为什么《可食的女人》会吸引如此多的加拿大读者？因为这是一部好书。”同时，《可食的女人》也奠定了作者玛格丽特·艾特伍德成为加拿大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小说家的地位。

小说《可食的女人》是一部尖锐、深刻又带有喜剧色彩的作品。它描写了一个年轻的加拿大女性在当代社会所经历的故事。女主人公是个心智健全、生活有规律并且处在消费者享用的世界里。可突然，这一切都变了。她的心智变得不那么健全，生活也好象无规律可循。她面临的是一种陌生的变化：一个因循守旧的未婚夫；一个精神错乱发了疯的研究生；一个要孩子（但不要丈夫）的女朋友；还有那邪恶的女房东。这一切都是女主人公玛丽安·麦卡尔平小姐需要认真处理和对待的。但是，食物失去了美味，她发现自己吃不下去了。也就是说，一个从来都把自己视为消费社会中一分子的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等同于被消费的食物，那么她该怎么办呢？这就是作者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尽管这部小说是一部写关于女性问题的，但作者提出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女性，它可以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即针对于整个世界。它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人们需要某种东西来维持自己的心智健康和正常人性。

《可食的女人》曾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三家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且几年之后又都再版。这是此小说发表前从未有过的盛况。希望《可食的女人》中译本能够使中国读者有所受益。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译者曾得到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

处查尔斯·伯顿博士和美籍专家温德尔·斯托尔茨法斯
(Wendell Stoltzfus)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译者在此向他们表示深切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出现纰漏，恳请前辈和同行批评指正。

译者

1992. 12. 于哈尔滨

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可食的女人

作者=（加拿大）玛格丽特·艾特伍德著 蒋立珠 丁兴华译

页数= 3 4 4

S S 号= 1 0 4 9 9 1 0 2

出版日期= 1 9 9 4 年 0 6 月第 1 版

封面	页
书名	页
版权	页
前言	页
目录	页
前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二部分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部分	
第三十一章	
译后记	
附录	页